

拜師記

穀雨著





洪天賜教授捐贈

穀 雨 著

拜 師 記



黃氏方外居出版

共天題外對能觀

共天題外對能觀

共天題外對能觀



記 師 拜

著 雨 穀

出版居外方氏黃

印務（私人）有限公司承印

新加坡芽籠廿五巷門牌二號

未經同意 請勿翻印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第一次版

傻瓜的話（代序）

——为「我的东家」「博士与我」「求生记」「拜师记」同时出版而作

一部能使人讀得下去的文艺創作是很令人可喜的，而一部令人可喜的文艺創作当然只能出自那些师出有门的饱学写作者，一个饱学的写作者并不是像我这么个蹩脚的俭腹的全玄学历的人所能效尤，做不到不免就妄来「恶补」了，因为，我最大的願望正是想写些能使人讀得下去的书。在我以为妄想把書写得好的时候，华文書店里那些世界家的文学名著是怎样写法的，遺憾的是当我一文莫名的时候，华文書店里那些世界文学名著的华文译本是有得買，有的在本書上还發現了两三种译本。这十年来，衣袋里往往备有些買书的錢到書店去，可是書店里那些世界文学名著的华文译本却是很多很多買不到，只有英文書店，委什么，有什么，使我感到很大的失望。连人家的名著我都不能買来借鏡，注定我委永远做个不入流的写作者，不入流的写作者还能写些叫人能讀得下去的书么？

狄更斯的小說，对我來說是有偏愛，以前凡有他的华文译本，十九我都讀过。他的「双城記」開首那几句对比的話，什么「這是个光明的时代，亦是个黑暗的时代」等等等等，是很为一般讀者所传誦的。而我却久久久久不能忘怀於他那部「老古玩店」第一章開头的那句話：「一个人最不幸的，是当他在孩子时不能享受孩子应有的快乐而又需委他来分担大人的忧患」（大意如此），我是覺得他這句話是比他的什么「这是个希望的春天，亦是个失望的冬天」更具意义的。好多年來，很

想把這本書再欣賞一下，所有的華文書店都問過了，就是沒這本書。而在他那些名著中，還有一部叫做「苦海孤雛」的，我尚未看過，華文譯本既然買不到，我只好買英文原本來看。可憐我少時只讀過兩個月英文夜學，讀兩個月英文夜學便能閱讀狄更生的小說原著，那不是天才么？不！我只是個蠢才，天才和我是一向沾不着邊的，我只用一本英華辭典來做我的老師，雖然這位「老師」並不怎樣使我失望，我不懂的字和辭句，里面都有。但用一本辭典來看小說，不太浪費時間了嗎？一頁書有時要翻查十多次的辭典，什麼讀書的興趣都消失了。總祇我自少養成有那股看好書的韌性，這部英文原著差不多花我四十天的工夫才看完。四十天看完一本小說，其中還得打个折扣哩，我不是把這部小說從第一個字看到最末一個字的，因為我對這位偉大的文學家雖有偏愛，却亦對他有點偏見，他的名著有些我總嫌他該止而不止的。他對他的書既該止而不止，對他有點偏見的我自不免要對他唐突了，看到那里我認為后面的故事是多餘的，我便憂然而止了。故他這部小說我只看到四分之三，還有四分之一我沒有去看它。在我看完他這部原著之後約三四年，香港中流出版社來了一部蔣天佐譯的華文譯本，里面放着一九七〇年版，亦不知是初版還是第幾次版，當然我还是買來看，這部譯本只花我兩天便看完了。兩天可以看完的譯本，它的原文我却要花四十天，每天手不釋卷地把那部英華辭典翻來翻去，像這樣的讀書法，我想：要是在中國昔日科舉時代對八股文肯下這樣研磨的工夫，那對於功名一定很有希望，什麼狀元、榜眼、探花，當然沒有我的份，因為我太笨。至

於功名一定很有希望，什麼狀元、榜眼、探花，當然沒有我的份，因為我太笨。至

於二甲三甲五六七八甲，一名敬陪末座或如潮洲話所謂「坐紅交椅」，是不難得到的，因為我太勤。不是嗎？勤能補拙，像這樣的讀書精神，是值得傳令嘉獎的。

這当然是我一廂情願的想法，其實呢，我只是個大傻瓜，一個不審時不度勢不自量力的傻瓜。我是個沒有寫作底子的人，却未幹那寫作的事，這點傻勁不但對我的现实生活毫無用處，相反的還給我帶來很多苦惱和恥辱。記得七八年前我由北馬回到这儿來，一抵此間，便把我的一部作品叫做「求生記」的，雙手捧著到一家書店兼出版社那儿去，因為以前跟這家書店的老板有一面之雅，自仗這部書寫得還不錯，很希望他代為出版。還特地對他說，這部書構想於板城，起草於怡保，修正於金馬崙高原，謄抄於柔佛居鑾。一部書十多萬字，由北馬寫到南馬，到處跟我一起跑，這實在是有點「偉大」的。不想這位老板不但不賞識我的話，好像還認為我的話太討他的麻煩，三言兩語便把我像個叫化子似的送到外面來。一部十多萬字的文藝創作，別說內容怎樣，但由構想起草至於謄抄在稿紙上，這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神的，它的結果却給人家這樣的冷落和鄙棄，這實在是很傷我的心的。幸好我是個傻瓜，傻瓜的臉皮厚一點，傷心之餘，剛強勇猛當然談不到，傻勁却還是有一點。我爹是沒這點傻勁，那我腦筋的儿子（恕我借用塞萬提斯的話）便從面世了，那才是我最傷心的呢！

在這個地方這個時候來出版華文文藝創作，真是太不適時宜了，商人的目的第一是賺錢，出版家跟商人，正是兩面一體。在這個金錢第一的地方，經濟起飛的時

刻，紅紅綠綠的東西，才是大家所夢寐以求的。就在我決定自費出版這几部創作的個多月前，身體忽然有點毛病，那便是吃不下咽，半點沒有胃口，胸間常感到嘔作嘔，有兩晚整晚不能入睡。吃不下，睡不着，不管怎麼說，病情總非尋常的。既不尋常，不免就委擇醫求治了，央了一個會說英語的朋友，陪我到一個私立的宗教醫院去。在醫院住了四晚便吃得下睡得着覺了。倒是照過X光之後，醫生未對我說話了。她說看我的X光照片，里面的腸胃是沒有毛病的，倒是胆囊生了顆小指頭末大的胆石，現在還未發炎，故不覺痛苦，委是趁着還未發炎之前割去，比較易於着手，问我是否願動手術，因為一動手術，手術費是委成千塊錢的，委是我願意，她可以替我介紹一個專業醫生來施手術。我的胆囊結石，說實話，一時听來倒不怎樣把我吓了一跳，因為我已是个老傻瓜了，一個五十多歲的人已沒有什麼剩餘價值了。而且既未發炎，還不覺有何痛苦，是可以不急急把它割掉的，便對那醫生說，容我考慮一下。反倒是听她說一動手術，便委千多塊錢的手術費，對我這個傻瓜來說，是樁新鮮的新聞。當醫生步出病室之後，我回頭對那個先我一個星期進院的隔床病友說，我的胆囊生石了，醫生說動起手術來委成千塊錢的手術費。我以為我的話會使他大大吃驚的，那知他听了我的話毫不感到惊奇，冷冷的從容不迫地回着我說，成千塊錢的手術費，只是指那比較容易割掉的，委是困難一點的，是委千多塊錢的，他就是因胆囊結石來這儿動手術的。我就問他以他割治的經過，動一次手術該委多久，他說他一經發覺胆囊生石便進來割治，比較容易一點，只稍点多鐘，困難一

多久，他說他一經發覺胆囊生石便進來割治，比較容易一點，只稍点多鐘，困難一

点的，那就得多花个把钟头了。这位隔床病友，在我看来亦只是个平平常常的人，这亦可从末探訪他的亲友看得出，两点钟时间的手术費便委千多块钱，而他居然認為这样的收費并不足奇，还強調說有人委代这些专业医生的收費合法化，以免这种人材外流。既敢以这样收費，当然是有人付得起，这，是委在那頂頂繁榮的地方才有可能，这样說起来，这儿的經濟豈但起飛，簡直是一衝上天了！而我这个大傻瓜却半点不知道，一直昏昏沉沉地在做我的傻夢。人家两点钟便能賺到千多块钱，我这个傻瓜却傻了許多年只能写下几部没人代為出版的書，其賢不肖相去亦就不止十万八千里了！

經濟起飛而沾不到華文書業，这就意味着華文書籍的讀者越來越少了。写了出来的东西没人欣賞，自然不会有人墊錢来代你出版的，没人代為出版的稿子，那就像叫化子腋下挾着的那束破破烂烂的家檔了。那个書店的老闆把我当成叫化子似的不假以顏色，这在他是有他的道理的，在華文文藝出版物死气沉沉的时代再来搞这种没人欣賞皆勾当，那就委大虧其本了，那就傻里傻气跟我一样做个大傻瓜了。会做生理的人沒有一个是傻瓜的，真的傻瓜便不会把个标盤打得滴滴答答的响了，不会把个标盤打得滴滴答答的响，还做「啥子」生理呢！沒有办法，我已是个「过河卒子」了，我只有盲衝直撞了，人家不出版我的書，我只好自掏腰包了。我亦不怕人家对我眯鬼眼，装花臉，嘲笑我这个傻瓜不自量力，可不是嗎？那是我腦筋的儿子呀！我爱我腦筋的儿子，是和一般母亲之爱其嬰兒一样的。为着委使它們呱呱墜

地，我所忍受的痛苦是情有應得，責無旁貸，大可不必再求發我的牢騷了。現在我的「兒子」終於哇哇的哭出聲來，一個跟着一個的來和大家相見，那就是「我的東家」，「博士與我」，「求生記」和「拜師記」。

只委不是太沒仗心，大家都會對自己的兒子寄有很大的希望的。最普遍的是希望自己的兒子學成之後會做大官發大財，那他們就可以做老太爺了，千人扛萬人扶接受報帶上那些不堪寂寞的人大幅廣告的賀詞了。我這個傻瓜難道會例下的么？不！我的「兒子」在我腦筋里有的是醞釀了十多二十年，我知道得最清楚，它們都是些會使大家開心的。我是相仗世界之大，總不止有一個會對我那八大山人似的哭不像哭，笑不像笑傻里傻氣的「兒子」開心地笑起來的。只委我的「兒子」會博那位先生歡喜，我已心滿意足了。笑！究竟對人的健康是有益的，我的不憚煩地費了那麼大的勁兒把我的「兒子」催生了出來，其目的不外如是而已！如是而已！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五日

穀雨記於新加坡蒙巴登區





第一章

什么事把我捉将官裡来，这是一笔搅不清的账，反正世间原就有那数不清的糊涂事，谁耐烦再来翻它的旧案。

把是非曲直暂撇在一边吧，对个吊儿郎当玄里玄得的人来说，白吃了四十多天的红荳饭，倒也不算是怎样吃亏的事。世间上顶便宜的怕没有过於吃饭而不用付钱的了。只是进监委光着身子搜查，冲凉委有人在旁监视，由你平常怎样善于矜持，在这儿只好大家暂时剃下假面具了。譬如说吧，几百个人排成长蛇阵，然后一二十人自成一组地跑到池边，这儿是没有谁强调天体的，但这儿的天体很彻底，而且也可以说最纯洁，你不用害怕身上那儿有什么不可以见人，大家决没有工夫把眼睛停留在你的身上。好了，大家都把衣服剥光了，各提起水斗来，由一个狱卒在旁当唱礼，大声喝着道：一二三四五，大家便应跟着声地把水一斗斗地来个醍醐贯顶。「停」大家便应把水斗放下来，忙不迭地都把两隻手当毛巾的在身上胡乱地搓擦。又一声六七八九十，大家又得把水斗盛着水由顶上淋下来。一连三次，都得跟着声动作。委有那个敢多淋一勺，那可不得了，初犯是个玄情的斥骂，再犯可就委延长刑期了。

委进监房了，又得分组排队。这次，你不能胡乱的插在人丛裡。比如说，你是犯着什么的，你的囚衣后面的英文字母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你得依着囚衣的英文字母排在一起。记得是长期徒刑的囚衣后面的英文字母是个「L」字。短期徒刑是「S」字。漏税走私的是个「G」字。暂时被拘留在狱裡等候驱逐出

境的是个「R」字。还有那些不幸的被捉来监理的「道友」，他们的囚衣是个「1」字……等等，排成队伍点过名之后，大家都分得一碗监饭（午晚两餐都在监房裡吃）进监房之前，又得把囚衣鬆下束。这次虽不用完全脱光，但狱卒的毛掌在你身上乱摸，你是不能抗拒的。据说，这倒是善意的哩，要知道，半斤刀片，一粒烟土，都会弄出岔子出来。大家都给值勤的狱卒抚摸了一回，才一个个地捧着碗囚饭各自进到监房裡去。

一个人不是都有其尊严的么？可怜这「尊严」在狱裡值不了半文钱。於是乎红苕饭虽然可以白吃，但每天都委你勉为其难的表现这么一场滑稽戏，你就觉得这碗监饭之难以为继了。

由警察局的拘留室送进狱裡来，当然还委一番「排演」，然后才把你送进监房裡。第一天，我被送到B座监房的一个小室。据说每间宽纵约十一二英尺的小室，是委囚禁八个囚徒的。不知怎的，我进到裏面去，裏面却只拘禁了另一个人，看来该有四十多号，脸上黑黑的加了一付多天来没理过的鬚髮，就更加使人刺眼了。这倒好哩，我心裏暗自欢喜。这！真是没可奈何的事，就是给人囚禁在监房裏，我还是乐於有一个可以给我踱方步的地方。一个横直只十二英尺的小室，挤着八个人，吃饭、睡觉、拉屎、都在这么一间小室裡，这是多么难于想像的事！那个先在裏面的人，横躺在一张铺在地上的氈子上面，见我进到裏面去，只张闭眼来看我一眼，依然瞋下去作他的梦。我不知他是犯着什么的，囚衣却跟我一样是个S字。「它」包括了各式各样的被判决的罪犯，小偷、搶掠、打架、结党，作伪证等等轻刑的罪犯，委不是他亲口告诉你，你很难从他们的面目中办别出他们是犯着那一类的罪的。他既不理我，我也乐得把在监狱办公处那儿领来的两张薄氈子，把一张铺在室裏另一角落当作床铺的躺下去养神。

公处那儿领来的两张薄氈子，把一张铺在室裏另一角落当作床铺的躺下去养神。

獄裏的晚飯是下午四点半钟吃的，我进到监房来已是五点多多了。这不是来做客的，他们当然不会来问你吃饭了不曾。早上在警察局的拘留所吃了一顿早饭，肚裏的东西该早化作粪便了，这时觉得很餓。心想：他们该会慈悲給你一顿晚飯吃的，躺在角落裡靜靜地等候了整个钟头，不见有人送飯来，不免有点慌了。虽然我得承認在飯食方面獄里是不会委屈着犯人的，这可以从进到獄里来时碰到的囚徒脸上可以看得出来。可是，假如晚上这顿饭须等到隔天早上才能送到口里，空着的肚子能否乖乖的听话而不聒噪，那就很难說了。等了一个钟头还不见动静，我知道，这顿晚飯是不会有希望的了。

时间已是薄暮，监房外面走廊的昏暗电灯开始放光，斜对面那间监房只囚禁了一个满脸于思于思的「孟加厘」，他却好整以暇地席地坐在铁门边借着走廊的灯光在看着一本什么书。漏出他口里来的哼声飘进我的耳膜来，倒也很好听。想见他心里一定很舒暢，就是这么同做着个囚徒，也使我感到自愧不如。最少，在这个时候他决不会像我一样紧张的闹着腹荒。

我不再躺着了，翻个身起来挨着牆壁坐。又这么的坐了个钟头，腹里的荒乱稍微舒服一些。很想起末踱方步了，两条腿才略一移动，却见那个躺在一边满脸污垢的傢伙，忽然浑身抖动起来，上下两排牙龄互相碰撞发出喀喀的声音。这情形，只能在我见过的那些癆瘵疾的人才会这样。我不知他害的是什么毛病，问他，他又懒得开口，而我向末对于什么事都缺乏经验，不知该怎样帮助他，只能眼睜睜地看他在抽动。我不曾害过瘧病，但那些害过瘧病的人在我眼裡是很痛苦的，唯一救急的方法，我只知祇有「奎納丸」。在监房裡，叫我那儿找到这药物来。他在抽动时自然很痛苦的，坐在一旁睜着眼的我心里也不会好过。大约过了有半个钟头，走廊那边跑来个值勤的獄卒，慢条斯里地向着两旁的监房张望，当他跑近来时，我

强着我那不甚灵活的巫语舌根向他报告房裡那个抽动着的人。

「不妥理他，是煙癮发作罢哩。」

原来是个抽大烟的，难怪那张又黑又垢的脸看不出有丝儿血色，但烟癮发作时也很痛苦呀，怎能不理他？

他不停地在磕着他的牙齿，我却不停地在绕着我的方步。也不知绕了几个圈子，有人来开监门了，是那个說不妥理他的狱卒跟另一个既不着狱卒制服也不着囚衣的看不出他的身份的人，委那个躺在一边的煙犯跟他们走。真可怜！他连坐起来都成问题，怎能跟着他们跑呢。沒奈何，两个人祇好一人一边的不甚情愿地搀着他跑。

「委他到那儿去呢？」我陪着笑问他们。

「到狱里的医院去。」

狱里也有医院，对我来说是个新鲜的新闻。这样，我不怕在狱里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了。

他们跑了，铁门又锁下来，只留下我一个人一边在量着这间监房的面积。一边却在寻思，法庭是判我两个月徒刑的，除了先在警察局給拘留了几天，再加上獄裏独有的计祿方法，除头去尾，我在獄裏是不会超过四十天的。这四十天，委是像这样让我一个人在一间监房裡，一如斜对面那间监房的孟加厘一样，也不祇很苦很苦。却是使我不解的，狱里的囚徒照例是八个人共一间监房的，而我又只是一名普通的罪犯，他们竟对我另眼起来，由得我一个人在一间监房里。

监房是沒有时钟的，但看西面牆上的那个尺表见方的窗子已昏黑，想来这时已不会早过七点半钟了。

監房是沒有時鐘的，但看西面牆上的那個尺表見方的窗子已昏黑，想來這時已不會早過七點半鐘了。

雖然整條走廊兩邊約十七八間監房，有的還傳出輕微的談話聲來。总的來說，大部份的囚徒已入睡多了。我也正想躺下來休息，躺下來总比不停地打着圈子更不會使肚子難過的。恰在我正起了這個念頭，剛才那個值勤的獄卒又出現了，他開了監門，送我將兩張鋪在地上的毛氈捲起來跟他跑。心裏想：許是委帶我去吃晚飯了，但他却委我到樓上去，靠近東邊磚牆第三間房，在昏暗的燈光下，門上好像標着D5兩個字。他開了鐵門，送我進去，隨即又把鐵門下了鎖。這却不是委我去吃飯，只是換了另一間監房，我心裏正在納罕哩，獄裏总共拘禁了三百多名囚徒，三排監屋，只有七八十間監房。像我這麼一個只判兩個月徒刑刑期的囚犯，是不用驚動監獄為我另闢一間監房的。

一如規定，房裡已另有七個囚徒了，把我湊上去，恰好是八個。那七個先在裏面的囚徒，他們各各佔據着一個地方，那就是在底邊那堵牆下面並排地躺着七個犯人。前面說過了，每間監房是會超過十二英尺見方的，十二英尺寬的地方躺着七個人，別提有多麼的擁擠了，我怎麼還能擠上去？更糟糕的左邊角落還放上一個便桶，那垂莫尼亞的氣味，就祇是一個囚犯罷，也豈願欣賞。左邊角落，既沒給我容身的地方，只好在右邊角落，恰好在上面那一列中從右邊起的第一位的腳下安下我的「鋪蓋」。這就祇「緣」罷。別人見我進來，都懶得來理我，直挺挺地依然躺在地板上，而牆壁上面那支給嵌在牆孔裏恐怕只有五支燭光的電燈光，只給他們蒙上一層昏黃的顏色，很難看清楚他們的本來面目。

未到獄裏之前，也曾聽人說過，獄里是有所謂老囚徒欺新犯人的。我胆戰兢兢的，也不敢放胆去看他們。只有他，就是上面那一列中的右邊第一個，見我把兩張毛氈鋪在他腳跟下面，驀地坐了起來對着我。似乎見我的形容還怎樣難看，決不會是個「匪類」，給我一個在獄裏很難碰到的笑臉。真奇怪！只一眼

，我便很喜欢他了。是个三十未到的人，剃了一个光头，很像个和尚，眉目咀鼻，虽没什么突出，却决不会令人生厌。因为初次见面，而且走廊外面那个值勤的狱卒未去去的巡视着，不准囚徒说话，他只问我是在那个地方住的，犯着什么事情给捉到狱裏来，便又躺下去睡觉了。仅仅是几句话，却给我一个很好的印象，谈是谈不到温文有礼，但在狱裏有的是那些作奸犯科，粗声暴气的人，他却丝毫不像这一类人，言词中绝不使人难堪。使我稍微引为奇怪的，当我也问着他他是犯着什么的，他却微笑着抽做一口冷气，並不回你的话。

隔天起来，天才朦朧，时间许还不够早上六点钟，狱卒便来打开监门了。难题来了！那个陈放在左边角落的便桶，因为自昨天早上在警察局裏只吃了一顿早餐，便不再有什么东西落肚，当然没什么废料可以排洩，所以我还未用过它。可是同被囚在房裏的「同难」，却委我帮着提到楼下屋外去，那就是两个人各提着便桶一边的耳，那小半桶粪便，发出来的气味就够你皱眉了，一不小心，桶裏的东西是会溅到你身上来的。我想，一个初到獄裏的囚徒最感不快的，恐怕莫过于早上要提着那个便桶下楼了。我虽尚未用过它，他们委我做，我是不能不做的。囚徒与囚徒，是没什么规章约束的。我委拒绝，理由是有的，獄裏的囚徒可不讲究理由。肚裏憋着一肚难受的气，但我还是隐忍下来，遵着他们的「命令」。正委搬动着它，那个光头佬出来干涉了，他说我们这个便桶是轮值提到下面去的，我初进监房来，应该被编着代替昨天出獄去的那个人的组裏，明天才轮到。今天该依旧由那轮值着的人提到下面去。

有这等事，我自己没开口，他倒替我説起話来了。奇怪的是，囚徒们一向是以拳头的大小作为理由的，这当儿，我看其他六个同监房的囚徒，脸上没一个显出不滿，大家都乖乖地听着他的话。那两个该轮着

他们的，半声不响的提着便桶下楼去了。我自然应该感谢他，但我那莫明其妙的心情比爰感谢他的心情还激动，一时竟对着他楞着。心裏实在很奇怪，为什么他们该听他的话？由外表看来，他只祇是一个身材中等的人，我不必祇在內，他们七个人中恐怕有一半比他还粗壮，假如气力可以由外面的形象来判断。就說他有內功，有好拳头，但几个人联合对付着他，不就很容易的吗？而且，一般上來說，以力服人，大家心裏总会不愉快的。但他们却没有一个脸上现出不好看，是的，我心裏的納罕是不能怪我的。

大家都到外面去了，排着队在獄裏几座監屋繞着圈子，獄裏当作早上囚徒們的散步。就在那一大圈圈的方步中，这个问题老縈繞在我的心裏。

我是个短期徒刑的囚犯，日常的生活程序是早上在大家散步间分到一大碗混着绿豆的稀粥。吃过早粥，便到獄裏的工场去，有秩序地排坐在工场四週矮檯上，手裏提着木棒，跟着大家搗椰殼，把椰殼搗成绞索，让另一些囚徒编成各种家庭用具。由早上八点钟到十点半钟，「放工」后得排成队伍，轮流冲凉，那情形上面已說过了。冲过了凉，又安排点名，然后才分到一碗囚飯拿到監房裏吃。在監房这段时间一直到下午两点钟，两点钟过后须再到工场去，把椰殼搗呀搗的搗到午后四点钟。又如此这般的排队冲凉、点名，领監飯进監房。午飯时候想是大家感到太疲倦了，吃完飯便躺下去睡午觉，相对间很少說話。晚飯后便不同了，因为吃晚飯时候是在下午四点半钟，一进監房，得等到隔天早上六点钟才能夠被「释放」出来，这段时间是太长了，因此，大家都乐於在吃完晚飯后聊天。

在我入獄的隔天晚飯时候，这个使我感到很奇怪的光头佬，在我心裏就更加难以理解他了。真的，在未吃晚飯时，早就使我很猜疑了，因为那些被派在工场上搗椰殼的短期囚徒中沒有见到他。虽然我也

知道，除了在工场上搗椰殼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工作委囚徒担当的。诸如煮飯，做菜，扫地，清阴溝，淨便桶，燙囚衣等等，但这些几乎都是那些长期徒刑的囚犯做的。他是沒告诉我他犯的是什么罪，但看他的囚衣是不会被判超过一年的。在獄裏，短期徒刑的囚徒最普通的工作便是在工场上搗椰殼，我在工场上都沒见到他。

他到那儿去？这确使我很是费解。囚徒们在工场上，是早上八点钟做到十点半，是两个半钟头的工夫。午后由两点钟做到四点钟，又是两个钟头的工作。做什么呢？前面已经說过了，是在搗椰殼。但你以为大家都心甘情愿地戮力动着那根木棒么？不！說起来不怕你不笑，当那个值班的欧籍獄官行近你的身边的时候，当然会妨把你拿在手裏的木棒使劲地在椰殼上搗几下，表示你認真在工作。只委他背过身子去，大家几乎不约而同的都把木棒停下来，做你自己欢喜的玩意了，他决不会来查考你的工作成绩的。你說偷懶么，不偷懶又怎么样？一天工作的代价是一再二分几，在新加坡的新加坡河畔是可以喝到一杯阿伯拉人或巴基斯坦人的咖啡。在马来联邦是连一杯「嗟吓烏」都買不到。人！不管是囚徒不囚徒，总是最现实最会计算的，沒有谁肯做那得不着好处的勾当的。虽说在獄裏做工是你应受的刑罚，但除非那管工的欧籍獄官面对着你，不然，你总会觉得那持在你手裏的木棒不断的在椰殼上搗並不比坐下来懒散懶散更舒服的。而且，即使那獄官的眼睛紧跟着你，你也可以借故到厕所去的。在獄裏四十天，我是知道有人寧可到厕所去「蹲」一下的。並非痢疾，一天蹲了几次厕所，你不难了解他们到厕所去是在玩什么玩意的。

一天四个半钟头，不委說工作，单是坐在那矮凳子上已夠你不欢喜了。有个可以谈得来的人，日子不是更加容易打发么？这是实话，时间在獄裏的囚徒眼裏是半文錢都值不到的。那些被判上一年半载徒刑的

人是巴不得这一年半载的时间能做一天的溜过去的。儘管第一天在工场上使我並不感到怎样厌烦，因为一

一天四个半钟头，不委說工作，单是坐在那矮凳子上已夠你不欢喜了。有个可以谈得来的人，由于不是更加容易打发么？这是实话，时间在獄裏的囚徒眼裏是半文錢都值不到的。那些被判上一年半载徒刑的

人是巴不得这一年半载的时间能做一天的溜过去的。儘管第一天在工场上使我並不感到怎样厌烦，因为一个初进獄裏的人對於獄裏的事物物都会觉得新鲜的。不过，委是如此长久下去，有个可以谈得来的人比没有是更令人喜悦的。这个光头佬我上午两个多钟头在工场上沒有见到他。吃午飯的时候，我不知他憋着什么心事，态度上显得很冷淡，沒跟誰說过話。有谁问他，他也只搖着头，管自吃他的飯，吃过午飯，便躺下去睡他的午觉。别人都不愿意去打扰他，一个新到的囚徒，能谦卑一点总是好的。他在这间監房好像是个权威，是其他囚徒的领袖，这个已无可怀疑，昨天早上提便桶的事已給我一个很好的暗示，能不招惹他，是替自己留个可以亲近他的餘地。

现在好了，大家手裏都持着一碗囚飯进監房裏去吃晚頓。我看他眉開眼笑的跟其他同难有說有笑，不像午間脸上繃得紧紧的，看他把那几条放在飯碗上面约有两指末大的甘薯剝開皮末吃下去，臘下那碗紅荳飯和两小块鹹魚问我能否吃得下，这更使我奇怪了。一般來說，獄裏的囚徒是最具「肚量」的，几乎是多多益善，这不能怪囚徒们都別具腸胃，一天两飯一粥，每頓飯又仅仅夠一个常人的需委，沒有其他什么零吃，都会比外面的人贪饒的。偶然吃得多一些，肚裏是不会不舒服的。大家正想多一些的飯末吃，他却整碗的委別人替他吃。这个囚徒，真不像是个囚徒呀！我祇是个飯量平常的人，而且刚进獄末，还不大吃慣獄裏的飯。虽然昨天餓了一晚，却不因餓了一晚而具兼人之量。我自己那一碗已夠我填滿饑腸了，不会餓到委他那一份。其他的同难，见我不想委他的飯，都搶着委过去，他也由着他們拿去分吃。

我把飯吃下末，学着孩子們一样用袖子把嘴抹乾淨，便倚着壁上坐着。肚裏的奇怪叫我忍不下去了，笑着問他說：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你看出我身体不舒服么？」他瞪着眼反问我。

「妾不，怎么不把饭吃下去？」

「說来話长，你最好别问我这话。」他也学着我靠着壁坐着。

他既不肯說下来，对这问题，我自然不好意思再问下去。转了个弯，我依然笑着說：

「你已知道我的名字了，我还没请教你贵姓哩。」

「我沒姓。」他简截地却不魯莽。

就是一个最具修养的人，怕也难免妾动惱了！心裏一时很有点气愤，几乎使我不想再去理他。妾是在外面，我是会睁起眼来睥他一口的。但这是在獄裏，他在这间监房裏又有如此的影响力，肚裏的惱怒不便过份的显露。只是觉得他这个人奇怪到了这样，比我是超过太多了。你好意问着他，他却当着众人把你抹了脸，真是扫兴极了。

他见我皱着眉垂下眼睛来，知道我的肚裏一定很不舒服，他反倒大声的笑了起来，停了一会，才半开玩笑的說：

「我对你說的是真話，别当我說着玩。不过，我已考虑妾恢复我的姓了。」

「这话怎讲？」我还是当他对我說着玩話的。

「你沒见我的脑袋么，这不是很好的解释么？」

「难道你是个和尚？」

「对了！我是个和尚，现在已准备回俗。」

「难道你是个和尚？」

「对了！我是个和尚，现在已准备回俗。」

「那么。」我诚恳地说：「和尚总有个法号，可否请教你法名么？」

「既然准备回俗，法号在我也是多餘的了。」他说到这里，在他裤脚的褶裥处摸出两条喇叭标的捲烟来：「烧支烟好么？」

这个和尚，真是奇怪极了！而且法力无边！看他愈翻愈出奇。獄裏是不准吸烟的，不！应该说獄裏的囚徒是被剥夺去这吸烟的权利。事实上，就說你不憚於再犯法，那儿找烟来吸呢？进獄来时你身上所有的都暂时給扣留在獄裏为囚徒备的贮藏室。除了那套囚衣外，彻底是光棍一条。不妄說身上没半文錢，就說有谁肯接受你的贿赂，替你奔走到外面購買，但进监房来时都委經過一番搜查的，你又怎么能藏进监房裏来呢？然而我们这个光头佬，却有本事藏匿两支捲烟，还有一小块火柴磷片，几根火柴枝。这些东西，外面的小孩子都能随时弄到手。在獄裏，却須委具有孙悟空的本领哩。

过去我是有抽烟习惯的，虽然抽得很少，只有那些普通抽烟者的一半。自被拘进警察局裏去，已有十多天没抽过烟了。十多天没抽过烟，在我是不会感到难过的，我正想把这个习惯除去哩，在外面改过几次，却都不彻底，戒了两天，第三天心癢癢的又吸下末。现在既然已没吸过十多天了，很不必再为着一支捲烟又惹起心裏的不安，我没接他的捲烟，却光着眼睛问他：

「獄裏不是不准吸烟的么？」

「谁理他准不准，你不见六号房那个胖子口裏正咬着根雪茄么？」

他一边說，一边把手指到对面那间监房去。我跟着他的指儿也望过去，果真，对面那个中年胖子坐在

地板上盤起腿来好不神气地把口裏的烟噴了了出来。

「我仅仅来这儿一天，这一天裏比我外面一年中所碰到的那些难以理解的事还多多。」我不禁搖着头苦笑起来。

「这便稀奇怪么？你再呆下来，使你感到奇怪的事正多哩！」他一本正经地说：「现在我们不谈这个，我看你不断的对我光着眼。其实，我是个极为平常的人，没有什么可使你感到奇怪的。听你的話，你在这儿还有五六个星期，在这五六个星期，你会慢慢了解我的。我们今晚的話就谈到這裏好了，改天再谈罢。要是你为着便於叫喚我，我的俗姓是王，你就叫我做老王好了。再不然，叫我光头佬我也会应着你的。」他说到这里，竟躺下去养神了，那个躺在他旁边的瘦个子忽然问着他說：

「看你今天的兴緻很好，是不是……」

「还用說，他连整碗飯都吃不下去。」由左边站起来第三个的那个雷公咀巴插起口来：「老王今天一定……」

「不委瞎說，睡觉了，你们不睡觉，人家可委睡觉哩。」老王不高兴地说。

他的話真夠斤兩，再沒有人敢問着他了，管自喋喋啾啾的說他們自己的話。躺在他脚下的我，心裏实在很不好过，他虽說他是个极其平常的人，没有什么可給人感到奇怪的，但由我看来，却是奇怪到了极点。人家正因囚飯的不夠吃，他却把整碗囚飯送給別人吃。人家委吸烟沒得烟来吸，他却能把烟捲来做人情。祇是一个看来相当文弱的人，大家却乐于听他的話。像这样一个囚徒，委我怎能不感到奇怪呢？

祇是一个看表相当文弱的人，大家却乐于听他的話。像这样一个囚徒，要我怎能不感到奇怪呢？

第二章

獄裏的日子是不容易打發的，但我总祇吃了獄裏十多天的红荳飯了。这十多天来，除了上下午四个半钟头在獄裏的工场外，我和老王是常常做一起的。就是早上囚徒们排着队繞着監屋散步，老王不是排在我的前面，便是跟在我的后面。这样，不管他怎样守口如瓶，在零零碎碎的談話中，我對他感到奇怪的，有一半已得到了解答。他是个犯了誤伤人的罪犯，被判了十个月的徒刑，至於怎样打伤人，为着什么事跟人爭鬥，他却不肯告訴我，当你問着他：「你看表不像是个会跟人动武的人呀！怎么会伤人？」他却微笑着說：「你說得很对，祇我沒看錯你。」你委再問他，他可就沉起臉来了：「好了！別把这話扯得太长了，反正社会上使你意想不到的事多的是，你又何必打破这个沙鍋呢？」

他不肯告訴我他因什么事伤人，我还好意思再問下末么？不过他倒坦白告訴我，他因这案子先被拘在警察局的監房裏有两个月，倒了案之后被送进獄裏也將近半年了。他的刑期只贖下两个月，比我稍后出獄。獄裏的囚徒們也有考勤的，他过去在獄裏那些日子中，行为方面給列为最好的那一级，因此，早在两个月前，便被獄方於工作时间派到監獄外面总监的官邸打扫庭院了。故每当我在獄裏的工场上搗椰殼，他却提着扫帚在写他的「大字」。

一个人每天定要有那么多的热量来维持身体的活动的，他每每把他自己的那碗囚飯不是吃了一半，便是整碗的送給別人吃，一定他在外面有吃过什么，或许比獄裏的囚飯更丰富更美味。这一点，我是可以从

那个躺在他一边的瘦佬和那个雷公咀巴口裏隐隐约约猜想得到的。他在外面谁给他东西吃呢？也许是总监屋裏的人，也许是……总之，他既不愿意告诉我，认为这是他的秘密，一个人的秘密是不想让人家知道的，我自不便再问他。

这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大家坐在地板上忙着把飯送到肚裏去。看他又不吃了，把飯送給雷公咀和另一个人家叫他做老杨的人。这两个囚徒，比同房的犯人都高大肥胖，飯量也很好，不用說，气力也最大，而又最肯听他的話，最会巴结他的人。他！老王！把飯分給他們吃，倒不因他们气力大，会巴结，实在是因他们需索吃得更多的东西。雷公咀把老王遞給他的那碗飯扒了一半在他自己的飯碗裏，另一半送給老杨。看他噉了一口飯，也不等口裏的飯吞到肚裏去，便不伶不俐的問着他說：

「你不是說頂多是两个星个星期么？今天是十五，不！早上听他們說是十六，已是两个星期过两天了，有个动静么？」

老王听那雷公咀的話，並不回着他，只是神情十分得意的微笑着，回头对我說：

「老黃！为什么老对我楞着？」

「你太神秘了。」我笑着說。

他听我的話，先不作声，把他的囚衣脫下来，抹去他額上的汗。接着又把囚衣穿上了。便舒舒服服的靠着壁再对我說：

「太神秘？你說我太神秘？」

也许他认为我的話好笑，接着又莫明其妙的笑起来。这哈哈的笑声，倒不像小丑在做作，是他觉得好

「太神秘？你說我太神秘？」

也许他认为我的话好笑，接着又莫明其妙的笑起来。这哈哈的笑声，倒不像小丑在做作，是他觉得好笑而笑了起来的。等他停了笑，又像煞有介事的接着说：

「我这个人本表是最坦白的，以前有一个时候，人家还把我当作书癡哩。什么书癡？玄非把我看做傻瓜罢了！一个傻瓜，在精神生活上本是最暴露的，你曾见过一个傻瓜有不逢人便憨笑說真話的么？现在有些事情不便坦誠告訴你，倒不因我现在已改变了我的性情，实在是因屬於私人的事，玄同人公開的必妥。不过對於你，这几天来，你在做人上我已有相当的瞭解。你的性情也不会好到那儿去的，那就是說，虽不是傻瓜，离傻瓜也不太远。傻瓜对着傻瓜，尽可能，我是不想瞞着你的。你奇怪我怎么藏得烟捲末，俗話說，有錢能使鬼推磨，獄裏囚徒能跟我一样有这样犯禁的享受，对面房那胖子你是见过了。但这不祇我和他，还有许多你不认得的。你奇怪我把獄裏的監飯整碗的給人家吃，难道我是个關穀神仙么？不！別人的飯量也许比我强，我决不会比你差的。这几天，我只见你吃贍个空碗，你有这样的飯量，我一样也有这样的腸胃。我有时不吃獄裏的飯，是我在外面已吃得太多了，怎么能再吃得下？你当然奇怪外面誰給我东西吃，根本没怪可奇，是一个同情我的女人。她不但給我好的东西吃，还有本事使我在獄裏有烟可抽，这是犯禁的，但只委獄裏的獄官看不到，其他的人都可以通融。說得中肯些，这是她的本事，我只坐享其成，丝毫值不得大惊小怪。至於她是谁，反正你在獄裏还有三四个星期的刑期，你会缓慢知道的。」

老王說到这儿，回头对那雷公咀說：

「以前我是很幼稚的，往往把件只有两成把握的事兴奋得迫不及待的来告诉人家，这两三年来的磨难，我见过了许多人也碰过许多事，經驗告訴我，凡是沒有十分把握的事最好还是隱藏在肚裏。真的，我也給人嘲弄夠了，犯不着把那难成事实的話向你們說。我說两个星期，只是我儘量說得长些，其实，他早一

个星期便到这儿了。我倒不希望能早点出獄，法官判的刑期是不会改变的，但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我出獄之后，一定要到泰国去，你託我的事，我一定替你……」

他說到这儿，斜对面D八号的监房裏面的囚徒忽然不知因什么事的哄鬧了起来，大家一窝蜂的都挤到铁门边去看，把他的話打断了。却看不出因鬧着什么事，只见獄裏调来几个獄卒，把吵鬧鎮压下去，还委囚徒们乖乖的睡着觉。

这一晚，我沒閑过一句咀，却只是听他的話。几天的相处，我是敢确定我已把我当成个可以跟他說話的人了。几天来憋在我肚裏的心事，我正想他能說得多一点，他却不再說下表了。他不再做声，我是了解的，他是不願意打破过去的良好记录。他有机会「外放」，都是他在獄裏安份守己所换来的，听他的話，他现在是不能丧失再到外面去的。他虽沒把整个事情說下来，我是理解到他能到外面去对他是很重要的。我这样想着，见別人都沒再去問他的話，我自然更不願意去打扰他。

虽然这是一席还不很使我滿意的他的自白，我是可以从他的話中推测个大概的。我早就知道他在外面一定有人給他东西吃，却意想不到这个外面的人竟是个女人。而且，对他竟是如此的不可少，这个女人，离不了跟他亲戚、是爱人、是……总而言之，關係一定很密切，但决不是他的老婆。他告诉我他还未结婚，是說得很認真的，也犯不着来瞞我。假如是亲戚，也决不是他的什么孀姆姑嫂姊妹之类，沒有人願意对人称呼自己的至亲为「她」的。想来该是他的爱人。真的，一个像他这样的囚徒到獄裏来还有人对他如此的殷勤，也夠罗曼蒂克了。不知怎的，我竟对他羨慕了起来。

此的殷勤，也夠罗曼蒂克了。不知怎的，我竟对他羨慕了起来。

第三章

這样下来再过两个星期，我们的感情再跨进了一步。除了他因什么事打伤人而入獄和那个在外面給他东西吃的女人究竟是他的什么人他尚未对我坦白外，其他的事，几乎都没遮拦。他骂那些口是心非的政治家。骂那些藉耶借佛的宗教家。骂那些钩名钓誉的慈善家。甚至连那些独善其身的什么文学家都骂。当他骂得高兴，他是骂得很尖刻的。当你听他那骂人的話，你会惊奇於他平日的寡言鲜笑。但决不会使你感到他是个浅薄浮躁的人，他是骂得很合理的，很有事实根据的。要不是他对这些人物有相当的认识，他不会骂得那么恰到好处，使你听起来心裏起着玄限的共鸣。

有一天，是睡午觉的时候，他一更过去在这时间不大愿意說話的态度，若有所思的问着我說：

「你在外面是幹什么的？」

「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我笑着說。

「你告诉过我你在外面幹什么？奇怪了！我倒忘记哩。」

「那就是失业的时候多，做事的时候少，碰来撞去的，很难說做着什么，只是个闲人。」

「一个人不能老做个闲人呀！这个社会是不容许闲人生存的，除非你有……」

「我什么都没有，只是光棍一条。」我打断他的話說。

「这就对了，你是一条光棍，什么都没有。一个什么都沒有的闲人，碰上现实，便跨不过去了。」

他說得很有道理，这个社会是不容许你做一个闲人的。而且，就是有谁愿意供养你，闲人这个名词也是一种耻辱。做人而做到闲人，也就夠丢脸。我正想不出适当的话来回他，他却对我计谄了起来：

「以这儿的生活程度，一个人每月的生活费起碼非近百块钱不行。你这个甚么事都不幹的闲人，又是光棍一条，谁来支持你这生活的费用？」

「說来你不妄见笑，我有时也写点稿。」

他听我的话，且不回我，只是不断的搖着他那个光头。我当他认为我的话在自誇，有些不甚好意思的說：

「我說的是真话，虽然稿子多半被丢进編輯先生的字纸篓裏，但偶然也會被發表过。」

「我不是低估你的能力，你不妄误会了。」他不再搖着脑袋了，认真地說：「我的意思是，在这儿要想以写作为专业，起碼須具备禁得起饿的本领。而且人家的嘲笑，你应当装聋詐哑，在这个时候，这是一行最没人欣赏的勾当。」他停了一下，见我沒話說，又很不客气的接下来说：「那么，你每月能领到多少稿费？」

「这可不一定。不过，你得弄清楚，我只是个学习写作的人，写出来的东西既迟缓又不好，偶然碰着好运气，編輯先生肯給点臉子，百几十块钱也會拿到。不然，整个月沒领到半文稿费也會有过。」

「当你整个月领不到半文稿费的时候，你的日子怎么过？」他严肃地问着我。

「只好委屈着自己的肚子。」我忽然莫明其妙的笑了起来，並不因他脸上的严肃而減輕我心裏所感到

的滑稽。

「只好委屈着自己的肚子。」我忽然莫明其妙的笑了起来，並不因他脸上的严肃而减轻我心裏所感到
的滑稽。

他见我笑得那么放纵，倒不觉得有甚么奇怪，瞪了我一下，便又对我接着说：

「你也覺得好笑么？打肚裏說，这原是一种可笑的工作。在我们这个地方，於如此的环境下，就說你不怕委屈着肚子，願意为一个自己所认为好的真理而奋斗，可怜我们这个社会，是寧可不妄有甚么真理的，不审时，不度势，贸然便想做个写作者，结果是一事无成，还赢来了一个傻瓜的头衔。我上次便說你是一个傻瓜了，跟我一样傻。老兄！你的年纪虽然比我大，我的經驗决不会比你差，你以为你塗在原稿纸上的东西被报馆印成鉛字便有什么了不起，尤其是妄靠它来过生活。你不妄惱，作家这两个字，只是你在自我陶醉，在有些人的眼裏，不过是个文丐罢了。」

他旁边的那个瘦个子看他說得多么的激昂，而他說的話他又不能全懂，忍不住的打起岔来：

「什么是文丐？」

「文丐么？便是用文字向人求乞。」

「谁用文字向人求乞？」那个躺在左边角落人家叫他做阔咀巴的听了老王的話，转个身插着咀问。

老王毫不犹豫，也不管人家听了是否难堪，竟指着我对他說：

「便是这位新来的先生。不过，我以前也曾像这位先生一样，是个委屈着自己肚子却又不憚使人头痛的人。你，阔咀巴！还是躺在一边去想你的老板娘吧！」

「我老郑不是个见着女人便貓貓叫的人。」阔咀巴很自负地說：「我的老板娘过两天又委来这儿探我的监了，我用想她么？」

「你老郑当然不会见着女人便貓貓叫的，是人家老婆上门上戸来由你揩油的。还有你那朋友的嫂子，

倒贴戏票请你看戏。像你这么个身粗体健又有个阔咀巴，你的老板娘怎能不来探你的监。你就去想吧想吧，静静的躺在壁角儘量想，人家决不会来干预你的。」

阔咀巴已经瘦个子这么一搶白，又翻过身去像蝦似的屈在壁角作他的遐想了。老王见老郑不再来插咀了，便又面对我说：

「老兄，你我都是傻子！或许过去我比你现在的更傻。西班牙在文学史上几百年来才产生一个塞万提斯，他的那部唐吉訶德还是他晚年在獄裏完成的，你就有他的寿命，恐怕也没他那惊人的毅力……」

「你怎么会知道呢？」我又笑了起来：「正如你的話，他在獄裏才能写成他那部震惊世界的文学巨著。」

「你也准备在獄裏完成你的什么……」

「我祇是个玩笑，你不必认真。就說我有他的寿命，又有他的毅力，可沒像他那样的才情。你已知道了，我是个傻子，傻子那……」

「你也别当真。」他打断着我的話說：「惟其我是个傻子，你看来又跟我一样一般气质，所谓同病相怜，我才敢幽默地叫你做傻瓜。对你說实话，我以前也曾想做个什么作家哩，自仗光凭写稿便可以生活，我也着实写了不少稿，梦想一下子便可一举成名。我的勤奋是我敢自夸的，那裏知道写的东西没人要，人家不委我的稿子，我瞭解我的东西尚未成熟。可是世上成熟的东西，都是由未成熟而来的，只是未經读者批评过的东西，我不认为我的稿子便不如人。我是很有信心，觉得自己肯努力，人家肯帮忙，我的东西终会得着人赏识的，可怜这儿的文化界，唉！不說也罢。」

老王說到这儿，果真不說了，看他那样子，真有玄限感慨。我心裏想：他过去也是个会写东西的，而

批评过的东西，我不认为我的稿子便不如人。我是很有信心，觉得自己肯努力，人家肯帮忙，我的东西终会看得人赏识的，可怜这儿的文化界，唉！不說也罢。」

老王說到这儿，果真不說了，看他那样子，真有无限感慨。我心想：他过去也是个会写东西的，而且，对这儿的文化界也知道得很清楚。听他现在的話，以前一定受到很大的刺激。由他的谈吐，他的学识能力比自己还姦好得多，他尚如此，我是个什么东西——我正这样想着，看他斩钉截铁的說：

「老兄！不怕你生气，我替你设想，你早该改业了，不管做什么，总比写作好。你当然是为着真理的，可是你的真理尚未见人，你自己得先饿死了。现在有个机会，假如你当我是个朋友，别把我看成是个囚徒，我想介绍一桩更适合於你做的工作，月间有个固定的薪金，这个薪金比你写稿得来的稿费好的多。而且，在这个职业上，你还能夠儘量利用你的时间，进修你的文学基础。一个人是姦两顿饭有着落，才能发挥你脑裏的理想。」他說到这儿，清了一下嗓子，說起話来就更响亮了：「你別以为是我一时衝动，自己尚失却到外面的自由，便向人家闹起支票来。这三四个星期来，我越看你越像我自己，你的性情跟我是差不了多少的。因为有我的前车，我劝你还是放弃那份浪费时间写那没人姦的东西的勾当。你是比我先到外面去的，我的刑期也不会太久了，等你将出獄时我再闹个我的地址給你。在我出獄后，你照着我闹給你的地址找我。不过该先声明的是，你姦准确地在我出獄之后的一个月內来找我，过此时间，我姦到外地去，怕你找不到我了。」

监房裏大部份的囚徒多已打起鼾声来了。我以为只有我和老王是醒着的，不想老王說到这儿，又有人来打岔了，是这个监房裏年纪最轻看来只有二十二三岁的青年，大家管他叫小吳。这个小吳，倒不是个什么風窃狗偷，也不是因帮凶打架被捉到獄裏来的，却是受人利用作为走私的脚爪被稅警捉到的。我进监房裏这四个星期来很少听他說过話。平时老王对他似乎很不壞，看他这时躺在那瘦个子的一边插着咀问：

「你不是也委我到那儿找你么？」

「是呀！难道我委你到那儿找我，便不许我再委人到那儿找我的么？」

「那裏话，我只是问一问。」小吴的话听出有点结结巴巴来。

「你放心吧！到时管自到那儿找我好了，睡觉睡觉！你没听大家都打着鼾么？」

經老王这么一說，小吴又不再做声了，我也不好意思再开口。我一直对他是抱着好感的，这个好感，並不完全因第一天进监房时他替我仗义执言，暂时免去了提着便桶下楼的「苦役」，是他在做人上有着很多的正义感。但我却想不到他对我竟有如此的善意，虽然这个善意还委等候日后事实的证明，但单单是这么个念头，已使我对他衷心的感谢了。

第四章

起身，提便桶，到外面去、排队、散步、分早粥、搗椰殼、冲涼、搜身、分監飯、入監房、午睡，又再到工場……每天都如此絕不改變地又過了六七天，就在这六七天中的最后一天分晚飯時候，在我的同一組裏看不見老王。这是从沒有过的事，但我还以为他在獄裏是很有办法的，或許因什么事到獄裏的辦公室去不及趕來归队，進監房時沒見了他，我還不以為意。同房的囚徒中，像鬧咀巴老郑，老杨，瘦个子，雷公咀是跟他同个時候被監禁在这间小室裏的。跟他已有过七八个月的相处，对他当然更加瞭解。但晚飯不見他進監房裏來，他們也說不出个道理來，都認為一定是滯留在辦公室裏問甚么話。却是奇怪，直等到天黑下來，他依然還未回來。獄裏辦公室是有一定時間的，總監回官邸去，天大的事也得等待隔天的。除非陰雨，決不會扭亮電灯辦公的。對於和他同在这小室裏時間較短的老陳，見他未回來，竟懷疑他在外面工作時乘机閑小差跑了。

這虽有可能的事，對老王來說，他却不會出此下策的。他距出獄還不夠两个月，過去七八个月都能安心地在獄裏呆下來，決不會爭在这个多月的時間便冒着生命的危險逃走的。他是個相當理智的人，既然能夠被獄裏認為考勤最好的人，那裏會不先彈劾这样「越獄」的後果是怎样。而且，他只是一名普通罪犯，用不着求閑小差的。不是獄方認為可靠的人，也不會放他到外面總監的官邸打掃庭院的。

更令人可疑的是，假如說獄裏閑恩先給他到外面去，他進獄時領到的兩張毛氈還被摺疊放在壁再一

边。我虽然尚未出獄，听人家的话，知道罪犯初进獄末时领到的两张毛氈，出獄的那一天，一早起来便该把两张毛氈打叠起来带在身边，跟着大家排队散步，吃完了粥，等候獄裏办公时间到了，便帶到办公室裏办理出獄手续。他既未带走他的毛氈，是应该尚未出獄的。然而他到那儿去了呢？难道出了什么岔子，被送到獄裏的病室去了么？这当然是沒甚意义的猜测，他午后出監房时尚生龙活虎，谈笑生风的。掛在走廊一边壁上的时鍾已听响了八下了，但还不見他回来。心裏想：这一晚，他定沒有回来了。不知怎地，一时心裏竟慌张起来，他，虽然还不能說是我在獄裏的定心丸，失去了他，是会使我一时难以安静的。他是我在獄裏最大的慰藉者，有了他，会使我除去种种的不便。有了他，也使我不至於感到在獄裏生活的苦闷和单调。如果他真的到外面去，我决不会因他委介绍給我的工作的沒着落而困惱。一个在外面閒适慣了的人，职业对他是沒多大的诱惑力的。但如果他真的到外面去，我在獄裏的生活便很难过得去了。老杨、阔咀巴、瘦皮猴、雷公咀，都不是我能跟他们谈得拢来的人。非是我的矜持，与其言不投机，面对着这些人，我是寧可独自一室的。

真的，我是个很少有煩惱的人，就在獄裏，我也会睡着觉的。入獄四个多星期末，我很少有過一晚沒睡个夠，但当晚我真的失眠。不知怎地，翻来复去的总是睡不着觉，只有将近天亮的时候才磕了一下眼，便又給鉄门的叮噹声吵醒了。睡眼朦朧间，骤然发现老王並不在我的脑袋上面，竟使我癡想了多时。

事实是證明老王出獄了，当天早上獄卒末拿走他的毛氈。当天下午，獄卒又另送一新进獄的囚徒到監房裏来。问他老王到那儿去，一声简单的回答是「出去了」。

老王果真出去了，本是我先他一个月出獄的，然而他倒比我先一个星期恢复他的自由。

在我临出獄的前一天，正当我感到十分寂寞的时候，在工场中独自一个人坐在角落裏，手中的木棒虽

房裏來。问他老王到那儿去，一声简单的回答是「出去了」。

老王果真出去了，本是我先他一个月出獄的，然而他倒比我先一个星期恢复他的自由。

在我临出獄的前一天，正当我感到十分寂寞的时候，在工场中独自一个人坐在角落裏，手中的木棒虽然不断地把椰殼末搗，心裏却在考慮我出獄后该做的工作。老郑和老杨，坐在我的隔邻，各自对那些跟他们合得来的囚徒搬出他们的罗曼蒂克末，也不知道真的是他们的史实呢，还是他们脑筋製造出来的，他们都說得非常之精采。尤其是那个濶咀巴老郑，他那个濶咀巴本是已享有盛誉的唱机，只妄他一开口，别人是很难插下咀末的。他连和女人在床上的事都经声绘影的說得窮尽形相，引得很多囚徒停着手裏的木棒张口结舌地来听他的話。

我不是个正經人，有人愿意毫不遮拦地叙述他过去跟女人的「艷史」，我也是很乐意来听的。玄如老郑說得太夸张了，听他的話，世上就只有他一个是男人，妾不，就是他的貌生得比潘安还好。其实，就他那张濶咀，他那个獭皮脸，对于女人来說，是决不会有斜着眼睛来多看他一眼的魔力的。谁知道他的艷史不是他自己编出来的，他的故事，我在监房裏已听得膩了，再不去留意他說的話。却暗暗在欢喜，今晚过去，明晚便能在外面吃白米飯了。在各种口食中，我对于鱼蛋有特别的偏好，心裏想：四十天沒吃过鱼蛋了，到外面的第一件大事，应该怎样叫一碗鱼蛋来吃。想到这儿。口裏不觉的流出口涎来。我正自愧於自己的馋口，忽然见那个在獄裏办公室值勤的獄卒跑到工场来，大声地叫出我的名字，說有人来探监了。有人来探我的监，实在是太出我意想之外，这儿我是沒亲戚的，值得做亲戚的，早已沒有来往了。朋友中而具有探监的友道的，也许有一两个，但他们都远离此地。况且我給捉到监房来，是神不知，鬼不觉，他们决不会知道的。好！管他是那个人来探监，对我都是难得而又使我欢喜的事。我应着声起来，跟他到囚徒会见室那儿去。一个白白胖胖营养看出很好的女人，年纪大约是四十五到五十之间，五官生得很端正，

是个使人乐于亲近的女人。她见我进来，有点忸怩地由椅子上站了起来问我是不是姓黄的。我当然是姓黄的，也未改过我的名字，然而我却不能不对她怀疑起来，因为我根本从不曾见过她。她见我样子很不安，不再忸怩了，微笑的接着说：

「你认识王有道么？」

我忽然有所悟地也微笑着说：

「他是跟我同在一个监房裏的同难，已在上个星期出狱了。」

「你是不是也快到外面去了。」她並不解释她跟老王的關係，现在来探我的监的目的。

「明天就到期了，没有其他的事故，我想明天我该会到外面去的。」

「明天便能到外面去么？」她出乎意外的喜悦起来，也不因狱卒的在一边，有点不平常的提高着嗓子说：「幸亏我前天晚上乘着夜车来的，妾是等到今天乘日车来，明天来探监，豈不摸个空。」

虽然她对我具有这样的厚意，然而我还不得不问她：

「你嫂子是……」

「我是王有道的妻姨，他妾我未对你说些话。」

「原来……」

我不知该怎样说下来，她又接着说：

「他还在狱裏的时候，不是跟你说过什么事吗？」

「他对我说过很多的事，我们两个人是常常谈着话的……」

「他不是曾对你说妾介绍桩事情你做么？」她打断我的话。

我不知該怎樣說下來，她又接着說：

「他還在獄裏的時候，不是跟你說過什麼事嗎？」

「他對我說過很多的事，我們兩個人是常常談着話的……」

「他不是曾對你說要介紹什麼事情你做么？」她打斷我的話說。

「他是曾這樣對我說的，要我出獄後去找他，却忘記留下地址給我。」

「我就為着這事來哩，他因要到暹地去，這幾天他很忙，沒工夫到這兒來。恰巧我有点事情經過這裏，特託我順便給你個訊息。」

她說到這兒，把個夾在她腋下的錢包打開來，在裏面摸索了一回，拿出一張紙條來。坐在一邊的獄卒，見她拿出一張紙條來給我，不知裏面写着什麼，照例要來干預。我向他解釋了一回，他還不甚願意，我把紙條上的字牢牢的緊記在心裏，便遞還給她：

「你有什么話要我傳給他么？」她站了起來像是要回去了。

「明天是星期二，我決定星期五或是星期六到那兒去找他，有什麼話，等見面時再說好了。」我笑着說。

她听我的話，忽替我打個主意說：

「星期五和星期六這兩天，我還有事來不及回去，這樣好么？你等下个星期一，我們一起到那兒去，省得你到那兒又委問路。」

「這樣很好，我就等下个星期一，只是我的居處離這兒還很遠，怕你一时不易找到我。」

「這樣罷，我留個我在这兒的地址給你。我在这兒几天，並沒打聽到那兒去，你出獄後，在这幾天裏隨便那個時候到我的住處，都能找得到我。」她說到這兒，抱歉地微笑着說：「我是聽說你在这幾天裏便能到外面去的，也不知道獄裏准不准让我帶些東西來，這樣，我並沒買什麼……」

「你肯到这儿来，我已感激不尽了。」我打断着她的话说：「而且，獄裏是不准外人带东西来的。」她回去了，可是这天晚上，也许是兴奋过度，我又失眠了。我真想不到进獄裏来，竟能交到像老王这样的一个朋友，他对我真是太好了。



第五章

一个初进獄裏来的囚徒，獄裏是委你像猪一样来秤你的「斤兩」的。出獄的时候，也少不了这样一套把戏，虽然有些囚犯当这是一种侮辱，但獄裏的用意倒是很好的，他们可以藉此知道囚徒在獄裏的飯食是否适当。

獄裏的飯早上是一碗掺上綠荳的稀粥。午晚兩餐是各分到一碗混着紅荳的紅荳飯，有时配以两条小指来大的鹹魚，有时是一小块煎魚干，每星期有两次的新鲜魚肉类。所谓鮮魚，都是市上最便宜的貨色，肉却是煮着咖厘的，多半是牛肉。分量大概夠你两口便吞下去。說美味么，一个初进獄来的犯人往往好像腸胃發生了毛病，不大吃得下去。說营养么，像这些东西，不难想像它有什么维他命ABC。然而，一个初进獄来的囚徒的体重，有很多是比出獄时更轻的。

这话說来好像有些矛盾，稍加思考，便没什么可以奇怪的了。一个人身体發生毛病，很多的起因是由于貪口腹的。假如一个人能做到準时吃飯，适量而止，他身体的健康，往往要比那些食不压多，乱七八糟地填滿肚子的好。那些出獄时比进獄时的体重更佳者，就是獄裏没什么可以給他們零吃，也不給他們吃得太多，更重的是給你有一个準确的吃飯时间。因此，獄裏的食物虽然很粗糙，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营养价值，有时反能照顾你的体重。

然而，你愿意到獄裏吃这些东西么？假如大家都乐意於不妨一试，这岂不鼓励人們不憚於犯法？一个

普通的囚徒，所谓普通的囚徒，並不指那些根性已深的鼠竊狗偷，奸邪凶惡的人。是有犯罪的事实，並妄犯罪的意思的人。只委求獄裏过几天，便不胜铁窗风味的难於为继了。谁愿意吃那些淡得像白開水的食物呢？大有学问大有修养的人且认为食色於人是有偏好的。所谓食，当然指的是美味，獄裏的飯，仅能給你果腹，根本玄味可言。因此，一般來說，一个犯人出獄的第一件大事。如属可能，玄过於想找一餐丰富的飯来吃的。我，自然不能例外。

我出獄的时候，祇是早上十点多鐘，回到住处，已是薄暮。老杨刚从外面回来，两个月不见面，他还不知道我琅璫入獄，以为我这两个月，一定到外地「吃风」。因此，他既未退还房間，我当然还是房客。房裏我几件简单的傢俱，还是跟两个月前一样摆在固定的地方。我在獄裏时，老杨还不忘劳为照顾拂拭。回到住处，本想另换套衣服便悄悄的独自溜到外面享受点口腹。但老杨已在房裏，他见我衣履不甚整洁地回来，虽然也有点诧异，却还没想到我曾在獄裏被禁囚了四十天。

「老黄！怎么到外地去也不通知我一声，包租婆三番两次问我，我只能搪塞你到外地去，究竟这回……」
「別做声！」我指着楼上包租婆的房間說。

老杨见我如此神秘地，结巴着咀巴的望了我好一回，才对我說：

「你怕她怎地？你那份租金我已替你她还了。」

「不是怕她。」我靠近他的身边說：「就是到外地去，同住在一間房裏，那能不通知你一声。你別嚷，等我告诉你，我是給捉进獄裏去的。这两个月是在獄裏吃红荳飯，不是到外地享受。你知道，这个只会打落水狗的包租婆，委是知道我給捉到獄裏去，便不会像以前一样对我了。你知道了，我对她說我是个

推銷員，她也当我是个有本事的推銷員，这两个月在獄裏，我正好回她我到外地当我的推銷員去了。」

「你給捉进獄裏去？」老杨大大的感到意外：「因什么事捉你到獄裏去呢？」

，等我告诉你，我是給捉進獄裏去的。這兩個月是在獄裏吃紅荳飯，不是到外地享受。你知道，這個只會打落水狗的包租婆，姚是知道我給捉到獄裏去，便不會像以前一樣對我了。你已知道了，我對她說我是個

推銷員，她也當我是個有本事的推銷員，這兩個月在獄裏，我正好回她我到外地當我的推銷員去了。」

「你給捉進獄裏去？」老楊大大的感到意外：「因什么事捉你到獄裏去呢？」

「別急，我會告訴你的。」我匆忙地把那套伴我進獄的衣服脫下來，另換了一套整潔的。我一边穿着衣服，一边笑着對他說：「在獄裏天天吃紅荳飯，倒胃极了，我是巴不得一滾便滾到外面餐室吃餐飯。」

老楊聽我的話，顯得極其慷慨地說：

「那麼，我请你一餐酒飯，我們一同到外面去，我恰也有些事想告訴你。」

老楊是少有这样豪爽的，既然他这样高兴，便跟他一起到外面回来。真可怜，才跑近餐馆，在那上下铲声中传出来的气味，叫我真制不住口涎的流出，两个月来不曾闻到这样令人喜悦的气味哩。

我不是个怎样贪吃的人，但想到肚子在这两个月来也实在太委屈着它，只姚它能容納得下，只得由它儘量享受一下。

老楊过去並不是个能夠处处替朋友设想的人，现在或许同情我这个月来在獄裏吃苦，当我把我怎样被捉到獄裏去，他还替我抽了一口气。接下来，他竟好意地替我另找个住处：

「我在这个月底姚到板城去，什么时候回来，现在很难說。姚我没在这儿时的时候还姚还房租，当然没人愿意这样做。姚你单独负起这间房的租金，我看你也姚感到很吃力。现在我替你另找个更好的住处，我的那位做着校长的堂兄弟，你已见过面了，他那间有名无实的分校裏面两间房都没人居住，他姚让一间給我，有时也好帮他看顾……」

「他姚你当校工？」我岔着他的話說。

「你別插嘴，人家請我去做管棧，我都懶得去理他，幫着我那一個好堂兄弟看學校，那不太笑話么？你听我說，他學校裏的校工是個女人，一天八點鐘，她只照著時間工作，下午五點鐘，她便回去了。但她是在正校的工作時間，分校是一個星期也很難看到她一眼的。這間分校是住有一位姓柳的教員的，但這位柳先生，只委三天沒回到屋裏見他的老婆，他便睡不著覺了。那麼一座週遭都沒有其他貼近房舍的學校，晚間委是沒有一個在校裏居住，豈不連裏面的桌椅都給人搬出來當柴燒也沒人知道么？就因這樣，我那見着女人便睜起眼來的堂兄弟，才想到委我到學校裏去住。別說我委到板城去了，就是我不到那兒去，對我的工作來說，也不適合我住在校裏。他前天來對我說，我祇對他說等我找個妥當的人來。但我總想不出一個合適的人，因為這是沒有薪金的，有工作沒住處的人，嫌它離市區太遠，來往車費比租房間並不便宜。沒有工作的人住在裏面只有喝西北風，對你倒很適合哩。你这个爬格子的人那兒正好給你靜靜地用腦筋，只是裏面沒有火，你委自己買汽燈。」

「有這般事！」我笑着說：「這倒很合我的心意哩，可惜我也委到那你委去的地方去。」

「你也委到板城去？」老楊有點愕然。

「雖不是板城，离板城也不遠。」

「有什麼事到那兒去，不會開玩笑的吧？以前不會听你吐露過這個聲氣。」

「難道你以前曾對我說你委到板城去？」

「不說玩了！」老楊有點興奮地說：「真的你委到那兒做什麼？」

「有個朋友委我到那兒去，他委替我介紹一桩很好很好的工作我做。」我說着，把在獄裏怎樣結交到

老王，並蒙他好意委我到他那兒去的事向他說。

「不說玩了！」老楊有点兴奋地說：「真的你委到那儿做什么？」

「有个朋友委我到那儿去，他委替我介绍一桩很好很好的工作我做。」我說着，把在獄裏怎样结交到

老王，並蒙他好意委我到他那儿去的事向他說。

「也有这般事？」老楊也学着我刚才的口吻：「那太好了，我正苦於这四五百里路的没人做伴哩。」

「不过，我还没决定那个时候到板城去，我想：过一两天等我跟他的亲戚详谈一回后再說，也许到时有另变卦……」

「就这样。」老楊直截了当地：「你到板城去，我另找个人到学校裏。你没到板城去，学校裏的房子就留給你罢。」

「多谢你的好意。」我半开玩笑地說：「我没到板城去，一定到学校裏住，別說我承担不起那每月三四十块钱的房租，包租婆那付势利的嘴脸我也看夠了。」

这晚的話說得很多，我从末跟老楊說过这么多的話。东西也吃得不少，我也很少把肚子填得这样饱的，我不知老楊的肚子怎么样，虽然他的东西不会比我吃得少。但我的肚子却有点不舒服了，我真像个不懂事的孩子了，只委东西吃出滋味来，却不知道吃得太多了，对肚子反倒有妨碍。

东西吃得太多是不会睡觉的，我便整晚的摸着我那个鼓撲撲的肚子。大约是凌晨四点多钟，因为我过去是习惯在这个时候醒起来，听见街上的车子开始在活动的。正在这个时候，我肚子忽然痛了起来，起初是微微的痛，接着便逐渐加剧。老楊睡在我对面的布床上打鼾，在痛得还不十分难过的时候，我还不想打扰他。后末是实在忍不住了，不得不提起嗓子来叫醒他，老楊終給我叫醒了，见我痛得在床上滚，不免有点慌了。尽他所能想得到的方法和能找得到的药，诸如替我擦万金油，冲薑汤，给我服济众水，这都是包租婆家裏所备有的家当药物。但服下去却未见有丝毫的效果，我肚子的疼痛，却越来越受不了。先是

忍下来不便发出声，接着不得不哼出声来了。终于像孩子似的呼爹叫娘来哩！

大约痛了有半点钟，老杨和包租婆什么他们能想得出的方法都替我做过了，我肚子却像乱刀在戮着，他们也不知该怎样来对我了。而我的大声叫喊已转为呻吟，这不是肚裏的绞痛稍微减轻，实是再没气力来呼叫了。末了竟失去我知觉，当然不会再叫嚷了。但当我再度醒起来时，我已躺在医院裏的三等病床上，时间是午后的两点半钟，推床起来，我这一度昏迷，竟达八个钟头之久。

我怎会来躺在医院裏的三等病房的病床上，並不用我动起脑筋来想，一定是老杨和包租婆见我痛得昏迷过去，把我送到医院裏来。只是孤零零的撇下我一个人在这儿，不免使我有点埋怨。好在现在肚子已经不痛了，虽然精神尚恍恍惚惚的想不出召致我这个病痛的原因，但下意识的觉得在这儿已不再用恐惧了，真的，当那肚子像给利刃在宰割着的时候，我确曾当那是我的末日哩。

肚子是不痛了，却委我两三点钟便跑上厕所去一次，身体在那极端酷烈的摧残下，虽不至昏昏一息，跑动起来，头重脚轻的宛如喝醉了酒似的蹒跚跚跚。一连两三天，大便秘恢复了正常。我想：这两三天，最少已减轻我十五磅的体重了。

老杨於我在医院时也曾来看过我两次，果不出我所想，听他的话，是他当我痛得昏迷去的时候，一个人叫了辆德士送我到医院。他的意思也跟我一样，认为使我致病的原因是我出狱那晚吃错了东西，只是使我感到奇怪的，当晚所吃的东西，凡是我举过箸的，老杨也曾吃过，怎么他倒幸运地免去了这场灾祸。

包租婆第一次来看我，也是最后一次来探我的病，是在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刚过了一个星期。她告诉我老杨已来不及等我出院了，已在昨天晚上搭夜车到板城去了，我在医院的一切，老杨委她来照顾我。

医生已说我早晚便可以「割牌」出去了，骤然失去老杨的照顾，已不会使我感到不便。只是一想到老

包租婆第一次來看我，也是最后一次來探我的病，是在我躺在醫院的病床上剛過了一個星期。她告訴我老楊已來不及等我出院了，已在昨天晚上搭夜車到板城去了，我在醫院的一切，老楊委託她來照顧我。

醫生已說我早晚便可以「割牌」出去了，驟然失去老楊的照顧，已不會使我感到不便。只是一想到老王的妻姨，或早已回北馬去了，自己就是能在當天出院，恐怕也無法找到她。對於老王介紹給我的到底是那一種性質的事情，我還弄不清楚，職事的有玄，在我尚不感到有什麼可惜。但已約定跟她見面的時間，她却不知道我已進到醫院來，假如她以我是不守信用的人，傳到老王的耳裏，豈不使他感到很大的失望。

出醫院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到老王的妻姨在這兒寄居的寓所去碰運氣，明知過她決不會等着我的，看看她是否留給我什麼話也好。地方我是找到了，屋裏那個女人問明我所委託的人之後，先且不告訴我她是否在屋裏，却出於意外的反問着我：

「你是個剛從獄裏出來的人麼？」

凭什麼看出我是個剛從獄裏出來的人？這話給我個很大的難堪，對一個素昧生平的人如此的唐突，真是極端的侮辱。我睜着怒眼看她，她也看出我心裏在爆火了，却不當回事的還是冷冷地她說：

「人家老遠來這兒看你，給你個會面的機會，像這樣的好意你却……」

我原是個並不怎樣有涵養的人，加以病後體弱，更容易衝動，莫衷由的听她來教訓我，我忍不下去了：

「我只問你她有沒有在屋裏，假如沒有，你回我沒有好了，誰委你來多嘴？」

「是的，我原不該多嘴的，她早回板城去了。只留下一句話，那就是，被捉進獄裏去的人多不是好東西。」

对这女人的話，我不再理她了，回头便赶我的路。途中真是气愤不过，很后悔多此一举，为什么妾表这儿问她有没有留下話給我。

在未受那个女人的闲气之前我心里是这样打祢着的；假如老王的妻姨没留下什么話給我，我还是该冒险到北马去跑一趟的。包租婆那善变的嘴脸，对我确是个威胁。我是不曾积欠过她的房租的人。什么推销员，对我可能是一种侮辱，在她却認為很是光荣，为着迎合她，不得不对她冒充了一下，跟老杨合夥租她的房子的时候，老杨便妾我不妾露出自己的身份，假如她知道我是个写稿子的，一个月只得几十块钱的稿费，恐怕她便不会好意到医院看我了。我是不願也么可能再在她房裏租她的房子住下來的。

这个月的房租，老杨已代我还清了，老杨許是想到我这次进医院裏去，虽然住的是三等病房，每天只收一元的費用，住了成十天，再加上其他的費用，也妾我用去几十块钱的。一个不事「生产」，只偶然写点稿子得些稿费的人，几十块钱不是一下子便能筹措得來的。故不得不对我施点小惠，人家是满月才付还房租的，而我却还未到月便先还她的租錢，怎不叫她笑在心里呢。

我抱着满腹的憤气回到她的屋子来。当然，对这个包租婆，我是不願意她知道我心裏的事的，在她看来，我还和平时一样，或許比平时更「春风满脸」，她是常常对我这样說着的。

「黄先生！看你今天天气色好得很，难道有什么好碰遇么？」

我们包租婆的所谓好碰遇，指的是我们俗話所谓「桃花运」，她当然不知道我刚才还给人家骂为一个不是好东西的囚徒，看她又好不谄諛地說：

「我就說呀！黄先生！人家做个推销员，家裏大奶二奶，还有……你也太老实了，太太在唐山，这儿

就养多两个女人也不妨事。」

天知道我有太太在唐山，是老杨付也用元妾罢了，她却文以为真。對於女人均喜妾，我是不會比那些

不是好东西的囚徒，看她又好不谄谀地说：

「我就說呀！黃先生！人家做个推销员，家裏大奶二奶，还有……你也太老实了，太太在唐山，这儿就养多两个女人也不妨事。」

天知道我有太太在唐山，是老杨对她闹玩笑罢了，她却仗以为真。對於女人的喜愛，我是不会比那些正人君子还装模作样的，但当你尚不能解决你自己生活的时候，你是不会想到女人去的。人家的有大奶二奶，这是人家的本事，我只是个羡慕那些养得起女人的人。

今天回来，碰上她跟她的契女在廳上喝咖啡，除了對我說些上面的廢話外，看来是比平时对我更加客气更殷勤了。我尚未挪近我的房门，她已慌忙捧了一杯沒有加奶的咖啡来給我，一杯咖啡是小事，在她的意义却很重大，我不得不对她撒个原非我所願意撒的謊：

「陈太太！你该替我恭喜才对，我……」

「是吗？我早就知道这杯喜酒你少不了妾请我的。」她不让我說下末便抢先着說。

「不是这回事，陈太太！你听我說，有个朋友下个星期妾我到香港去……」

「唉呀！不得了不得了！真是好机会，黃先生！你打祇几时回来？」她又打断着我的話說。

「不太久，或許在两个月內，刚才給他请到菜馆去，把我的肚子装得滿滿，什么都再吃不下去了。因酒喝得太多，现在倒有些醉意，我妾到房裡休息一下，早晚再跟你来个詳細谈谈。」

「好极了！好极了！你先生……」

她虽缠着我說話，我却蹣蹣跚跚地装着醉的闯进我的房裡去。幸亏刚才憋着一肚子气，我往往是会在神经紧张的时候血湧上脸来的，一路上又給太阳晒着，由外来看来，我倒装得还不差。

躺在床上，我马上打起我的主意来了。我知道：只妾我住下末让她知道我經濟上的拮据，尤其是，在

她以为我是到外地吃西餐大菜的时候，其实是被捉到獄裏吃红豆飯的事被她勘破了，那她的咀脸就夠我瞧了。我决定在三两天内便离开这裡，不想住到月底了。

姦往那裏去呢？老王的妻姨一定当我是个荒唐的人，在獄裏交代得妥妥当当，却没有如约去见她。早间那个女人对我满眼的藐视，一定是老王的妻姨对我失望之餘对她骂着我。姦不，她怎么知道我是个曾进过獄裡的人呢？她既对她居停的主人說出她对她的憤慨，一样地也会在老王面前对我加以诋毀。而且，听她說老王就在这个月内姦到暹地去，现在就是不考慮她怎样在老王的面前說我的壞话所能产生的后果，冒昧的到那儿去，又安知他是否已动身子了呢。果真貿貿然的到那儿去碰不到他，那么，这条姦到那裏去的旅費已夠伤我的脑筋了，回来豈不姦凭着自己的两条腿！思索了一回，觉得这条路太危险太沒保障了。

好在老杨那个当着校长的堂兄弟，於我並不陌生，是个跟我会經碰过几次杯子的人。他正因老杨姦到北马去而感到失望，有个义务替他看管学校的人，自然应该高兴，或許还認為我到学校裏去比他的堂兄弟更合他理想哩。我想到这儿，也不想睡觉了，三脚两步的便到杨校长那儿去，果不出我所想，他是認為我到学校裏去比他的堂兄弟更合适的。

对包租婆编了几句謊话，我把我那几件简单行李搬出来，那搬不动的，祇好忍痛留在她那儿。

「你的东西我好好代你保管，房子我也留給你，两个月内你一定得回来。」

「当然姦回来。」我說，显得很認真他：「也許不用两个月，三两个星期便能回来也不一定。」

这是我对包租婆最后的话，也是她給我最后的一眼，我不再见过她了，当晚我把东西搬到学校去。

「当然委回来。」我說，显得很認真他：「也許不用两个月，三两个星期便能回来也不一定。」

这是我对包租婆最后的话，也是她給我最后的一眼，我不再见过她了，当晚我把东西搬到学校去。

第六章

說它是间学校，在我眼裏只像一座監獄。說它不是一间学校，它却大模大样的领受政府的津贴。读了四五十隻小猴子，每天却委动员三四位领着具有七八年年功加俸薪給的教员。它原是一间学校的分校，正校和分校，距离该有三英里。正校分校共有不超过一百五十名的学生。连校长也祇在内，共有六位教员在教授学生课本上的知识。我說每天委动员三四位领着具有七八年年功加俸薪給的教员者，便是每天最少委从正校轮流调到三四位教员到分校来。而这些教员，都有七八年以上的教书历史，当然所领到的薪金，除了底薪外加上七八年以上的年功俸給。

这是一座寬纵约各六七十尺的板屋，由中间一个院子隔成东西两个寢室。院子北面被分隔成四个房间。办事处和会客室各佔去一间，其他两个较小的在一旁，一间是那个住校的教员柳先生的房子，一间还空着，本末是备給校工住的。校工却是一个有孩子的女人，她每天祇到正校照章工作，那就是每天八点鐘，时间到了，就是天大的事，她也委回家裏抱孩子去了。分校她且不暇表工作，怎么会表分校住呢。早上八点鐘表校，中午十二点鐘回去，下午一点鐘又表应卯，五点钟一到就离校，这是她在正校工作的时间。正校和分校的学生，上面已說过了，这么两间学校合起来的学生还不超过一百五十名，政府只能給一名校工。她的不暇兼顾分校的事，自然玄須細說。这样，分校这边凡屬於校工的工作，只好暫委屈学生充当了。学生多半是住在分校附近的，在学校再耽延十多二十分钟，当不会使父兄望盼，学生也不觉以为苦。因此

，分校既沒校工，房間当然空着。这个住校的柳先生，每个星期总回家两三天，在我未到学校裡去的时候，柳先生回家裡，有时也曾央着个熟人来代他看管，多半却由它摆空营。像这么一间有房子却没人願意居住的分校，我到学校裏来，不单杨校长肚裏欢喜，跟我初次见面的柳先生，更表示欢迎。

杨校长和柳先生好像很融洽，校务方面不但有商有量，遊乐方面更成双作对，很少有过杨校长偶然高兴了到那儿砌起方城来而沒有我们柳先生的份。据說他们不但是乡亲，而且还是有好多年历史的摯友，这一点我是绝对的相仪，杨校长就曾对我保证着說：

「柳先生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到学校裏去，什么都不用担心。既然是我担当你到校裏居住的人，他一定也当你是个好朋友。」

杨校长的话一点沒錯，柳先生一見着我，很快便把我当成是个好朋友了。沒有比我和柳先生更一見如故的了，仅仅是初次会面，還沒談上两句话，柳先生便很热情的对我說：

「你会抄写，那就更好了，你放心在这儿住下来，我会找些有酬劳的事給你做。」

这样，我便住下来了。柳先生的三餐是居住在校附近的他的高足家裏承包的，每餐把飯菜盛在食格裏送到学校来。我却須到那距分校有半英里远的飯店去，往返自然很是麻烦。所以每天总在午飯前出去，直到晚飯后才回来。歪写什么，就借着咖啡店裏的后面椅子了。日裏我常在外面，他们却忙着教书，很少有說話的机会。晚间便不然了，大家常常躺在床上拉扯。便利於我跟柳先生高兴时在床上作长談的，是他的床跟我的只隔着一道薄薄的板壁，而且因年久失修，板壁都露出板縫来。不管我或是柳先生，只多稍微吸口气，隔房的人都会听得清清楚楚。柳先生对我似乎不大矜持，有时连女人的事他都談得很痛快。在我当

然云所谓，只多他高兴，我都乐于倾听的。偶爾也代他觉得不甚好意思，他究竟是一个为人师表的教员。

我說这间学校像同監獄，指均是在学校放假的时候。这么一同四面都是空也設掛設皆均学校，只多因

床跟我的只隔着一道薄薄的板壁，而且因年久失修，板壁都露出板縫來。不管我或是柳先生，只稍稍微吸口气，隔房的人都会听得清清楚楚。柳先生对我似乎不大矜持，有时连女人的事他都谈得很痛快。在我当然无所谓，只委他高兴，我都乐于倾听的。偶爾也代他觉得不甚好意思，他究竟是一个为人师表的教员。

我說这间学校像间监狱，指的是在学校放假的时候。这么一间四面都是空地沒掛沒搭的学校，只委把门闔下来，谁也不知道裏面是否有人居住。学校虽也有个办公室，假期裏是没人来办公的。柳先生假期裏不住校，儘管他跟杨校长是至交，这是他的权利，假期便是假期，假期还委再来学校，便不成其为假期了。校工呢，只有开学时候来打扫一次，一直到放假时再来一次。除了这两次，假期裏便孤零零的祇剩下我一个人了。假如把学校的前后门都闔起来，我便是这间分校的唯一囚徒，我就在学校过了两次这样的生活。

柳先生确是好意，找来了好些工作給我做，那就是代他写学校的考卷。学校是沒书记的，学校却有另外的办公费。闔於教务的事，自然杨校长顶名承当，但杨校长倒不在乎这些办公费，他把教务的事都給柳先生做，学校的办公费便由柳先生承领。杨校长是个独身的人，据说唐山是有太太的，反正这儿沒有就是了。听柳先生说，杨校长跟他的唐山太太是沒有什么感情的，这也許是真的，委不，大家都忙不迭的申請自己的太太到这儿来团聚，杨校长却委此兴趣。杨校长既难得寄錢到唐山，这儿又沒另有家室，每月几百块钱，一个人也用不完。这几年来，着实給他积聚到很多錢。他不但能办学，做生理也有他一手，也曾跟人合夥做那投机的生理。他的运气也很好，他做投机的生理几乎是百发一失的。真的，从他那张烘红發亮的脸孔看来，他是不难做到一个面团团的财主佬的。一个人袋裏塞着的都是红红绿绿的钞票，而又沒牽沒掛，教餘免不了委开开心心的。像我们杨校长这么个身粗体壮精力飽滿的一个中年人，处在这么个心寬体泰的好环境，委不及时行乐，就委辜负他这么一表人材了。

有点使我不懂的，杨校长不但比柳先生年轻些，四十是委找回零头的。地位又高，体力又健，可以

这样地说，样样都比柳先生强得多。但杨校长见到那儿寻开心去，总忘不了我们的柳先生，好像没有柳先生跟他一道去，他便玩得不痛快。而且，听柳先生说，不管作那方面的玩乐，杨校长都是代他出钱的。柳先生就曾半开玩笑地对我说：

「老杨是个傻子！代人家出钱寻开心还委好话哄着人家陪他一起去。」

委如柳先生的话，杨校长当然是个傻子。不过，就我的经验，杨校长祇会对柳先生一个人慷慨，对别人是完全並不如此的。

杨校长对柳先生的慷慨，还不止这样哩，他的校长津贴由柳先生承领，柳先生那曾代他做什么。比如说，抄试卷罢，一张用钢笔写成的试卷，杨校长给他每张两块钱，我是以一元二角的工钱向他领来抄的。柳先生没做什么，只委我代他抄完一张试卷，他便白得八角钱。每学期大约有三十多张试卷，在我住在他们学校时间，都是由我一手代他抄写。我委阅了近两个星期的日夜车才得四十多块钱。柳先生毫不用麻烦便白得三十多块钱。凡属他们校务须委抄写的工作，杨校长都给柳先生做，柳先生却推给我代劳。我可得点微薄的酬劳，柳先生也从中得着点佣金。柳先生白得好处不示，还对人说他有很多的好处给我，似乎是沒有柳先生的招呼，每学期我便不能得到几十块钱代他抄写试卷的酬劳了。

杨校长不单知道柳先生在我手中得到一些佣金，还嫌柳先生给我得太多了，照他的意思，杨校长是希望能在我手中分去一半，或乾脆的翻转过来，我抄写一张试卷得八角钱，柳先生的佣金是一元二角，他就觉得更加合理了。杨校长对柳先生的好处，几乎是无条件的。最明显的，他们学校裏几个教员中，就有两个写的钢笔字比柳先生更好，能力也比他更高强。然而他们却得不到这种权利，杨校长对柳先生的好处是

这样的无微不至，可怜哪！他还给柳先生骂为傻子，我真想替杨校长叫起屈来哩。

觉得更加合理了。杨校长对柳先生的好处，几乎是无条件。最明显的，他们学校裏几个教员中，就有两个写的钢笔字比柳先生更好，能力也比他更高强。然而他们却得不到这种权利，杨校长对柳先生的好处是

这样的无微不至，可怜哪！他还给柳先生骂为傻子，我真想替杨校长叫起屈来哩。

我有时也觉得我是个傻瓜，愤然的不想承领柳先生对我的好处，把试卷送回去由他自己去抄写。但一想到这是我一个难得的寓所，委到别处去，恐怕花了钱也租不到这样适合我居住的房间。尤其是在假期裏，人家或许过不惯如此孤寂的生活，对我却没有比这更能投我所好，也就不再计较柳先生对我的剥削了。

柳先生总是对我誇讚他太太的标致，說只委三天没回到屋裏见她，他便坐臥不安了。这一天晚上，正是李先生回家去见他美丽的太太，我却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替柳先生赶写些学生考试成绩表。忽然外面大门有人在打门，碰碰砰砰的把个大门打得像砲声一样响。这是很少有过的，这间分校在假期裏不委說在夜裏，日间也很少有人来访问。我又是个不易跟人合得来的人，在这儿居住了七八个月，鄰近人家，值得說上认识的，也止於在路上碰面时点个头，还没交到一个能谈得拢。而且，这儿是标准的乡村区，几条黄土小路还没有路灯，一到夜裏，大家都闷在屋裏，少有谁願意出来乱闖的。然而现在却有人来串门了，这是谁呢？我正在踌躇，外面打门的声音愈来愈剧烈，竟不像在打门，是在擂大鼓。真是他媽的豈有此理！半点不讲礼貌，我正想扬起嗓子来喝骂，外面却大声的呼着我的名字，原来竟是老杨。

「我就知道别人决不会这样没礼，叫门真像来打门。」我微愠地把门开了：「怎么便又回来了？」

「你的性情我还不知道的么？不这样打门，谁耐烦等你把工作做到一段落才懶洋洋的来开门。」

几个月不见，老杨变得跟以前大大的不同了。这是可以理解得到的，他在北马一定很得意，单看他腋下挟着个货色看来不很差的公事皮包，便使人觉得他今非昔比了。进到裏面，都坐在桌边，我笑着说：

「老杨！还是你有本事，我是常常向你誇說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我这个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得奖

候补人却不免常常挨饿，你这个——对不住，是你自己说的，是个看不懂唐诗宋词的人，却碰来碰去的总是好运气。看你这张脸，准定是餐餐大鱼，顿顿……」

老杨不待我说下末，神态得意极了的哈哈大笑起来，把我的话岔开了，老杨的大笑是可以意味到我的话对他现在的实际生活是说得不错的。

「老黄！你该转行才行。」

「你叫我转行做什么，我什么都不会。」我笑着說。

「单会写些叫报馆编辑先生皱眉的废话么？」

「也許是的，但……」

「不妄歎了！老黄！当你真的有上顿没下顿的时候，有些事情是不学而会的。」

老杨說到这儿，在他褲袋裡摸出一包幸运牌的香煙来，遞了一支給我，也替我点了火，我對他噴出一口濃煙来，笑着說：

「老杨！你真是步步高陞。我跟你认识到现在，已见你换过了許多牌子的香煙了。当我最初认识你的时候，你是抽着两点牌的。你未到北马去之前，一个时候是抽白嘜，后末换了海军。现在竟抽起幸运牌来了，你在板城那儿是常常抽这种香煙么？」

「这有什么？你真少见多怪！我在那儿偶然高兴了，一支五角錢的朱律我都買来抽哩！」

老杨好不神气地，我不想再在这个话题拉下末，转个彎儿问着他：

「老杨！这趟南来……」

「现在我已定居在板城了，这趟到新加坡来，有椿事情想跟我那堂兄弟商量。」老杨搶先地說，回顧

老楊好不神氣地，我不想再在這個話題拉下來，轉個彎兒問着他：

「老楊！這趟南來……」

「現在我已定居在檳城了，這趟到新加坡來，有樁事情想跟我那堂兄弟商量。」老楊搶先地說，回顧見桌上放着幾張還未抄寫完成的表格，問我說：「這幾張表格是你代那個寫的？」

「代柳先生抄寫的。」

「你為什麼要代他抄寫？」老楊很不高兴地。

「還不是為着幾個錢嗎！難道你當我有那麼閑工夫，這比寫稿子更不會傷着我的腦筋。」

「是么，他每張給你多少工錢？」

老楊說着，耐心地把表格裏面每一格中所填寫着的学生姓名、学科、分数、平均分数等字都唸在肚裏，似乎在代我計祿每張表格一共多我抄寫多少字。

「李先生給我每張兩塊錢。」我說。

「你每天能寫多少張？」

「說不定，多看我工作的態度，多是認真來寫，不做別的事，每天大約可以寫三張。多不然，有時每天只能寫一張。」

「可憐哪！你这个什么諾貝爾文學獎金的得獎候補人，竟至於必須替一個糊塗小學教員抄寫東西才能夠有飯吃。他每月近四百塊錢的薪金，加上代我那好堂兄弟領到的津貼，本是他份內該做的工作，你却替他做了。六張成績表只得到十二塊錢，還須夜裏在這樣一支鬼火下面來寫。我問你：老柳在做什麼？」

「老柳在做什麼？還不是個教員嗎？」看到老楊那付認真像是跟誰过不去的樣子，我忽然嘿嘿地笑了起來。

是的，他是个飯桶教員，你却是个透頂的傻瓜。

這儿應該作一点交代，老楊過去對我並不十分関心的，或許因跟他認識還不夠深，兩個人合租一間房子，祇為各人自己的經濟着想。他開始對我稍有好感，是在我出獄以後的事，兩個月的房租，並沒因我在獄裏而由他獨力承擔，出獄時还是他一半，我也一半的補還他。或許認為我不是個小氣的人，他替我安排到醫院裏去的所有一切費用，我都一一清還他。但他對我現在的委屈抱着這樣的孤憤，倒是我認為超出我們的交情的，不得不停着笑對他懇切地說：

「你不必太過認真了，老楊！世上的事都是相對的。」我說着，把放在抽屜裏的我這几个月來写的兩冊文稿拿出來給他看。老楊是個沒有文學修養的人，當然不希望他能欣賞我的作品，他也沒興趣來欣賞我的作品，我只拿出來給他看看，委他不再暴躁就是了：「這些東西都是我這几个月來在這儿写成的。我曾這樣地想，委是在外面，決不會有这样的成績。你說我是个傻子，看來也許是的，但你得瞭解，世上那些最艰巨最困難的事，多半須委具有傻瓜的精神才能完成的。貪佔人家便宜的人是不能成功一樁屁事的。這些稿子也許沒人家委，我倒不因人家委不委，我只求其心之所安便行了。一個人能夠不抄捷徑不跑偏門祇循着自己所認為正確的道路跑，也就能夠問心无愧了。不過，文章身後事，這祇是古人的說法，現在是不會有這種事的。只委自己的作品好，迟早都能夠賞還你現在所付出的勞力的。這些年來，我只企求有一個可以給我安居的地方，這儿里還不十分理想，比向人家租房子委好得多。人有时總得迁就一下現實的，當環境委你委屈一下，倔強只是浪費時間。而且，你當我是在吃虧，柳先生却抱着跟你完全相反的看法。」

「老柳是怎麼說的？」

「不必理他了，現在不談這個。」我把學生的成績表塞進抽屜裏：「你吃過了飯不會？」

「你委肯吃？不？」老楊不再發怒了：「那幾九點鐘了，難道你还不來吃飯？」

境委你委屈一下，倔强只是浪费时间。而且，你当我是在吃亏，柳先生却抱着跟你完全相反的看法。」

「老柳是怎么说的？」

「不必理他了，现在不谈这个。」我把学生的成绩单塞进抽屉裏：「你吃过了飯不會？」

「你委请我吃飯么？」老楊不再惱怒了：「都快九点钟了，难道你还未吃飯？」

「我只问你哩。」

「到这儿一下车便找飯店了，现在该吃消夜了。」老楊說着，又像那次我出獄时对我那么的豪爽，站起来說：「来！我请你到外面吃消夜，我到这儿来是有点事情大家商量商量的。」

在熟食店裡，老楊告诉我，他在檳城认识了一个有钱的人，已跟他合作了一个养鸡场，规模相当大，资本在四万块钱以上。这次回新加坡来，是有些關於經濟的事务跟他的堂兄弟谈谈。

「那么，你已见过楊校长了么？」

「我今天一早便搭德士来，到这儿已是六点多鐘了，还未去找我的住处呢，匆匆的便到正校去。见是见到他，他却打扮得齐齐整整的不知委赴那个女人的约，沒时间跟我谈话，我也未把养鸡场的事告诉他，他祇告诉我你在分校，便到这儿来。」

四万块钱的農場，口气倒不小哩，我心裏想着，却未免怀疑老楊的能力。他未到北马之前，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他祇代他姨丈管理一块只有三四十依葛的椰园，每月的薪金连外快还不够两百块钱。虽说他那个未养过孩子的老婆已过身，也祇是个吊儿朗当的人。但他很会用錢，既委抽煙，又委喝酒，闲时还委搓麻雀，月间是不会有太多的錢剩下来的。这次到北马几个月，竟变成个小资产阶级的人了！四五万块钱资本的养鸡场，就說跟人合股的，看他那样子，他委沒有相当的股份，是不会有那般的神气的。然而，他的錢是从那儿来的呢？我这样想着，便笑着說：

「四五万块钱资本的農場，規模倒不小哩。」

「可不是，裏面可以养下四千隻能夠下蛋的母雞，一切现代化设备，有养小雞的暖房，有自来水槽，有掺饲料的工作房，有……」

「当然什么都有。」我笑着打断他的话說：「看来你已是老板了，还有什么事跟我商量？」

「農場裏还少了一个会计账的。」

「会记账的人那么多，只委你肯出工錢，这还成个问题么？」

「问题不在於肯不肯出工錢，是适当不适当。」

「这话怎讲？你们养雞场的书记是须要有条件的么？」我說：「这种养雞的農場我也曾见识过，一个稍懂得打标盘的人不就行了么？」

「就因须委一个略懂标盘的人才成问题哩。」

「这就是你老远来这儿跟我商量的话嗎？」我觉得老杨太小题大做起来了。

「我委告诉你的，就是我委你跟我到那儿去。」老杨好不自专地說。

「多谢你！」我笑着仿着他的语气說：「问题不在於委我到那儿去，是须委先问我願意不願意到那儿去。」

「你还有不願意的么？」老杨当这是我的一个难碰得到的机会：「我们已商量定了，每月給你八十块钱。人家一名财庫，当然不只八十块钱。不过，人家的财庫是须委整天的工作，我们農場里这份工作却轻松不过，每天大概只委你两三点钟伏在办公桌上的，其餘的时间，都是你的。你委怎样支配它，便怎样支配它。」

「你不是希望委写一部什么捞什子的名著么？距办公室裏不远有一间曲苍建的小屋，四面板壁，比这

錢。人家一名財庫，當然不只八十塊錢。不過，人家的財庫是須要整天的工作，我們農場里這份工作却輕鬆不過，每天大概只要你兩三點鐘伏在辦公桌上的，其餘的時間，都是你的。你怎麼支配它，便怎樣支配它。你不是希望要寫一部什麼撈什子的名著么？距辦公室裏不遠有一間垂蒼建的小屋，四面板壁，比這間分校還要堅固些。裏面一個廳，兩間房，我們是備作有外客來往時可以居停的。你到那兒去，可以分一間房給你。說是招待客人來往，每月也難得有两三個外埠的客人，清靜得很，要是在那兒還寫不出一些什麼好東西，看你得赶快轉行才是哩。」

「為什麼你現在竟對我這樣的好意？我真承當不起呀！」我笑着說。

「我一向對你都是這樣呀！老黃！」老楊認真地說：「不說玩了，我坦白告訴你，要請一名專職的書記，我們這個初創的農場，還亟此需要。就是花比八十塊錢更多的請個書記來，能不能兼做其他的事，像寫仗賬等等，也很難說。這樣，我想未想去，這個職事於你最為適合。對你的寫作時間也沒多大的妨碍。我已對我的朋友說過了，他們也舉手贊成，專誠派我來委你去。」

「這是你回新加坡來的目的？」

「我不是告訴過你了么？我到這兒來的第一件事是找我那堂兄弟，因為我有一點錢在他那裏，我要提出來。」老楊說着轉眼看那熟食店裏一塊掛在壁上的日曆：「今天是星期三，我們星期六承夜車去。」

我也不想跟他說玩了，認真地對他說：

「你的好意，我應該多多的感激你。但不管到那兒去，對我有怎樣的好處，總得容我考慮考慮一下的。」

「這還須要你考慮么？」老楊好像有點不悅了。

「經過考慮的事，不是比貿貿然做下去，萬一將來有什麼意想不到的事更好么？」

我說着，便在褲袋裏摸出我的錢包來，叫着走堂的，老楊却把我的錢包搶了去，再塞進我的褲袋裏：「三四天日夜替人抄写成績表，才掙到十多塊錢，不怕你肉痛么？你的錢還是留下緩慢用吧。」老楊代我付過賬，又接着說下來：「就这样罷，你今晚回去想想看，明天我再到分校時得給我個決定。」

我回到學校裏，不再去抄写那几张未完成的成績表，便躺到床上去。心裏盤算着：這兒雖然清苦，到還自由自在，碰着經濟不續，飯店裏賣飯的已熟悉到可以向他記賬了，在飯店裏吃他十天八天的記賬稀粥是沒問題的。我不知老楊板城的農坊規模有多大，是否真如他告訴我，但老楊的神氣已跟他未到北馬之前大大不同了。還未徵得我的同意，便自以為這對我是一個怎樣難得的机会，一聽他的話，便該馬上跟他跑。不得多我一番思考的。到了那兒，薪金多少倒不必去理它，要紧的是老楊是否把我當作個朋友，我是不慣跟那些扳着脸孔的人做一起的。真的老楊委分清頭家夥記，整天繃着脸孔對你，我是受不了的。受了一定有誤會，委衝突，這不难想像其后果是怎樣的使人不快。儘管這兒柳先生把我當作個傻瓜，抄写一張試卷委抽去我八角錢，我可以不写他的，他可不敢強我非代他抄写不可。當我不高興時，我會關着我的房門睡覺，不管柳先生怎樣希望我跟他聊，他也不敢定委我替他排遣寂寞。老楊未到北馬去，我虽很少把他拿來玩笑，說話我是不必對他客氣的。我有时對他是想到便說的，毫不理會他听了是否乐意。真的到那兒去領受他的薪金，他又兀然的擺起老板架子來，這情形就太煞風景了，不！我不能跟他到北馬去。

學校虽然考試過了，還有一個星期的上課時間才放假，為怕老楊当面囑囑，隔天當柳先生來上課時，我写了一張條子委柳先生轉交給給他，告訴他我不能到北馬去。却到海裏一個鄉親的奎籠去，避免會見他。到奎籠去，是這位鄉親邀請了好多次的，我还不曾過着這種生活，当然覺得很好玩。魚汛時間，祇幫

他挽起網子來，每天日夜各有兩個舉網的時間，每一次只舉了六七次網，其餘時間，便躺在奎籠上面的棚

我写了一张条子委柳先生转交给给他，告诉他我不能到北马去。却到海裏一个乡亲的奎籠去，避免会见他。到奎籠去，是这位乡亲邀请了好多次的，我还不曾过着这种生活，当然觉得很好玩。鱼汛时间，祇帮

他挽起网子来，每天日夜各有两个举网的时间，每一次只举了六七次网，其餘时间，便躺在奎籠上面的棚裏，三四个人轮流讲笑话，倒也很是有趣。奎籠附近是鱼羣必經的水道，我到这儿来，碰着好运气，每天总捉到四五担食鱼。我那乡亲笑到睡不着眼，說是我带来給他的好运，定委我多住几天，反正我是个玄职业的人，多住几天也不碍事。我那乡亲日裏到陆上去，把捉到的食鱼交由巴刹鱼商拍卖，晚间回奎籠时买来很多的肉。奎籠裏的鱼是不用買的，都揀那最好的鱼来吃。每天由我酒肉的吃个痛快，适意极了，不觉在奎籠裡住了个星期，才拖着满肚都是鱼肉的躯体回学校来。

回到分校，正好碰着学校放假，柳先生回家去了，却是杨校长带着一个木工来，在柳先生的房裏砰砰碰碰的在修理柳先生的房间。我居住的房间和柳先生的房间分隔着的那道板壁，凡看出有縫的地方都另用板条钉牢了。杨校长见我回来，满面春风的对我笑着说：

「老黄！你到那儿去？我正在找你哩。」

「找我幹嗎？」我对杨校长从来也不曾有什么客气的。

「你住的房子，学校準備闢做一个图书室，正校那儿恰有间空房子，你到正校去罢。」

「学校要闢个图书室？我倒不曾听柳先生说过。」我感到很是意外。

「是这两天才决定下来的。」

「你们正校的房间，太接近人家的屋子了。」我皱着眉說。

「这有什么關係？有间房子給你住不就祇了么？」

「有间房子居住就祇？」我不禁有点冒火了：「你当我是来投靠你们学校的么？」

杨校长见我脸上不甚好看，一时倒有点愕然，迟疑了一回，有点结巴着说：

「不管怎样，你的房子我委用。」

「我知道！我知道！杨校长！我气急地说：「你委讨回房子用，也容得我另找个可以停留的地方，是不是你们委房子用，我马上便得搬出来？」

「正校那裏的房子也不错呀。」

「正校那儿我不去。」我坚决地说，准备跟他反目了：「你委我搬出来，得容我另找个地方。」

「那么，你想再在这儿呆多久，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够么？」

「我不是个难民，须图赖在你们校裏。找到房间，我马上便搬出去，不管是明天、后天。」

「但也应该给我一个期限呀！委不，你……」

我心裏想，跟他废话是没用的，只得打断着他的话说：「你说给我一个月，便一个月好了。」

那天晚上，柳先生忽然来分校拿些他忘记带回家裏的东西。我问他不是学校委關个图书室，他说全没这回事，学校委關个图书室，应该委在那办有高年级而且学生人数比这儿多一倍的正校，决不会在这祇办低年级学生人数又不及正校二分之一的分校。他还告诉我，下学期他委到正校居住，不来这儿了。因为正校距离他一个亲戚的屋裏很近，他委在他亲戚的家裏搭伙食。

原来杨校长竟对我撒起谎来，但他虽对我撒谎，我可摸不出他何以必须对我撒谎的理由。这样，过了两个星期，我跑过了好几个地方，依然找不到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心裏不免有些着急，工作便懶於持续，我已好多天没有继续写我的东西了。日裏时间大部份在外面跑，非到黄昏极少回校。在这个假期裏，学

校竟没人看管了，那天！我在外面跑倦了，时间还不太晚，大约是午后三、四点钟。过去两个星期，我是不会在这个时候回学校的。这时回到学校，使我诧异极了，在假期裏，我是习惯于出入学校旁边约另一个偏

两个星期，我跑过了好几个地方，依然找不到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心裏不免有些着急，工作便懶於持续，我已好多天沒有继续写我的东西了。日裏时间大部份在外面跑，非到黄昏极少回校。在这个假期裏，学校竟没人看管了，那天！我在外面跑倦了，时间还不太晚，大约是午后三四点钟。过去两个星期，我是不会在这个时候回学校的。这时回到学校，使我诧异极了，在假期裏，我是习惯於出入学校旁边的另一个偏门的，大门裏面給我开了，现在那个偏门虽然也关着，外面是我锁上去的锁头却給打开了，这是可以意味到有人在裏面的。但由外面那可能窥得见裏面的板缝望进去，不管是课室裏，那两间沒设有门闩的办公室和会客室，都沒个人儿。远远望去，我住的房门依旧是关着的，屈戌上的锁头还依稀的看得见。柳先生房间的房门也照样关着。这是什么一回事，使我一时真摸不着头脑，难道杨校长跟我闹玩笑，叫个人把偏门裏面的木栓开了，然后攀着板壁爬出来，不給我进到裏面去的么？但是，这种推想是很不近情理的，我已答应他在这个月內搬出去，他是沒有理由必须委我这样难堪的，而且，我的东西都在裏面，这样做，无异强留下人家的东西，谁的东西肯让人家这样扣留下来。这是一种极端的侮辱，这种侮辱是会激发一个人做那平时不想做不敢做的事出来的。我跟楊校长过去毫沒恩怨，也沒經濟上的胶葛，他是大可不必这样做的。然而这偏门外面我锁下去的锁头却被打开，裏面又下了栓，使我进不到裏面去。我真想不出是一个跟我闹这样的玩笑。

躊躇了一回，我忽然有点惶恐，想到这或許是个小偷做出来的勾当，怕我房间裏面的东西被竊去。於是，我在外面繞到我的房子那边来，仔细的端详了一回，在外面仅能发现的一丝板缝望进去，裏面黑黝黝，什么也看不见。忽然，我听到一些轻微的声音，我不得不蹣着足，儘可能不发出声音来的跑近柳先生房子的外面，柳先生的房裏竟有人在說話。但說話的不是柳先生而是楊校长和另一个女人。柳先生的房间比我住的要多完整得多，新近楊校长又叫工把板壁中看出有缝的地方另加上板条，板壁下面原留有三四寸高的

通风，现在在裏面已横搁一片木板，把通风遮住了。我确有点好奇的心理，可没地方让我满足此种心理。而且学校四週虽跟人家的屋子远隔，学校前后两条小路却不时有人来往。我委这样做，会惹起人家来窥探，楊校长虽然太岂有此理，到底是一校之长，传扬出去，他的地位声誉将不可收拾。究竟跟楊校长在裏面的女人是那种类型的女人呢？楊校长在这儿是没有妻室的，那个女人不是人家的女儿，便是人家的妻子。为么知道这个女人是谁，有这样的胆量敢跟楊校长在裏面，我再退到学校的偏门斜对的厕所去。现在是在假期，没有学生来如厕，早上还经那倒粪的洗得乾乾淨净，並沒臭味，由厕所裏面的板缝，正好望见学校的偏门。

大约过了十多分钟，裏面有人来开门了，楊校长挽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大模大样地出来。随手把门用锁锁上了，态度很自然，步履安闲地向学校后面那条小路去了。那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自然是很美也很健，配上楊校长，倒是很好的一对。然而我却好像曾在那儿见过的，一时可想不出是在那儿见过她，我跑出厕所来，把偏门的锁开了，进到裏面去。我不知他们两人在裏面多久，却没有什麼迹象看出是有人来过的。楊校长倒也是个很细心的人哩，我把我的房门开了，裏面的东西自然半件都不会少，便躺到床上去，忽然想到什么的我又跑出房外来，在会客室裡那个挂在中间壁上的大镜框裏面贴着的十多张大小不同的相片中，仔细的找了一回。果真给我找到了，柳先生跟他太太坐在在一起的六寸相片，正贴在镜框裏那最醒目的地方。刚才跟楊校长在裏面的女人，毫不不同的跟柳太太一模一样。楊校长为什么对柳先生那样的慷慨，我已摸到谜底了。可怜！柳先生嘲弄楊校长是个傻瓜，他那裏知道真正的傻瓜不是楊校长而是他自己。

我虽然在分校居住了八九个月，对于楊校长和李先生的關係还不甚瞭解。楊校长有的是钱，但楊校长

的钱唯有柳先生才能佔到他的便宜，别人是很难沾他分毫的。连他至亲堂弟向他通融家用，他尚把眼睛望到别处去，可以想见楊校长对别人是怎么样吝啬了。钱这东西，只有柳先生才能佔到他的便宜，别人是很难沾他分毫的。连他至亲堂弟向他通融家用，他尚把眼睛望到别处去，可以想见楊校长对别人是怎么样吝啬了。

我已摸到谜底了。可怜！柳先生嘲弄楊校长是个傻瓜，他那裏知道真正的傻瓜不是楊校长而是他自己。

我虽然在分校居住了八九个月，對於楊校長和李先生的關係還不甚瞭解。楊校長有的是錢，但楊校長

的錢唯有柳先生才能佔到他的便宜，別人是難沾他分毫的。連他至亲堂弟向他通融家用，他尚把眼睛望到別處去，可以想見楊校長對別人是怎樣的緊抓住他的錢包了。柳先生能得到楊校長的好處，又安知柳先生不另具肺腑，我似乎不必替柳先生叫屈的。但這兒我是不能再住下來了，再住下來，一定對我和對她們都沒有好處，我自應馬上遷地為宜。

我是沒想到有這回事的，因此，也恨後悔沒跟老楊到北馬去，以為在這兒住下來最能磨練我的淡泊。那裏知道楊校長却另有企圖。我不知老楊他們農坊的書記是否已請到，祇是心裏很是躊躇，因為即使他們的書記还未請到，他委你去時你不去，現在才到那兒去找他，以後如有什麼不如意的事，便很難對他說話了。

这样下末大约有一个星期，我都没有好好地睡觉。答应杨校长在一个月內搬出去的期限，已过了三个星期了。现在祇剩下一个星期，还找不到我的住宿地方。委是在下末这个星期再找不到房间，那就得到外面露宿了。偶然在抽屜裏找些东西，一张写给老杨因溅着墨水给我丢弃了的便条，被挤在抽屜裏的一角。我把那张便条检出来看，裏面写着的还够委婉，祇是說因急事到新山去，他的好意如能稍待当於日后買車北上，委他先回去不用等着我。而我所謂因急事到新山去者，却是到奎籠裡去住了一个星期。委照那张条子看来，现在再到板城去，老杨是不会不原谅的。只委他能原谅，到那儿对他再另编些謊話，不怕他不依。得到这张原是我给我丢弃了的便条，使我在精神上感到的痛苦驟然解除，我决定到北马去。

第七章

我是一向未有过像人家在假期裏忙着渡假之雅的，今天是阳曆除夕，就在今晚，始給我碰到人家渡假是个怎样的情形。三等候车室右边的票房，密密麻麻的都挤着人，秩序混乱得很。要买车票，就得硬挤上去，买车票而得跟人家轧挤，在我是无此习惯。又如看一部好影片而得跟人挤在一起，我是宁可买黑市的。奇怪我不该造成黄牛的猖獗，警方或院方就得安排有个不会出乱子的排队买票场面。

由我多次的经验，不管是星隆或隆抵的火车搭客，一般是夜车比日车多。尤其是在那三等车厢裏，在火车开行的时候还好，要是在那一站停下车，是很闷热使人厌烦的。夜车午夜后虽然很冷，但只要把车窗放下来，加上件毛衣，便不成问题了。这样，夜车的搭客比日车多，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儘管夜车搭客多，平时火车是由星加坡出发时，是不愁没有座位的，我就常常一个人佔着两个人的座位，可以放下头来睡觉的。但看今晚的情形，别说能像过去那么的躺着，就是要佔个座位，也须身手快捷。真的，一看到票房外边那些爭先恐后的搭客，不由我不倒抽口冷气。我把一个稍微笨重的皮嚢放在那条没人光顾的长椅上，手裏提着一个旅行袋，挨近票房看那些儘向票房那个尺来四方的窗子伸着手惟恐買不到车票的人的紧张神情，心裏暗自盘算：为着买车票而跟人轧挤，只好留待明天搭日车了。今晚暂时在车站附近找间便宜的旅店歇宿一晚，明天起来更有精神来应付那五百英里路的旅途。我正自这样想着，忽然一个生得很漂亮——我说很漂亮，是包括她的容颜身段的。不过，年纪並不轻，看来该有三十四五岁的女人，臂上挂着

个黑色皮袋独自一个人跑向我身边来，见我也是一个人在票房一边，竟对我微笑起来：

「先生——麻烦你替我买车票好不好？」

的旅店歇宿一晚，明天起来更有精神来应付那五百英里路的旅途。我正自这样想着，忽然一个生得很漂亮——我说很漂亮，是包括她的容颜身段的。不过，年纪並不轻，看来该有三十四五岁的女人，臂上挂着

个黑色皮袋独自一个人跑向我身边来，见我也是一个人在票房一边，竟对我微笑起来：

「先生！麻烦你替我买张车票好吗？」

我是少有过这种艳遇的，一时自然不会有适当的态度来对她，只好也笑着说：

「我自己的车票还买不到哩？」

她听我的话，又是给我个微笑，这个微笑，可带有些儿勉强，回头便失在人丛裡。

她确是很标致，但我並不因没替她这个标致的女人买张车票而感到有什么歉意，因为我正打起主意要到旅店去，在张望着一个替我提着那个笨重皮噐的人，故她那一刹那的微笑，对我是沒多大的印象。大约过了五分钟，我仍找不到有个替我搬行李的人，她又在人丛中出现在我的面前：

「好啦！先生！代我买张车票。」持在她手裡的三张红色的钞票下意识地向我一晃。

世上沒有比那漂亮女人那迷人的笑脸更容易使人改变初衷的了。本是決定留待明天搭日车去的，她这个笑脸陡的把我这个決定推翻，一时不知道那儿来的勇气，我在衣袋裡也摸出我的钱来，问她：

「你是要到那儿去的？」

「枳城。」

到枳城去，那不是同路么？我心裏想着，不觉竟又笑起来说：

「这就容易得多了，我也是要到那儿去的。」

她听我的话，祇是微笑着不做声，却把她手裡捏着的钱遞过来给我。我把她的钱接过来，毫不畏缩的向票房的窗口衝上去。說也真怪，只委你夠勇气，两张全程的车票不甚困难地拿到我的手了。

我把车票並找回来的零錢交还她，一声谢谢，又看她坐在人丛裡了。但她的本身虽然看不见，她的形态已牢牢的留在我的脑裏了。只委她走过的地方，便招惹到人家贪馋的眼睛一致地停留在她的身上，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尚具这样的魅力，也就不用我表描摹她是怎样的标致。

她的衣服並不华丽，却很整洁适身，是一套蓝色白点的印花布的唐式衣裤，包裹着她那个动人的躯体。足上穿着一对时兴的平底皮鞋，脸上一层薄薄的脂粉，却不村野俗气。看她的衣服颜色和剪裁，不但配合她的年龄，且也朴素大方，不管你由那方面去看她，她都不会給你半点有未曾见过世面的人的感觉。

代她買了一张车票，其实只是顺便代她買罢了。我也委到板城去的，却换到她两次的浅笑，在我已是感到满足了。我是不敢奢望她还有比对我微笑更好的給我。尤其是想到刚才挤在票房窗口外面的人那么多，却沒见她煩过別人，两次都未央着我，一时心裏很有些飘飘然。

大家買到了车票，都挤在铁门边，等候那通月台的门開放，以便搶先到车厢裏佔到一个座位。我看三等车厢的搭客这么多，也不敢大意，赶着提了皮唸袋在人潮裏，却是不曾看到她。远远的听见机車的轮子在铁軌上的压轧声，知道是委未牵挽车厢了，理会得火车閑行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不单是我，看大家都紧张起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她不知打从那裏来的又出现在我的面前，依然对我是个动人的浅笑：

「先生！麻煩你替我佔个座位。」

替她佔个座位，这不意味着能够跟她坐在一起么？我是沒有想到会有跟她坐在一起的机会的，心裏是乐意极了，却又替她着急說：

「铁门就委閑放了，你还委跑到那儿去？」

「我找个脚伙替我提两件行旅。」她說着，剛跑了两步，又回头来說：「我马上就來。」

替她佔个座位，这不意味着能够跟她坐在一起么？我是沒有想到会有跟她坐在一起的机会的，心裏是乐意极了，却又替她着急說：

「铁门就多闲放了，你还多跑到那儿去？」

「我找个脚伙替我提两件行旅。」她說着，刚跑了两步，又回头来說：「我马上就來。」

替她佔个座位，我是愿意替她佔个座位的。但这样多的搭客，七八个三等车厢，就替她佔到一个座位，她又那能找得到我？心裏有点失望，不觉下意识地屡屡回头向后张望。也許只有半支香煙时间，看她很快的手裏提着个胶袋来了，后面跟着个印度人，替她提着两个看来很沉重的皮噐。铁门恰恰在这个时候开了，实际上我並沒替她佔到个座位，而且我跟她好像老朋友似的並肩的跑上车厢上去。

到车厢上一看，人家比我们更快的都先挤上车厢了，裏面的座位多半已有人了。我却看不见，是她发现车厢末端有个两人的座位还没有客，她那个脚伙赶快的把她两件行旅挪到座位上面的行旅架上，却對我說：

「这儿有了。」

不用說，我回头来便赶快坐下去。车票是没有对号的，只多是空位，谁都能够坐下去的。后面挤上来的，全是赶火车的人，我能够迟疑么？两个人都坐下来了，这时候，我才把刚才那种惟恐佔不到座位的紧张心情舒下来。我的旅行袋裏还有一纸袋柳先生送給我的苹果，亦是我替他抄写了几个月考卷表格什么的慰劳。我把纸袋拿出来，拣了两个又大又光滑的，用手巾把它拭乾淨，遞了一个給她，她也大大方方的接过去，毫不故作。这样，我们一边咬苹果，一边谈些不着边际的話。大约过了十分钟，苹果是吃下去了，距火车开行还有好几分钟，当晚的天气很热，坐在还未开行的车厢裏就更热了。三等车厢虽有电扇设备，火车未行电扇是没动的，大家手裏都拿着那些可能搧风的东西当扇子。看她把条结在她腋下衣纽的手巾解出来抹了一下嘴巴，便把那个放在她脚边的胶袋拿起来，在裏面拣了一回，摸出把精巧的摺扇来遞給我。

我把扇子展开来，扇面一边是画，一边另有几行楷书，好像都很不错。她看我在欣赏扇面上的字画，又在袋裏摸出几包用纸裹着的小包子，裏面无非是瓜子、仙楂、酸梅、陈皮梅之类的东西，约有四五包，都是女人喜欢吃的，委我陪她吃。末了，还在袋裏摸出几本新出版的电影刊物和几张小报，我看她拿出书报来了，不免一边磕着瓜子，一边问着她：

「你读过书么？」

近几年来，星马的教育很普遍，不论男女，大多受过初級教育的。再过几年，「你读过书么」，恐怕不会有人这样问了。但她已是个三十四五岁的女人，当她还做女孩子的时候，女子进学校是桩不很容易的事，我这样问着她，原是不会唐突着她的。

「我沒读过书。」

「我不仪，沒读过书的人会看小报，又会看电影本事。」

「不单小报，大报我也一样喜欢看呀。」她說着，指小报裏面一篇小评說：「这篇文章說得很公道

。」

虽然我不很同意她的話，但我应当承認她对那篇小评的了解还不错，那就是說她具有阅读一般评论文字的能力。

「这是天才。」我笑着說，但我还不仪她沒进过学校。

「那裏便是天才。」她也微笑着說：「不过我做女孩子的时候，我的一个在学校裏当教员的表姨母很疼我，教我認得些字，也常常接近报纸，年久月长，当然便能读得懂点书报。我还懂得几句英语哩，我几

时进过英文学校，还不在我的一个好朋友那儿学来的。」

大至用了了，舒风人外面次性窗子来，很是凉爽。不用扇子了，我巴扇子合上了，也不也，他小心，均收

「那裏便是天才。」她也微笑着說：「不过我做女孩子的时候，我的一个在学校裏当教员的表姨母很疼我，教我認得些字，也常常接近报纸，年久月长，当然便能读得懂点书报。我还懂得几句英语哩，我几

时进过英文学校，还不是在我的一个好朋友那儿学来的。」

火车开行了，野风从外面吹进窗子来，很是凉爽。不用扇子了，我把扇子合上了递还她，她小心的放进她的胶袋裏。

像这样孤男寡女的萍水相遇，当然不会一下子便扯到那些不可以公用的話。不过，真的谈到了，那倒是一个很好的說話环境。坐在我们对面的，是两个上了年纪看来该有六十开外的印度人，很像是小商人。坐在我们后面的，也即是跟我们背对着背的，是两个說着跟我们完全不同方言的华籍女人，虽不怎样老，但都是五十以上的人了。在同一个车厢中，我们的話能传进别人耳鼓去的，就祇有这几个人了。但我们說的話，他们都听不懂。过道那一边，靠我们最近的座位，却是混坐着一些不同种族不同年纪的男女，我们的話当然更不会为他们所留意。只是我们的話谈得很投机，样子看来便好像很亲密，再加上她那动人的臉孔，便很惹人注意了，大家不时都投给我那可羨的眼光。他们那裏知道我们在车站才認識，所谈的全是些平平常常的話。

火车一直开到芙蓉之前，我既没问到她的身世，她也不问我的出身。车在芙蓉车站停下了，一对年青的夫妇下车去，我忽然灵机一动，问着她說：

「你们先生是幹那一行的？」

「我的先生？」她虽微微皱着眉，但神情意态却不会給人看出她有什么难过：「早就过身了，已有四五年了吧！」

「是么？」

下面的話，我不知该怎样接续下来，舌根有点生硬的。她好像知道我的話不会这么简单的，可沒有說下来，刚才她那微微皱着的眉，又舒展下来了，有些笑意的问着我：

「你们婶子是住在那儿？」

自登上了火车之后，她不再叫我做先生了，改口叫我做阿叔。既不是先生，自不会有太太。既然是阿叔，当然是婶子了。

她既死了丈夫，我那能告诉她我还是个寡佬？像我这把年纪的人，人家早就儿女绕膝了。我沒有想到她会有这一问，一时感到很狼狽。爰告诉她实话，說不定她反误会我撒谎，对她另有作用哩。结巴了一回，只得对她說：

「我的女人在唐山。」

「什么！你的女人在唐山？」她睜起眼来看我。我不知道她这个态度裏面包含着些什么意思，不过，我是难怪他睜着眼睛对我的。我这个谎实在撒得很不好，这个时候，人家那些下了年纪的人都踊跃的申請他们的妻子南来，我怎能让我的女人在唐山。

她见我犹豫的說不出話来，接着问我說：

「你们是在那儿结婚的？」

「当然是在这边。」我想了一下，不得不把我这个谎一谎谎到底：「这是五六年前的事了，那时她还未生产过，便得了个怪病，这儿的医生治不好这种病，听说唐山的医生才有办法，她那个在唐山的父亲也写仪姿她回去，生命比什么都要紧，她便回去了……」

我説到这儿，火车已到达吉隆坡了。大家都忙着下车，纷纷乱乱的，我也乐得碰到这个场面，好让我结束这一席使我發窘的話。

未生产过，便得了个怪病，这儿的医生治不好这种病，听说唐山的医生才有办法，她那个在唐山的父亲也写仗姿她回去，生命比什么都要紧，她便回去了……」

我說到这儿，火车已到达吉隆坡了。大家都忙着下车，纷纷乱乱的，我也乐得碰到这个场面，好让我结束这一席使我發窘的話。

我邀她到车站的餐室吃早点，餐室裏的人很多，吵吵鬧鬧的，並不是个可以談話的地方。她再沒把这个話題扯下来，吃过早点，相偕在月台上散了一回步，終於等到開車的时间。我们另換了一列车，又在车上，我们並肩的坐下来，是她先開口问我：

「你到板城去是……」

我不待她說下来，便先告訴她。当然，我不好意思說我是到老楊那儿投靠的，却說是他们委我去帮忙的。

「他們的農場在那儿？」

我把地址告訴她，不想她竟提高嗓子的嚷起来：

「是么？我的屋子也在那儿，我们末是同车，到那儿又是邻居了。」

「这么碰巧！那你已见过他们这个農場了？」我口裏說着，心裏却暗暗的不安起来，怕我在車裏跟她說的話，将来会破綻哩。

「不！」她还是很高兴地說：「我說都在那儿，只是拢统拿做一起來說，实际上應該說在同一个地区。由我們屋裏到你告訴我的你那位朋友的農場，还委一块多石哩，倒不會聽說那儿有个什么養雞坊。」

經她这么解釋，我才放心。她既未见过这个農場，便不至会發覺我的話有許多誇張不实了。

「我可以不可以到你們農場參觀參觀？」她迷人的笑了起來。

「这是什么話？可以不可以？我们欢迎都来不及哩。」我也笑着說。

由吉隆坡到板城是二百五十英里，火车奔驰九个钟头才闹到。在这个时间内，我们当然还谈了許多的話，玄须一一细记了。车过了太平，她忽然一本正经显得很诚意的对我說：

「听你說，你爹去的那个地方你还未到过，等下子问路一定很麻烦，这样好么？车到板城，你先到我屋裏，我们的屋子虽跟你的朋友们的農坊不同在一条小路上，却比他们農坊更靠近大路。」

「到你们屋裏去？」我不觉光着眼看她。

「怎么？我的話說得不对么？听你說，你不是什么大地方都到过，难道……」她顿了一下，歛着笑脸認真眞地：「我屋裏只有我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大的女儿今年才十二三岁，小的是十一岁，儿子今年才进到学校，爹照西人祓法，还不够七岁哩。此外另有一个年纪已过六十的母亲，你觉得还有什么不便么？」

她倒說得这样大方，我不知道她所谓还有什么不便是指的什么意思，但不管她話裏含着什么意思，我才觉得很方便很方便哩！祇是现在我的身份还未明，见老楊之后，又不知道他爹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我，我是得把我当前的处境斟酌一下的。打心底話，我跟她虽然仅仅是二十多点钟的相处，她的真实性情我还不十分了了，但我已被她那标致的外表迷住了，难以自解的爱上她了。但男人爱女人是需要有经济作基礎的，光凭热情，就是她爱你，也很难达到完滿的。照她的話，她屋裏有三个儿女，一个老母，我不知是否需要她供养，不谈别的，就只单这几张爹吃的嘴，便不是我那薄弱的肩力所能承担得起。心裏这样想着，在车裏跟她一整天的做一起，就当做一段传奇故事好了，决不能跟她胶着下表的。现在最要紧的是有个安

身之处，不爹把这种徒乱心意的事来作繭自縛。食在色之前，等飯碗有着落了才来跟人家谈爱情罢。我想

需委她供养，不谈别的，就只单这几张委吃的嘴，便不是我那薄弱的肩力所能担承得起。心裏这样想着，在车裏跟她一整天的做一起，就当做一段传奇故事好了，决不能跟她胶着下表的。现在最要紧的是有个安身之处，不委把这种徒乱心意的事来作繭自縛。食在色之前，等饭碗有着落了才来跟人家谈爱情罢。我想到这儿，便对她說：

「你就没请我，我也很想到你们屋裏讨杯茶喝的。一整天的做一起，我已認你是一个最好的朋友了。只委你不讨厌，我迟早一定到你屋裏去，现在却有个难题，我委赶……」

我的谎話还没编完，她又打起岔来：

「难道爭在这一两点钟么？你到我那儿坐一坐，喝杯茶，祇是先認認我那儿的路径，以后你委到我那儿去，便不用再问人了。」

「果没有什么要紧的事，真是再好沒有了。我早就对你說过了，你是我所認識的女人中最好的一个。我很庆幸能够認識你，到你屋裏喝杯茶，还有比这更使我乐意的事么？事情是这样的，未末板城时，有个住在这儿的朋友写信告诉我，委我一到板城便该到他屋裏去，他有委事跟我商量。虽不知道他委跟我商量的的是什么事，但总不能误他，这样罢，你留个地址給我，既然大家的住处相离只有块把石，我一定很快能抹个空儿到你那裏去。」

她听我的话，也就不勉强了，祇是脸上骤然如像加了一层紅霞，微笑着沒話說。为遮盖她那我没給她脸面所导致的难堪，一时不知那儿来的勇气，我握着她的手說：

「我祝你回家得着好运气。」

火车在我们这样谈谈說說中抵达了板城，过了海之后，我先把她送上德士，自己在茶室裏逗留了一忽，才叫辆德士到老楊那儿去，已是傍晚六点多钟了。

老楊的話倒不祇誇張，他們這個新創的養雞坊，裏面的設備實在是現代化，密密的排列着十多列各可以棲息着七八十隻母雞的「雞櫥」。凡是必須裝備的裏面都有，單是外面大門上掛着的那塊尺半寬五六尺來長，藍底白字写着「大華農場」幾個大字的招牌，便使人覺得確是像個農場。

我進到裏面，正碰着老楊在做着什么的，看他穿着一條短西褲，手裏提着一個鐵丝网成的小籃子，裏面放着几罐我不知道什麼的東西，正在距離大門最近的那一列雞櫥間跑來跑去。回頭見是我在叫他，隨手把那個持在他手裏的籃子掛在雞櫥一边的釘子上，迎上來的笑着說：

「我早就知道你會到這兒的，這兒的賬現在還未善抄入大部。這兩天老孫說要叫他的妻舅來，我說整個月都等上了，那就差在這兩天。他也跟我約定，這個月的月底你沒來，只好由他妻舅來當書記了，你未得恰恰好哩。」

我並不稀罕他們這個農場的什麼書記，但這是個面子，幸亏他們的書記還未到任，我不至於成為一頭被楊校長逐出校外老遠來這兒投靠他們的狗。

進到裏面的辦事處，跟老楊合夥的那個叫什麼老孫的已回他屋裏去了，只有兩個在裏面工作的工友。

老楊引我到一間離辦事處約有百几十步遠的亞荳展，果如老楊告訴我，有個可以摆上兩三隻席的廳子和兩間小房子。廚房浴室，被另隔在一邊。這間亞荳屋並不新，板壁已有几處破損，但上面的亞荳却是重新翻蓋的。四週都是空地，前面空地兩邊種着几棵紅毛丹，後面却另有一小片菓園，依老楊的話，這是他們會客的地方。我不知老楊他們的客人有多少，假如跟楊校長的分校裏面一樣，祇是備而不用，那麼在這兒居住的環境是比分校勝得多了。我真後悔那次沒跟老楊一起來，委是那時听他的話，便不至被楊校長叫到

外面來，也不會碰到楊校長和柳太太在校裏那種使我心裏不舒服的事。

「現在都瞧在你眼裏了，我的話不至是对你放空砲吧？」老楊得意地說。

居住的环境是比分校胜得多了。我真后悔那次没跟老杨一起来，要是那时听他的话，便不至被杨校长叫到

外面来，也不会碰到杨校长和柳太太在校裏那种使我心裏不舒服的事。

「现在都瞧在你眼裏了，我的话不至是对你放空砲吧？」老杨得意地说。

「确是顶呱呱！」我笑着说：「老杨！你真本事，椰园的管工一变而成为農坊的老板了。」

虽是打笑着他，我心裏是不免有点佩服的。

「祇什么呢？」老杨一本正经地说：「什么農坊老板，养着五七百隻雞的，也一样给人叫老板呀！你听着，老黄！现在这儿养的是四千五百隻会下蛋的雞，我预定三年内，要养足一万隻。到时每天将有六七千个蛋了，六千个蛋，每个以九占錢批发出去，便有五六百元的收入了。每个蛋扣除七占錢成本，二十六十二，每天的纯利便有一百二十块錢。那个时候，每天需要二十包饲料，假如自己買原料来掺，每包饲料又可以省回一两块錢，只委没有什么妨碍，这儿也可以筑个饲料工场，每天出他百几十包饲料，每天不是又可以赚……」

「这是可以预期的，到时你一定是个大大老板。」我笑着说：「你是一个有本事的人，谁也不用怀疑。不过你过去的经济情形，多少我是知道一点，看这养鸡场的規模，沒有四五万块錢的资本是不成的。到底是谁来做你的靠山呢？」

「谁做我的靠山？你何必打破这个沙鍋呢！」老杨有点不高兴了：「我可以告诉你的这个养鸡坊只有我跟老孙两个人合资的，他的股份比我略多一点，可沒有我养鸡的经验。就因这样，这儿的实际支配者是在我的手裏，他是个挂名的经理，凡事都委由我做主。他晚上又须回家裏，日间只来这儿点个卯。这儿有三个工人，两个你已见过了，一个到市区去未回来，他们都委听我的使唤。你在这儿不单是个书记，同时

也是我这个副经理的朋友，你不用问得太多，可以安心住下来。」

有很多事，老楊並不怎样坦诚告诉我，我也不好意思去问他。我们虽是朋友，在现实生活上已分清东家僱员了。我也是个稍微懂得点自量的人，也知道头家和夥记是沒有太多話好說的。不过，凭良心說，老楊对我並不壞，除了他的所谓属于私人的事，诸如是谁作他的靠山，他不肯告诉我外，其他的事，有时不怎样守他的秘密，我是应该知道自足自滿的。

老孙虽比老楊年纪大一点，是个四十以上的人，却比老楊更精壯健碩。他倒是个很豪爽說做便做的硬汉，跟我虽属刚刚認識，却不像老楊有时还委对我扭捏做作。因此，我在農坊裏跟他說的話比老楊的还多。

有一点很奇怪的，是老孙也跟老楊一样，不肯告诉我他们在这農坊的实际股份。我是他们的书记，他们的股东簿却不肯让我过目，他们委我把账部照他们过去那样记法记下去，虽不大合记账的法則，却省得我很多的麻煩。

第八章

在農場居住已有一个月了，因初来这儿时他们的账祇由老孙的一个朋友草草率率的暂记在两本练习簿裏，我得把这两三个月来的账誊抄入账部。还有许多不是账务的事，他们也委我替做，尤其是，老孙的一个亲戚娶老婆，老孙把结婚该有的事像什么婚书、请帖等等，都委我替他做。也就花去我很多的时间，因此，在这个月裏很少有空让我想到那个跟我同车的女人。

人总是这样的，当饭碗住宿有着落，心境比较安闲的时候，便会自然而然的想到女人去。这两天，農坊裏的账我已替他们整理好了，他们留给我做的其他的事也都替他们一一办妥。而且，来这儿一个月，已领到他们八十块钱的工作酬劳，又因替老孙亲戚喜事忙了一回，老孙也给我四十块钱，说是「红包」钱。衣袋裏骤然有了百多块钱，这在我是很少有过的，但这难得碰到的钱，我並不想把它好好地收藏，总想把它花去一些才痛快。对于一个有春意的人，钱是他的胆子，这怎不叫我的胆子骤然壮起来呢！

趁着到市区去的机会，我买到很多东西，有食品，有女人的衣料，就在跟她分别一个月又两天之后，我按址到她的屋裏找她。

是一座裏面有七八间房的平房展宇，由屋子的建屋筑材料，屋前草地所点缀着的花木和石椅石凳，不难使人想像这屋子的主人以前是个具有相当资产的人。现在因年久失修，一切都呈现破旧衰落，前面三四间房，都有人居住，看来很喧鬧拥挤。

我进门来，有个中年妇人坐在过道一边做针线，我告诉她我所访问的人，她送我进到里面去。里面还有一厅两房，却比前面清静得多，有个看来该有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自个儿坐在厅中左边一张石面圆桌边拈冥镪，见我手裏提着一大篮东西进来，有些疑诧起来，忙由椅上站起来说：

「你找错房子了吧？先生！我们这儿没有男人。」

由她那天在车上对她屋裏人物的描摹，我肯定眼前的老太婆一定是她的母亲，但我还是故意地回着她：

「我不是来找男人的，我是找个女人。有个姓曾的女人，是不是住在这儿？」

「我们这屋子裏面姓曾的就有两三家，总该有个名字吧？」她冷冷地说，並不因我手裏提着的那么多东西而动心。

当我把她的名字告诉了这个老太婆，看她竟楞起眼睛来说：

「她是我的女儿呀！你找她做什么？」

老太婆的旧头脑实在赶不上她的女儿了，远远地给她女儿抛落在后面。虽然我把那一篮子东西都搁在桌子上，她却半眼都不去看它的皱着眉等我回她的话。我不得不把当晚在车上怎样认识她的女儿，到了这边又怎样承她女儿好意的送我来访她的话都告诉了这个满头苍苍的老妇人。

「你们只在车裏认识的嗎？」她还是那么不近人情地问我。

「是呀！这还不够么？」我有点光火了，提着一大篮子东西，辛辛苦苦的到她屋裏来，没杯茶水赏脸已太悻悻了，也不招呼人家坐到椅子上，还那么囫圇囫圇。我越想越恼，竟提起嗓子来说：「她是你的

女儿，是你的女儿送我来这儿访她。这在我还算是个人情哩，难道你……」

「她却不在屋裏哩。」她打断我的话說。

「你们只在车裏认识的嗎？」她还是那么不近人情地问我。

「是呀！这还不够么？」我有点光火了，提着一大篮子东西，辛辛苦苦的到她屋裏来，没杯茶水赏脸已太悖情理了，也不招呼人家坐到椅子上，还那么囁囁嚅嚅。我越想越惱，竟提起嗓子来说：「她是你的

女儿，是你的女儿，我求这几访她。这在我还祇是个人情哩，难道你……」

「她却不在屋裏哩。」她打断我的话說。

「她那个时候回来？」

我失望极了，虽然和農場相距只有一英里，但到这儿来可並不容易，那是委我花去很多心机的。到这儿来时她却不在屋裏。

「她是下坡工作呀！那个时候回来可說不定。」

我知道跟这位老太婆扯下来可不是味儿，便在衣袋里摸出我的钢笔来，央着老太婆给我一张白纸，便伏在桌子上留几个字给她，把东西都放在桌子上，便冷冷地对老太婆說声再见，回头懊丧地大踏步跑出来。离大路还有一两百步，大路那边竟有人远远地叫我，我抬起头来，竟是她，手裏提着个饱满纸袋，施施的来了。

「怎么？你說隔天来看我，一晃就是一个月。」她虽微笑着，却显出有点不高兴。

「委是你来迟半步，那我才冤枉哩，」我也笑着，接下来我把刚才怎样受她母亲冷落的话告诉她。

「好了！我们且不谈这个，祇你好碰遇，我在街上买到許多好吃的东西，今天是農曆廿九，我们委拜月尾哩，你今晚就在我这儿吃飯罢。」

给个女人請吃飯，我还不曾想到，这是须委在感情上缓慢培植的。但她已大方到委請我在她屋裏吃飯了，不免使我喜出望外，反倒有点不安来：

「我是求这儿实践我对你的納言，坐一坐便委回去的，我求这儿时也沒有对他们說……」

「吃頓飯也委你这么大惊小怪么？」她說着望了她手上的腕錶一下：「都快五點鐘了，難道你是來偵察我？」

她說着，便把她手裏的帋袋遞過來委我替她提，便說呀說的都跑進她的屋裏去。前面几家人家的女人見她和我在一起有說有笑的並肩跑進來，都張着有些好奇的眼睛望着她。她却若無其事的祇跟她們頭便到後面來。

老太婆見我們一起回來，心裏怎么樣想，我可不知道，這回可沒跟剛才那么的繃着脸對我了，忙跑過來接着我手裏的帋袋，陪着笑臉對她的女兒說：

「這位先生，剛剛留下一張帋條給你。」

她把老太婆遞給她的帋條看了一下，便塞進她的皮包裏去，對她母親說：

「知道了！你快到廚房生起火來，這位先生今晚委在這兒吃飯，帋袋裏的東西，都把它洗乾淨，等我來。」她說着，看桌子上放着一籃各式各樣的东西，知道是我買來的，紙條上我都交代過了。便又笑着說：「你是中了什麼彩票，福利部、跑馬公會……」

「從那方面你看我中了彩票？」我岔着他的話說。

「還不是这些东西么？」她說着，把一包包的包紙都拆開來看。

「真是真是！」我有点不悅了：「這几包东西是須委我中彩票才能買得起么？」

「別惱別惱！」她竟對我扮起鬼臉來了。

她的鬼臉才收下，廳門的帘子被揭開，進來的是一個七八歲的孩子，穿着一套學校制服，肩上的书包

還未卸下來。

「媽……」一眼見我坐在圓桌邊，不覺把他委說的話又吞下肚裏去。

「真是真是！」我有点不悅了：「这几包东西是须交我中彩票才能買得起么？」

「別惱別惱！」她竟对我扮起鬼脸来了。

她的鬼脸才收下，廳门的帘子被揭开，进来的是一个七八歲的孩子，穿着一套学校制服，肩上的书包

还未卸下束。

「媽……」一眼见我坐在圓桌边，不觉把他委說的话又吞下肚裏去。

这个孩子生得很清秀，很像他媽。她见她的孩子瞪着眼睛望着我，便对他說：

「来！过来，叫黃先生，不不！叫阿叔。」

孩子很乖，很肯听媽媽的話，果然叫我一声阿叔，回头便想跑出廳去，可又給她叫住：

「阿光！沒跟姊姊一起回来么？」

「有呀！是跟他们一起回来的，他们在屋子外面跟朋友說話。媽！委不委我叫他们……」

孩子的話還沒說完，外面已有女孩子說話的声音，很娇嫩好听，也沒进廳来，便在廳外一齐叫着說：

「媽！替我們买到鞋子沒有？明天的庆祝会上陈先生委我們登台唱歌，还委帶我們……」

是两个女孩子，大的有十二三歲，小的十歲上下，一边說着，一边揭开帘子进来。脸上生的比她们的弟弟还好，却少了她们弟弟那份羞怯畏人，令人可爱的神情。见着我也沒敛下她们的笑脸，还是裂着咀对着我，却把話顿住不再說下来。

「便这么乱嚷么？」虽是这么說着，看她脸上还有点笑意：「跑近来叫声叔叔。」

看着在她们身上的衣服，倒还整齐洁白，足上的鞋，便有些破损污垢了。对一般比较注意雅观的女学生，也許就该换了。就在她女儿的鞋子上，可见她的经济並不怎样寬裕，这比她买三等车票是更能使人瞭解她的实际生活情况的。她等她的两个女儿叫我一声阿叔之后便又对他们說：

「你们还未见外婆么？她在厨房裏，你们的鞋子我早就替你们買来了，问你们外婆委罢。」

两个女孩子听她的话，立即衝进厨房去，那个较小的刚刚跨出廳门，回头又对她媽說：

「媽！林先生委你明天到他那儿去。」

一听到什么林先生，陡的使她光起火来：

「叫你们不爹到他的屋裏去，你们偏偏不听话。」

两个女孩子沒有回她的话，都到外面去了。

「你的女儿生得真美丽哩！」我笑着說。

「光凭美丽有什么用？你看那些生得和醜八怪一样的女人，她们才享福哩。」

「她们生得跟你一模一样，使人一见便……」

「使人一见便怎样？」

她见我沒說下来，却对我媚笑着。这是可以理解得到的，她也自知确实生得很不错。

厨房裏既有她的母亲和她的两个女儿，也就用不着她去亲自操刀砧湊熱鬧了，管自陪着我在廳中說話。由她咀裏，我知道这座旧屋子是她的，祇是早已揭押給银行了，外面几家住戶，都是她的房客。难怪刚才行經外面，大家都张着好奇的眼光在看她，她却若无其事的和我並肩的进到裏面来。又知道刚才她女儿对她說那个委她到他屋裏去的林先生，是个很有錢的人，只是六十开外的老傢伙了，近来对她很迷恋，委她作他的继室，她却沒有答应他。还有很多很多的话，也就不必一一記下来了，经了这次的会晤，我已知道她不是个平常的女人。

吃过晚飯，她还提议爹到市区去看戏，我觉得在这儿停留过久了，怕老孙老杨他们有什么事委我做，

吃人家一碗飯，拿人家的錢，是由不得自己任性的，便诚恳的对她說：

她作他的继室，她却沒有答应他。还有很多很多的话，也就不必一一記下来了，經了这次的会晤，我已知道她不是个平常的女人。

吃过晚飯，她还提议到市区去看戏，我觉得在这儿停留过久了，怕老孙老杨他们有什么事，我委我，

吃人家一碗飯，拿人家的錢，是由不得自己任性的，便诚恳的对她說：

「现在已过七点鐘了，就是现在赶到市区去，七点场决看不到。九点鐘的戏散场后到这儿来，已是午夜了，我們農場一早便有买卖，是委早睡早起的。这样好么？你委看戏，我們约个时间，等我预先買好戏票，和你的孩子一起去罢。」

她听我的话，不便再留住我，一直送我到外面来。

在她那儿回来之后，已祇略知道她的境况了。心裡想：委跟她长期做朋友是不难的，就两人的年纪来說，就她是个寡妇而我还是个王老五来說，是很容易跟她做成密友的。由密友而至於……那岂不是顺理成章的事？问题是在我在老楊这兒的不尴不尬的地位，說他們的书记，却只領受他們半薪的酬劳，每月八十块錢每天只代他們理两三个鍾头的賬务，他們是不会亏待我的。但这八十块錢作为自己个人的零用費是有餘的，委来贍养她們一家那就得委比八十块錢多两倍才能济事。每月委賺得人家两三百块錢，这在我自身的能力是很勉强的，然而社会上儘有那些能力和薪給很不相称的例子，那就得靠人事了。我忽然想到老王来了，他在獄裡很轻易地对我說委介绍一桩工作很輕鬆而報酬却很优厚的事我做，我是相仗他有这种本事的。我想：委真的能跟她厮守下去，那就得设法跟老王联络，委他代为设法。那几天，我确实很花一番心思委怎样来寻找老王的妻姨。

这个如意称盤很快的便觉得打錯了，就在她对我說我是她碰到的男人中一个最使她欢喜的人的第三天早上，她忽然盛装的来農場找我，委我陪她到市区去。过去她或許不止扮得这般漂亮的，但在我們認識她之后那几次的晤面中，祇是这次打扮得最迷人的了。我也不必描摹她是怎样打扮着的，还是說老孙老楊的两

对眼睛吧！那么滑碌碌的老在她身上转，其放肆的程度几使我对他们搖着脑袋。但这也不能完全怪老孙老楊的玄礼，着实是她扮得太迷人。过去都见她穿唐装衣褲，这次她却着起旗袍来，一件印花薄纱旗袍紧紧地裹着她的躯体，她的脸孔本末已夠甜了，再加上她的突出的三围，这么一来，还不把老孙老楊的灵魂儿都摄去了么。

她是见过很多男人的，故当老孙老楊的眼睛在她身上上下的溜着，她丝毫都不感到唐突而忸怩，似乎还显得有些得意，不时抛給老孙老楊一个使人心癢的媚眼。說来也真怪，老孙老楊对她的那种放肆她半点不以为意，倒是我这个她所認為是她碰过的男人中一个最使她喜悦的人，心底裏那份酸溜溜的味儿很不好受。

爱情是自私的，但沒自私的爱情还称什么爱情呢！我認為她是愿意委身於我的，但我所委的是爱妻，並不是情妇。现在看老孙老楊在跟她挤着眼睛，委我心裏那能不急呢？

当我陪她到市区去回来时，老孙老楊是多么热心的对我谈论着她，看他们那种失魂落魄的样子，不由我不打起冷战，你所老孙怎么对我說：

「老黃！你真有本事，我见过很多女人，給我玩过的女人也不少，可就不曾碰过一个像她这样标致风騷的女人。」

「那张红润润的小咀，那对亮亮的眼睛。」老楊插着咀說：「还有那饱满高耸的胸脯，那滚圆丰大的……真的，老黃呀！你太自私了，早就该介绍跟我们認識的。」

「她是住在那儿的？」老孙說。

「她有男人沒有？」老楊的話：「你是跟她怎样認識的？」

「我一定……」老孙楞着眼睛，不知在打他的什么底稿。

真的，老黃呀！你太自私了，早就該介紹跟我們認識的。」

「她是住在那兒的？」老孫說。

「她有男人沒有？」老楊的話：「你是跟她怎樣認識的？」

「我一定……」老孫楞着眼睛，不知在打他的什麼底稿。

一句話，他們比我更加着迷了。

下來的一个星期，我沒到她那兒去，她却連續三次的來農坊。不管我的懷疑心是怎樣的褊狹，我知道，她到這兒來並非完全來看我的，多半是來這兒樂於接受老孫老楊對她的殷勤。凭外表來說，老孫老楊虽非一表堂堂，却也过得去。尤其是老孫，除了臉上长着一些疹子似的小紅粒，却是臂粗肩闊，身高體健，氣昂昂，雄糾糾的。這一類男人，有時也很受婦人的歡迎。他們的軀體既出眾，對她那種涎咀涎臉的奉承是很容易獲得她的心。何況每次回去，不是嫩雞三幾隻，便是雞蛋小半籃，且听她是怎麼說的：

「唉呀！一表便是嫩雞，雞蛋，拿也不是，不拿也不是，叫我怎麼好意思再來哩！」

「只委你肯來，我們都大大的歡迎。這祇什麼？別說不用錢買的，就是用錢買的，都值得老遠買來送給你。」老楊色迷迷地說。

「你嫌重，等下子我替你提，委不然我叫個工人帮你拿到屋裡去。曾小姐！你來這兒幾次，總是椅子还未坐暖哩便想回去，這一次，曾小姐！該得給我們個臉子了，讓我們敬你兩杯，我已叫人到菜館定下菜來了。」

老孫更加荒唐了！她已有三個孩子了，也曾跟兩三個男人同居過，年紀都三十五六了，還叫她做曾小姐哩！

這種迷湯灌得真有效，一听老孫的話，我們的曾小姐便給他一個媚眼：

「孙先生！你真客气。」

「曾小姐！別說客气的話了，我听老黃說曾在你那儿吃过飯，曾小姐！这不是礼尚往来么？」是老楊的話。

「曾小姐！我们是准备到你那儿吃你的飯的，现在你这么客气，这不是暗示你不喜欢我们到你屋裏去……」

老孙的話沒說完，我們曾小姐忙接着說：

「請都来不及呢，不管你们那个时候去，我定留你们吃飯。现在你们这样好意，只是我不大会喝酒。」

「这有什么關係，不会喝酒喝得少一点就不会醉了。真的，曾小姐！你喜欢喝什么酒？」老楊說。

你也一声曾小姐，他也一声曾小姐，怎不叫我們曾小姐陶陶然呢！而我这个曾經一度是她認為她碰过的男人中她所最欢喜的一个，竟变成了个牽線的人了，冷冷清清坐在一旁地只听他们那好不肉麻的話。

本是看她安排着委走的，现在又看她那个持在手裏的手提袋重新放到桌上。說她为着一餐酒食，那是太过小气的說法，如她的話，什么东西她都吃过。男人高兴人家打马屁，女人更欢喜人家奉承。但，单是喜欢人家奉承她也不至於当着男人的面拿起粉盒来的，我就不曾见她当着我的臉買弄她的美丽。現在，看她当着老孙老楊的面拿出她的隨身法宝来了，又撲香粉，又重塗口紅，在这种情形之下怎不叫老孙老楊对她直吞着口涎呢？對於男人的心理，她是揣摩得再熟悉沒有的了，她那儿瞧不出老孙老楊对她的猴急。

「曾小姐！听老黃的話說你已三十出头了，但看你这个弹都弹得破的臉，却叫我不相仪。曾小姐！你

最多只有二十七岁。」

老孙这个迷汤灌得她打从心底的喜悅，看她笑吟吟的說：

「曾小姐！听老黃的話說你已三十出头了，但看你这个彈都彈得破的臉，却叫我不相攸。曾小姐！你

最多只有二十七岁。」

老孙这个迷汤灌得她打从心底的喜悦，看她笑吟吟的說：

「唉哟！孙先生，你从那方面看出我只有二十七岁？我那裏能夠只有二十七岁哩！你真會說話。」

「你当我說着玩的么？我才不愿意对你說那毫无根据的話。」老孙真会做戏：「我可以發誓……」

「那用發誓。」老楊接着說：「女人的年紀是瞞不了人的，特別是我，只稍我一眼，便能断定她們多少年岁。曾小姐！看你的臉还这样嫩，頂多是……老孙說你只有二十七岁，由我看來，他是說得太多了，你是決不会超过二十五岁的。曾小姐！你以为我猜得準么？」

老孙老楊在唱双簧，唱得多么的不怕难为情。不多說我这个會到过她屋裏去的人是最知道她的实际年齡，单从她的眼角嘴角額角以及身体各部的發育來看，她已不可能是个还未三十岁的人了。一个三十五六岁的女人說她只有二十五岁，对我们曾小姐來說，是很容易一下子便戮穿老孙老楊对她的假癡假呆的。但，便是假癡假呆的話也好，她是乐於報給他們一个媚眼的，你多說她看來该不只三十五岁了，她才从此不理你哩。

我來这儿作她們的農場書記將近两个月，还未享受过他們那稍为丰富的酒食。这次是托我們曾小姐的福，桌子上竟摆满了七八样是我平日罕得嘗到的好菜。曾小姐說她不大會喝酒，可是放在她面前的那个约有寸半直径三寸来高的玻璃杯子，老孙老楊已替她斟满了三四次的全狗啤酒，看來还没半点醉意，祇是眉稍眼角看來更加动人。對於这一席酒菜，她是吃得颇为暢意的。

「曾小姐！你吃得这么少，末呐！这是紅紋雞球。」老孙一面說，一边用箸子挾了一颗什么雞球的送

到她面前的那個小碗：「看你还未举过箸哩。」

「曾小姐！看你这样健美，我就不曾见过一个像你这般动人的体格的女人，胃口委是没有很好的消化力，决不会有这样的健美的。现在却看我们吃，自己反倒停着箸子。」老楊說着，也挟了一枚大蝦仁到她的碗裏去：「今天的大蝦仁很鲜甜，曾小姐！别委屈着你的肚子才好。」

这一席酒菜，我当然也敬陪末座，但他们的戏好像是专排练来给我看的。

老孙老楊他们心裏是愉快极了；这个不必怀疑。单看他们那色迷迷的眼睛，几乎每一秒钟都对她闪着。我们的曾小姐呢，自然也不难猜出，我很少见她嘴角这样轻鬆过，好像永远都露着笑意。唯一例外的却是我，我口裏吃着那我平日很少吃到的美味，但现在却咀嚼不出什么味道的东西。心裏可老在想着她对我嘉奖的那句話「你是我碰见过的男人中一个最使我欢喜的人」。

未必吧！曾小姐！比我更使你欢喜的男人多的是，老孙老楊就比我强得多了。

委說我心裏在吃醋，我那能不吃醋呢？尤其当她酒夠肉饱之后，老孙老楊把農場裏能夠找得到的东西，嫩雞、雞蛋、榴槤、紅毛丹……装了兩大籃子給她。一人一边的搀扶她上德士时报給他們那种使人心癢難熬的笑臉。

「我真未见过一个像她这样又标致又風騷的女人。」老孙在送她上德士后，刚回到农场大门时对我說：「老黃！你真不中用，委是我，一下轮渡便该帶她到旅館去……」

「老黃說她在守寡，这种女人会守寡，街上那些死了男人的部成为节妇了。」老楊打岔着說：「看她沒有男人是睡不着覺的。」

「不管老黃怎么說，我一定委把她弄到手。」老孙目中没人地說。

「今天是这样，下次更加容易了。老孙！不說玩，我们快马加鞭，決不許谁喝谁的醋，大家二一添做

「老黃！你真不中用，委是我，一下輪渡便該帶她到旅館去……」
「老黃說她在守寡，這種女人會守寡，街上那些死了男人的部成為节妇了。」老楊打岔着說：「看她沒有男人是睡不着覺的。」

「不管老黃怎麼說，我一定委把她弄到手。」老孫目中無人地說。

「今天是这样，下次更加容易了。老孫！不說玩，我們快馬加鞭，決不許誰喝誰的醋，大家二一添做五。」老楊很有把握地說。

「老黃心裏怕不會高興吧！」老孫對我笑着說。

「老黃心裏不高興又怎麼樣，又不是他的什麼人。」老楊說：「只是太便宜了你。」

那個在他們眼裏時叫她會小姐的現在是肆玄忌憚的把她當成淫娃荡妇來發洩他們心裏的淫念。

是的，論體力，正如老楊所說，我決不是他們的敵手。也正是這樣，我心裏那股醋勁就越想越難過。我是比他們先，過从也密的，我怎不能對他們產生妒意呢？但我是知道的，他們果真插手，我是沒法鬥得過他們的。老孫是有老婆孩子的，在外面且聽說有情婦，他對她當然不會有真愛情。但有些女人，也不是很重視什麼愛情的，有可以逢場作戏只求官感的暢快便行了。如果她对男人是抱着這樣的态度，我自不是老孫的對手。

老楊看來比老孫差些，但他却是個寡佬，且有獨立生活的能力，假如她跟男人同居是為着生活的安定，老楊也比我勝過多多。我考慮了一夜又一夜，總覺我的醋意是自尋煩惱，我是沒可能佔有她的。真的不能佔有她，又繼續跟她來往，便跟老孫他們一樣對愛情視同儿戏了，這在我是沒有這種心情的。

我得承認她魅力很大，就因她的誘惑力強，一時委擺脫去這種心理上的糾纏，也不很容易。

我是不能再跟她來往的了，正如老孫的話，只有他才能应付她的需要。委是我不自量力與他們爭衡，他們是不用動着他們的粗拳頭的，祇稍對我翻起眼睛來，我就得馬上捲起鋪蓋的。农场裏的賬再簡單不過

的，只委略识几个字，谁都能够担当这个职事的。

这自然谈不到失恋，我还不曾跟她海誓山盟说过什么肉麻的情话。但我心裏真有好几天很难过，在那几天，吃饭，跑路，睡觉都不很正常。不过我很倔强，这种懊丧的神情我从不愿在老孙老杨面前表现，也不愿对他们再提到她。他们却跟我相反，只委三个人做一起，他们都热烈兴奋的来谈我们的曾小姐。在他们的眼裏，她已成为他们的标准模特儿，他们谈她的眼睛，评论她的嘴，她的鼻，以至於她脸上的每一部份。公道地来说，她的五官几乎找不出有什么瑕疵的。他们却编派些话来，说由她的五官所构成的面孔，看出她是个最淫荡的女人。他们又谈她的胸脯，谈她的腰，连大腿屁股都拿来讨论。一句话，我们这个已有三个儿女年纪也不少过三十五岁的曾小姐，在他们眼裏不单是个标准模特儿，简直是个尤物。掩藏在她衣服裏面不易为人窥见的身体各部份，他们都像透视眼似的什么都拿出来品评。对于这，我祇有装聋扮傻由他们去说嘴了。

第九章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我越發覺得委不惹火上身，应该当机立断地跟她断绝来往。但当我正打定主意不睬她，她却不再農場了。过去她是一个星期来三四次，现在是几乎三四个星期没来农场。更使我意想不到的，她却不再農場了。过去她是一个星期来三四次，现在是几乎三四个星期没来農場。更使我意想不到的的是她那个七八岁的儿子，不时由老孙带来这儿玩，很亲密的叫他作契爺。

这是不难推想的，这三四个星期来他们是怎样进行他们的獵获，她没来这儿，一定是老孙他们到她屋裏去。在她屋裏调情是较在这儿当着我的面前更可以毫无顾忌的。单看他们不时到外面去，跟过去她未到農場来时是大大不同，便不难知道他们是有意瞞着我的。

为了赌消这口气，我忽然萌起不做他们的事了。不做他们的事，就该到外面自己找事做。好在他们農場的账是不用我整天都须呆在账房的，我每天都委偷个空儿到市区去，說是找事做，这儿的事不是那么容易找的，但到外面散散闷也好。那天照例到外面蹣跚回来，到農場裏，老杨坐在办事处的办公桌边不知在写什么，一肚子闷气，原想不理他，却給他叫住了：

「老黃！你来得正好，现在恰恰委用着你。」

「用着我做什么？」我冷冷地說。

「你未替我写篇情书。」老杨好不厚颜地說：「我肚裏的墨汁沒你的多，撕了几张仗纸还是写不好

「姪写给谁？」

我說着，却见他那张还未完成的什么情书，还不够一百个字，却被塗去了好几处，开头是这样写着的「我的亲亲爱爱的曾小姐！不！我的狐狸精！我给你迷死了……」

他站了起来，姪我坐到椅子上去，我问他该怎样写，他教我该怎样怎样的写。原来，他是在向我们的曾小姐求婚了，知道老孙也在缠着她。他很瞭解，姪沒破壞老孙的人格，对她暴露他那不可告人的私事是爭不到她的。因此，姪我写他是怎样的爱着她，願意把她当做菩萨来供养。願意付出多少錢来办这个喜事。願意給她什么东西。还有很多的願意，云云再写下来了。结束是姪我告诉她老孙这个人是怎样的荒唐，他家裏是有老婆孩子的，在外面还跟一个有錢的女人缠不开。他现在这个農場經理是完全靠他在外面那个情妇支持的，姪她別再上老孙的当。他在外面的情妇是不許他另揽女人的。

为着爭一个三十多岁已有三四个孩子的女人，他们这两个过去自以为是背靠着背做事的朋友，各自在拆对方的台了！老孙对我们的曾小姐說老杨能够跟他合资开農場，全靠他的一个堂妹的菜头拿出錢来的。老杨却告诉她老孙现在的農場經理是他的一个情妇支持的，到底是怎么的一回事，连我也分不清了！

老杨姪我写什么情书，我便照着他的话写下来。现在我已是一个被摔在一旁的人了，爬起来，摸去身上的沙土，只好睜着眼来看他们怎样演他们的戏了。

第十章

自从他们火热地在追求我们的曾小姐，對於農場的事，好像什麼都是我的，和他们沒關係，他們是沒眼兼顧了。以前領他們八十塊錢一個月的酬勞，平均每天只替他們做兩三點鐘的工作。現在却是原屬於老孫的事，他委我替他理。屬於老楊的事，老楊也委我替他做，直把我忙得再沒有工夫去想我們的曾小姐了。真沒想到，一個三十五六岁跟過幾個男人同居的婦人，她的魅力竟至這樣。委說老楊未見過女人，也許還有道理。老孫是個玩慣女人的人。也給她弄得這樣的顛倒。老楊原是在農場住宿的，現在是每個星期有三四晚沒有回來。不用說，這三四晚一定在我們曾小姐的香閨裏。過去，老孫雖沒在農場過夜，日裏却是到農場上班，很少沒有在農場吃過晚飯才回去的。現在却是兩三天才來一趟，他倒坦蕩蕩，毫不隱瞞的說沒有到農場來，是陪我們曾小姐尋開心。一個夜裏到外面去，一個日裏不來上班，是不是跟我們的曾小姐訂有密約，避免兩個人碰在一起的尷尬場面，我可不知道。所能看得出的，是老楊跟老孫罕有和以前一樣兩個人在一起時談談說說的歡悅情景。兩個人有什麼委跟對方說的話，有時竟由我居間代傳。漸漸的兩個人見面不但各不睬，偶然還怒眼相對。

農場的財政是日見支絀了，本是每月約有三五百塊錢剩下來的，現在是你每天支八十，他每天支一百的爭着支長公司的錢，把公司幾個月剩下來的錢完全給支去了。接着是人家的飼料不能逐月还清。小鷄进场，以前是現办的，現在委記賬了，農場愈來愈不成樣子了。

我不認識她，她便不会来農場找我，他們便沒有這場爭風吃醋的斗争。我是个他們手下的创伤者，不但须要替他們做那不是我份内该做的工作，还得遺憾於他們這場平地陡起的风波是由我带来的。内心是苦惱极了，更想到外面另找工作做。

在这样使人煩悶的气氛下又过了一个月。这一个月来，我不知他們怎样进行他們那三角恋爱的戏，我确也懶於再去關心他們的事了。有一天老楊吃完午飯便盛裝到外面去，老孫却已三天沒来农坊，剩下我一个人在办公室裏跟农坊裏面的工人老謝閒聊。外面大門忽有人按着門鈴，我委老謝去開門。一会儿，老謝帶着个女人进来，我抬头一看，天哪！虽然在獄裏仅仅一面，在时间上又已过了一年了，但我还能認得她。她正是我抱歎於出獄之后不能踐她的约的老王的妻姨，怎么她竟找到这儿来呢？一时使我不知该怎么对着她才好。她看我瞠着惊奇的眼睛在看她，或許她也抱着同我一样的心情，也光着眼看我。这情形是很尷尬的，为着不这样尷尬的情景持续下来，还是我向她先关口：

「你……是不是老王的亲戚？」

「你还認得我吗？」她冷冷地說。

「我想，你是误会了我吧！」我陪着笑脸說。

「有什么可误会的？我不知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她虽还皱着眉說，但刚进门来时见着我那冷冰冰的脸看来有些融化了。

「你肯不肯让我解釋这场误会？」我不笑了，認真的說。

「你多对我解釋什么误会？」她忽然微笑起来：「我是来这儿找孙先生的。」

「原来你不是来找我的？」我有点愕然了。

「我再对你说一声，我是来这儿找孙先生的。」我怎么知道也不在这儿呢。一点两点不付顶也。

臉看未有些融化了。

「你肯不肯让我解释这场误会？」我不笑了，認真的說。

「你多对我解释什么误会？」她忽然微笑起来：「我是未这儿找孙先生的。」

「原来你不是来找我的？」我有点愕然了。

「我再对你说一声，我是未这儿找孙先生的，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呢？」她有点不耐烦地。

「你未找孙先生？」我莫明其妙地：「有什么事委见……」

「你请他出来，等我跟他见面后你便知道我是未找他做什么的。」她打断我的话說。

「他已有三天沒到农场来了，不知是不是他屋裏有事。」我說。

我是知道的，老孙这两三天未一定在我们曾小姐那儿，这个我当然不能告诉她，儘管老孙对我是很不公道的。

「他可沒在屋裏哩，我是刚刚在他屋裏来的。」老王的妻姨脸上显得很不一悅。

「你是孙先生的亲戚吧？」我不甚好意思的问着她。

「我才跟他孙先生丝毫没有什么亲戚的関係。」

「那你有什么事……」我恐怕又委触怒着她，战战兢兢地說：「看来好像有很重要的事必须会见他。」

「你猜得不错，有很重要的事委见他。」她接过老谢給她的茶，还没把杯子沾到唇边，便又问着我

說：「你是孙先生的……」

「我也不是孙先生的什么人。」我抢先告诉她：「我祇是在这儿寄居的。」

接下来，我把出獄后的事和怎样到这儿来的经过都告诉她了。

「是么？那我倒错怪了你。」对于刚才见面时給我那种冰冷的神情，她倒有点不好意思了：「想也不

会想到你竟到这儿来。」

「不可以让我知道因什么事必须晤见孙先生？」我陪着笑脸說。

「这原不是我的事，不过烦我到这儿来的是一个住在我楼上的朋友。我楼上是租給林先生的一个姨太太，人家叫二姨太的。林先生是个建筑商人，这几年来給他賺到很多錢，他不祇有二姨太，还有三姨太四姨太哩。只是他顶欢喜的是这位二姨太。这位二姨太已是三十出头的年纪了，她虽讨得林先生的欢喜，可是林先生在二姨太的眼裏却是个可厌的人。这也难怪她，将近六十岁的人，身体又不怎样结实，怎么会叫她欢喜呢？又不会替她养下个孩子……」

「林先生不会替二姨太养下个孩子？」我忍不住笑了起来：「难道生孩子的不是太太，却是……」

「唉呀！黄先生！你们男人說話都是那么自专的，你以为生孩子的事单是女人的责任么？二姨太不会生孩子便要娶三姨太，三姨太不会生孩子便要娶四姨太。只妾有錢，还有五姨太六姨太，好像会生孩子不会生孩子是女人的事，跟男人无干。其实太太们能否生下孩子来，多半要看老翁是个怎样的人哩。妾不，林先生不会替她二姨太生个孩子，孙先生却有本事替二姨太挣下个胖胖的……」

「我明白了！」我笑着打断她的話說：「是林家二姨太妾你未见见孙先生？」

「对了！正是这回事，你是他……」

「刚才我已告诉过你了，我跟孙先生是毫沒关系的，我老远到这儿来，是我的朋友老杨妾我来的。在農場裏我当然不好意思做个食客，他们也不会白給我寄居，是须妾替他们做点事的。硬妾說我跟孙先生有什么名份，祇是东家和工友罢了。」

「这样便好說了。」她微笑着說：「我妾是說得太坦白，包你不会替孙先生生气。」

「你放心！」我也笑着說：「即使我跟他有过东家和僱员的名份，现在我也想放弃了。」

農場裏我当然不好意思做个食客，他们也不会白給我寄居，是须要替他们做点事的。硬要說我跟孙先生有什么名份，祇是东家和工友罢了。」

「这样便好說了。」她微笑着說：「我倒是說得太坦白，包你不会替孙先生生气。」

「你放心！」我也笑着說：「即使我跟他有过东家和僱员的名份，现在我也想放弃了。」

「是么？那你是预备到那儿去？」她对我忽然热心起来了，唯恐我立刻离闲这儿似的。

「这是后话，你就讲你必须晤见孙先生的话罢。」我說。

「很好，你自己的话停回儿我们慢慢谈。不瞒着你，孙先生暗地裏替我们二姨太生下一个孩子，把她乐壞了，林先生还是他自己的，也欢喜得很，把个二姨太心肝宝贝的来看待。二姨太要什么，林先生马上照办。反过来，二姨太却把孙先生供养得像尊菩萨，孙先生要什么，二姨太能做到的，也决不推辞。这个养鸡坊，你道是孙先生的资本么？不！都是二姨太拿出来的錢……」

「恐怕不确吧！」我急分辯着說：「我的朋友老杨也有不少股份在裏头哩。」

「你的朋友老杨？」她楞着眼看我。

「便是那个妾我到这儿来的那个姓杨的朋友。」

「你这个姓杨的朋友，是不是个高个子？」

「难道你也認得他？」我诧异了起来。

「果是那耳边有一颗大痣的高个子，岂但認得他，还不止一次地跟他上菜馆，一起去看戏哩！」

「这这……」我真不知该怎样說下来，心裏不单疑詫，簡直是奇怪了。她也跟老杨恋爱起来了，看来她是比老杨大上十岁的，虽然保养得好，脸上也红润好看。但不管怎么說，妾是跟老杨做一起，是叫人很难相仗他们是情侶的。

她見我沒把話說下末，儘張着那对奇異的眼睛望着她，似乎已推測到我是在懷疑着她。驟然有点不甚好意思，把茶杯端起末喝了一口，遮飾她那剛剛說得不大得當的話：

「難怪你瞪着眼睛看我。」她佯裝个笑臉說：「我的意思是我 and 二姨太有时也跟他一起看戏吃东西。」

「他也認識二姨太？」她的話越來越使我發悶了！

「他不認識她？誰還認識她呢？他們已認識几十年了。」

在獄裏那一面，她給我的印象是很好很可幸的一个中年婦人。由她的話裏，她对老王不但很佩服，而且抱着很大的好感。是老王在獄裏的朋友，她自然会另眼相看。她约我一起北末，是具有她的衷心诚意的。然而我却想不到她还有这样的风趣，姿在心境寧靜的时候，跟这样妇人谈话是决不会使人厌倦的。又如近两个月末看老孙老杨的戏看得我灰心极了，提不起精神末跟人凑趣，只得微笑着認真的对她說：

「我们不绕圈子了吧！到底老杨跟她……」

「他们是堂兄妹哩。」

原来老杨跟那姓林的姨太是堂兄妹，这么說起来，老杨是末这兒牽他堂妹的裙帶了。我早就知道，除非偶然得到意外的横財，以老杨的才具和处世本领，决不会使他驟然胖了起来的。他的堂妹背着丈夫跟人通姦，他却跟他堂妹的情夫先而同玩着一个女人，继着又因此爭风吃醋，真是什么脸子都可以不姿，社会上还有比这更卑污齷齪的事么？他们两个人合起来的体重决不会少过三百磅，而他们的共同事业却由一个人家当做玩物的什么姨太太末支撐，而我自己却末吃他们这一份事业的飯，受他們的指揮。一时由心底深

处發出来的羞愧，使我立刻决定姿辞去他们这一份工作，即使在外面餓着肚子都好。

「这样說已末，老杨的錢是也堂末的？」我新鬼也說。

通姦，他却跟他堂妹的情夫先而同玩着一个女人，继着又因此爭风吃醋，真是什麼臉子都可以不姦，社会上还有比这更卑污齷齪的事么？他们两个人合起来的体重决不会少过三百磅，而他们的共同事业却由一个人家当做玩物的什么姨太太来支撑，而我自己却来吃他们这一份事业的飯，受他们的指挥。一时由心底深处發出来的羞愧，使我立刻决定姦辞去他们这一份工作，即使在外面餓着肚子都好。

「这样說起来，老杨的錢是他堂妹的？」我慚愧地說。

「你以为还有什么人給錢由他創農坊的么？」老王的妻姨冷笑着說：「他由新加坡到这裏来，只帶着一個隨身的小皮嚨。」

「现在你求这几找老孙是……」

「二姨太姦我求对他說，她姦中止農坊的經營。」

「中止農坊的經營，那就姦賠本了。」

「她倒不计較亏本不亏本，沒人承頂，她姦人求拍卖。」

「现在刚刚開始，便不想經營了，豈不浪費金錢？」我說。

「說是浪費金錢的，但誰願意拿錢給人家做生理，人家却把錢在外面另养女人？这几天，你很难想到她是怎樣的生气，她本是自己姦求的，碰着林先生身体不舒服，央着我替她求对他說。」

「她怎么知道老孙在外面玩女人呢？」我故意地問。

「姦人不知，只有自己莫做。做了求的事，是瞞不过人的。近求有人写信告诉她，說他在外面跟一个守寡的女人攪得火热，成天都在那女人屋裏。」

「原来有这回事！」我假裝感到意外地說：「我想二姨太姦停止農坊的經營，也許是一时的憤怒，說出來求胁迫的。」

「那裏只是說出來求胁迫他，她的醋逕儿大得很，几乎是一翻脸，什么都不認識。孙先生不是个美男人

，决不会使女人害着单相思。」

「虽然这样，也该想着她的堂兄弟，農坊顶给别人做，老杨不是跟着完了么？」

「唉哟！黄先生！別說是堂兄弟，亲兄弟有时还比不上个相好人哩。相好人都可以不娶，怎么会想到她的堂兄弟身上去。」

「那我得捲起舖蓋走了。」我笑着說。

「你当然是该走的，越快越好。」她似乎对我闹着玩笑，但很快的又好像想到什么的又接說下来：「你在这儿几个月，我一点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你在……」

刚刚一闹头，便又顿住了，光掏着条手巾在拭她额上的汗。

「怎么我在这儿便怎么样？」

「我现在留个地址給你，明天我没空，不在家里，你后天便到我那儿去罢。」

「在这儿不是一样么？」我笑着說。

「别当我有这么閒工夫呀！我还得到处去哩。」她皱着眉說：「难道你的大駕是这样难请的么？」

「那裏那裏！现在你把地址告诉我，我是随便說声玩笑，你別認真。」我由袋裏掏出钢笔簿子来，陪着笑說。

「我委你到我那儿去，对你是完全好意哩。」她認真地說：「二姨太是我的邻居，也是我的朋友，我们还合作了一点生意。我也不是个脚不穩地的人，由她一叫便来这裏，不瞞你說，这个農坊我也有一点点股份。我表这兒，不单为二姨太，也为我自己哩。」

「那你也是这个農坊的老板？」

股份。我表这兒，不单为二姨太，也为我自己哩。」

「那你也是这个農坊的老板？」

「你不妥取笑，我的还不够二姨太的十分之一，是她定要我認一份，不能不給她点面子。」

我忽然记起老王来，看她就妥跑了，赶忙问着她說：

「老王还在这儿么？」

「早就到暹地了，祇起来已将近一年了。这样罢，說起来拖泥帶水，不是三几句话能說得完，我现在还妥到別处去……」

「沒有回过板城么？」我岔着她的話說。

「你是說老王么？三个月前因事回过一次，住了两个星期又过那边去。」她說着，看了一下她手上的腕錶，便又接着說：「这样罢，你后天到我那裏去，等我详细地告诉你。」

她是乘什么车来的，我可不知道。这时却有辆德士开到，在大门外面撒着喇叭，好像是她约定在这个时间来接她的。我伴她到大门来，刚跨出大门，她忽然在她的手提包裏摸出一张卡片来給我說：

「这张卡片給你，万一后天我因事到外面未回来，你可照着卡片的地址去，自然会有人来款待你。」

第十一章

就在老王的妻姨家這兒的隔天，老楊還未回來，老孫都是一連四天都不見他的尊容。他們在攪什麼鬼，我已準備跑我的路，不願再去打听他們的事了。但內心的煩悶，却不能說沒有，我正坐在下面亞荳屋廳中的書桌邊，清理我到底來這兒以後曾寫過什么东西，農坊裏的工人小程忽然闖進來，手裏持着一個綠色的信封，笑嘻嘻的對我說：

「是你的仗，郵差剛剛送到的，我看信封上是女人的筆迹，一定是女人寄給你的。」

我把仗接過來，仗封寫着的不見得便是女人的字，倒是寫得很劣拙。一般地說，比一個讀三四年書的小學生強不了多少。仅仅写着收仗人的姓名，是誰寄來的，仗封上並沒有交代。我不知是誰寄來給我的，在這兒我還沒交到一個可以通仗的朋友，看仗封右邊角上貼的郵票却分明戳上板城郵局的郵戳。也不管小程在一邊，我把仗封拆開來，裏面是一張粉紅色的仗箋，證明它果是女人寄來的，男人是 wouldn't 用粉紅色的仗箋的。小程倒通氣得很，見是一粉紅色的仗箋，越發證明他猜想的不錯，女人的仗是不能公開的，借故到外面工作了。

一張該有七寸寬，十寸長的仗箋，疏疏落落還寫不夠一百個有半寸來大的鋼筆字。我且不看那不夠一百個字的裏面到底說些什麼，把眼睛先停留在仗箋的左下角，簽着兩個龍飛鳳舞不易使人認得出的發仗人的名字。毓馨這兩個字本來是很難寫的，也難怪她草得不成字。我們的曾小姐以前不會寫仗給我，我

沒法能夠辨認出仗是她寫的呢，還是別人代勞，却敢確定是她寄來給我的。

仗裏寫着的是說她有緊要的事，委我在这兩天內抹個空到她的屋裡去，如果我沒暇到她那裏去，委我

夠一百個字的裏面到底說些什麼，把眼睛先停留在仗箋的左下角，簽着兩個龍飛鳳舞不易使人認得出的簽仗人的名字。毓馨這兩個字本來是很難寫的，也難怪她草得不成字。我們的曾小姐以前不會寫仗給我，我

沒法能夠辨認出仗是她寫的呢，還是別人代勞，却敢確定是她寄來給我的。

仗裏寫着的是說她有緊妥的事，妥我在这兩天內抹个空到她的屋裡去，如果我沒暇到她那裏去，妥我在这几天裏定好个日子等她到这儿來。但應該見仗之后立即回覆她，好让她有个准备。殿后是切切兩個字。當然！她的仗是不会像我說出來那么容易的，裏面的別字和不通，是得妥我動点脑筋來猜的。

這兩個月末，她已使我感到很苦惱了，一个由她親口說出來的什麼是她碰過的男人中最使她欢喜的人，還不夠一個月，便眼睜睜的看她投向別人的怀抱裡去了。

對女人來說，我妥的是那种自私的爱情。有他沒我的爱情。爱情而可与人共享，便不是真爱情了。她妥的或許是那种儿戏的爱情。逢场作戏的爱情。在我却不想妥有这样的爱情。两个月末的苦惱也受夠了，大可不必再把这种苦惱拖下桌了。我准定不見她，我是不会再到她的屋裏去的。但儘管我不到她的屋裏，她是可能会到这儿的，我真不愿在这儿会见她。依她那封简单的仗所說，她好像有很多妥紧的事妥亲身会见我，然而我已不管她仗裏那「切切」兩個字包涵着什麼重大的事，我決定不見她。不見她便得找个地方避开她。但！到那儿躲避她好呢？我抓着頭髮儘对着壁上挂着的一幅伯公神像楞着。想：在这儿住下是一种耻辱，一个妄想妥完成一樁人類靈魂工程的人，却由得两个厚颜无耻只会吃女人饅飯的傢伙自由使喚，将来我的历史是怎样写下末呢？对了，三十六计，自动捲起铺盖是最好的了。

当天的午后，老谢由外面进来，见我在我的房裡打点着我的那两件简单的行旅，認為我是妥到那儿远足了：

「黃先生！打祿到那儿旅行呀？」

「我爹到别处去了。」我說。

「你說什么？」老谢睁着眼看我：「不想在这儿做事了么？」

「我那儿曾在这儿做事，只是在这儿寄居罢哩。」

「他们的账不是你記的么？还有每天收到和发出去的单据，都交你收存抄进账簿去哩。」老谢抓着腦袋說。

「还有抱着饲料商人的大腿，拍着蛋商们的马屁哩。」我笑着說。

「可不是嗎！」老谢指着壁上那个厚纸做成的伎筒裏面插着的几封伎：「还有外面卖的伎都交你弄呀

！」

「是的，他们通通交我做，但我只是他们的一个食客。」

「难道他们沒給你薪金？」老谢天真起来了。

「別說傻話了！天下那有长久白替人做事的。他们每月只給你一百块钱，你愿意连星期日都呆在这裏么」

我說着，便坐在书桌边，把纸笔拿出来，匆匆的写了一张条子，对老谢說：

「老谢，麻煩你，不管老楊老孙那个时候回来，你把我的条子拿給他们看了，我决定今晚搬出去。」

「因什么缘故，交你在今晚搬出去呢？」

「因了很多的缘故，请你別问我。我的缘故都写在条子裡，只交他们有工夫，看下去便知道了。」

我素来是很寡断的，这次却不容我再犹豫，交跑，便不顾一切的捲起我的铺盖跑了。好在这兒已有

四五个月，身上还积存在两三百块钱，暂时搬到一间普通客栈，租了一间最平民化的房间，还不至使我茫茫像隻没有归宿的狗。

「因什么缘故，委你在今晚搬出去呢？」

「因了很多的缘故，请你别问我。我的缘故都写在条子裡，只委他们有工夫，看下去便知道了。」
我素来是很寡断的，这次却不容我再犹豫，委跑，便不顾一切的捲起我的铺盖跑了。好在素这儿已有

四五个月，身上还积存在两三百块钱，暂时搬到一间普通客棧，租了一间最平民化的房间，还不至使我茫茫像隻没有归宿的狗。

我不知老孙老楊看过我的条子之后感到怎样，但我总祇恢復了我的自尊心，我不再像在農坊那么自卑了。就在搬来客棧的第一晚，覺得很久沒看过戏了，应该到戏院轻松一下的。

我是个感情相当丰富的人，同时好像也是个不很近情理的人。明知这是一齣很无聊的戏，而我到戏院的目的也不过是求鬆弛一下近两个月来太过紧张的心情。然而我有时就有这样的为着一樁不必認真的事而認真。照戏院的宣传，这是一部什么感人肺腑的影片，能够感人肺腑的影片，当然委有一个能赚人眼泪的劇情。然而片商的宣传目的只求个票房价值，我不是个怎样孤陋寡闻的人，向来最不重视片商在报纸上广告的底話。我是寧可看个小丑在銀幕上扮着鬼脸惹人發笑的，不管它整部戏是怎样的沒有意义。这比街上那打铜锣卖膏药的那一套哄人围拢下表的把戏还好些，而我偶然也是这些卖膏药先生的把戏观众中的一个看客。最不愿意看的便是那些祇使我浑身起着雞皮疙瘩的所谓悲劇了。因此，偶然有兴致到戏院裏坐一坐，我是寧掠那毫沒意义但颇能使人闲怀的鬧劇而不看悲劇的。今天晚上，因为精神得到解放，只求心身輕鬆，而且素这儿四五个月，一向住在郊外乡村区，罕得到市区来，对於这儿的几条街道，还不怎样熟悉，戏院是在我乱跑乱闖中給我闖进去的。可是戏刚刚开了头，便看得我倒胃口。还未到中场，几乎使我想跑出外面去了。並沒怎样悲惨的因，导演先生偏使演员做出那哭哭啼啼的戏，本末有几万条路可以使戏裡的人免於遭难的，编剧先生偏把他们驅到死角去，好像有天桥不跑，偏跑到马路中央自寻死路。这样的悲劇，豈但使我看了不会替剧中人起着一种同情的惋惜，簡直認為演员太不自尊自爱，好像傀儡一样，任凭

那淺薄无聊的导演佈摆。

我是多跑到外面去的，我知道再看下去跟我来找寻消遣的初衷是大大的相反，一个不大近情的人来看一部大大不近情理的戏，一定得产生一个大大乖谬的后果。看银幕上那个哭不像哭，笑不像笑的女人，我很想一口便把痰唾到银幕上面去，真是看得我太过光火了。祇是我不想看戏，人家正看得出神，站起来跑到外面去，不但打扰着别人，似乎也有点矯情。只得把眼睛瞍下床，躺在椅上养神。似乎是昨天碰着老王的妻姨，听了她的話有点兴奋，昨天晚上少睡了三两点钟。现在正好，既没心看戏，睡个小觉也好。才瞍下眼，便真的睡着了。一个人睡着了，当然什么都不知道，想求该是在入睡时的鼾声惹人注意，将近散场的时候，我还在做梦哩，却给人叫醒起来。我睁开眼睛来看，昏暗裏可看不清是谁，声音却彷彿似曾听过。

「对不住！我忘却你是谁了」我睡眼惺忪的，抱着歉意地说。

「我是小吳呀！」

「小吳！你是小吳？」

我真的想不起这个小吳是谁，怎么会跟我认识，在我的朋友中是没有小吳的，老吳倒有两个。

「你忘了，老王他们都叫我做小吳。」

今晚戏院裡的观众，虽不拥挤，可也坐着不少看客。我的左边座位虽空着，右边却坐着一对青年情侣。前一排和后一排，也间隔地坐着不少人。小吳不好意思說在獄裡，但经他这么一句話，便使我想起了那个圆脸，只有二十三四岁的小吳。现在在我面前的，我也模模糊糊的越看越像他。在獄裏时，我们那个小室裡八个人当中祇是他的年纪最轻，因此大家都叫他做小吳。不知因什缘故，老王对他颇为照顾，或

許在兴趣上相隔太远，我却跟他不大合得拢。现在能在这儿再碰头，是我所没有想到事情，我自不好意思再以在獄裏的态度对着他：

前「排和居」排，也同隔地坐着不少人。小吳不好意思在這種地方，但坐他這第一排，他手裏那個圓圓的臉，只有二十三四歲的小吳。現在在我面前的，我也模模糊糊的越看越像他。在獄裏時，我們那八個小室裡八個人當中祇是他的年紀最輕，因此大家都叫他做小吳。不知因什麼緣故，老王對他頗為照顧，或許在興趣上相離太遠，我却跟他不大合得攬。現在能在这儿再碰頭，是我所沒有想到的事情，我自不好意思再以前在獄裏的態度對着他：

「是你么？小吳！我几乎認不得你了，看來你該比在裏面重了十磅了，你的座位是……」

「也在這一行，倒是到廁所時經過這儿認出你來的。」

「我們到外面罷」我怕打擾着人家，站了起來說。

「快完場啦！」小吳說着，倒把他的屁股穩到那張沒人坐的空椅上去：「等完場再到外面去。」

「你是那個時候來這儿的，在裏面時不是听你說你們的家裏在柔佛？」

「我們到外面再談罷。」小吳說着，逕把他的眼睛投到銀幕上去。

還不夠五分鐘，銀幕上也終於映出完了兩個字，大家都跑出外面來。到街上，我委小吳到一家咖啡店裏去，小吳却很神气的叫了一輛三輪車，委車夫送我們到照他說出來的地址去，便又對我說：

「你到我那儿去罷，我那儿很清靜，委說甚么話，也不怕人家竖着耳，咖啡店裏人多咀菜，單是坐着也不痛快。」

「到你那儿去？你那儿也……」

「不用多話了，到那儿你便知道。」小吳打断我的話說。

在獄裏時，老王曾告訴我这个小吳是個供人驅使的專幹那走私漏稅勾當。外表看來，白白胖胖的也不像個匪類。但他今晚委我到他那儿去？我不知他那儿到底是个甚么鬼地方。不过我現在的身份是万万不夠資格做人家的肉票的，即使他是个胆大妄為的傢伙，也決不至於看上我。我們沒恩沒怨，他也不會專找我

为难。坐在車裏，我自然不会想到那可怕的事。但在獄裏時在那些零零碎碎有關於他的事，知道他們家裏是不富裕的，只是平常人家，生活过得去而已。爹说这儿他有甚么可以停留的地方，少不了是那些乡会或俱乐部之类。

经过了几条街，不见停下来。車夫还使劲的踏着車轮，一直向前奔去。

「你爹去的地方在那儿？跑了这样远的路了。」我忍不住的问着他：「到这裏已离我投宿的地方很远了，我怕回去时不方便。」

「你不爹煩，就快到了。」他安闲地说。

我问他几次，他都是这样回着我，即使我不想多心，也爹怀疑了。这儿已是市郊，坐在三轮车上都不止十分鐘哩，当我心裏正志忡不安，三轮車在一座两层楼的独立式楼房停下来。

外面看来，这座楼屋並不大，大约是每层有一廳两房兼甚么工人房洗手室那样子，却是很新，像是新建的。里面黑黝黝，沒有灯火，我是不敢認为这便是小吳爹我表的地方。但小吳終於在褲袋裡摸出鎖匙来，很慷慨的給三轮車夫一块錢。

「你住在这儿？」我实在有点不相攸。

「就是这间屋子。」小吳的得意，是可以从他的声音听出来的。

他把外面的铁门开了，扭亮了电灯，一支六十光的电灯把个廳子照得發亮。我张着好奇的眼来看，是间横直各约有十一二呎宽的廳子，很简单但却很有角度的摆上一套新式的傢俱。虽不称是贵重的货色，却十分新款轻巧。四壁挂上几张在街上買来的无名画家的字画，却摆在镜框裏面。中间靠壁放着一个上半截

镶着玻璃的柜台，下面的柜门关着不知裏面放着些甚么，上面通过透明的玻璃，却是摆着一些平常孩子们喜欢玩的玩具。

「星裏主有孩子么？」我刚刚坐到椅子上去，更指臂巨里勾东西可也。

他把外面的铁门开了，扭亮了电灯，一支六十光的电灯把个厅子照得发亮。我张着好奇的眼来看，是间横直各约有十二呎宽的厅子，很简单但却很有角度的摆上一套新式的傢俱。虽不称是贵重的货色，却十分新巧精巧。四壁挂上几张在街上买来的无名画家的字画，却镶在镜框里面。中间靠壁放着一个上半截

镶着玻璃的柜台，下面的柜门开着不知里面放着些甚么，上面通过透明的玻璃，却是摆着一些平常孩子们喜欢玩的玩具。

「屋裏住有孩子么？」我刚刚坐到椅子上去，便指着柜里的东西问他。

「屋裏只住我一个人，那儿来的孩子？」

「柜台裏却放着小孩子玩的东西。」

「圣照你的话，这些东西是小孩子玩的，那我小吴也是个孩子了。」小吴笑着说。

「这么一座楼房，单你一个人居住？」

「有时也有人来跟我同住，多半却是我一个人居住。」小吴扭着鬼脸，神态得意极了：「你别再把话追问下来，现在轮着我来问你，你是住在那儿的？」

「我住在客栈裏。」

「怎么？竟住到客栈去？」

「没亲没友，不住客栈住那儿？」

「你表板城便住到客栈去的么？」

「我表这儿几个月了，今天才搬到客栈去的，就在我们刚才看戏的那间戏院的附近。」

「你表这儿几个月了？」小吴好像感到很意外：「那你是在这儿做甚么？」

「这个你且别问我。」我也学着他刚才的口气：「反正迟早你会知道的，你委我表你屋裏，是应该把你的近况先告诉我的。」

「我的故事說起來很美。」

「这个你别担心，只交你的故事生动，你儘可以慢慢讲下来，我最具耐性来听人家那有趣的故事的。」

我是敢於武断的，他委不是中马票，便是碰着意外的横财，从小吳各方面的才具，他是沒本事一下子便有这样的好环境。这样一座小康以上的楼房，单他一个人居住，可以这么說，他能夠如此擁有这么一间楼房，那是不可思议的事。交他讲下他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好居处，裏面一定少不了传奇性。小吳一听我的话，倒先哈哈的大声笑个不停。

「說下去呀！怎么只管笑？」我說。

「給你說中了，我的故事有趣得很，想起来不由我不笑。」

小吳且先讲他的故事，把柜台下面的那扇小门开了，拿出一支黑色的啤酒来，又检了两个玻璃杯，把酒倒到杯裏去：

「我近来学会喝酒了，闹头是半支啤酒，已把我喝醉了。现在整支啤酒我都能夠喝得下。不瞞你說，未进獄里以前，我还没学上这喝酒的本事。」

他説着，先把一杯拿来給我：

「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让我来讲我那有趣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就更加有趣了。」

这个一度在我眼裏是可怜的小囚徒，现在竟是这样豪阔起来了！时间只有一年两个月，这一年两个月，在我是替人家看学校，又给人家逐出来，跑了五百裏跑来这儿投靠着一个牵着裙带的人的朋友。我不

知这一幢小巧玲珑的楼屋的真正业主是谁，但不管是谁的，他现在有这样的享受，却是我这半生还没有过的。

这个一度在我眼裏是可怜的小囚徒，现在竟是这样豪阔起来了！时间只有一年两个月，这一年两个月，在我是替人家看学校，又给人家逐出未，跑了五百裏跑表这儿投靠着一个牽着裙带的人的朋友。我不的。

「給你請喝酒，這得跟你先来个聲明，我可沒本事回敬你的。」我笑着說。

「別担心，我不会委你未請我。」他說着，先呷了一口酒：「我的故事開始是，在獄裏你是知道老王怎样待我的。」

「我知道，他对你很好，难道他跟你这个故事故事……」

「这就是缘，他们仗佛的人是这么說的。」小吳打断我的话說。

「我承認我承認，你们有缘。」我不耐煩地說：「但这不是我委你讲下未的故事呀！」

「不提老王，我的故事便揭不開了幕，我是老王委我未这儿的。」

「对了！是他委我未这儿，可他並沒怎样提拔我，是我自己闖出个好机会未的。」小吳說着，忽然又哈哈大笑起來。

他的话由我听未是一丝儿可笑成份都沒有，他却一连几次纵声的大笑起來，笑得多么放纵得意，这就不能怪我皱着眉睜起眼看他：

「我是委听你的故事的，可不是委你对我表演優笑。」

小吳並不因我皱眉睜眼而稍斂他的笑意，反更加大声的笑起來，笑得那么的前仰后倒。看他那样莫明其妙的大笑，不由我不光火了，等他笑定了，我認真的对他說：

「小吳！看你在獄裏時人還土頭土腦哩，你跟人合夥作那走私的勾當，別人都溜得開，單把你抓到獄裏去，多少跟你的土頭土腦有閔。怎么只隔了十多個月，你現在的環境故然好得很，人也變得滑了，你委對我再沒緣沒故的笑起來，我委回去了。」

小吳聽我的話，扭着臉，好像又委笑了，见我繃着臉，掙扎着的忍下末說：

「饒了我吧！老兄！这个故事原是很可笑的，你委我不笑，我可讲不下末哩。」

「儘管你的故事怎样可笑，你可未讲下故事便先笑起来。」

「你我在獄裏都是同在一间监房裡做着沙甸鱼，我是不必瞞着你的。」小吳斂起笑脸說：「提起这个故事未确是很可笑的，既是你不肯让我笑下末，那么我的故事等我改天不想笑了再讲下末。」

小吳說着，拿起杯子末，一口把酒喝下小半杯。我听他的故事一开头便停下末，不知他弄什么玄虛，心裏不觉有点不悅，兀的便站了起来，他见我满脸怒惱，好像准备委抽腿了，又把我按下坐到椅子上：

「老王说你个太过認真的人，果真你就有这点傻劲。」

「为甚么你只管对我狂妄？就算你的故事果真可笑，也应该先把故事讲下末，到了那儿你認為很可笑时再由你笑下末也不迟呀！」

「真的，还是改天等我不想笑了时再末对你讲下我的故事。」小吳說着，又在我的杯裏斟下酒末：「我们讲别的罢，你的房租租金每天是……八块钱还是十块钱？」

「每天十块八块钱的房租金，只有你小吳现在这个势面才能租得起。」我說。

「不用十块八块，那每天的房租是……」

「我住的是最平民化的旅店，租的是最便宜的房间，說它做什么？」我打断他的話說。
「最平民化的旅店裡的最便宜房间，一定很吵。」

「每天十块八块钱的房租金，只有你小吳现在这个势面才能租得起。」我說。

「不用十块八块，那每天的房租是……」

「我住的是最平民化的旅店，租的是最便宜的房间，說它做什么？」我打斷他的話說。

「最平民化的旅店裡的最便宜房间，一定很少。」

「等我今晚回去住过了一晚，明天再未报告你吵不吵，现在可还不知道哩。」

「那是一定的，我也曾住过那样的旅店，老黃！別惱了！世界上是一分钱，一分货，那种最平民化的肮髒旅店住下去是会使人发神经病的。」

「你现在吃起大鱼大肉来了，当然会嫌紅豆飯的不夠味。一间横直只有十二尺的监房，挤着八个人也曾见你睡得打起鼾声来。」

「老黃！你的話怎么老要跟我作对，我倒是对你好意哩。」小吳有点不高兴了。

「姪我表这儿坐在这么舒服的沙发椅上，又请我喝啤酒，已夠对我好意了。」我强着笑說：「我只奇怪你怎么老对我傻笑。」

「我们不谈这个好么？我已答应改天再告訴你了。」

小吳說着，忽然跑过去把大门闔下，回头对我說：

「老黃！跟我来，我们到楼上去。」

「太晚了。」我說：「姪我到楼上欣赏欣赏你的房间，等我明儿再来罢，我怕回去叫不开旅店的门。」

「叫不开旅店的门，便表我这儿歇宿，这有什么要紧？」小吳强姪我到楼上去。

「这样来去不是很不便么？」

我口裏說着，脚儿却不由自主的一蹬一蹬的登到楼上去。其实，我也有心想看看他楼上到底是个怎么模样儿。

楼上和楼下一样，也是一廳两房。不过近楼梯的过道一边，还有一个很大的盥洗室。廳中摆着的，却跟楼下是极端的不同，委就像似的款式來說，相差是該有好几个世紀的。左右两边，各放着一套銀螺的老式茶几。中间壁边是一张紅色的八仙桌，每边各放上一隻有把手的交椅。八仙桌裏边还跨着一隻春台，春台上面安着一尊我可叫不出什么名堂的菩薩，用一个精緻的玻璃櫥罩着。玻璃櫥前面放着一个香炉，香煙繚繞的还插着一支小指末粗已被烧成半截的香。

「小吳！你也拜佛么？」

「我什么都不拜。」

「什么都不拜，却供着菩薩，也烧着香。」

「香是我替别人燒的，这是个多么有趣的事，请你不多再问下表，不然，我可又要發笑哩。」

小吳說着，便又跑出过道去，把那间靠近楼梯的房子关了：

「你进来看，老王也會在这间房子居住的」

「老王會在这间房居住？」我跟着进房去。

「不多不少，在这间房住了三个星期。」

「他也知道你住在这儿？」

「你怎么这样容易忘記，刚才在下面我不是告诉你是他委我委这儿的。」

「原来这座房子是他的，他委你委替他看管这座房子？」

「不多不少，在这间房住了三个星期。」

「他也知道你住在这儿？」

「你怎么这样容易忘记，刚才在下面我不是告诉你他委我表这儿的。」

「原来这座房子是他的，他委你未替他看管这座房子？」

「不委瞎说了！这座房子也不是他的。」

「那这房子是……」

「你再问下来，我可忍不住的又委笑起来。」小吴真的又笑起来。

我实在摸不清小吴何以会有这么多的好笑，他既不告诉我他的什么故事，我也不欣赏他这种使我莫名其妙的笑劲，便不再问他了。

两个人都进到房间裏面，小吴扭亮电灯，房裏放着一隻单人床，一张有四五个抽屜的书桌，一边嵌有面镜子的衣橱，两把交椅，都是新的，角落裏还放着一个有玻璃门的书橱，裏面放着好几部书，小吴看我好像很欣赏那个书橱，便对我说：

「我知道你很欢喜看书，你今晚便在这儿歇歇罢，不管怎么说，总比旅店好得多。你委在这床上发现臭虫，把它掐死了留着，明儿一隻我赔你一块钱。」

这样一间精致的房间，也是我不曾享受过的，能在这房子居住，自然比旅店好上几万倍。尤其是小吴提起臭虫来，使我不觉打起了一个冷战，我最怕的便是臭虫。在那最平气化的旅店裏面的房间，臭虫是最容易被发现的。这恐怕是它的偏好，它是最高兴亲近那些停留在那大众化旅店裏面房间的房客。假如我租住的房间裏面有臭虫，那我将不会好好地睡觉了。听小吴的话，我有点心动。但想到我放在旅店裏面我的全套行旅，虽不值钱，却不是我现在能够重新置备的，尤其是几本小说，有的在这儿已买不到了，委有失落，那将得不偿失。我这样想着，便笑着对他说：

「你真的不怕我素这儿和你抬槓，那我明天便搬来，这屋子既单你一个人，跟你做个伴儿也好，只是今晚却不能够。」

「为什么不能够？你是约有女人到你那儿去么？」

自经过了这一次在農場裏的多角關係，使我一听到女人心裏便感到不快。听小吳的話，我一本正经地对他说：

「不管你说我是个真君子呢还是个伪君子，我们现在不谈女人。我今晚不能在你这儿居住，是我全部的行旅都放在旅店裏。我怕失落哩。」

我说着，便跑到书橱那边去，把玻璃橱门打开来，有一部是巴爾札克的人间喜剧选的中文译本。这是我以前曾读过的，觉得巴爾札克笔下的人物故事，跟我这一年多来所碰见的丝毫不会夸张。

小吳祇读几年书，認不了几个字。在他未被抓到獄裏去的前前几年，听说完全跟那些智识和他不相上下的友伴专门做那走私漏稅的生意，把在学校裏学到的都忘了，当然沒有学力能够欣赏文学的创作。然而他的书橱裏却有部巴爾札克的名著，这自不会怪我委问他：

「这些书是你買来的？」

「我買这些书来做什么？当糞纸用，太肮髒。拿来包裹东西，嫌太小。就是白送給那些拾荒的，他们也不受欢迎的。」

「那这些书……」

「都是老王買来的，连这个书橱，也是他買来放在这儿的。」

他说着，在书橱裏乱翻了一回，拿出一本硬面烫金裏面潦潦草草地塗滿了整本簿子的日記来问我：

也不表欢迎的。」

「那这些书……」

「都是老王買来的，连这个书橱，也是他買来放在这儿的。」

他说着，在书橱裏乱翻了一回，拿出一本硬面烫金裏面潦潦草草地塗滿了整本簿子的日記来问我說：

「老黃！裏面的字我几乎全看不懂，到底裏面写着的是什么？」

我把日記簿子接过来，祇翻了几頁，便把我迷住了，原来竟是老王的日記。裏面写得很生动，也很有趣，虽然字写得很糟，有的简直不成字，不过要是能上下文的对證一下，便能猜出那些不成字的字是代表着些什么字。小吳见我好像很有趣的，一頁頁翻下去，並不回他的話，不耐煩了，嚷着說：

「裏面写些什么？怎不回我的話？」

「这是老王写的日記，刚刚開始看下去，还不能得到个概念哩。」我回着他說：「小吳！他怎么把他写的东西放在这儿，沒帶到暹地去？」

「原来是他的日記，很重妥的么？」

很重妥的么？我不知小吳這句話裏面包含着些什么意思，沒有正面回着他，只是央着他說：

「你让我帶到旅店裏去看，裏面是不是很重妥，我明儿把日記送回来再告诉你。」

「那可不能哩，老黃！」小吳毫不犹豫地说：「你妥看书，书橱裏的书由你拣你妥看的拿去，我都敢替为作主。这部日記却不能，他的亲戚一再的妥我好好地代为看管不能失落它，他的亲戚便在这几天裏妥来拿回去了。」

「他的亲戚？到底是什么人？」

「是个女人，现在不便告诉你，你以后便知道了。你認為值得看，今晚可以在这儿看下去，这儿有的是酒，你不喝啤酒，下面还有一瓶三星酒，我还未开瓶哩。一边喝酒，一边看书，岂不很好。」

「既然不能让我带到旅店去，我明天晚上再来看罢，现在我可不能再在这儿逗留下来了，我的东西都在旅店裏，我眞怕失落哩。」

小吳不再勉強我，我辞着便回旅店来。一路想着，在獄裏的时候，曾听老王告诉我写过不少东西，我以为是对我的一种讽刺，看他的日记，他倒是个很会写作的人。那是一部值得仔细研究的东西，我决定明晚再到小吳那儿看个夠。



第十二章

隔天起來，記得老王的妻姨約我到她都兒去，且先在旅店下面的咖啡室裏吃過早点，便一逕的按着地址去訪她。

這也是一座兩層樓的樓屋，但比小吳住的委大得多，看來也比较新一点，却远远的在市郊外，離市區該有三四英里。屋子外面還有一塊橫直各有五六十尺的草坪，四週連着半截短牆，短牆上面還插着鉄栏杆。出入是一個可以拉合的鉄門，鉄門是閑着的。草坪上也沒見半個人，裏面屋子的兩扇玻璃門也閑着。看這座房子的气派，如果她是這座房子的主人，那她一定是個很有錢的女人。我心裏這樣想着，便按下門鈴，大約有有半支烟工夫，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媽子推開玻璃門出來，蹣跚着步兒到鉄門邊：

「你是委找那一位？」老媽子皺着眉，不很礼貌地問着我。

我告訴她我是來找誰的，她懶洋洋的回頭又委跑進裏面去，不甚情願的對我說：

「等一下，我到裏面問一问。」

看那老媽子那樣子，心裏不單懷疑，也有些气惱。沒想來訪一個在我眼裏原很平常的中年婦人，却有這樣的官場派頭，我好像是來拜見那一位衙門老爺似的。正当我肚裏鬧着别扭，老媽子又跑出來了，這次倒不至像剛才對着我的皺着眉，嘴角好像还有点勾上去哩，她很敏捷的把鉄門開了：

「請進到裏面坐。」

这就是俗話所謂前倨后恭了，我不知她何以刚一見面便对我皱着眉，把我当个叫化子似的，现在又这样的谦恭。但我倒不想把肚裏的不悅表现在臉上，还是客客气气的跟她到裏面去。老媽子把屋子的玻璃门开了，委我坐在廳中的一隻沙發椅上：

「你且在廳裏等一等，七姑便委下来了。」

「我委找的是……」我着急的更正她。

「她便是七姑呀！」老媽子笑起来了。

廳裏並没什么好消遣，西边壁上祇挂着几幅我弄不清楚是神是仙还是佛的画像。中间壁边供桌上那尊木雕菩萨却跟小吳屋裏楼上的那一尊一模一樣，像是同出一个木匠雕出来的。

老媽子給我一杯茶，我把茶喝下去，在褲袋裏摸出烟末，又烧了半支烟，还不見我们的七姑出来。我留神观察着，裏面說話的，打廳裏经过的，在草坪上幌动着的，似乎全都是些女人。我沒见过一个男人，一家子都是女人。我奇怪的这样想着，我们的七姑終於盛装出来了：

「楼上有个亲戚交代些要紧的事，煩你在这儿久等，真是……」

「沒關係。」我笑着打岔：「反正我现在无事一身轻。」

「農場裏不会有什么要紧的事吧？」

「我已在昨天搬出外面来了。」

「你已搬出外面来了？」她很有点意外地：「我的話你會跟他们說过么？」

「老孙和老楊，直到我搬出外面时他们仍未回来，你的話我只託農場裏面的工人老谢对他们說。」为

着不再使她在这个问题上兜圈子。直截地告訴她：「我祇在他们那儿寄居，並不是正式替他们办事。而且

有話在先的。我委到那儿，都得由我随时到那儿去的。委等他们回来当面交待，我怎么知道他们几时回来

「你已搬出外面來了？」她很有点意外地：「我的話你會跟他們說過么？」

「老孫和老楊，直到我搬出外面時他們仍未回來，你的話我只託農場裏面的工人老謝對他們說。」為

着不再使她在這個問題上兜圈子。直截地告訴她：「我祇在他們那儿寄居，並不是正式替他們辦事。而且有話在先的。我爹到那儿，都得由我隨時到那儿去的。爹等他們回來當面交待，我怎么知道他們几時回來，不過，我寫有張紙條託老謝交給他們。」

或許她在農場上也有点股份，見我沒待他們回來便搬出來，心裏总有点不安。但見我沉着臉說得多么的严正，她也不好意思再問着我，楞了我一下便問我說：

「現在住在那儿？」

「暫時在一間普通的旅店住下來。」我把旅店的店名告訴她。

「這是一家又吵又骯髒的旅店呀！」她似乎對這家旅店並不生疏。

「貪它租金便宜哩！」我有点臉紅地說：「每天的房租只有三塊錢，爹到那些比較清靜一點的旅館去，是爹比這個價錢多一兩倍的。昨晚歇了一晚，倒不覺得有什么不便。」

「雖是这样，長住下來也不是辦法。」她說到这儿，眼睛垂下來的想了一下：「我們这儿住的全是些女人，爹不然，在這儿暫時住下來倒很方便。」

在獄裏和在農場那兩次的見面，她是未提及她的家庭的，我只知她是老王的妻姨罷了。她既沒告訴我她是个怎样的女人，我自不好直率地問着她，心裏忽然明白了，她們这儿住的全是些女人，裏面一定另有文章地。我这样想着，便對她說：

「我准备到別地方去，不想在這儿呆下來了。只是这么一大座房子，也沒个男人看管嗎？」

「眞个是……」她忽然笑了起來：「該怪我還沒告訴你，我們这儿是姑娘堂，住的都是些三不愿意出嫁

的女人。」

「是么……」下面的話，我不知該怎樣說下來，既然這兒住的全是些不嫁的女人，我自不便在這兒歇得太久，便問她說：

「前天你說有事要跟我……」

她見我好像有點不安，她倒安閑的笑了起來岔着我的話說：

「這是實話，我們這兒住的全是女人，妾是你認為沒有什麼不方便，我也会騰間空房子給你……」

「我已告訴你我妾到別的地方去了。」我也打斷着她的話說。

「不管你妾到那兒去，是我妾你表這兒談談，你儘管安心坐下罷。」她頓了一下，我正妾問她的話，又給她搶先了：

「你早上吃過飯不會？在這兒吃碗粥好么？」

「早上我是習慣吃麵包的，剛剛在咖啡店裏吃過了。」

「剛剛吃過麵包，多吃碗粥也不妨事。」

她說着，也不由我阻着她，她妾屋裏的女工拿兩碗豬肝粥出來。

說實話，雖是一碗稀粥，但這碗稀粥却不是像我这样的人能常吃得到。裏面不单豬肝，還有斩成肉髓的豬肉，碗裏全是这些东西，米粒反倒成为配料。这自然是一碗顶顶可口的粥，我是刚刚吃过麵包的，但別說妾我多吃一碗这样的粥，两碗我都有办法吃得下。

我口裏吃的是豬肝肉髓粥，眼裏看的是金边白地釉上五彩花鸟的那个盛着粥的碗。心裏想的是这些沒

忙着。
嫁人的女人生活的潤綽。她们一定有很可观的财富，到底她们的錢是从那儿来的呢，这就使我的脑子老是

的糯米，碗裏全是这些东西，米粒反硬成醃料。这自然是一碗顶顶可口的粥，我是刚刚吃过这碗的，但别說妾我多吃一碗这样的粥，两碗我都有办法吃得下。

我口裏吃的是猪肝肉醃粥，眼裏看的是金边白地釉上五彩花鸟的那个盛着粥的碗。心裏想的是这些没嫁人的女人生活的濶绰。她们一定有很可观的财富，到底她们的钱是从那儿来的呢，这就使我的脑子老是忙着。

我把粥吃下，把个空碗放在桌子上，咽了一下舌头，便笑着对她说：

「茶已喝下了，粥也吃饱了，现在该来说我们的话了。」

她听我的话，倒不忙，在柜枱抽屜裏拿出一包皇帽标的香煙来，遞給我一支，也把一支咬到她的口裏去。我把煙燃了，也替她点了火。她噴出了一口好不舒服的煙来，陡的便由椅上站了起来。

「我先到楼上拿封仗给你看。」

她說着，便到后面去了。我揣量着，她妾我表这儿，多半是妾我替她禀封仗的。这是一桩小事情，農坊裏掃笔什么的都现现成成，我是会很容易的替她把仗写好的，她却这么像煞有价事的老远妾我表这儿。自以为她会告诉我关于老王的事，她却絲毫不提着他，心裏很有些失望。偶然抬起头来，見对面壁上那幅大肚皮的佛像一边，恰好在那个高脚茶几上那瓶万年青的后面，挂着一个尺寸多来宽的镜框。裏面的相片是几个女人並排坐着，好像我们的七姑也在裏面。刚才进门时没注意到，是它給瓶裏万年青的叶子半掩藏着。我跑过去，仔细的数着，是七个穿着同样衣褲的女人。都是白衣黑褲，除了七姑留着短髮外，其他的背上都拖着一条长辮子，年纪大約由三十零岁到四十多岁。这七个女人，在我的眼裏，妾我们七姑年纪最大。她当然不会告诉我她多少岁，由臉上看来，她决不会少过四十五岁的。坐在正中，恰好是七姑的左边的，是个年纪看来也不很轻，该有四十以上的女人。可是在那七个女人中，祇她五官生得最端正，眉眼最动人，徐娘风韻，在她是可当之无愧的。我正对着这个女人出神，七姑手裏持着一封仗由后面出来了，

见我在端详镜框裏的人，便也跑过来，指着镜框裏的女人对我说：

「这是我们结契的姊妹，一共七个人，都没有嫁人。多半在这儿居住，也有住别处的，只要有事须大家商量，都会到这儿来。」她说到这里，又指着那个坐在中央的女人对我说：「这是八姑，只少我两竿，却是我们这七个姊妹中最有本事最有办法的一个。有时也在这儿住，有时却在别处住，她自己置有一座楼房。」

原来这个坐在中间的女人叫八姑，我已一下子便记在我心裏了。偶然由西边窗子望出去，几个由十一二竿至十四五竿的女孩子在屋子一边的草地上玩耍，便问她说：

「这些女孩子是在这儿做什么的？」

「都是我们的养女，自少人家送给我们，由我们养大的。」

「也没个男人，不怕人家进来打劫么？」我笑着问。

「那你就来做我们的孟加厘好了。」她也笑着说。

大家都坐到沙凳上了，她把手裏的仗给我说：

「这是我妹婿由暹地寄来的，寄到这儿还不够一个星个哩，我送你来这儿，是他仗裏提到了你，你把仗看下去便知道了。」

我把仗接过来，把仗笺抽出来看，裏面写着，除了他们在亲戚你上那种虚寒送暖等客套外，还有一大段提到了我。说他不知道我现在在新加坡做什么，他很想获得我的近讯，又不知我的近址。以前在獄裏告訴他的地址，他曾写了两封挂号仗给我，都被邮局退回去，无法跟我取得联系。使他很是苦惱，委七

姑有便到新加坡去时，替他访问。

原来我搬出包租婆的房子之后，他曾写了两封仗寄到她那儿给我，而我竟毫不知道。我不知他因什緣

大段提到了我。說他不知道我現在在新加坡做什麼，他很想要獲得我的近訊，又不知我的近址。以前在獄裏告訴他的地址，他曾寫了兩封掛號信給我，都被郵局退回去，無法跟我取得聯絡。使他很是苦惱，妾七

姑有便到新加坡去時，替他訪問。

原來我搬出包租婆的房子之後，他曾寫了兩封信寄到她那儿給我，而我竟毫不知道。我不知他因什麼故這樣記誑着我，但我對於我這個在獄裏的同難，越發感到衷心的謝意。

「你已知道他信裏說些什麼了？」我問着她。

「我們这儿的十三姑，也就是我們結契中那個年紀最輕的姊妹，以前曾讀過幾年書，還認得幾個字，役是我拿給她替我看的，妾不，我怎麼知道信裏提到了你。」

「還未回他的信？」我說。

「以前我爹寫什麼，有個住在八姑店裏的老財庫，他會替我寫。可他在上个星期到閩丹去，妾兩三個月后才回來。十三姑也會寫幾個字的，碰着这几天，通天菴做水懺，她到那儿幫忙未回來。這樣還沒回他的信，前天在農坊意外碰到你，真是奇怪。」我們的七姑說到这儿便笑了起來，沒再說下去。

「意外碰見我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嗎？世上意外的事多得很哩。」我却不覺得好笑的說。

「你不知道，我現在坦白地告訴你，只是你听了不妾見怪。他妾我到新加坡替他訪問你，我本也是在下個月妾到那儿去的，但我却不想承領這個差事。」

「这个我是可以想得到的，太麻煩了。」我有点尷尬地說。

「倒不是麻煩，這也没什么麻煩的地方，就是不想见到你。」

「就是不想再见到我。」這實在使我很难堪。

「我是预备十三姑回來時妾她替我回封信，說你現在已到別的地方，不在新加坡了。」

「为什么？」

「妾他断了这个心，我以为你是不值得他挂念的。」

「那我好像曾因什么事开罪着你了。」我强笑着说。

「在農場刚见面时我真想不睬你哩。」

「你也确曾真的不睬我呀！」我依然笑着说：「只是我还不知道我在那个地方使你生这么大的气。」

「那个时候在我亲戚的屋裏，你不知道我等得多么的焦急。我以为你是曾来见我的，却终於没有来，使我给我的亲戚当作笑话的来打笑」。

「在農場时我不是已经向你解释过了吗？」我皱着眉头。

「妾不是听你的话，我怎么会妾你来这儿呢？」她又笑了起来：「你别介意了，现在我们不談这个。我是妾你替我回封仗給他，你自己妾对他說什么话，也可以另写一封仗給他。他接到你的仗，一定很高兴，会很快的回封仗給你，以后他再不会烦我到新加坡寻找你了。」

「我自然妾写封仗給他的，妾对他說的话太多了，这封仗该妾写得很长很长的。这须妾我慢慢打起腹稿，你妾跟他說什么，你讲給我听，等我回旅店后再来动笔，我来这儿倒是希望你能把他的近况告訴我的。」

「你妾我讲他的近况？」七姑两眼忽然对着右边壁上那幅佛像转了两下，笑着说：「我介绍一个人跟你認識？」

「介绍一个人跟我認識？」

「我是他的妻姨，翻过来说，他是我一个唯一的亲妹子的丈夫，讲起关係来，当然很亲。但他在这裏时不会什么话都跟我說的，却是他有一个同乡，跟他真的是如兄似弟，他在这儿时常常到他屋裏去，什么

「你認識？」

「介紹一個人跟我認識？」

「我是他的妻姨，翻過來說，他是我一個唯一的亲妹子的丈夫，講起關係來，當然很亲。但他在這裏時不會什麼話都跟我說的，却是他有一個同鄉，跟他真的是如兄似弟，他在这儿時常常到他屋裏去，什麼話都告訴他了，就是他到暹地去，還是屢屢寫信來給他這個同鄉。你爹跟他談得來，他會把我妹婿的話詳細地告訴你的。」

「假如談不來，便什麼話都不會告訴我了。」我笑着說。

「他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听我妹婿說，你也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兩個很有學問的人爹是還談不拢，學問這東西，便不會有人去重視它了。」

她虽是打着笑着說，却也說得很有道理。我決定爹去找這個很有學問的人，便問她說：

「你那个时候爹介紹他和我認識？」

「隨你高興，就是現在都行。」我們的七姑說着，爹屋裏的女工把她的手提包拿來，在皮包裏摸索了一回，摸出一張名片來，遞給我說：

「有這張名片，他一定很歡迎你的。」

我把名片接過來看，原來是老王的名片，笑着對她說：

「這便叫做介紹么？你的意思是爹我自己一個人去？」

「有這張名片，比我同你去還更好哩。他是一個很怪的人，不會隨便跟人說話的，只爹他看到這張名片，他便不怪了。」

「有這樣一個人？」我自言自語地說。

「你到那儿，便知道我现在对你说的话半点不加油酱的。不过我委你表这儿，倒不完全是烦你替我回封仪給我妹婿，主妥的是我知道你在農坊決不能再耽下來的。」她說到這兒，又掏出香煙來給我，這回是她替我点火了：「我的妹婿这样关心着你，你也不必到別的地方去了，我們這兒都居住着女人，你在这兒居住，許会觉得事事都很不便。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比旅店好得多，我先帶你到那兒居住，這兒有的是事，你不用怕沒事做的。」

以前是女人倚靠男人生活的，离开了男人便沒法安身了。現在的女人可比男人本事得多了，会替男人介绍职业了。在我是一桩很伤脑筋的事，在一个沒嫁人的女人，却得完全不费吹灰。听了她的话，自尊心叫我不能太高兴，我转了个彎說：

「这話我們留着再談罢，現在我急於去见识这个很有学问的人，你先把他的地址告訴我。」

「也好！你委先到那儿去也行。」她說着便把那个在她口裏是位很有学问的人的地址告訴我。末了，还認真的留住我：「你在这儿吃过午飯再去罢。」

跟一些沒嫁人的女人一起吃飯，在我是無所谓的，怕她們不方便。早間听她的話，她的亲戚又有什么事在樓上等着她，便又对她撒个謊說：

「有个朋友約我这个时候到旅店看我，不知他有什么事委跟我商量，实在不能爽他的約。」我説看，便辞了她回旅店来。

第十三章

我的身体不祇好，可也不怎样壞，說得清楚些，是有好有壞。好的是我能禁得起做苦工，受得起猛風暴雨。以前在奎籠裏，別人都因连续吹了几点钟狂风，奎籠搖搖摆摆的，连飯都吃不下去，而我却跟平时一样，还是大鱼大肉的裝滿一肚子，大家都說我吃得起这一行飯的人。壞的是不知怎么，忽然会无缘无故的伤起风来，大概一两个月都娶来一次，往往是早上好好儿的，午后便一个喷嚏打过一個喷嚏，也流鼻涕，一天要換兩三条手巾。闲着时都觉得这是很讨厌的，自然更不会一面打喷嚏一面工作的。但我也不会问过医生，也不會買約末吃，每次娶我打喷嚏了，那我只好在床上休息，有时快是半天，重点一两天也就好了，一年都有几次像这样的情形。好在我常常是个自由的人，我說自由，是职业上的自由，一个人屡屡失业，当然不用向僱主请假，向上司求情的。

娶是打喷嚏不会太頻，躺在床上一卷在手，飘飘然是不会有的，暂时把煩惱驅出腦外，却有意想不到的功效。

由七姑那儿回来，还未吃过午飯，因在路上流了不少汗，回来冲了一个涼，这个喷嚏鬼又娶附在我身上了。本是衝着一时的高兴，等吃过午飯便娶去看看七姑嘴裏的那个怪人是什么样的怪，但看这个喷嚏鬼娶势相当兇，打了一个喷嚏又娶个喷嚏，鼻涕流下来，弄得我一忽儿換了两条手巾，心裏想：娶像这样的打喷嚏，坐在巴士車裏，別人看来是会攢眉的，自己也不舒服。再想下去，我找那个怪人做什么，处在现在

这个环境，是应该先找一樁事情来做，換兩餐飯吃緊的，沒末由拿着条手巾遮鼻去欣赏人家的怪模样。经这么一个念头，我想回来了，还是应该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要紧。这样，我连午飯都不吃，只煩旅店的走堂替我向下面的咖啡店要一杯煉乳，喝下去，随手拿一本西洋小說末和小説裏的人物相交通。

这个噴嚏一连打了两天，到了第三天，才祇把噴嚏鬼赶跑了。这两天，我是把旅店的房間当作病房的。躺了两天，第三天不打噴嚏了，精神也好了很多。我想该跑出「病房」了，記起了老王的那本日記，当晚又到小吳那儿去。

虽然是郊外地区，因附近都是些有钱人的住家，几条小路，都有街灯。两三天前已末过一次，现在再来，当然不难找到小吳的屋子。离小吳的屋子还有一节路，已望见小吳的屋子裏面有灯光了，屋裡有灯光，自然有人在屋裡的。心裏暗自欢喜，不会撲个空，我跑到屋前，透过玻璃窗子，見楼上楼下，都有灯火，不像上次一样，滿屋漆黑。我想：小吳在屋裡是不用怀疑的了，我按了门铃，出来开门的，却不是小吳，是个七十岁的老头子。这个老头子滿臉紅醺醺，像是刚喝过了酒的。

「你是来找谁？」他有点诧异地问着我。

「小吳。」我說。

「小吳！你找小吳？」他好像摸不着头脑。

「他不是这间屋子的主人嗎？」

「小吳是这间屋子的主人？」老头子有点皱着眉了：「你找错人了吧！这屋裏的主人不是个什么小吳的。」

「就是那个二十多岁，由柔佛来的青年呀。」我急着解釋說。

「原来他叫小吳！」老头子半開玩笑在說：「那你有什么事要找他？」

「他不是这间屋子的主人嗎？」

「小吳是这间屋子的主人？」老头子有点皱着眉了：「你找错人了吧！这屋裏的主人不是个什么小吳的。」

「就是那个二十多岁，由柔佛来的青年呀。」我急着解释說。

「原来他叫小吳！」老头子半开玩笑在說：「那你有什么事要找他？」

「有些事情……」

「这样罢，你把要找他的事对我說，等我到楼上告訴他便行了。老头子打断我的話說。

「是他約我今晚到这儿来见他，他有事要跟我当面商量的，那能由你把我的話告訴他」我撒了个谎說。

「他倒沒告訴我哩！」老头子迟疑在說：「他在楼上有事，今晚怕不会見客的。」

「不彀紧，我可以到楼上去见他。」我以为像前几晚一样，楼上是可以隨便闖上的。

「使不得使不得！先生！」老头子有点紧张起来：「他告訴我不让什么人到楼上打搅他的。」

「那他在楼上做什么？」我奇怪起来了，像小吳这个沒甚智识的青年，也有他什么重要的工作须守秘密的么？

「这个这个……我可不大清楚。」老头子神秘地說。

「你老伯是他的什么亲戚么？」听他的話，使我感到很大的失望，但又不想枉入宝山，只得敷衍着问他。

「不是他的亲戚。」老头子脸上漲得更紅了：「是他们看门人。」

委这样一个老人来看门，我心裡暗自好笑，觉得小吳到底是个头脑简单的傢伙。假如我是一个做着那不用本錢買賣的人，只消五分钟，我能很容易的把这个满头白髮的老人制服得乖乖儿的一点都不会让人家

知道的。

就小吳那晚給我的印象，我知道小吳在楼上決不会有什么重委的事做的。但老头子既不替我到楼上转达，也不让我自己到楼上去，只得装傻的问着他：

「我可以在这儿等嗎？」

「这个这个……」老头子更加结着舌了：「在这儿等嗎？不会误你自己的事嗎？」

「我自己现在是沒有事的，他却有很委紧的事想跟我商量。」

「这这你就在这儿等一等罢。」他显得很勉强。

前几晚跟小吳一起到这儿来，这间屋子在我的眼裏是丝毫没有神秘的，现在气氛可大不同了。到底小吳在楼上做什么，我很想偷偷的跑到楼上去看他。

跟老头子相对地坐在廳中的沙發上，他好像是个不大愿意开口的人，儘管我想出很多的話要跟他聊，他却除了用鼻音对我哼出两声之外並不想回我的话。我是应该想个办法到楼上去的，可是不易想到个可以到楼上去的办法，忽然灵机一动，对着他說：

「你老伯一定是个很会喝酒的人。」

看他那张紅醺醺的臉，我知道他即使不是个酒徒，也是个准酒徒的。他听我的话，竟自笑了起来：

「你怎么知道我会喝酒呢？」

「会喝酒的人，臉上总是紅紅的，你不是有个热烘烘的臉么？」

「就因这个，这把年纪了还得替人看门哩！」他很像煞有价事的叹了起来。

「每天总得喝吧？」

「只委有酒，每点钟委我喝我都有这点本事。」

「会喝酒的人，臉上总是紅紅的，你不是有个热烘烘的臉么？」

「就因这个，这把年纪了还得替人看门哩！」他很像煞有价事的叹了起来。

「每天总得喝吧？」

「只委有酒，每点钟委我喝我都有这点本事。」

「你真是个我的同志，我委一天沒喝酒，准定活不下去。那晚和小吳一起到这儿，他还请我喝洋酒哩。」

「小吳！」他用手指着楼上：「你是說他么？我知道，他是藏有好几瓶洋酒的。」他对准那个櫃枱堵着嘴巴，不胜羡慕似的。

「刚才我打路口经过，见转角处那间杂货店还敞开着门，裏面似乎还摆上好些啤酒，我们買瓶酒来喝好么？」

「别破费了！」話是这么說，嘴角已勾起笑意来了。

「好吧！趁他们店门还开着，迟一下就来不及了。」我說着，在褲袋裡摸出錢包来。

可怜！酒鬼和煙虫总是经不起诱惑，他扭扭捏捏了好一回，很快的在我手裡接过了錢。

「你替我看门罢，这儿很平靜，从不会發生过事，但你还是把门闔下来的好。」

把门闔下米，那才是我所心愿哩。我心裏暗自计祿着，从这间屋子到转角那店裏去，是不足二百碼的，二百碼路的距离，来回是不用十分钟的，老头子跑得缓一点，就說该委十分钟罢。这十分钟，很快便过去的，我不敢延迟，把门闔下米，便蹑脚蹑足的跑到楼上去，想把小吳唬一下。这是间小屋，別說那晚我已来过一次了，就是不会到楼上去，也不会闔错门檻的。跑到楼上，第一眼便使我感到很奇怪，廳中神龕下面供桌的香炉不但插着香，两边的烛台还燃着两支比姆指还委粗的臘烛，看来还似乎刚刚燃上的。供桌

上还摆着五六盘菜，这是那一晚所没有的。老头子說小吳在樓上有事，敢情他閑在房裡拜佛哩，小吳那晚却說他什么都不相攸，这可就有点奇怪了。我心裏这样想着，廳裏空空的却沒半个人儿，虽然廳上沒扭亮电灯，两支粗臘烛已夠把个廳子照得亮光光。我想：小吳一定在他房裡，但当我刚刚跨上过道，离门还有几步，便听见房裡有女人說話的声音，房门却是閑着，倾泻出裏面强烈的灯光来。

这可不能魯莽的，虽說小吳在獄裏时是同一间囚室裏面的小囚徒，常常为阔嘴老郑和瘦个子所玩弄。

现在他已在外面，不是个囚徒了，他也有他的做人尊严的。看那晚他的神气，儼然已承認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了。真的不声不响的闖进去，碰着他有什么不願意給人知道的事，他心裏定会發惱的。真碰巧，房子那面通过道路的窗子虽然垂着窗簾，两扇玻璃窗子却虛掩着，心裏思索了一回，听声音，有女人在房裏是不用怀疑的。但真的他在裏面跟女人作那不可公閑的事，他不会粗心到连房门都沒闖下表的。我找到一支尚未点燃过的香，稍稍的把窗簾一边揭闖一条縫来，祇一眼，便庆幸我刚才的考慮不会过份，他床上躺着一个好像我在那儿见过的四十多岁的中年妇人，身上半裸着，下面只着一件贴身的短褲，上面却挂上个大乳罩，躺在床上摆着身体，很舒服的由那个坐在她一边的小吳替她鬆骨。小吳也只着一件短短的內褲，他一边替那中年妇人鬆骨，一边却对她說些下流的話，好像也感到很大的快意，丝毫不關心外面是否有人。

我看了一忽，越看越觉得那个躺在床上的妇人很像七姑屋裏廳中挂着的那帧相片中坐在正中央的那个女人，我们的七姑叫她做八姑的。她是那七个女人中最突出的一个，不但臉上好看，身体也很健碩结实，原来小吳是在这儿跟她……

我想到这儿，下面有人来叫门了，我知道老头子回来了，三脚两步的便滚到下面去。几个月来在農坊

有时也帮着老谢动着锄头种些蔬菜，把我身体也磨练得很不错，虽然由楼上滚到下面来，还不至給人看出我在喘气。我开了门，老头子手裡拿着一支烏狗牌啤酒进来，当然，他是觉察不出我是會到樓上去的，笑

原來小吳是在這兒跟她……

我想到這兒，下面有人來叫門了，我知道老头子回來了，三脚两步的便滾到下面去。几个月來在農場有時也幫着老謝動着鋤頭種些蔬菜，把我身體也磨練得很不錯，雖然由樓上滾到下面來，還不至給人看出我在喘氣。我開了門，老头子手裡拿着一支烏狗牌啤酒進來，當然，他是覺察不出我是曾到樓上去的，笑嘻嘻的在櫃裏檢出兩個玻璃杯來，開了瓶蓋，把酒倒到杯裏去。我一边咬着酒杯，一边在玩味早間老头子見我坐到椅子上去時心裏很不安，原來却有這回事。

小吳怎么会搭上八姑这个閨子呢？看他們的年紀，相去是該有二十年的。小吳雖說他有二十三、四岁了，姿是驀地看來，很會給人看出他是比他的年紀更年輕的。八姑么，剛才已見過她本人了，看來該有四十二、三岁了，但她脸上生得很甜很甜，好看的女人多半會掩藏她的實際年紀的，又谁知她不止於四十二、三呢？我越沉緬於小吳和八姑在床上的一幕，越覺得他們的關係決不止於小吳替她鬆骨的。我把啤酒和老头子分着喝到肚裏去，裝得滿臉正經像模像樣的對他說：

「不知小吳在樓上做什么，你替我到上面看一看，假如他分得開身，煩他到樓下一下。」

老头子總算聽我的話到樓上去了，可不知他在樓上做什么，一會兒的下樓來對我說：

「黃先生！他說他有很要緊的事要趕着完成它，今晚怕不會……」

今晚他當然不會下樓來的，老头子那下面的話，我已替他猜到了。我知道今晚是不能再欣賞老王的日記的，已決定回旅店去，但這須委自己知趣的，委給老头子搶先着說：「今晚他怕不會下樓來，你黃先生改天再來罷。」那便沒有意思了。我眞怕他會這樣對我說下來，赶快打斷着他的話說：

「他今晚既沒空，我得回旅店去，我怕店門要是給闖下來，再叫闖門便很麻煩了，我改天再來罷。」我還未从椅上站起來哩，老头子已如釋重負似的趕着委送我出門了。

拜师记

「那也好那也好！」



第十四章

這是个不寻常的秘密，即使小吳不憚於把这个秘密让我知道，我也觉得跟他来往是应该到这兒为止的。我决定不再到他那兒去了，儘管老王的日記很吸引我。我不到小吳那兒去，也决定不跟我们的七姑碰面了。她们这些沒有嫁人的女人，确实是太本事了，跟这些太有本事的女人来往，总有一天会使我后悔的。回到旅馆裏，躺在床上，我是这样想着的。

在需委你逐日付出日常费用的时候，你会觉得日子过得很快的。而且，日子过得愈无聊，愈会掏尽你袋裡仅有的錢。这个星期末，单是旅店的房租已付出我二十一塊錢了。每天两餐飯，一顿茶，也需付出和房间租金同样的数目。还有其他原可以省下來的但終於不能省下來。总而言之，这个星期末已用去我袋裡那二百多塊錢中的四分之一了，心裏不免慌张了起来，以为这样下去，再过二十天，我得由旅店搬出去露宿街头了。

这兒是个东方花园，人家是这样說的。对个外地初到这兒的遊客來說，也許还不无值得留连。对一个久居在这兒只懂华文的智识份子，却是个相当枯燥的地方。不论是公是私，不委說沒有一间供你进修不图书馆，就是想到裏面暂时享受一下精神愉快的阅书报室都沒有。书店么，我是自少便有逛书店的习惯的。但这兒的书店在我看来是太小气了，他们好像不想让你跑进裏面自由选读的那种情趣，只委你跨进店裏去，裏面的店员便搶近來问你委買什么书了，实在煞风景极了。我跑过許多地方，进过許多书店，就只有这

兒的书店引不起我进到裏面去的兴趣。

既沒地方可以給你解除精神上的煩燥，除非袋裏有錢，可以进戏院去享受两点钟的冷气。否則，你会觉得躺在旅店你暂时所佔有的那张床是比什么都好的。

躺在床上看书读报，实在是愉快的事情。但你也不能成天跟床铺为缘的，真的如此，那个眼睛比鹰眼还尖锐的走堂，也就是老板的兒子会怀疑你的身份的，儘管你逐日都还清他的房金。

很幸运，我在这裏几天便認識了一个大家都認為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徐先生。徐先生是个很清秀的人，经常掛着个平光金丝眼镜，看来便更加清秀了。他不曾准确地告訴我他的实际年龄，只說是三十多岁。說他妄加他实际的年龄也可以，他有时看来很年青，尤其当他高兴的时候。他說話着实很有朝气，更加他身上那一套修短合度的衣服，你大概會說他顶多只有二十几岁。說他报短他的真确年岁也可以，当他对谁哭丧着臉或有什么苦惱的事煩扰着他的时候，看他額上的皱纹，你或許妄認為他已有四十多岁了。总而言之，由二十多岁至四十多岁中间的任何一年岁，对他都无不适合。

徐先生实在很了不起，他会下象棋，会弹吉他，会說英语，会读英文报，会製固腎药粉。也許还有許多其他的本领，只是我跟他認識很暫，还不大了。最使我惊奇的，他会替那些到这間旅店来寻求作乐的外国武士当义务会話。也就因他有这项特长，我們旅店老板的大少爺，也就是这间旅店的走堂对他特別另眼。我常見他們两个人在廳中碰着杯子的。

徐先生做着什么的，在那兒恭喜，我彷彿曾问过他，他祇把眼睛望到別处去，聚精会神地不知在思索着什么，並不回我的話。我不好意思再去问他，想來他對於这类问题是不感兴趣的。不过我可以肯定的，

是他好像很有閒工夫，几乎是天天到旅店来，不是跟人下棋，便是一个人弹他的吉他，偶然也向人报导英文报纸裏面的新闻。身上也常常备有他自製的固腎药粉向人推销。他的棋癮很大，而且也很精。我跟他下

徐先生做着什么的，在那兒恭喜，我彷彿曾问过他，他祇把眼睛望到別处去，聚精会神地不知在思索着什么，並不回我的話。我不好意思再去问他，想求他對於这类问题是不感兴趣的。不过我可以肯定的，

是他好像很有閒工夫，几乎是天天到旅店来，不是跟人下棋，便是一个人弹他的吉他，偶然也向人报导英文报纸裏面的新闻。身上也常常备有他自製的固腎药粉向人推销。他的棋癮很大，而且也很精。我跟他下棋，虽然饶他一隻马，有时还不免給我帝死。然而他却常常說是他估错了一步棋，意思是，要不是他着错了这一步棋，我一定输給他无疑了。對於音乐，我是门外汉，也不会欣赏西洋乐曲，听他叮叮噹噹的弹着，好的好的，但我从不妄求他对我弹他的吉他。

听二少爺說，他曾读过七八年英文书。有了七八年在英校读书的人，看报纸当然不成问题的，这样，你自不会怪他身上常带着份新加坡的海峽时报和这兒的亦果西报了。他也会向我推销他的固腎药粉，可惜的是，我的及锋而试的时机还未成熟，无法领教。

徐先生常常来旅店，这是因徐先生是个有闲阶级的人。但他选择这家旅店来跟人摆龙门，这就得委我回头来囉唆几句了。一般旅店，营业的对象是来往过客。这间旅店却並不想在旅客中得到房金，我第一晚来这兒投宿，便觉得很奇怪了。楼上五个房间，只有三间房住有旅客，还有两间房空着哩。同在一个街上的十多家旅店，却因那天这兒跑马，外地赌马的都湧到这兒来，几乎都住滿了人。我问过好多家，才租到这家旅店的房间的。而那个管事的夥記——老板的大少爺还懒洋洋的並不怎样热心欢迎我。心裏只是覺得怪，闲旅店都是希望有人客来租房的，那一间旅店不想多得些房租金呢？但我第一晚住在这裡时便那么的冷冷清清。再下末两晚，情形也不见好，甚或更差。因为前面隔着一道牆的那边两个房间，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租住。后面三间房，除了一间租給我外，隔壁的那一间，是住着那位管房兼走堂，也就是老板的大少爺。对面的那间房，是我隔天起来才知道老板自己在裏面住宿的。闲旅店而至於自己充当房客，这情形

是相当惨淡的。听那管房的，也就是大老板的少爺說，他们是沒僱用夥記的，就是沒有僱用夥記罷，五间房每天祇租去二三间，日子也不会怎么好过的。說来也好笑，我自己是个失业的人，可着实替这家旅店的老板难过。我想：照那晚我未投宿的情形，大少爺是不能负招待不週的责任的。

然而，经过这几天的观察，原来这家旅店的生财是另有他的一套的。他们只是租給那些欢喜场裏的人物，在这兒寻求作乐的。但这祇限於日裏，一到傍晚，那些有家庭的女人，都回家裏去了。沒有女人，当然引不到嫖客，这样，夜裏便显得冷冷清清了。明知道他们是做这行生理的，贪它夜裏清靜，睡得着覺，便也就住下来了。

那天，我照常在外面量了一回脚步，回来时见我们的徐先生跟这家旅店的老板不知在争论着一个什么问题。这间旅店的老板真不失是个老世故，虽然有些事情上他的见解並不比一般年青的人落偶。但他却不会像青年人一样的傻劲，两句話談不拢便紅漲了臉，儘管他的意見跟你南轅北轍，他还是常常掛着个圆圆的笑臉。我们的徐先生却不同了，看他紫脹看臉声势兇兇就像跟谁过不去，见我回来，便多我替他们评个理：

「老黄！你未得正好，我知道你会喝两杯酒的，现在我问你，你說白兰池好呬还是威士忌的好？」

「你这不是问错了人么？」我笑着也坐在他的一边：「会喝两杯的，不一定就会嘗出酒的品级，尤其在两种酒各有其长短时，你更不能武断那一种酒好，那一种酒不好。」

「你也是这句話。」徐先生很扫兴，白了我一眼，兀的由交椅上站起来，赌气的躺到壁边那把躺椅去了。

我。

「东西是贵的好呬，还是便宜的好？」旅店老板一面忙着把煙丝裝到煙斗裏，一边慢吞吞的笑着问

「你也是這句話。」徐先生很扫兴，白了我一眼，兀的由交椅上站起来，赌气的跑到壁边那把躺椅去了。

「东西是贵的好呢，还是便宜的好？」旅店老板一面忙着把煙丝装到煙斗裏，一边慢吞吞的笑着问我。

「一般上当然是贵的好。」我说。

「这就是了。」旅店老板说着，把煙斗衔到口裏去：「最通銷的白兰池要二十多块钱一瓶，尊尼威士忌祇卖十多块……」

「老傢伙！」我们的徐先生爆起火来了：「亏你吃到这般年纪，也不懂运到这兒来的东西，納稅是有个高低。」

「外国来的东西，納稅有个高低？」旅店的老板並不因人家叫他做老傢伙而介意，依然还是似笑非笑地。

「是的，納稅有个高低。」徐先生一本正经地说：「皇家的东西运到这兒来，照例比别的国家稅率轻，这叫做特惠稅，懂么？你没听从印尼来的人说过么？那兒一瓶白兰池只卖十多块钱这兒的钞票，一瓶威士忌可就贵得多了。」

「不管你怎么說，我是寧喝白兰池不喝威士忌的。」旅店的老板說。

「这个你只是随俗，不懂喝酒的。」徐先生很武断地说：「比如香煙，世界上銷路最大的是三个五牌的香煙，沒有其他嘜头能夠跟它相比的。」

「你怎么知道三个五牌是世界上最通銷的香煙呢？」我笑着插起嘴来说。

「我当过香煙代理商的推銷員呀！我不知道，谁还知道呢？」一个香煙代理商的推銷員，在徐先生好

像認為很不平常的了：「新马任何一个角落，只委有几十家商店的地方，我都到过。什么牌子的香煙最畅销，那种嘜头的香煙最不……」

「新加坡和马来亚可不能代表全世界呀！」旅店的老板打断着他的話說。

「你不是常常說过什么以小例大的么？这兒是这样，别的地方也差不了許多。」徐先生說。

「那能这样說！」我笑着說：「这委看看那一个国家的人民偏嗜什么。有的国家的人民是抽慣这个牌子的香煙，有的国家的人民又偏好那种嘜头的香煙，比如說，美国最畅销的是幸运……」

「你到过美国么？」徐先生光着眼打断着我的話說。

「那裏那裏！我只是听人家告訴我。」

「人家的话当个屁。」徐先生說：「什么事都委亲眼见过才行的，一种好的东西，不管运到那兒去，都不会改变它的素质的。」

「东西的好坏当然不会因地方的不同就改变它的性质，但我說的是人民的偏好。比如說，东半球地方的人多半是吃米的，西半球地方却几乎都吃麦。」我說到这兒，也跟他开个玩笑，学着他的口气說：「难道东方的人認為米好吃，西方的人却認為米不好吃的么？」

他听了我的话，一时对我楞着眼，找不出理由来回我。但我们的徐先生总有他的一套，看他攢了一下眉，忽然转个彎說：

「說到英语呢，却不只半个世界在用着它。」

有半个世界的人民用着英语，他这话倒說得不怎样誇張，但这跟白兰地酒，威士忌酒，三个五牌和幸

福牌的香煙有什么關係呢？噫！是了！我领悟他替威士忌酒和三个五牌香煙辯護的理由来了，原来我们徐先生的意思，曰内句话未說，是皇家至上的。

「說到英語呢，却不只半个世界在用着它。」

有半个世界的人民用着英語，他这话倒說得不怎样誇張，但这跟白兰地酒，威士忌酒，三个五牌和幸

福牌的香煙有什么關係呢？噫！是了！我领悟他替威士忌酒和三个五牌香煙辯護的理由来了，原来我们徐先生的意思，归納句話來說，是皇家至上的。

威士忌酒是打皇家来的，三个五的香煙也是皇家运来的，皇家来的东西最好，也就最通銷。不用說，英語也是最好的，要不，那会半个世界都用着它。

英語是不是在世界上各种民族的语言中最好的呢，徐先生当然有他的理由。但別人也許以为有未必尽然的地方，我正要说我的理由来，由前面房子跑出个粗壮的傢伙。这个三十多岁又高又碩健的傢伙，我在昨天已见过他一面，听二少爺說他姓朱，是个常来这兒找女人的嫖客。想来他在前面房間裏已听过徐先生的話了，这时看他跑到廳中來，还未坐到椅子上去哩，便拉开他那响亮的音门：

「你說威士忌酒好，儘管去替他推銷吧，有人请我喝酒，我是非白兰地不喝的。你喜欢抽三个五，我每天最少要两包幸运牌。什么好不好，不都随着自己的喜欢？就像玩女人，多半都揀那年輕的，我却要那風騷的，越風騷越中我的意。这兒那个叫红桃的，大家都說她已三十多岁了，我却不管她多少岁，每次到这兒來，定要叫她。」

「那有三十多岁，今年刚好沒零头。告訴你，要照皇家那边的祕法，只有二十八岁多一点。」徐先生好像有点不悅的，急着替那个叫什么红桃的女人分辨。

「是嗎？这样說起來，你比我對她知道得更清楚。」姓朱的裂着嘴笑起來：「我们是同志，都是她的忠实崇拜者。」

經那粗壯傢伙这么一說，旅店老板忽然面壁的微笑起來，神情很是異样。姓朱的話也許有些可笑，但

老傢伙那神秘的表情却使我一时觉得很奇怪。

「你刚叫过么？」徐先生白了老傢伙一眼回头问着那姓朱的。

「刚刚叫过哩，她还在前面的房子养神。」姓朱的说着，在他裤袋裏摸出包幸运牌的香煙来，遞了一支给我们的徐先生：「老同志！敬你一支煙，三个五的固然很好，美国煙也不差，你且试试看。在抽煙上我们虽不一致，玩女人却都另有一对相同的眼睛，她的年纪虽不轻，却白胖健碩，你我都领教过她的那种……」

「老黃！我介绍你认识她好么？」徐先生不待姓朱的說下来，便问着我說。

「只多嫖金不少，她是大小高低一律欢迎的。我们也不必像人家那么爭风吃醋了，大家逢场作戏，你我都还精壯，趁现在会享受的时候不享受，以后便后悔了。听老板的叫你做徐先生，一定是姓徐的。真的老徐，你的气度很好，我们正应该把她当做众人的香炉，不能自私。」姓朱的話似正经，又像在开玩笑，但臉上却装得認認真真的。可是徐先生却不大理会他的話，他却不放鬆，又对徐先生說：「上个月我刚到这个埠头，听說这兒有好货，便到这兒来。这个多月来，最少也来有七八次了，每次都见你在这裏，不是下象棋，便是弹那把叫吉他什么的傢伙，可不會见你叫过她。」

「难道叫女人须要报告你知道的么？」徐先生皱着眉，样子看出很不高兴。

人生行乐须及时，这話說得半点沒有错，问题在於及时行乐应有的条件。我自認是太过欠缺这行乐条件的，姓朱的跟徐先生看来都好像是本領人，我可沒他们的本領。趁他们拉扯着他們的話，我悄悄的溜进我的房裏去。

奇怪的我刚躺到床上去，徐先生不跟那姓朱的讲那志同道合的話了，竟跑过来打我的房门：「有什么事嗎？」我爬起来开门。

条件的，姓朱的跟徐先生看来都好像是本领人，我可没他们的本领。趁他们拉扯着他们的話，我悄悄的溜进我的房裏去。

奇怪的我刚躺到床上去，徐先生不跟那姓朱的讲那志同道合的話了，竟跑过来打我的房门：

「有什么事嗎？」我爬起来开门。

「你到前面去，我有句話跟你說。」徐先生很神秘地。

「有什么話在这兒說不是一样嗎？」

徐先生跟我認識，只是这个星期內的事，勉強說起来，也只能称是个棋友。除了下棋，我跟他是什么話可以拉扯的。他是个思想莫测高深，且动不动便妄搬个皇家来作盾牌的人。而我對於这块盾牌，一向便没什么什好感，我实在很难跟他談得拢。现在却說有話妄對我說，妄我到前面去，这怎能不使我怀疑呢。

「到前面去呀！你便这么的贵步么？」

他几乎的连拉带推的定妄我到前面去，真討厭极了，但又不好意思在这微木的事情上跟他决绝。沒奈何，只得懶洋洋的对他說：

「不要拉拉扯扯的，你带头，我跟你去好了。」

前面原是一个有十五六呎寬，二十来呎长的廳子，最前端有两扇面街窗子的被用木板隔成一个安有两张床的房间，稍后和通往下面楼梯相对的又被隔成一个房间，下便是那道砖壁了。砖壁边门了一个小门通后面，以这道砖壁为界，店裏的人习惯上把这两截叫做前面和后面。后面有三个房间，早间已說过了，我的房子是在后面末端和晒台浴室厕所相隔的那一间。旅店的「办公室」和供旅客看报消遣的地方都在后面那个小廳子上，故前面虽有一条十来呎长的公用过道，我表这裏投宿这十零天来，却还未闯过砖壁那边

去。因为那是一道砖壁，住在前面的人作何消遣，后面的人是很少会知道的。

徐先生带我到那间最前端的房子，房门虽然开着，门帘却低垂。我不知裏面住着什么人，停着步不肯进去。徐先生先把门帘揭开，毫不客气的就像我是他的老朋友似的一推的把我推到裏面去。

房裏的窗子是向西的，午后西面的太阳光恰好射个正着，两扇百叶窗子半开开关的只留下了一两寸宽的缝。但裏边那面和隔房相隔着的板壁上面还留有两尺来宽只用栏杆子隔着的通风。虽然窗子只留一两寸的缝，房裏並不显出黝暗，很清楚的见到化粧台边坐着一个女人。大概已有三十零岁了，並沒过人的姿色，但只委你面对着她，一定很愿意多看她几眼。委是从她脸上移到身上去，許会给她迷住了。真的，单凭她那一身健美的躯体，已够勾住男人的眼睛了。一点不用我动着脑筋去想，单看她身上那件少得不能再少的内衣，下面那长条仅及膝的内褲，这样的装扮而任由男人闯到她的房裏去，也就知道她是幹着那一行的了。

她见我进到房裏来，並沒起身来表示欢迎，还是那么大刺刺的坐在椅上，神情意态，看出她並不怎样重视我这个「嫖客」。只是瞟我一眼，又把眼睛停留在她手上的那份小报上。

徐先生进到裏面，随手把房门闩下，委我坐到圆桌边的椅子上，他却坐到床上去，指着我对着她女人说：

「喂！紅桃！这位老兄說他以前曾住过閨丹，你認識他么？」

「他曾住过閨丹？」她冷冷地又把眼睛张起来望我一下：「那条街？」

在有些急色的傢伙，面对着她这种假装的矜持，或許更加增他的狂热。徐先生诤我到这房裏来，我心

裏已經有几分惱意了，又看她那大刺刺的假模样，更使我反胃了。徐先生虽然也委我坐到床上去，我反倒由椅子上站了起来，臉上显出很不悅的对他说：

「他會住過閨丹？」她冷冷地又把眼睛張起來望我一下：「那條街？」

在有些急色的傢伙，面對着她這種假裝的矜持，或許更加增他的狂熱。徐先生誦我到這房裏來，我心

裏已經有幾分惱意了，又看她那大刺刺的假模樣，更使我反胃了。徐先生雖然也委我坐到床上去，我反倒由椅子上站了起來，臉上顯出很不悅的對他說：

「徐先生！你委我到這兒來可有什麼話對我說？」

在徐先生的經驗裏，當然認為男人在這種場面是最為馴服的。毫沒有醋意的介紹了一個美麗的動物來給人家，世上還有比這更慷慨的事嗎？却看我睜着眼睛對着他，非但不領他的情，好像對他還有點惱意。這自然是出我們徐先生意想之外，一時倒有些愕然。然而我們徐先生是另有他做人的哲學的，看他在衣袋裏摸呀摸的摸出一個鍍金的煙盒來，遞了一支三個五的香煙來給我：

「不彀急不彀急！先抽支好煙，等我慢慢告訴你。」

到底是閨丹的那條街，那女人見我沒回她的話，應該也是她沒想到的事。又見我對着徐先生緊攢着眉，她也扳起臉來管自看她的小報。我知道，徐先生決不會有什麼話對我說的，他委我來這兒，豈非是替我拉牽而他可以對她玩笑佔些便宜罷了。但這場面已給我弄僵了，再留在這兒便沒什麼好意思了，因此徐先生雖把煙來給我，我可沒去接他的，一本正經的對他說：

「我委回封儀給我的朋友哩，對不住，我沒工夫陪你玩笑。你委有什麼話對我說，到我房裏去，我是照例歡迎的。」

我說着，把房門開了，頭也不回的跑出房外。徐先生雖在裏面委我等他，我却不去理他，管自回到我的房裏。

回封儀給朋友，当然是假話，我还是覺得那张床可以作伴的，又癱着懶骨的躺到床上去。真奇怪，只

委一輪到床上，我忽然想起那个女人来了。由我的眼睛作证，那女人着实是很迷人的，委不，怎么自我輪到床上去，她的情影总盤据在我的脑裡不肯离去呢？我真怪刚才自己太魯莽，沒来由生她的气。人生都是逢场作戏的，自己又何必过份認真呢，一个真正洁身自爱的人，是不必见着女人便扳起道学面孔的。

晚饭时在下面咖啡店裏的饭檔吃了一顿几毛錢的便宜饭，便又回到楼上来。老板和他的大少爺想是回家吃饭去了，他们的住家好像是在楼下咖啡店的后面，这个且不去理它。却是老板的二少爺独个兒躺在廳边一张躺椅上看报纸。这个只有二十来岁，看来颇有朝气的二少爺，经常看他手裏拿着一本文艺小說在欣赏。廳裏那隻书桌上，有时见他放着几部文艺作品。十分无聊的时候，我也会向他借一两本以前曾读过的小說躺在床上重新欣赏。这位二少爺很少說話，而且在楼下的时候比他在楼上的时候多。給我发现他在楼上，都是当老板和少爺到楼下去的时候，想是暂时来「换班」的。

他很少先开口来跟人拉扯的，往往是我先去请教他。现在见我下面起来，破例的微笑着对我打个招呼：

「吃过饭了吧？」

「刚刚吃过的。」我也笑着回他。「你实在是个很用功的人。」我由衷地說：「又有这份喜爱文艺的志向，若能利用这样的环境，将来一定……」

「你看这兒有什么环境給我利用么？」他打断我的話。

「你不是說现在还找不到事做么？」

「在外面是找不到事做的，这兒的事却多过毛。」他不笑了，显得他对我在說出他心裏的話：「你在

这兒已停留个多星期了，这兒的情形你是应该知道的，我也不必对你隐讳了。老实說，委靠你们房客的租金，楼上五间房，全部都租出去，每天才不过十五块錢。但店裏的水电杂费和种种应酬，每天不会少过五

「你不是說現在還找不到事做麼？」

「在外面是找不到事做的，這兒的事却多過毛。」他不笑了，顯得他對我在說出他心裏的話：「你在

這兒已停留個多星期了，這兒的情形你是應該知道的，我也不必对你隱諱了。老實說，要靠你們房客的租金，樓上五間房，全部都租出去，每天才不過十五塊錢。但店裏的水電雜費和種種應酬，每天不會少過五塊錢的，我們一家大小十多個人，贖下來的夠做什麼。姪她們女人在這兒接客，講正經的話，當然是不名譽的。名譽即使不是是人人追求，也是人人不想喪失的。但名譽后面隱藏着很多說不盡的話，却是大家難以了解的。末這兒的女人接客，我們抽她三塊錢，恰如你每天二十四小時的房租。但她們在房裏有時還不用半點鐘。比如那個叫紅桃的，我們有時每天在她身上抽到九塊錢，總括來說，在這方面，若沒有什麼意外的事情發生，我們每天最少能得到二十多塊錢。但這二十多塊錢，也不是那麼容易賺來的，除了担負起個名譽的損失外，她們委什麼，你不能不替她張羅。比如她們姪吃離這兒近半塊石的那家茶樓的炒飯，你是不能不替她們跑腿。我們是僱不起夥記的，什么事都委自己做，我有时一天就替她們跑了許多趟……」

二少爺說到這兒，大少爺擰着個大肚皮，一邊打着噎，一邊用牙簽剔牙，像是剛吃過了飯的由下面起來。見二少爺正對我講得高興，便對他睜着眼，似乎不高興二少爺對我多話。他那對圓圓的大眼睛，把二少爺的話給唬住了。

第十五章

自投宿在这家旅店的个多星期来，我都习惯於一早起来即在咖啡店裏进了一些点心，便到外面量了一回街路，等跑倦了才回来的。那天照例在外面閒蹓了一回便回旅店来，那个天天一早便在廳裏弹吉他下棋的徐先生，今天回来可例外地没见到他，真的没他一个人，廳裏靜得多了。二少爺大少爺和老板的一个在旅店裏「掛搭」日裏不常见到他只有在夜裏才在廳边放了一张布床睡觉的多亲，却总动员的在洗刷地板，水桶抹布一齐在动着。偶然行近那道砖壁旁边的那个小门，抬起头来向前面一望，恰如那个叫紅桃的开了她昨天停留着的那间房子的门，姤大少爺到裏面去，该是有什么差事姤大少爺替她做哩。

回到房裏来，心裏想：鈔票是姤像流水那样有去有来才行的，十零天来只有由衣袋裏掏出鈔票出来，却没有一张新的鈔票塞进我的衣袋裏。既然如此，索性把袋裏的鈔票掏完了，袋裏沒有鈔票，便知姤怎么样寻觅鈔票了。儘管自己怎样安份守己，省吃俭用，沒有新的鈔票进来，袋裏的鈔票也终会掏完的。一起了这个怪念头，我便把袋裏所有的鈔票都掏出来，一点，还有一百四十多块哩，又使我安心得多了。听二少爺說，在这兒接客的女人索取的代价是不一律的，有的仅十块錢，最高的也不会超过十五块錢。而且这都是日裏来这兒寻欢的嫖客应付的价錢，姤是在这兒居住的房客，不用另开房间，会有多少优待的。这个叫紅桃的，一定是个最贵的货色，就說是十五块錢罢，再请她一点什么吃喝的，想来也不会超过二十块錢。我这样想着，胆子壮了起来，脚兒不由自主的便跑出房外来，大少爺二少爺他们虽在过道上抹地板，我

也不想通过他们了，一劲的便到前面来。她的房门却关着，向板壁上面的通风一看，裏面还很光亮，窗子一定没关下来的。但裏面却靜寞寞的听不出有点声息，心裏想：刚才见她姤大少爺进到裏面說話的，现在

叫紅桃的，一定是最貴的貨色，就說是十五塊錢罷，再請她一點什麼吃喝的，想來也不會超過二十塊錢。我這樣想着，胆子壯了起来，脚兒不由自主的便跑出房外來，大少爺二少爺他們雖在過道上抹地板，我

也不想通過他們了，一勁的便到前面來。她的房門却关着，向板壁上面的通风一看，裏面还很光亮，窗子一定沒关下來的。但裏面却靜圓圓的听不出有点声息。心裏想：剛才见她大少爺进到裏面說話的，现在一定是还在她房裏的，或許是躺在床上养神，这正好哩，我就盼望只有她一个人在房裏，这样，就少惹人多嘴了。一时鼓足勇气，我竟敲起她的房門來，自然是轻轻地敲，却没人來理我。我加重了手指的骨节，却听有桌椅搬动着和脚步跑动的声音，对我的敲着房門可没什么反应。我想該出声來叫了，但怎样叫她呢？正在躊躇着，房門被拉開來了，門帘一揭，竟是那粗壮的老朱。看他赤膊着上身，下面只着了一条短褲，滿臉兇光煞氣的，已先把我唬呆了。他見是我，裝着个可惡的笑臉，狡猾地說：

「原來是你，我道是來查房的，准备請他吃我兩下粗拳頭。進來進來，不妄气客，有什么事么？進來談談也好。」

他真的閃開了身子，送我進房裡去。我是沒想到他會在房裡的，一時使我狠狠极了，是他租住的房間，我當然沒有理由能夠进去的。但他閃着身，却使我能看到房裏化裝台上那面大鏡子反映出來的她，那個叫紅桃的女人，也是赤着上身只繫上件半鬆脫出來的乳罩，坐在床上好不得意的在對我狡笑着。如此這麼一眼，使我那種狂熱的春意立即化為冰冷，也不知一時怎么來的那份机智，我笑着對老朱說：

「我當是徐先生哩，剛才我见他进到裏面去。」

「來這兒找徐先生？」他没甚好意地。

「有樁事情想跟他商量，不想却是你，真对不起对不起。」我陪着笑臉說。

「要找老徐該到他的屋裏去呀，竟闖到這兒來找他，笑話笑話！」

那姓朱的傢伙露出一臉橫肉，显出可怕极了，也不管人难堪不难堪，竟探出个头来朝着裏面大着嗓子嚷道：

「老大老大！有人来找老徐哩。」

还没等后面的人回着他的話，便把头缩回去，接着砰的一声，把扇房门大声的关上了。

这实在是很大的侮辱，没想到这点春意竟招来了这个耻辱，幸亏后面大少爷二少爷都蹲在地板上忙着抹布，没工夫来欣赏我刚才站在他房外的嘴臉，使我回房时对着他们还敢於抬起头来。

不审时，不度势，迟几天找不到事情来做，还不知该怎样过生活哩，却竟对着一个来这兒接客的女人，狂热到了这个程度！我是自取其辱的，活该，还好！老朱还不曾对我做到极端，委不，給他辱骂几句，自己还该乖乖的向他陪不是哩。就因这一刺激，使我那浑浑噩噩的头脑苏醒起来，现在当务之急並不是女人来驅除寂寞，是应该找桩事做以便安定生活的。

这样下来又过了两三天。那天在街上量了一回脚步，见路边有人在摆卖炒栗子，我是沒吃零食习惯的，但看鑊裏的栗子又大粒，色泽又好，很多人挤着向他買，一时不禁起了好奇，便也買到一块錢，拿着回旅店来。

因早上在下面咖啡店吃点心时店裏两份报纸都給几个茶客把持着，分不到报纸看，回来时便在廳中桌上把份人家早已看过的报纸随手拿到房裏来。因为是早上人家都看过的，又不像在咖啡店那么忧心人家等着看，便躺到床上去，一边剥栗子，一边慢慢的看着报纸。由国际电讯，本外埠新闻，看到经济版通讯版，接着副刊也都看过了，正想把报纸搁下末睡个午觉，偶然见经济版下面有一則广告，是什么四合人寿保

险公司刊登出来的，委徵聘一名書記，资格不拘，只要能够写攸記账便行。这是个苛刻的条件，对我倒很合适，明知这也是一条不大行得通的路，反正自己正在找事做，所以也不妨一试。广告裏面說，不須具备应

着看，便躺到床上去，一边剥栗子，一边慢慢的看着报纸。由国际电讯，本外埠新闻，看到经济版通讯版，接着副刊也都看过了，正想把报纸搁下未睡个午觉，偶然见经济版下面有一则广告，是什么四合人寿保

险公司刊登出来的，要徵聘一名书记，资格不拘，只要会写记账便行。这是个不苛的条件，对我倒很合适，明知这也是一条不大行得通的路，反正自己正在找事做，所以也不妨一试。广告裏面說，不须具备应徵函件，只要亲自到该公司面洽便行。这则广告，当然不会使我一时便觉得有什么希望，但他把我一时的睡意驱走却是事实。我躺在床上正在拟好我妾去「面洽」时该怎样回答他们的腹稿，忽然廳中飘来徐先生好像跟谁吵架的声音：

「他们跑到那兒去？他们是跑到那兒去了？」

「笑话！他们到那兒去，没理由来问我。」是老板那带着沙哑的声音，也很大声，似乎不肯示弱。

「她不是来你们这兒么？在你们这兒接客么？不问你，问谁？」徐先生还是那么嚷着，声音越来越兇，而且砰砰碰碰的，似乎还打着桌子哩。

原来这是一场非同小可的吵架，我是不能关着房门不问的。我爬起来跑到房外，见徐先生站在廳中桌边，一隻脚却踏在椅子上，神情很兇，两眼睜得圆圆的死釘着老板。老傢伙却坐在桌子的另一端，脸上漲得紅紅的，也是气虎虎的望着徐先生。大少爺二少爺並排着的站在桌旁，脸上显得很遗憾。我到廳中，正好听到大少爺对着徐先生说：

「她到这兒来接客，不是我们便管得了她的。老徐！說話也该有个道理呀，她妾到那兒去，难道我们能伸出手来拦着她么？」

「管不了她，也该问她到那兒去。」徐先生回头来对着大少爺，还是不能心平气和的那么大声嚷着。

「这就更加荒唐了，她有意跟人跑到外面去，会来向你报告才怪。」二少爺插着嘴說。

「我不管！」徐先生那带着兇光的眼神睜到二少爷的脸上来了：「是你们这儿的嫖客拐走的。」

「是我们这儿的嫖客拐走的，你委怎么样？」二少爷是个青年，青年人在愤怒的时候，很少想到后果是怎么样的，何况徐先生在他眼裏只是个烟虫，虽然徐先生並沒抽大烟。

「怎么样？委你们把人交表还我。」

徐先生是知道的，委真的动起手来，他那满身排骨的躯体，是不堪二少爷一击的，见二少爷捏着拳头，他倒有些缩下来了，不过还是嚷着，不好意思一下便软下来。

到底大小爺比二少爺世故得多了，那是不难瞭解的，不管打下表是谁吃亏，对他们这门生理是不会有好处的。他把二少爺推到一边去，低声下气而又带点警告的对徐先生说：

「老徐！别那么孩子气了，我问你：你这样的吵吵嚷嚷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吵到外面去，最多我们暂时停做这门生理，把房间全部都租給旅客，吃不了什么亏，对你却一点好处都没有，你就吵到天崩下来，她还是不会回来的。刚才我在下面听老李告诉我，說他在车水路那边撞见她们，想还未过海到那边去，你还是冷静下来，大家想个办法把人找回表来。」

还是大小爺有见地，徐先生不再吵下来了，虽然看出他肚裏还憋着气，已不再大着嗓子一味犟着脾气了。

「那么你跟我到车水路那边去。」

「自然！就不說她是在这兒接客的，大家老相识，也该帮你的忙的。」

听了大半天，我还听不出个所以来。刚才徐先生火药气味重，我怕說错了会把火焚到我的身上来，现

在着他已平和得多了，按捺不下肚裏的好奇，並沒面对那个人的问着他们說：

「自然！就不說她是在這兒接客的，大家老相識，也该帮你的忙的。」

听了大半天，我还听不出个所以来。刚才徐先生火药气味重，我怕說错了会把火焚到我的身上来，现在看他已平和得多了，按捺不下肚裏的好奇，並沒面對着那个人的问着他們說：

「是誰給人拐去了？」

老板坐在一边皺着眉，似乎有他的什麼心事，並沒回着我。二少爺不再捏着拳头了，只是站在一边繃着臉，把眼睛望到別處去，毫不睜睨我。徐先生却对我狠狠地白了几眼，好像我是个討厭鬼，更別提他会来答我的話。大少爺忙着穿鞋襪，装着沒听到我的話。这样，我的話沒人理我，很是扫兴。

大少爺整一整衣服，便匆匆的和徐先生滾到樓下去。老板闷闷的索性躺到那张摆在樓梯一边的布床上，瞋下我和二少爺。我把二少爺一拉便拉进我的房裏去，買来的那包栗子我还吃不够一半，便把紙袋裏的栗子都撒在桌子上，对他說：

「刚才在街边買来的，又香又大粒，你且试试看。」

通常只有旅店主人奉承房客的，而我这个房客却对旅店的少东讨起好来了。二少爺對於零吃好像比我偏嗜得多了，一见那大粒栗子，也不管是良乡不是良乡的。毫不客气的便剝開来吃。我等他吃下几粒栗子，便装得一本正经的问着他說：

「刚才徐先生那么大跳大叫的，究竟是吵着什麼的？」

「吵他的老婆給人拐走呀！」二少爺刚才那有点任性的脾气消下去了。

「他的老婆給人拐走？」我不是替徐先生难过，却是很大的不解：「在這兒給人拐走？」

「那个叫紅桃的便是他的老婆。」

「那个在前面房子接客的便是他的老婆？」对我來說，真是個稀有的新聞。

「不錯，是他的老婆跟那個姓朱的跑了。」

「這這……」

這個爆炸性的新聞，真是把我爆昏了，吃在我口裏的栗子，幾乎把我哽着了，下面的話，一時竟不知怎樣說下來。

「怎麼？你覺得有什麼奇怪么？」二少爺淡淡地說。

「他能容忍得起他的老婆在這兒接客？」

「什麼容忍不容忍，是他姦他的老婆表這兒幹這一行的。」

「是他姦他老婆表這兒幹這一行？」我真越聽越糊塗起來了。

「不多少見多怪了！」二少爺賣弄他在这方面的見聞較我丰富，顯得有点漠然，並不以我的詫異当做一回事：「世上男人吃饅餚的事多着哩，這有什麼奇怪？在這裏走動的幾個女人，祇他老婆的收入最不錯，她平均每天接兩個客人，除了佣金，她實得二十多塊錢，兩口子各分得一半，姦不，老徐是個什麼都幹不來的人，他每天兩包三個五的香煙，一個星期最少要喝一瓶威士忌酒，誰來供应他？」

「原來是這回事！」我記起前幾天老徐姦我到前面的房裏去，原來是在替他老婆拉客。

老板在外面不知在对誰發脾氣了，二少爺忙跑到廳上去，我把房門闔下來。心裏想：這樣一個地方，決不是我能夠再住下來的，我应该另尋個地方租住的。一個滿口流利英語，動不動便搬出他的「皇家」來让人見識見識，非三個五的香煙不抽，姦威士忌酒才肯喝下的人，竟是藉着妻子出來供人玩弄得來的報酬為生！再住下來，一定還有許多非我腦裏所能容納得下的新聞，我还是「喬迂」為宜的。

让人见识见识，非三个五的香煙不抽，麥威士忌酒才肯喝下的人，竟是藉着妻子出来供人玩弄得来的报酬为生！再住下来，一定还有许多非我脑裏所能容纳得下的新闻，我还是「乔迁」为宜的。

第十六章

虽然只隔了一条街，但这家旅店可就乾淨得多了。它只租給那需要租房子的人，並不让人在裏面鬼混。稍差的是下面近着菜市，早上很是吵鬧，但这个沒问题，我也委其这样，好把我一早便由床上裹起来。我觉得，我现在的環境是不适宜於在床上留恋的，而且早晨是一个最能集中精神来解疑决难的时候。我在徐先生的妻子跟人私奔的隔天，便搬到这兔来，對於四合人寿保险公司，我决定去应徵。

在我搬到新旅店来的第一天，我整天考慮着，該在怎的情形下到那儿去，又拟妥了很多的腹稿，准备对话时能夠从容应付。

隔天，我换了一套新衣服。那对半旧不新的皮鞋自搬出農坊之后还未擦过鞋油，我又重新給它装扮，对着镜子自我欣赏一番，覺得还像样，於是抱着几分仗心的施施然依照着广告裏面开着的地址去应徵。

是一条不十分像样的马路，我說不像样，指的是这条马路是在个很僻的地区，虽然离市中心不远，两旁却没有什麼高大的建筑物，也沒有一家像样的商行，多半是平常住家，街路也显得年久失修。这家人寿保险公司便在这条马路的半中，是一幢两层楼的半旧楼屋，不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使人一眼便感觉它全不像有一种什麼「公司」的气派，倒是那块横挂在大门上面的白底紅字的新招牌，却很醒目。看到这样的景象，不免倒抽了一口冷气，但既是来了，自然应该进去看看碰碰运气的，反正自己所求不奢，一名平常的书記，只委能够被录取，管它外表堂皇不堂皇。四合人寿保险公司是在楼上的，我跑到楼上去，等候室

外面门边放着一隻桌子，一个年纪不轻的女人在替来应徵的人登记，我自然照办如仪。但刚刚把个等候室的门推開，便知道自己这遭是枉此一行了，一个看来只有十呎宽，长也不会超过十呎的等候室，三面壁上放着三张长沙凳，都坐满了来应徵的「准书记」。沒有地方坐的，便靠着一张放在近门那边的办公桌边，约略看来，不会少过二十人，多半年纪很轻，穿着也很整齐，有两三个还结着领带哩。心裏嘀咕着，这家公司多是以年轻漂亮作为选择的对象，那我一定沒有希望，看他们那种顾影自怜的神情，更使我对着他们是相形见拙。他们见我进来，都光着眼看我，冷漠得好像我曾有什么跟他们过不去的地方。

沒有地方坐，只好参加那些倚在桌边的「考生」的行列，挤着和他们做一起。我是个什么都不曾做过，什么都曾客串一番的人，硬說我是一个书记，是不大适切的。过去不是书记，却来应徵这份书记的职事，是我覺得委照广告裏面所列的条件，我是做得来的。但在这些考生的眼裏心裏，我当然是个书记的，基於同行則相妒，何况他们公司所徵的只是一名书记，谁也不愿意过多的人来角逐，这是情理之常，他们不会欢喜我，自在我的理想中。但既已挤到这兒来，我也只好硬着头皮，他们不高兴，我也只好由着他们不高兴了。

倚在桌边受人冷眼的大約过了半点钟，再不见有续来应徵的人了，我想，也許我是个最末到这兒来的人了。沒地方坐，站着当然很不舒服的，而且，我瞭解，就是自己不惜纡尊求教，他们也未肯来理我的，只得把刚才在街边買到的一本薄薄的杂志，翻開来看。我知道，来应徵的人这样多，等是免不了的，而且必須耐性的等，倒不在於当众人面前，卖弄我是个手不释卷的人。

这样的「面洽」，真出我意想之外，每一个「考生」进到裏面去，几乎要三十分才见他沒甚表情的

出来。我不知道他们在考什么，所谓面洽，不是几句话便能說完么？难道真的当面發试卷叫考生吟诗做文？我确是等得很不舒服的，尤其是沒地方坐，不妄說耐心，光凭站着，也已使人不胜其苦了。我是等得良

且必须耐性的等，倒不在於当众人面前，卖弄我是个手不释卷的人。

这样的「面洽」，真出我意想之外，每一个「考生」进到裏面去，几乎要三十分才见他沒甚表情的

出来。我不知道他们在考什么，所谓面洽，不是几句话便能说完么？难道真的当面发试卷叫考生吟诗作文？我确是等得很不舒服的，尤其是沒地方坐，不委說耐心，光凭站着，也已使人不胜其苦了。我是等得很不耐煩的，比我等得更不耐煩的也不少，不攸，且听他们話：

「我昨天在这兒等个整天，祇是在这兒白过一天。今天以为会轮到我了，一早到这兒又等了近两个钟头，到底他们多人表面洽的是洽些什么哩？」

上面的話是那个坐在底面壁边上穿得蛮整齐领上还结着领花的青年对着一个跟他坐在一起穿着夏威夷恤衣的青年說的。

「昨天我也在这兒等个整天呀！」穿夏威夷恤衣的青年說。

「我委知道这样的难等，早上不来了。」

「现在回去也不迟呀！」

是那个这样顶着他，我只听见声沒看见人，却是那边门兒闹处，早间进到裏面的人出来了，结领花的青年也不多話了，站起来整一整他的衣服，低着头进去了。

整个上午，还问不夠十个人的話，便听說是午膳时候了，午膳时候当然委休息的，大家懒洋洋的都跑外外面来，多半搭车回家吃午顿。有几个想是屋子离这兒远，往返不便，都跑到在这家公司附近的一家咖啡店裏面的熟食档上吃点心。我是沒有家的，只委袋裡的錢吃得起东西，到处都是我的家，便也到那家咖啡店裏去。

很奇怪，有个满头白髮我从未见过的老人，看他在隔座上不时对我微笑，这便觉得可怪了。心裏想：

假如像他这样的微笑是对我表示善意，闭把口来招呼一声，委不然，点个头示意，可並不花费他什么哩，他可沒有，也不招呼我一声，也不对我点个头，便这样偶然望到这边来，又对我露出他口裏的那副假牙。

委說我身上有什么可笑，仅仅喝一杯咖啡，吃一碗米粉，我就不只一次地跑进裏面的洗面磁盆上面鏡子仔細的端详过，並不覺得身上有什么惹人笑話的。我是一心一意来应徵書記的，虽然昨天花了整天拟好的腹稿，但我仍認為未尽善尽美，须委时时思索那更好的話以便见面时能夠对荅如流。二十多个人来应徵一名書記，沒有过人的机智才情，便很可能落选的，我是沒有工夫去研究他何以对我微笑的，便管自吃我的米粉。

終於捱到上班的时间了，那些未經「面洽」的人又都到等候室等着，现在可沒早上的擁擠了，那些进到裏面问过話的人当然不用再来。亦有几个許是早上等得不耐煩，自动放弃这个可能被用的机会，臆下來的还不够十个人。

虽然我是这不足十个人中最后登記的一个人，却很有仗心以为可以在这个下午被传进裏面去的，因为午后那三个先被传进裏面問話的人很快的便出来。不想就以那第三个給叫到裏面問話的人为止，以后又复龟步起来，等得我好不心急。好不容易外面只臆我和一个左脚有些跛（从肉）着的青年，就只有我们两个人未被問話，裏面却跑出个小伙子来，告訴我们这一天是星期六，照例午后提前放工，委我们下个星期一再来。等个整天，还轮不到被传进裏面去問話，心裏的懊丧是不用說的了。然而这並不用花我什么費用，来往往行也不用半点鐘，午顿在咖啡店裏进的点心，不表这兒，也該委果腹的，想到这兒，也就覺得下个星期一是不妨再来碰碰运气的。

往步行也不用半点钟，午顿在咖啡店裏进的点心，不表这兒，也該妥果腹的，想到这兒，也就覺得下个星期一是不妨再表碰碰运气的。

第十七章

這两天，对个失业的人來說，在时间上是玄所谓的，祇是袋裡仅有的鈔票又少了些，那就不彀心惊胆战了。幸好星期一終於到来了，这一天，我不敢延迟，吃过早点，便大踏步的跑到那家保险公司去。刚一抵步，心裏便志忘了起来，看腕錶，該是办公的时候了，但他们公司的大门还未开，不知因什么缘故，只得再花些零錢，在咖啡店裏坐着等。偶然抬起头来看店裏壁上掛着的时钟，才知道我的老爺腕錶有毛病，它不肯照常跑，偏姦赶在时间的前面。而我这两天，想这名書記也想得我头腦昏乱了，並沒注意到它有毛病该去纠正它，依照準確的时间，距他们公司办公的时间还有二十多分钟哩！

虽然多喝一杯我不想喝的茶而委我再花一角五分钱的錢，但与其排在人家后面乾着急，倒不如在这兒等等也好。店裏又有报纸，正好补我早上吃点心时匆促地祇随翻它一下的不足，我便坐在咖啡店裡看报纸的等着。满头白发的老人不知那个时候也到来，偶然一回头，又看他坐在我的隔座，他也架起老花眼镜捧着一张报纸在看。摆在他桌子上的是两隻雞蛋，一杯好立克，两片夹上冷藏公司牛油的面包，一包尚未用过的幸运牌香煙。我暗自替他计祿一下，单是他这一餐早点，便差不多委他花两块錢了。一个像他这样的年纪，还如此讲究享受，想表他的经济情形一定很不错，偶然来了一个怪念头，使我更加去注意他，昨天因人多，自己心裏也來，沒留意去看他的衣着，今天看他穿得很整齐，那条秋羽的西褲，烫得直挺挺地，好像刚从洋服店裡拿来的。上面是件米色绸质的夏威夷恤，穿在他身上，又适身，又夠气派，简直就是个

大老板。

就在这个时候，外面一声气车喇叭的声音，我回头向外面一望，公司外面停了两部我看不出什么牌子的大型车子，远远看去，觉得很新。两部车子同时跑出几个人，大隻佬老朱后面跟着个姓赵的和一个姓钱的，老朱这家伙是个怎样的人，上面已交代过了，那两个姓钱和姓赵的，好像也都是那个叫红挑的女人的忠实嫖客，我在二少爺的旅店裡祇见到他们两三面，听徐先生管他们叫钱先生赵先生，知道他们是姓钱和姓赵的。还有几个人，我却不曾见过，都向公司裏面进去。他们跟这家人寿保险公司有什么关系呢？难道都去保寿险么？但这家人寿保险公司承保的对象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却都是些壮年人，不合这家公司规定的条件。虽然这跟我无关，但我还是不能没有怀疑的。

公司的大门竟然开了，应该到裏面等的，我还了账，便向公司那面跑。昨天面洽过的人没有来，只有我和那个茄（从肉）腿青年，另有几个未见过的，场面可不像昨天的热闹，大家都坐在沙发上等。看腕錶，半点钟是过去了，才见裏面那个小伙子把门推开，探个头来，委那茄（从肉）腿青年进去，他却在裏面还不够五分钟，便茄（从肉）着腿的被轰出来了！该是我了，我不能不先整一整衣襟，挺直了腰，大大方方的向裏面迈步。我是经一整天排练过的，幸好成绩还不差，不会显出怎样小家子气的面对那个问话的人。真不碰巧，他正歪招呼我坐到椅子上，安在他桌子上的那个电话铃声忽然响了，他自然先听电话要紧的。不管是公是私，他的电话我是不必去留意的。回头把眼睛向四面一滚，是个二十多尺宽三十多尺长的总办公室，由一个长柜台隔成两截，外截较为宽敞一点，和裏面大约是三对二之比。外面排着七八张办公桌，坐着十来个人，当然都是这家公司的职员。有的是一人据着一张办公桌，有的却是两个人对坐着，这

当兒我坐在一旁的这张桌子，是那七八张桌子中最大的一张，而且被安在外截办公室中最适宜的地方，正

不管是公是私，他的電話我是不必去留意的。回头把眼睛向四面一溜，是个二十多尺寬三十多尺長的總辦公室，由一個長櫃台隔成兩截，外截較為寬敞一點，和裏面大約是三對二之比。外面排着七八張辦公桌，坐着十來個人，當然都是這家公司的職員。有的是一人据着一張辦公桌，有的却是兩個人對坐着，這

當我坐在一旁的這張桌子，是那七八張桌子中最大的一張，而且被安在外截辦公室中最適宜的地方，正面放着，恰好面對着其他六張分成兩行排列着的桌子，不用說，這張辦公桌的主人一定是個主管人，委不，只有他桌子上安有電話，其餘的桌子都沒有。現在，我這位未來的上司手上還壓着個听筒，臉上却滿面春風的听得他好不得意的不斷哼出聲音來笑，這是一種最得意的笑，也是一種最歡悅的笑，不是那種對着酒肉朋友或比酒肉朋友的關係更深的談話所能表露出來的神情的，是很容易使人意味到這是什麼密友打來給他的電話的。在辦公室裡，在工作的時間而有暇跟密友作着密談，委不是主管，委不是這家公司很講究民主，誰敢？他正談得盡興，毫不把我這個坐在一邊的人當回事，而我卻是個不大高興去听人家打情罵俏的人，只得把眼睛向裏面看去。使我詫異起來了，裡面四個角上安上四張辦公桌，右邊角上是那個我在旅店裡會撞見過的胖子，旅店裡的人叫他做趙先生的。据着左邊角上那張桌子的是高個子，我看不十分清楚，因他正面对着壁對着一張图表，不過听他跟着一个坐在桌子旁邊的人談笑，聲音很熟悉，也是在二少爺的旅店開過房間叫過女人的，好像二少爺叫過他做錢先生。近栏杆的另一角那張辦公桌却是坐着個我不認識的女人。看來該有三十零三了，生得很是妖冶，她的辦公桌上面坦坦蕩蕩的設擺着什麼文具簿冊，只放着她的一個手提皮包，拿在她手裡的是個茶杯口大的小鏡子，悠閒自在的地對着鏡子撲粉擦口紅。

除了這個女人和老朱，不很像是慣於坐在辦公室的人，其他兩位，不管是趙先生或錢先生，端的很像在辦公，看他們那種專心一致的樣子，很令人肅然起敬，你決不會想像到他們在那三等旅店的房裡對着女人怎樣的輕浮的。不用我費神去想，這家四合人壽保險公司是他們四個人開創的了。

我的運氣亦壞透了，我是做梦亦沒夢到這家公司是他們合資的。高興個整天，以為今天輪着自己了，

可以表面对着他们的选择了，原来却撞到他们这种寡廉鲜耻的人的公司裡来。真的，就是他们录取我，我亦不愿意替他们做的事。在听筒裡跟他的密友作了个长时间密谈的这位先生，终于把听筒放下来了，我想：他许就妥问我了，但我却不像刚进来时的紧张，甚至我已漫不轻心地表面对着他，在这兇坐得太拘束了，只想随便回他几句便可以恢复我的自由。然而这位先生好像有意逗弄着我，刚放下听筒，又在抽屉裡拿出一本蓝色笺簿子来，就像眼前没有我这个人，管自写他的字。我并没去看他写的是什么，下意识地只知道他写的决与我来这兇应徵他们的职事无关。这位先生太目空一切了，反正我已不稀罕他们的什么书记了，故亦不想对他说什么，转个身兇站了起来希望外面扬长跑了，皮鞋兇擦在地板上比我进来时还要大声得多了。

「喂！喂！那裡去？」对着我写笺的先生停着笔对我嚷着。

「没到那裏去。」我头亦不回的应着他。

「没到那裏去，怎不坐着等我问话？」

「等我高兴时再来听你的话。」我说。

裡面坐着办公的人，这时都停着他们的工作，睁着那好奇的眼光看我。栏杆裡面似乎有人问着什么的声音，但我已不理他们了，把玻璃门推闢跑到外面。

我的性情有时亦很有点古怪。但对这件事来说，可不是我的错。我说我不必这样矯情任性，做他们的事呢，不做他们的事，有我自由去取的权利，何况二十多个人中，还不知道他们录取的是谁呢。但我正妥当着众人做给那傢伙看哩，对着一个倨傲的人，你委不做得比他更倨傲给他当镜子，他是不知道他的态度

怎样使人难堪的。

虽然把求职的事弄僵了，但这祇是一个段落，不必再担心恐怕自己的话回得不好，睁着眼睛看别人进到裏面去讨个理由。

事呢，不做他们的事，有我自由去取的权利，何况二十多个人中，还不知道他们录取的是谁呢。但我正妥当着众人做给那傢伙看哩，对着一个倨傲的人，你委不得比他更倨傲给他当镜子，他是不知道他的态度怎样使人难堪的。

虽然把求职的事弄僵了，但这祇是一个段落，不必再担心恐怕自己的話回得不好，睜着眼睛看别人进到裏面去时的那种患得患失的心情。更使我覺得輕鬆的是我已戳穿这个秘密，所谓四合人寿保险公司，原来是四个寡廉鮮恥的人苟合生理，自己就是再艰苦一点，亦不該去吃他们的饭的。於是，我滾着个輕鬆的躯体，又跑进咖啡店裡。

白头发的的那个人还在咖啡店裡，依然是一个据着一张桌子，桌子上虽不像早上摆着許多东西，却还是一杯茶和一盤西餅。他见我进来，又是对我微笑了，人家屡屡对着你微笑，礼尚往来，自己亦該对他微笑才行的，我这样想着，正准备个最使人好感的笑靨对着他，讨厌的却从中插进个手裡拿着两本相书的相命先生来，一见我便笑着问我說：

「这位朋友，是来这兒求事的么？」他說着，把嘴嚅向那家保险公司去。

「你怎么知道我是来这兒求事的呢？」我心裏有点奇怪，他怎么知道我是来这兒求事，不覺对他手裡的那本相书看了一眼。

「我怎么知道你是来这兒求事，那我还替人相命么？」

他說着，也不管我是否高兴，委我坐到椅子上：

「坐下坐下，說得不对，我不会委你的相金。」

我原是进来喝茶的，自不憚於坐下，但对于这些江湖先生，我一向是敬而远之的。他既知道我是来这兒求事的，倒委听他怎么知道我是来这兒求事的，便坐到椅子上。屁股刚刚穩下来，咖啡店裡的走堂

便跑來問姜喝什麼了，既然和他同坐在一张圓桌邊，我不好意思只管着自己而不問他：

「喝什麼？」

「隨你的便，你喝什麼，我便喝什麼。可不是姜你請我喝茶，我看你紅光滿面，一定吉星高照。」

「是嗎？剛剛在裡面的洗手間對着鏡子，紅光滿面可看不見，却是一臉餓痕，我擔心姜沒飯吃了。」我笑着說。

「不姜說笑，朋友！我不高興跟人玩笑，我的話是一是一，二是二，不會把三說成四。我說你吉星高照，你的貴人一定離你不遠了」他一本正經在說。

姜照我往時的性子，我是不理這些相命先生的，更別提會跟他們拉扯。或許是這三四天來的緊張心情已鬆弛下來，已覺得有些恬然，忽然起個不妨跟他開玩笑的念頭，聽他的話，便又笑着問他說：

「你看我一臉晦氣，亦會有貴人扶持嗎？」

「沒有貴人扶持，吉星那會高照？」他皺着眉，裝得很不高興，當我會因他斂着笑臉而相仗他的話似的「人都是姜先有貴人，吉星才會找來的。」

「那你看我的前途怎樣？這樁事情會有把握嗎？」

他把那杯走堂剛剛端到的熱騰騰的咖啡，亦不怕燙傷了唇，连连喝了几口，便如真似假的說：

「你的前途一片好景象，現在可以向你預言的，這個職事，一定會落在你的身上。你該注意，這個職事是決定你的前途的，這是個關鍵，你姜好好的幹下來。」

「我怕姜應徵的人那么多，他們有的好才情，有的富於經驗，有的生得一表堂堂，不論从那方面看，

都是勝過我多……」

「什麼才情，什麼經驗，一表堂堂又有屁用，人緣緊要。只姜有人緣，其他都是假的。」也顯得很不

「事是決定你的前途的，這是個關鍵，你妥妥好好的幹下來。」

「我怕未應徵的人那么多，他們有的好才情，有的富於經驗，有的生得一表堂堂，不論从那方面看，

都是勝過我多……」

「什麼才情，什麼經驗，一表堂堂又有屁用，人緣緊要。只妥有人緣，其他都是假的。」他顯得很不耐煩的打斷着我的話。

「人緣？人緣是……」我裝起傻來了。

「人緣么？就是那個跟你接觸的人，只妥他對你發生好感，一定會把你圈上了。」

「但我年紀並不青，更不是個小白臉，而且他們是妥妥個會計帳的，可不是妥妥未摆在辦公室裡供一般太太們賞玩。」

他聽我的話，一時想不出話來回我。但江湖先生便是江湖先生，江湖先生委不會撒謊說誑，假癡裝呆，便不成其為江湖先生了。看他把桌子上的那杯咖啡又拿起未喝了几口，把眼望到外面去，好像不屑聽我的話似的裝模做樣了好一回，轉了個話題問我說。

「今年貴庚？」

「這跟我妥妥的職事有關係么？」

「當然有關係，沒關係問你幹嗎？」他把我放在桌上的那包白嚙的香煙拿過去，就像東西是他的，從裏面抽出了一支來給我，然後把另一支放到他口裏去，大模大樣的燃起火來：「我不單會替人相命，也會替人除兇化吉，你把你出生年月時辰告訴我，我會替你查一查，推一推，真的有什麼阻隔，我會替你搬去這個障礙，包管你現在尋求的這個職事會……」

真本事，這位江湖先生把話一轉便說入港了，這麼快，亦不容許我多跟他開些玩笑。他的目的在相金

，而我向來偏不肯在這方面花我一文錢，既然他恁意讓我跟他玩笑，我亦不讓他把我拉入他的圈套。我叫走堂的來，找清兩杯咖啡的賬，赶快把放在桌子上的香煙塞進我的褲裡，毫不給他再對我瞎拉下來，便頂住他說：

「看來你真本事，一眼就知我是來這家人壽保險公司找職事。又會替人推命理，更會替人除兇化吉，你的相書一定看得不少。只是相命先生不是神仙，可以不吃饭的，亦是委過生活的，委過生活，便委有相金，我今天可忘記帶錢來，改天你在這兒，我再來請教你。」

江湖先生听我說忘記帶錢來，怔怔的對我楞着，很有後悔對我說得太多的神態。我可不理他了，正想跨出店門，却給隔桌的那個白髮老人叫住了：

「老兄！有緊委的事委你去趕着么？」

「緊委的事是沒有的。」我停着步，心裏打个轉，兩天來已見過几次面，這老人對我已不祇陌生了，既然他招呼着，亦不妨听听他對我有什麼話說，弄清楚他何故見着我時老是微笑着也好。

「沒緊委的事，這兒坐坐罷。」他拉開桌邊的椅子，委我坐下，我剛坐下來，他便把他那包放在桌子上的好彩牌香煙遞過來給我，還是微笑着「喝杯咖啡好么？」

「打从早上到現在已喝過三次咖啡了，委實不想再喝了，委有什麼話，我決在這兒奉陪，這不是客氣，我真的見着咖啡便怕了。」

「亦已近午了，不喝咖啡，叫碗米粉來吃罷。」

他不由我拦住他，直着喉嚨，委那賣米粉的煮兩碗米粉來。我想：他昨天見過我在这兒吃過米粉的，

知道我不會說連米粉我亦不吃的。

我是沒想到會跟他同在一起吃東西的，肚裏並沒準備什麼話對他說，他当然是有話問着我的，委不，

「亦已近午了，不喝咖啡，叫碗米粉末吃罢。」

他不由我拦住他，直着喉咙，要那卖米粉的煮两碗米粉末。我想：他昨天见过我在这兒吃过米粉的，

知道我不会說连米粉我亦不吃的。

我是沒想到会跟他同在一起吃东西的，肚裏並沒准备什么話对他說，他当然是有話问着我的，要不会还末打上交道便請我吃东西的。但他替我把香煙燃上了火，便把手放到他的头上去搔弄着他那虽已灰白但並不稀疏的头髮，却沒对我再說下末，这样坐着等米粉吃未免太不像样。大家缄默了一回，我实在忍受不了他那不对我闭口管自抓着他的头髮的神态，便问着他說：

「有什么話对我說嗎？老先生！」

白头髮虽然有时亦不能代表人的年纪，有的人还在壮年中年便满头苍苍了。我当他是老人，不全都从他头上那撮灰白的东西看出来，亦从他的额上颊上体态上看出来，判断他最少該有六十岁了，而且是最少的，也許他还不止六十岁哩。叫他一声老先生，在我想来是不会太过唐突的，那裏知道他一听我叫他老先生，陡的显得很是不悅，额上的皱痕更加深了。还好，他沒意思要我看他心裏的不高兴，勉强装着个笑脸說：

「别叫我太老了，我还是庚子那年出世的，祇起来，我还是这个世纪的人哩，叫我二声阿叔已是太多了，要不然，我姓林，叫我一声老林，我亦会应着你的。」

庚子那年出世，祇起来便不止六十岁了，我沒見過一个像他这样不認老的人，已过了六十岁了，还不自以为是老人，这或許只有他们西方的人才会有。要像这兒的新闻界老兄，一个只有五十岁的人，記者先生便大字标题，說他是个阿伯了，老翁了，老傢伙了。上了年纪而不認老，这倒是好事哩，亦亏他吃得滿臉紅光，看来还很强健，身上許还隐藏着些活力。

听他的話，一时使我很偏促不安，他既不認老，自不能叫他太老了：

「是的，林先生！你的話很有道理，現在可有什么話對我說嗎？」

「你可曾見過我？我說的是前些日子。」他从容不迫的又對我露着假牙微笑。

「除了昨天在这店裏初次見過你的面，以前倒是不曾見過你。」

听他的話，似乎是以以前曾見過我的，昨天今天，看他一見着我便屢屢對我微笑，是不会有原因的。

「你试想看看，」他說着便在衣袋裡摸出一小瓶风油素，在他額角上，鼻孔上抹了一下。

既不會在那兒見過他。我怎么未想呢？是了，一定是他認錯了人了，我肯定他必是把我当做另一个人了，我这样想着，便笑着对他說：

「你先生恐怕是認錯了人了。」

「認錯了人？不！」他亦笑了「我的身体各部门都过得去，眼睛却特別健康，有的人四十零岁便架起老花眼鏡了，我五十多岁看报纸还用架花鏡哩，是我見過的人，决不会認錯的。」

「我可想不出會在那兒見過你。」我很遺憾地說。

他听我的話，沒再把这个話題扯下末，見那卖米粉的端着两碗米粉来，便转个方向說：

「我們吃了米粉再談。」

他不把这个話題扯下末，我心裏却很感奇怪，我不曾見過他，他却曾見門我，世上是有这种事情的，却当我一定會見過他，可就沒这个道理了。刚扒下两口米粉，我忍不了我心裏的詫異，便問着他說：

「你爰是告訴我我是在那兒見過我，或許會使我頓開一时的蔽塞，你先生是在那兒見過我嗎？」

「這話我們暫且不談，我在那兒見過你，终会告訴你的。現在我爰知道的，早上你在裏面談得怎样，听那相命先生的說一定圈中了你，你自己有这份把握么？」

却当我一定會見過他，可就沒这个道理了。剛扒下兩口米粉，我忍不了我心裏的詫異，便問着他說：

「你爹是告訴我是在那兒見過我，或許會使我頓開一時的蔽塞，你先生是在那兒見過我嗎？」

「這話我們暫且不談，我在那兒見過你，終會告訴你的。現在我爹知道的，早上你在裏面談得怎樣，听那相命先生的說一定圈中了你，你自己有這份把握么？」

听他的話，我忽然忍不住的笑了起來，吃在口裏的米粉，差些兒噴出外面來，停了笑，便向他說：

「你亦相攸這些江湖先生的鬼話？」

「談不上相攸，這是他剛才對你說的，我只問你是否有這份給选中了的把握。」

「還有什麼把握，連話都沒問。」

「你不是亦進到裏去嗎？听那痲（从肉）子的說，他出來時便傳你进去的。」

「進是進过了的。」我說：「而且还坐了十多分钟，話可不曾說過。」

「他們不睬你？」林先生光着眼看我。

「可也不全然，爹不睬我，也不會让我在裏面坐了十多分钟的，是我自动放弃了这份競选的。」

「昨天看你在這兒等个整天，明知道輪不到你，还耐心的等，怎么今天能进到裏面去，一下子又自动放弃这份競选呢？」林先生有点倚老卖老的毫不客气的說。

「談是談不上理由的，是我一时感觉到对这种职事玄什兴趣了，便逕自出來。」我說。

「等了一整天都不覺其玄兴趣，一念之间半句話沒說便逕自跑出來了。」

这位老先生，越听他的話越覺他是个老於世故的人，对他撒謊是很难瞞得过他的。

「你当我是在对你撒謊的么？」

「刚刚打上交道，毫毫無害衝突，单看我现在好意请你吃米粉，你就該不好意思对我撒謊了。」他笑

着說。

「既然你認為我不該对你撒謊，但对你說的話你又好像不仗，你委我怎么說才行呢？」

他听我的话，暂时没理我，三划两扒的把碗裏的米粉扒进肚裏去，把碗推闲在一边，由褲袋裏摸出条手巾来抹嘴，又清了一下嗓子，才从容不迫地对我說：

「不管你有兴趣沒兴趣，跟我完全沒關係，我们不谈这个了。不过，你未这兒参加这份职事競选的初意，是因原来已有的职事不想继续幹下去，想来换一换口味呢，还是……」

「我對於职事的口味一向是很简单的，委是已有了职事做了，便不会来这兒换口味的。」我笑着打断着他的話說。

「这样說起来，你是失业了，不說玩，你看我这个人怎样？」

只委他紧贴着他的两片薄嘴唇，两眼正视着我，看来很肃然令人可敬了，虽然有点扭捏作态的样子，給人的感觉是不大自然，但我实在不好意思說下来，只好敷衍着他說：

「你先生是个很和气的人。」

「不是问你和气不和气，我的脾气有时也很不和气的，是问你我的话还值得你相仗么？」他一本正經地說。

「当然当然！」

当然什么？我自己也說不出个所以然来，我是最怕奉承人对人說好話的，一时很后悔吃他的米粉，委不，我是什么都委說我想說該說的話的。刚刚認識，便委我相仗他的话，这不是强人所难么？

「你真的不把我的話当玩笑，我可以使你不必等着人家的問話便有桩事情做。」他很自負地說。

「那就十分感激你了，只是你先生……」委我怎能沒有怀疑呢，他不是也来这家人寿保险公司湊熱鬧

當然什麼？我自己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我是最怕奉承人對人說好話的，一時很後悔吃他的米粉，委不，我是什麼都委說我想說該說的話的。剛剛認識，便委我相仗他的話，這不是強人所難麼？

「你真的不把我的話當玩笑，我可以使你不必等着人家的問話便有桩事情做。」他很自負地說。

「那就十分感激你了，只是你先生……」委我怎能沒有懷疑呢，他不是也委這家人壽保險公司湊熱鬧麼？

「我這位先生也是來這四合人壽保險公司討碗飯吃的麼？」

我笑着沒應他，坐了大半天，我還沒把我袋裏的香煙摸出來，為掩藏我的笑臉不會使他太難堪，我摸出香煙來先抽出一支敬着他。

「我是抽慣美國香煙的，你的香煙對我完全沒有癮。」他把我遞給他的香煙遞還我「我就知道你肚裏有這個意思的，老兄！我不是來跟人家爭這一份職事的，我是來討債的。」

「你是來這家四合公司討債？」

這位林先生，在我的眼裏越看越費解，越聽他的話越使我摸不着頭腦，他看我睜着那懷疑的眼光看他，竟沉着臉應着我說：

「我不像是個來討債的人麼？」

「那裏那裏！」我陪着笑臉說「就是來這家四合公司討債？」

「什麼四合公司，烏合公司罷了！」他沉不住氣說。

「是的是的！是烏合公司，你是來向這家烏合公司討債的。」

我口裏說着，眼睛却睜得更大了，天下間那裏有像他這樣一個債主用这种方式來向人討債的，債主向債戶討債須要排队，等候，耗時間……」

我真的还在怀疑下去，他可不给我再怀疑下去了：

「你别把眼睛睁得圆圆的，我犯不着向你车大炮，向人讨债亦不是有什么荣耀的事，你的眼睛睁得那么大，心裏一定在骂着我：这老傢伙委有债可讨，便该挺起胸膛不可一世地大踏步的进到裏面去，委有谁敢拦着你，你手裏的那根哭丧棒正派得上用场哩。怕什么？老板还是你的债户哩，他们那些夥记还怕你的手杖吗？你骂虽然骂得有理，老兄！我求向他们讨债却是千真万实，你已进到裏面了，已看见那个胖胖的胖子……」

「是不是那个姓赵的？」我打断着他的话说。

「你亦认得他？」老先生很有些意外。

「认是不认得他，却早已见过他了。」我说。

「你是在那儿见过他？」

「在一家三等旅店裏面见过他。」

「他在这儿有家有室，有砖房亦有垂苍屋，他到那三等旅店去做什么？」轮着他睁大眼睛来看我了。

「到那兒跟女人寻欢作乐呀，听人家叫他做赵先生，便知道他是姓赵的了。」

「原来如此！」老先生倒笑了起来：「我就是求向他讨债的。但也有有限得很，千多块钱而已，倒是求替我的老东家问他一桩不便公开的事。以前找过了他好几次，他总是避不见面，委他屋裏的人来回着我他到新加坡去了，說不会很快便回来。几天前听人家說，才知道他已化名跟人合作了间人寿保险公司。他既怕和我見面，我只好伪装着来应徵，一方面亦想出其不意的来看看他在这家公司到底摆着什么架子，不过

这是我个人的私事，现在且撇开不谈，我还有点公事问你。」

他說到这儿，在他衣袋裏摸出一本袖珍的日記部来，翻开裏面看了一回，再把日記部放回衣袋裏，问

到新加坡去了，說不會很快便回來。几天前听人家說，才知道他已化名跟人合作了间人寿保險公司。他既怕和我見面，我只好伪装着来应徵，一方面亦想出其不意的来看看他在这家公司到底摆着什么架子，不过

这是我个人的私事，现在且撇开不谈，我还有点公事问你。」

他說到这兒，在他衣袋裏摸出一本袖珍的日記部来，翻开裏面看了一回，再把日記部放回衣袋裏，问我說：

「你是不是姓黃？」

「我正是姓黃呀，先生！」

我心裏感到詫異的，当然是他还未請教我的貴姓便知道我姓什么了。更感奇怪的，好像他衣袋裏的那本日記部录有我的姓名，否則，他在未问我姓什么之前委先看一下他的日記部，便是多此一舉了。

「你先生怎么便知道我姓黃？」我接着問他說。

「豈但知你姓黃，连你的台甫什么我都知道哩。」他微笑着說。

接着他便把我的名字說出来，问我会不会說錯。

这位先生半天里不断的使我惊奇，他說他不是来这家四合公司求职而是来向他们討債的，已使我感到很大的意外。未經通問，连我的姓什名谁他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幸亏我有生以来是不會攪政治的，不然，就委疑心他是个老特务了。

「我的大名正是这个。」我强着笑說「然而，我还未轉教你的大号哩，亦不知在那兒會跟你碰头，對我來說，你在我眼里还陌陌生生的，我正自悔我太饞口了，未經互通名字，便吃你的米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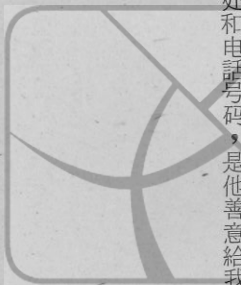
「不多說得太小气了，一碗米粉祇得什么呢？」这位老先生倒是一本正經地說「我的大名，你跟着便知道了。」

說：

「我現在還有一樁事要到郊外去，這張名片給你，你妥是認為我的話還靠得住，不妨照着地址到我那兒去，我自會安置你樁事情做。」

他說着，便妥咖啡店裏那米粉攤的攤主秉會鈔，匆匆忙忙的叫了一輛三輪車坐着去了。

我把他給我的那張名片端詳着，那是一張三寸多長寸半寬的卡片，中間用四號宋體字印上他的姓名，左下角是兩行六號字體，印上他的居處和電話號碼，是他善意給我的名片，我自該珍藏到我的衣袋里去。



第十八章

當晚坐在旅店房間的桌邊，我把那位林先生給我的名片在灯下凝神細思，這位林先生對我為什麼要有這份好意呢？剛一交談，便請我吃米粉，還不知道我的底里，便想介紹桩事情我做，世上怕不易找到有像這樣的事了。然而，我到底祇是條光棍，真所謂一身之外爰長物，不管打从那方面來推測，對我是不什麼損害的。我把我的錢包拿出來，把裏面的鈔票角子都傾在桌子上，是兩張紅色的，兩張綠色的和十多張藍色的，四個五角錢的銀幣，錢包裏所有的還湊不到四十塊錢。衣袋裏還有十多個大小不同的角子，點點下，也只有兩塊多錢，這是我現在的全部財產了。而我每天的房租伙食和零用，最少要六塊錢，換句話說，我的全部財產只能維持我一個星期的生活，一個星期後的情景是怎麼樣呢，我真不敢想下去。這樣，對於林先生對我的好意，我勉強得個結論，就是，對於林先生何故有這份好意給我，我是不妨到他那兒看看的。

這個能在咖啡店里坐着喝茶說閑話不用找事做便能生活下去的林先生，他雖沒有告訴我他一生的歷史，在半路里我是這樣想的：他委不是一個退休領受養老金的公務員，一定是他的子女都很出息，能夠供養他可以天天說閑話而不用擔心生活的煩惱。但當我照着他名片的地址走近他的大門時，把我在途中所想像出來的情景完全推翻，林先生並不用領受什麼養老金，亦不用他的兒女供養他，仅仅是在我眼前的這座屋子，就夠他有十年以上的清心快意不用愁慮的生活了。

这座屋子离市区并不远，搭巴士车两角钱便可抵达，是很理想的居住地方，照这兒的地价来估值，单是屋子前后那近三万尺地皮，便值七八万块钱了。屋子是两层楼，是间很夠气派的花园洋楼，爰连屋地一起祇起来，二十万块钱是买不到这座洋楼的。外面围牆的铁门是敞开着，裏面却静寞寞，看不见半隻狗兒，铁门上亦没挂上一块提防恶狗的牌子，想裏面是没养有狗兒的。既然没有恶狗，我便冒险闖进去，有个园丁模样的人，手裏拿着胶管在屋子右边的花坛淋花，见我进去了，停了他的工作，睜着疑詫的眼光看我。

「请问？」我陪着笑脸问着他：「这兒是不是林先生的屋子？」

「这间屋子不是姓林的，你老兄找错了屋子了。」那园丁口裏說着話，眼睛却不停的上上下下在我身上打量着，幸亏我身上的衣服是早上才換上的，还祇整齐，褲子的褶痕还有棱有角哩，而我的年纪亦不青了，很难构成一个小偷的模样。听他說这座房屋不是姓林的，我亦以为是找错了屋子了，把衣袋裏那张林先生給我的名片掏出来看，並沒错哩，不免使我感到很奇怪，便又问着他說：

「这条路是不是叫做西方路？」

「沒錯兒，这条路正是西方路。」那园丁不甚热情地說。

「这间屋子是不是三〇五号？」

「門牌亦沒錯。」

这样說起来，我倒不会找错屋子哩，然而这个园丁却說屋子不是姓林的，这就使我惶惑了，我把手裏的名片遞給他說：

「我是来找这位姓林的先生。」

那园丁並不接我的名片，連半眼都不瞟它，只是冷冷地說：

「門牌亦沒錯。」
這樣說起來，我倒不會找錯屋子哩，然而這個園丁却說屋子不是姓林的，這就使我惶惑了，我把手裏的名片遞給他說：

「我是來找這位姓林的先生。」

那園丁並不接我的名片，連半眼都不着它，只是冷冷地說：

「你把名片遞給我有什么用？我是不識字的，我委識字，還在這兒替人家做園工嗎？」

這位園丁說錯了話了，以為識字便有什么了不起，識字的人像我這樣到處碰壁餓肚子的多得很，反而像他這樣不識字連一張名片亦看不懂的人有一份這麼輕鬆的事做，真的，委有一份像他這樣自由自在的園工做，我也不敢嫌我找不到工作做了。

「那麼，老兄！」我說：「你們這兒有一位六十多歲滿頭白髮的人沒有呢？」

他既不識字，我只好把林先生的形象說給他听了。

「六十多歲，滿頭白髮？」那園丁想起來了：「是不是口裏鑲了一付中間還有兩個金質的假牙的老人？」

「正是正是！」我鬆了一口氣：「我委找的正是這個鑲着假牙的林先生。」

「那你怎麼能說他是這屋子的主人呢？」這個園丁輕蔑地白了我一眼。

「他不是這屋裏的主人嗎？」我又詫異起來了。

「那姓林的先生告訴你他是這間屋子的主人嗎？」

「他倒沒有這樣對我說。」我說着，把手裏的名片又向他幌了一下說：「他昨天給我這張名片說，委是想找他，可以依着名片放着的地址便行了，原來他不是……」

「這屋子的主人姓邱不姓林。」那園丁打斷着我的話說：「我們都叫這屋子的主人做大老板，他在这

兒還有兩間比這更像樣的屋子哩，他住別處不住這兒，這兒只是他接待親朋的地方，外埠姪有什麼他的亲戚朋友到這兒，他才招待他們在這屋子居住，平時是很少到這屋子的。他亦沒那么多的年紀，剛剛五十多，有錢的人保養得好，四十多的人着耒並不比他年青，他怎麼能有滿頭白髮……」

「那麼這位林先生是不是住在這兒？」我也打斷着他的話說。

「你听我說，」這位園丁一本正經裝得多么的神氣：「這位姓林的老先生，吓！你姪记住，背地裏才能叫他做老先生，當面是不好叫他老先生的，你姪叫他做老兄，他才高興。這位林先生是住在這兒的，屋子可不是他的，他只是我們邱老板的一位亲戚，替他管理屋業園产的。這位林先生越老越風流，不時在外面拈草惹花，雖然他自己有兒有女，都已成室成家，亦都有很过得去的职业，他却不到屋裏去做太公享福抱孫，却自己到這裏來居住。別人說他不会享福，他才会享福哩，一个人在這兒，偶然高興了，叫个老相好到這兒來同住，谁知道。現在他在樓上怕还未起身哩，你有什么事兒姪见他，等我替你通知他一声。」

他說着，放下他手裏的胶管，招呼我到屋裏大廳上坐。有錢人家的屋子，佈置当然氣派得很，也不必去細說它。那園丁指着廳裏的一張沙發椅姪我坐下去，隨手把东边那个大窗的窗帘拉開，廳裏更顯得明亮了。裏面壁上一角掛着一張相片，約有呎來長，八九吋寬，用很精緻的鏡框鑲着，远远看去，很像那个姓曾的女人，我正納罕地想跑近去看清楚，却听那園丁口裏囁着說：

「林先生下楼來了。」

林先生的睡衣還沒換下，臉上好像剛剛洗過，比昨天更加容光煥發了，越發有精神了。這是一座華麗的屋子，林先生虽不是屋裡的主人，但既住在這兒，亦就等於是屋子的主人了。在这样的势力社会中培育

出來的人，多多少少总帶有点勢利的，姪說我会除外，那就是我說假話了。現在見着林先生，已沒昨天那种自然態度了，我拘拘謹謹地由沙發站了起來，必恭必敬地向林先生招呼了一声。今天的林先生，已跟昨

林先生的睡衣還沒換下，臉上好像剛剛洗過，比昨天更加容光煥發了，越發有精神了。這是一座華麗的屋子，林先生固不是屋裡的主人，但既住在這兒，亦就等於是屋子的主人了。在這樣的勢力社會中培育

出來的人，多多少少總帶有點勢利的，要說我會除外，那就是我說假話了。現在見着林先生，已沒昨天那種自然態度了，我拘拘謹謹地由沙發站了起來，必恭必敬地向林先生招呼了一聲。今天的林先生，已跟昨天的林先生有些不同了，一眼看來，還看不出對我怎樣矜持拿捏，却不大把我看在眼裡了，他只隨便作了一下手勢，要我坐下去，還未道及我的末意，便自個兒坐到沙發上去好不舒服把地架起腿兒來問我說：

「听她說有一封仗給你，你却沒有回她。」

「誰會有仗給我？」我實在莫明其妙得很。

「不妄假裝癡呆了。」林先生很不客气地說：「還有說，那個姓曾的女人。」

原來林先生說的是那個曾女士，這就使我想起他昨天的話了，昨天他說在那兒見過我，我却想不出會在那兒見過他，他真的曾見過我，那就只有在那姓曾的女人的屋裡了。這樣說起來，他跟曾女士也是認識的。

「噢！先生！」我很意外地「你說的那個姓曾的女人，是不是那位住在西區郊外的曾女士？」

「除了西區郊外的那個姓曾的女人，難道還有一位在東區郊外的女人亦是姓曾的？」

「姓曾的女人多着哩！」我笑着說：「南區北區我想該亦有姓曾的女人的，不過林先生！如果是那位住在西區郊外的曾女士，難道林先生你亦認得她？」

「我也認得她？」林先生皺着眉很有些怪我問得太唐突似的「我只問你為什麼不認她的仗，你還未回我的話哩！」

我不認曾女士的仗，當然有我許多不認的理由，一時却不知從何說起，正在遲疑，林先生却不等我回

他，提高着嗓子向裡面嚷着說：

「老杜！是什么时候了？东西还……」

他的話還沒說完，裡面却大声的应着他的話說：

「来了来了！就来了」

那个叫老杜的用人，果真的来了，手裡托着个大木盤，木盤上放着一些吃喝的东西，看他都搬在桌子上，是两大杯阿华田，四隻鸡蛋，分盛在两个小碟子，两个似乎在茶楼買来的肉馒头，什么都分作两份。林先生却是一个，也許他会吃下这两份的东西，却不必作这样两份盛着的，这中间一定有我的一份，也不待林先生开口便对他說：

「我是刚在街上吃过东西的。」

「到这兒来不必客气了。」林先生把老杜放在桌子上的东西分一份移近我面前的桌面上「吃不完可以臚下来。」

在吃东西的时候，林先生边吃边好像在思索着什么，並不对我說話，我一时也没什么話准备跟他聊，这样，他吃他的，我吃我的，气氛显然很有点尴尬。但当他把那个肉馒头吃下肚裡了，忽然显出很有兴趣的问我說：

「为了什么理由，你不回她的仗？」

「理由？」我肚裏嘀咕了一会兒，终究不便对他实說，随便应着他「我想：我的不复她的仗，为的是我只配坐在人家等候室等候人家传见的人。」

他听我的话，不再把这个问题扯下来了，转个弯问我說：

「你現在在那兒住？」

「理由？」我肚裏嘀咕了一會兒，終覺不便對他說，隨便應着他「我想：我的不復她的仗，为的是我只配坐在人家等候室等候人家传见的人。」

他听我的话，不再把这个问题扯下来了，转个弯问我說：

「你現在在那兒居住？」

「昨天不是告訴过你了吗？暂时在旅店裡租个房间呀。」

「你搬来这儿居住好了，这儿有的是房间，很是寬敞，亦不混杂，离市区亦不很远，什么都很便利。」

「这实在很好，但我怎能搬来这儿打扰……」

「不多說玄謂的廢話了。」他不給我說下来「裡面有三个房间，都是空着，来！我陪你去看看。」

他說着，站了起来，送我跟他跑。穿过大廳西边的过道，上端是通到楼上去的扶梯，下头是並排着两个房门，各通进两间房子，他带我进去的是一间裡面两边都有窗子，臥床桌椅柜枱什么都有，而且佈置颇为整齐，比普通旅店房间裡面的陈设要好得多。老杜正在房间裡面用竹扫揭去上面天花板的煙塵，林先生跑近去，在老杜旁边跟他咬了一下耳朵，便见老杜匆匆忙忙的跑出去，林先生见老杜跑出去了，便把房间裡面的两个关闭着的窗子打開，问我說：

「你看这间房子怎样？」

以我通常在旅店见过的房间所定的价錢来估量，委在旅店裡租到有这样房间，是需要比我現在所租住的房间的价錢要多付一倍以上才能租得到，那就是說委七八块錢了。能夠有这么一间房子居住，在我这个常常輪布床的人是覺得有点非份的，听林先生的話，一时真不知該怎样回着他，只有对他癡笑。

「不委癡笑了！你認為适合你居住，随便由你那个时候搬来都好，房裡什么都有，你只带你的衣箱皮

噫到末便行了。」

随便那个时候搬来都好，林先生真有点错爱了，我很想即刻便搬进来哩。刚才听那园丁的话，虽知道这间屋子只住他一个人，我还是拿捏着问他：

「你们府上的人……」

「什么府上的人，不妄说这些讨厌的话了。」林先生岔着我的话说：「这兒只有我一个人居住，就是有时来些人客，楼上几个房间，也是住不完的。」

林先生说，恰好早间那个园丁提着一个淋花的水漏打外面经过，便叫着他说：

「老洪！等下子有闲时提两桶水来把这房间洗扫一下。」

林先生吩咐过了那个姓洪的园丁，回头又对我说：

「你且到廳上坐坐，等我到楼上做桩事情再下来。」

我回到大廳，先妄解决我心裏疑难的是壁角那个镜框，但我跑近去时，定睛一看，镜框裏的人已是三个我不认识的青年，刚才分明看的是那曾女士的肖影，一下子便变成三个青年了，心裏觉得很奇怪。

坐到廳中沙发上，自己一个人祇有浴在沉思裡，由我怎样假设各种可能的理由，都覺得林先生驟然对我的这份好意是在情理之外，既属情理之外，自己那能接受他的厚待，不过，世上属于情理之外的事也未嘗沒有，在这个时候，妾再矜持拘谨，将来向人求助时就更加沒意思了。我这样想着，一转念，决定即日搬到这裡来。

林先生下楼来了，早上他身上的那套睡衣换过了，現在着在他身上的，似乎比昨天我所看见的那一套

更加名贵。他告訴我現在妾到外面去，两点钟便回来，妾在这兒等他吃午饭，但我告訴他我妾到旅店提取我的行旅来。

林先生下楼来了，早上他身上的那套睡衣换过了，现在着在他身上的，似乎比昨天我所看见的那一套更加名贵。他告诉我现在要到外面去，两点钟便回来，委我在这兒等他吃午饭，但我告诉他我到旅店提取我的行旅表。

林先生自己没有车子，可是他刚跨过屋裡外面的大门，便有一辆半新不旧的中型车子在等着他。驾驶的是个孟加厘。林先生没委我附搭着他的车子，我也不好意思开口分点便宜，看他的车子驶向大路那边去，我另搭上巴士车回旅店来。

我在当天傍晚便搬到林先生的屋子来，恰好老杜搬出饭菜，他告诉我林先生今晚赴人家的宴会，委我自个兜吃。看饭桌上摆着的是一碗菜脯汤，一盘炊鱼，一盘釀豆腐，一碟青菜炒精肉，还有一盘鸭蛋炒大葱，这几样菜，都不是我经常能吃得到的，现在却一夥兒由我一个人来吃，不免笑着对老杜说：

「林先生不回来吃饭，却办了这么多的好菜，林先生是委我在这兒长住的呀，可不是来这兒作客哩，他没告诉你们嗎？」

老杜听我的话，看了我一下便神秘的微笑着，样子很有些笑我太小家子气了：

「怎沒有！他午间便告诉了我们，林先生平常一个人都是这样买来吃的，不是因你今晚搬到这兒来特别买来请你的。」

不管林先生屋裡的用人以什么的眼光来看我，但现在坐在林先生屋裡的餐廳饭桌上，我是不能忍受宠若惊的感觉。眼前桌上陈放着的饭菜，虽还够不上用食前方丈这句话来形容，但我是吃慣那一饭一汤几角钱的饭菜，骤然来享受这好像有谁替我作生日似的手盛餚饌，委我怎能不暗自推敲林先生因什么缘故来这样厚待我。

吃过了饭，洗了个澡，便进到我的新房子休息。这兒比旅店那兒的环境清静得多了，二十多天未换了两家旅店，终日所看到的都是些来去匆匆的人物，即想在房裡静思一下，但耳朵裡飘进来的仍离不了叫唤声，鞋子踩在地板上的橐橐声，这兒可没有听到这种令人可厌的声音了。躺在那軟綿綿的床上，舒服极了，忽然来了个新念头，这个念头骤然使我像注射了两针兴奋剂，这近个月来，腦裏都充滿着现实生活的問題，一个人而只想到自己个人的生活，在人生的意义上，也就行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了。是的，妾能善用这个环境，在做人上就较有意思了，我就这么腦裏浮现了我的坦荡理思而入了梦境。

隔天起来，听老杜說，林先生昨晚宴会后回来时半路裡因酒后着凉身体不大舒服，妾我自己用早点不必等他。我问老杜是否可以上楼去看他，老杜却說向素很少外人到楼上去的。

「最好，等林先生有需要你上楼去时再到楼上去罢。」老杜这样劝着我說。

既然向素很少外人到楼上去，我不是林先生的什么亲戚，正不必破这个例。

这样，一连三天，林先生都没有下楼来。先两天，心裏真有点替林先生着急，人的感情是相对的，他毫沒条件的妾我到这个不是平常的人能住得起的屋子来居住，又把我当做客人来款待，我妾不默待他林先生的身体早点痊癒，那我就不是个有心肝的人了。却是慢慢地發覺老杜好像完全不以他的主人抱恙为意还是照常的跟我拉扯些不关痛癢的話，亦不见有医生到来，更沒有林先生的亲朋好友来探病，总而言之，整间屋子丝毫显不出是有人害过病的。每次问老杜，老杜总是这样回着我「快好了，只是轻微的伤风，不妾紧的。」

他的用人都認為他的病不关紧要，我亦就不因林先生的沒有下楼来而心裏不安了，相反的，我更預备

我自己的工作计划了。

在林先生沒有下楼来的第四天的晚上，老杜做完他每天該做的工作，看他吃过晚饭，便搬了一张布床

間的屋子，這屋子顯不出是有人住的樣子，緊的。」

他的用人認爲他的病不關緊要，我亦就不因林先生的沒有下樓來而心裏不安了，相反的，我更預備我自己的工作計劃了。

在林先生沒有下樓來的第四天的晚上，老杜做完他每天該做的工作，看他吃過晚飯，便搬了一張布床在門外走廊上休息，我覺得有許多話要從他的口裏透露給我，便亦搬了一把籐椅放在他布床的一邊。

「老杜！你的年紀……」

「快五十了！」老杜不待我的話說完，反應得很快的回着我：「這一生，怕就这样罷了。」

「林先生一個月給你多少工錢？」

「百多塊錢，錢是不少，但我每天要抽三包海車的香煙，一瓶黑狗啤酒，光是煙酒，就花去我的工錢的大部份了。」

「有幾個孩子？」

「還沒老婆哩，那裏來孩子？」

「你也是个抱独身主义的人，真的，这年头做人很不易，还是孤身个人较为自由自在。」我有点想讨好他說。

「我才不想抱独身主义哩。」老杜毫不客气地說「什麼独身主义，都是些沒本事的傢伙，討不起老婆的人說出來遮羞遮羞罷了。」

「既不抱独身主义，这把年纪，也该讨个女人了。」

「我可沒你黃先生的本事哩！」

我不知老杜是有意諷諷我呢，还是他的率直，看他又紧接着說：

「有那些不用錢又不用我供養的女人，你黃先生替我介紹介紹，不管多少個，我都有本事吃得下。」
听他的話，使我很後悔對他提出這話題來問他，勉強應着他說：

「世上那有不用錢娶妻又不用男人贍養的女人？」

「多哩多哩！可惜我不是個小白臉，又沒過人的氣力。」

老杜的話越說越不像樣，我怕拉下來，像他這樣粗魯的人，他是什麼話都能說得出口的，在我原沒多大的關係，在林先生當然不會高興我跟他的用人談這類不成體統的話，轉了個彎問着他：

「你說在這兒六七年了嗎？」

「已六七年了，還是贍條光棍，我委是能提得起筆，早不幹這一行了。」

「你委能提得起筆又將怎麼樣？」

「能提得起筆么？」老杜肯定地說：「林先生也不會委我妻替他做案務了。有許多其他的事，他會委我去做的，像這種煮飯燒菜的事，他就委叫別人替他做了。」

「他還有許多其他的事委人替他做么？」

「怎沒有？譬如：替他收地稅，我們那老板有很多屋地租給人家建屋子的，都是林先生經管着，這兩年來，由他一個亲戚替他收租，他的亲戚却把收來的地租多半輸在麻雀檯上，惱得他很想把他的亲戚捉到監裡去。這几个月來，尋妻覓去都找不到一個適合妻替他收租的人。」

「替他收地租，原是樁並不困難的工作呀，就是不懂筆墨的人也能担承得起的。」

「豈但不困難，還容易得很哩，只有十多塊地段，几十家租戶，一個月只消出去几天，便能把租都收

妻了。」

「林先生却几个月來都找不到一個適合替他收租的人？」

「替他收地租，原是樁并不困难的工作呀，就是不懂笔墨的人也能担承得起的。」

「岂但不困难，还轻松得很哩，只有十多块地段，几十家租户，一个月只消出去几天，便能把租都收

来了。」

「林先生却几个月来都找不到一个适合替他收租的人？」

「他是这样告诉人家的，但一个月只有八十块钱的薪金，提得起笔的人不会把这个工作看在眼里，提不起笔的人可又做不来，这得委找个兼职的人才适合，可委找一个兼替他做这份工作的人很不容易。」

一个月八十多块钱的工钱，一个月只消几天在那些园地奔跑，听老杜的话，一时觉得很有趣，便这么在我的肚裏嘀咕着。那个林先生叫他做老洪的园丁，这时由外面提着一纸包东西进来，见老杜躺在布床上，低着嗓子对他說：

「还在挺屍！老鸭母在外面委你出去哩。」

老杜一听外面有什么老鸭母等着他，竟一声不响的撤下我在藤椅上，三脚两步的跑到外面去。

搬来林先生的屋裡居住已过了三四天，这三四天来还未跨过这屋裡的大门到外面去，本想破费两角钱车资搭巴士到市区观观一下夜景，但听了老杜的话，使我心裏暗自高兴的连市区也不去了。回到房裡，躺在床上想：林先生几个月来还未找到个适当的人替他收地租，我應該是他一个最适当的人选了。对林先生来说，他的一个月给人家八十块钱的工钱，正如老杜的话，谁也不把它放在眼裏的。委个有工作的人替他兼差，这样的人亦不易觅得，就是找得到，不能对他这个兼职忠实，亦成问题的。对我来说，在林先生的屋裏食宿已经解决了，这八十块钱已很够我使用了，我的零用钱是可多可少的，十多块钱的零用，我也不会感到拮据，即使林先生委扣除我的伙食，我亦願意做。一个月只有几天替他奔跑，餘的时间便是我的了，而我所需的并非委多点薪金，却是委时间，除了收租期间的日子，我一个月还有二十多天的时间做我

自己的工作，而我自己的工作，是認為比什麼更加重要的。

我很肯定，我委是願意替林先生幹这份工作，林先生應該很是滿意的，这样，他祇是已找到一个几个月来寻觅不到替他工作的人，而我亦免担心他委給我一份不适称的职事。

老杜的話在我耳裡是十分可喜的，但当晚我却有点失眠，因为我心裏确很高兴，一高兴了不免就连带想及林先生的健康，我巴不得林先生明天起来能够步履如常，到下面来，使我可以向他委求这个职事做。

我的盼望沒落空，林先生終於在今天吃早点的时间到楼下来了，他的臉色还是那么的紅潤，甚至使我覺得比三四天前的他更加容光煥發，一丝兒不像是有个曾經有过三四天身体不舒服的样子，我沒等他坐到沙發上去，便诚恳地向他請安了：

「林先生身体好了点兒了？」

「好了点兒。」

他的声音很响亮，很使我怀疑他的嗓子比他未害过病之前更好，伤风，在我的經驗是往往委跟咳嗽连在一起的，一經咳嗽，嗓子多少便委受影响的，但我们的林先生，却难以在我的經驗中看出有同样的感受，他的步履亦比往日更加穩健，三脚两步便跑近桌边，委我同在桌边坐着：

老杜的早点刚刚摆在桌子上，我不及待的便笑着对他說：

「林先生！你說委介绍椿事情我做？」

「是的。今天我就委替你解决这个问题。」林先生很像胸有成竹似的。

「但是，林先生！我聽說你正在找个替你收地租的人，如果这个……」

「林先生！你說要介紹椿事情我做？」

「是的。今天我就委替你解決這個問題。」林先生很像胸有成竹似的。

「但是，林先生！我聽說你正在找個替你收地租的人，如果這個……」

「是誰告訴你的？」林先生岔着說。

「我聽老杜說的，他說你這几个月來還找不到一個可替你做這椿事的人。」我坦率地說，一時沒想到這話是否對老杜有防碍。

「听老杜說的，便把他的話藏在肚裡來問我，我看你好像對這個工作發生興趣了。」林先生不愧是個老於世故的人，我還未說到這兒哩，他一眼便戳穿我心裏的事。

「不瞞你說，林先生！我想了整晚，覺得這個職事……」

「願意做這個八十塊錢一個月的工作？」林先生再次打斷着我的話說：「不過，老杜有沒有告訴你，即使是這麼一個月僅八十塊錢的工作，還須委人担保哩？」

是的，替人做着有金錢出入的工作，照例要有人担保的，我可沒想到，听林先生的話，一時感到很羞愧，想不出什麼話來回他。

林先生看我听他的話，样子一時顯出很難過，他却笑了，而且不斷的搖着他那個白髮遮頂的腦袋：

「我沒想到你竟有这样的克己，一個月八十塊錢的工作便滿意了！」

這該由得他來笑話我的，一名潔淨工人的待遇，還委比這替他收地租的薪金高得多哩。但我能告訴他么？在這八十塊錢的后面，還有許多不是金錢所能估量的高貴的工作，不能呀！我所認為高貴的工作，決不是像林先生这样的人能夠了解的，你委對他說自己亦有許多高貴的工作待做，那林先生的腦袋一定搖得更加厉害，我既不能向林先生解釋我何以願意做這個待遇微薄的工作，只好張着口由林先生笑我是個克己

的人了。

林先生见我只是攢着眉苦笑，他可不笑了，很有点大人对着孩子似的神气训诫着我說：

「不是我不相仗你，我的地租一个月只有几百块钱，就都給你吞在肚裏，对我也祇不得什么大损失。只是听你說一个刚刚跨出学校的小学教员，月薪都可以得到两三百块钱，而他们的学识，也仅仅限於几本教科书，你这个什么都懂得一点的人，甘願来做一个月八十块钱的工作，这不是太沒志气了么？」

「什么都懂得一点」我自那天在咖啡店裏認識他，还不曾对他誇下这个海口哩，听他的话，使我很是莫明其妙，我不知他根据什么对我这样过奖。說我沒志气，这倒可以来商量商量，我承認志气我是有一点的，只是我的所谓志气和他口裏說的志气不甚相同罢了。

我是很难向他解釋我愿担承这个只有八十块钱一个月月薪的职事那只有我才能了解的理由，因为，一种还未可以见人的自我工作，祇能祇是理想而已，在我现在的情况，少向人高谈自己的理想是更好的。不想昨晚高兴整晚的心事，今天一早便給林先生当头淋了冷水，勉强回他說：

「我的意思是我自己只有一个人。」

「自己一个人便什么都可以随便？」

「这倒不是随便不随便。」

「別廢話了，吃了东西再說。」

林先生果真不想說什么了，拿起东西便吃。林先生的胃口比前几天要好得多了，真使人有点覺得委有好胃口，應該先害一场小小的毛病。委是我不会健忘，他似乎比我第一天跟他在这儿吃早点时多吃了一个

肉馒头。

老杜刚把桌子上的杯盤撤去，林先生不慌不忙的在他的衣袋裏摸出一封他事先写好的仗，仗封沒封口

林先生果真不想说什么了，拿起东西便吃。林先生的胃口比前几天要好得多了，真使人有点觉得姜有好胃口，应该先害一场小小的毛病。姜是我不会健忘，他似乎比我第一天跟他在这儿吃早点时多吃了一个肉馒头。

老杜刚把桌子上的杯盘撤去，林先生不慌不忙在他的衣袋裏摸出一封他事先写好的信，信封没封口，但却把信笺摺得严严实实的塞在裏面，他把信遞給我說：

「你照着信封写明的地址到那裏去找那位姓易的先生，他便会替你安排一个适合你做的工作。」

我手裏持着林先生的信，心裏却感到很大的失望，昨晚一晚所拟的计划是没法实行了，有点躊躇地問着他：

「现在就去么？」

「当然现在就去，难道你还有什么等做的事么？」

林先生那坚决的话很有点命令的神气，跟我初次在咖啡店和他认识由他请吃米粉时显然已有不同。而我好像也拘束得多了，不敢坦率地对他说我心裏想说的话，几天来寄居在他的屋裏吃他的飯所产生的后果，竟是我身不由己。

林先生既无意跟我再聊下去的兴趣，我更不会找些话来投他所好，便持着他的信回房来，整理了一下自己琐碎的事，把衣服换下来，便依着址地到外面搭巴士车去找那位易先生。

第 十 九 章

林 先生仗封上写的是易氏办事处，地方我是找到了，但我却看不出我所面对着的那幢建筑物有点像办事处的气氛。可能不单是我，凡是见过这座房子的，恐怕会当它是一间别墅，屋子並不大，只是几间廳房的独立式平房，好像是重新修过的，从外面看来，很是悦目，說它是间别墅，是不会差到那裏去的。

外面既不像一间办事处，裏面更加不像人家办公的地方，彷彿是一间较具气派的住家，所不同的是裏面没有女人孩子，是几个成年男人。

听裏面的工人說，易先生还未上班，只好在廳裏坐着等候。大廳右边的那间房裏，却坐着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人，伏在桌子上不知在写什么，通过那面和大廳相联着的小窗，见我坐在廳裏，他竟放下笔来，跑到廳裏问我說：

「你是来找什么人的？」

「易先生。」我說着，把持在我手裏的仗向他一幌「是位林先生介紹我來这儿见他。」

我的仗只是向他一幌，表示我是有人介紹到这儿的，他却当我是拿給他看，毫不客气地在我手裏拿过去，见沒封口，也不问我是否同意，便把仗箋抽出来看，裏面写着的是些什么話，连我都没看过哩。

他把仗看过了，依旧塞进仗封裏，看他只是咬着嘴唇冷笑着，我不知他感到有什么好笑，便把仗接回来。

「你姓黃？」他略具笑意的对我装着个不很显现的鬼臉。

「敝姓黃。」我想，文裏對於我的尊名大生一定是交代过的「未传故里，无三」

末。

他把仗看過了，依旧塞进仗封裏，看他只是咬着嘴唇冷笑着，我不知他感到有什么好笑，便把仗接回

「你姓黃？」他略具笑意的對我裝着個不很显现的鬼臉。

「敝姓黃。」我想，仗裏對於我的尊名大姓一定是交代過的「未转教哩，先生！」

「我么？姓莊。」他不怎样热心来回我「是末这儿找事做？」

「是的，是末这儿找事做。」我說「你先生也是在這儿办公的么？」

「办公？」他自言自語的哼了一声，竟忍不住的笑了起来「对了！我是在这儿办公。」

停了一忽，我还没開口哩，他又问我了：

「你会做什么的？」

这样老是对我不具好意的笑着，不能使我心裏有点反感了，我是末这儿找事做的，玄意末这儿受人轻蔑嘲笑。而且，他的话也问得非常的玄礼不遜，好像有意对人家的自尊心挑釁似的，既然他是抱着对我寻闹心，我也不必对他装稳重了，想了一下，便回他說：

「我还不不清楚我会做什么哩。」

「末这儿求事做而自己还不知道会做什么，那你是委人家派什么事你做呢？」

「你不是见过仗了嗎，仗裏不是交代得明明白白了嗎？」

「仗裏說你会吟詩做对，会替寿翁撰桃联，会替死人述行狀。」

听他的話，不禁心裏有点愕然，果真仗裏是这样写的，那林先生一定有意闹我的玩笑。早间接过林先生的仗，虽然没封口，自己可不會把仗箋抽出末看，总觉得薦人的仗，不外是那两句八股，没什么好看的。现在这位莊先生却敢把人家的仗拆出末看，我又何必慎重，听莊先生的話，一时没回他的話，管自把仗箋

抽出來看。

林先生的仗可不是這樣寫的，我早就知道，儘管他或已發覺我是個頗為沒出息的人，八十塊錢一個月的地租收租人的職事都願意幹，但他不會也不必對我開玩笑的。林先生在仗裏不會對我開玩笑，當然是這位莊先生有意尋我的開心了，我跟他素昧生平，剛一見面，便找人家玩笑，真的，這樣可以忍得，便什麼都可以忍得了，可惜我沒這份量度，我把仗箋塞進仗封裏，便笑着對他說：

「你先生太謬獎了，我可不敢當。」

「怎麼？你當我是過獎了你？」他裝得一本正經地說。

「對了！」我說「替壽翁撰桃聯，替死人述行狀，這是你硬塞給我的本領，我是敬謝不敏的。要說我有什么擅長，倒是向生人開玩笑，尤其是那些目中無人，貧嘴薄舌的傢伙……」

他開始發覺我不是個那么容易可以欺侮的人了，有點不好意思地打斷着我的話說：

「你怎樣向生人開玩笑？」

「怎樣向生人開玩笑么？這可分兩方面來說，一種是用文字的……」

「你也會寫稿么？」他沒等我的話說完，便伸出手來「表表！我們還未行個見面禮哩。」這種文明人的玩意，我是不怎樣熱心的，但他既伸出來了，不能不跟他握一握手。

「喝杯茶好么？」他把手縮回去說。

「我剛剛喝過了。」

「老易今天沒過中午是沒來這兒的，我的話你委不相仗，可以問裏面的听差老劉。現在才敲過十點鐘

，還有兩個鐘頭委你坐冷板凳，不到外面喝茶也行，你跟表，我們談談。」他說着，委我跟他到剛才也在裏面寫字的房間去，裏面只安着一張寫字桌，

「老易今天沒過中午是沒來這兒的，我的話你委不相攸，可以問裏面的听差老刘。現在才敲過十點鐘

，還有兩個鐘頭委你坐冷板凳，不到外面喝茶也行，你跟我來，我們談談。」

他說着，委我跟他到剛才他在裏面寫字的房間去，裏面只安着一張寫字桌和一張放書的書架，壁上是一個呎見方的風景鏡框，一份日曆，便什麼都沒有了，桌邊只有一把交椅，他另在廳裏搬了一把來。我坐到椅子上，笑着問他：

「這是你的辦公室？」

「可以這麼說，但我在外面辦公的時間是比較花在這兒辦公的時間還要多。」他像正經又像開玩笑的說。

「你的話我不解，莊先生！」

「容易得很！不用我解釋，過多几天你便知道了。」他說着，也不先問我喝什麼，便提高嗓子向房外呼喚着「老刘！到外面叫兩杯阿華田來。」

接下來，便看他在書桌下面的抽屜裡拿出几本薄薄的小冊子來，問我說：

「你見過我寫的東西么？」

我把小冊子接過來看，是用道林紙精印的文鈔，比平常三十二開本的书大一点，只有三四十頁，裡面什麼詩體都有。五古七古，五七絕和五七律一應俱全，还有不少長短句，几篇應酬的文字，末尾還殿上一些對聯輓聯，一句話，都是些玄聊的東西。

「還沒看過。」我說。

「這樣好的東西都沒看過！」他有點不快意了「那你平時看的是些什麼书？」

「我常日也很少看什么书呀！」

「这些都是我精心的著述，有些曾在报纸上的副刊发表过，还有好些未公阅，这本小册子送你，你务细心地欣赏才行。」

什么文章都好，高兴了，有时也会拿来翻翻一下。可是我最怕看的，便是这些玄聊的应酬文字，我真奇怪报馆的先生们怎么可以把这种文字公然在报上发表，糟蹋篇幅，委我细心的来看他的大作，这是做不到的，我是宁可把时间花在跟小孩子玩耍上。但我不能把我的意思告诉他，祇好把他的小册子收下来。

「你会写过这种文章么？」他一下子变得很头中气了，不像刚才见面时的滑头。

听他的话，我心裏想：我委学写这种文章干什么？对社会都丝毫不没有用处的，便回着他說：

「还不曾学过。」

「你委是对这种文章有兴趣，我可以指点你。」

莊先生說着，又在抽屉裡摸来摸去的不知在找什么，摸了一回，才摸出一个信封来，裡面塞着几张不同颜色不同大小的小笺，他都抽出来给我看。

「不是我誇口。」他好不厚颜地說：「这几封笺是很好的证据，他们老远的由各个地方寄来给我，說读我的詩文，比读大文豪的作品还更令他们得益，他们很是佩服我，委我作他们的老师，教他们怎样吟詩做文。」

莊先生說着，为想取得我的相仪，把几张笺都遞給我，我接过来看，似乎都是些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写来的，虽然有的字体写得很端正，但笺裏却写得很不通。有的还滿纸错字，像他们这些连普通的语句

都弄不清楚，也想来吟詩作对，妄附莊先生的驥尾，实在令人可笑。更可笑的还是莊先生，也有勇气拿出这些不通句文来给我看，以证实也在这方面私淑弟子之多。

莊先生說着，為想取得我的相仪，把几张仪笺都遞給我，我接過來看，似乎都是些沒受過什麼教育的人寫來的，雖然有的字体寫得很端正，但儀裏却寫得很不通。有的還滿紙錯字，像他們這些連普通的語句

都弄不清楚，也想來吟詩作對，妄附莊先生的驥尾，實在令人可笑。更可笑的還是莊先生，也有勇氣拿出這些不通的儀來給我，以证实他在这方面私淑弟子之多。

我把儀箋遞還他，漫不經心地對他說：

「我原也很有興趣來學這些，只是太笨學不好。」

「學我的詩文是不怕笨的，只要有恆心，即使不能學得跟我一樣，能有我的七八成，也可以应付場面了。」

「应付什麼場面？」我感到很奇怪。

「应付什麼場面？可以应付的場面多得很哩！」

莊先生并不一氣的說下來，看他頓一頓，在褲袋裡摸出一個銀質的煙盒來：

「我們抽支煙再說吧！」他說着，先給我一支煙。

為尊敬我這位詩文的老师，我也在褲袋裡掏出一盒火柴來，替他把煙點上了，看他很舒服的吐了一口烟出來，神情俨然地就像我真的是他的弟子：

「有人說這些東西只是文人的玩意，已不合現在這個時代了，其實他們識個屁，翻閱報紙來，幾乎很少沒跟這些東西發生關係的。有錢的人生日，要有詩序壽聯，喪事的人家，更要有輓聯讌告祭文行狀等等，可以派得上用途的很多很多，一時也說不了。一個人的生生死死，只委屋裡有錢，這些東西便有用處，有錢人家的生日忌辰，這些東西都可以待價而估，而且，肚裏裝得起這些東西，比學什麼都切實，只委巴結上三幾個有錢有地位的人，你準半輩子都吃不完。就像你現在委找他的這位易先生，他就是一個最懂得

写这种东西好处的人，也不过是几年前的事，他还在我屋裡白吃了几个月我的伙食哩，就因他有这项本事，近三几年来，給他認識了几个有錢的人，現在已是……」

莊先生說易先生非过十二点是不会来上班的，看腕錶，还只有十一点多鐘，外面似乎有汽车车门闹闹的声音，那个叫老刘的手裡端着两杯阿华田进来，對我說：

「易先生来了。」

易先生来了，莊先生的話忽然吞进肚裏去，「現在他已」是什么，就只等候有机会再听他的后文了，我是不能不去跟易先生晤面的。

易先生的办公室在大廳的后面，进到裏面一看，更不像是间办公室，房间两旁各摆着一付茶几，中间是一隻矮脚玻璃桌面的圆桌子，週遭放着四隻沙凳椅，四个壁角各安着一个大小不齐的櫃橱，裡面是各式器皿玩具，并不是公文簿册，是一间彻头彻尾的会客室，但易先生的公文皮包却丢在一边的茶几上。

易先生看来似乎比莊先生年轻一点，个子却比莊先生高大得多，口裡咬着一支煙斗，很是神气。他听老刘的話，便委我一边坐着。

易先生委我坐下来说，我只好遵命的坐下来说，他把林先生給他的仗看过了，问我說！

「你会做什么？」

「林先生的仗裏不是說得清清楚楚了么？」

我怀疑易先生是否有诚意看林先生的仗，林先生的仗刚才我在大廳已抽出来看过了，對於我会做什么，林先生特別交代得分明。

「那么！你明天来这兒，我再告诉你我委給你做的事。」易先生很爽快，毫不拖泥帶水。

我怀疑易先生是否有诚意看林先生的仗，林先生的仗刚才我在大廳已抽出来看过了，對於我会做什么，林先生特别交代得分明。

「那么！你明天来这兒，我再告诉你我委給你做的事。」易先生很爽快，毫不拖泥帶水。

我回到林先生的屋裡，碰巧林先生躺在大廳的沙凳椅上看报，我把我会怎样会见易先生和他吩咐我明天再到那兒的話告訴他。

「他有沒有提及每月委給你多少薪金？」

「还没有，他还不知道我的办事能力怎样哩。」我說。

「明天不管他派什么事你做，你該對他說你一个月委两百块钱才能过日子，知道么？」林先生特別囑咐我說。

「能對他讲薪金的么？又不是他下聘书聘請我的。」我皺着肩強着笑說，覺得林先生很奇怪，怎能委我对易先生作这个委求呢？

「一个人生活能过得去，才能安心替人工作呀。」林先生很像体贴我說。

「我向未已過慣清苦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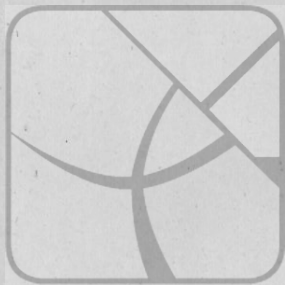
委不是林先生的鬍子剃得精光，我相仗它这当兒定会倒豎起來的，他滿臉顯得很是不欢悅，尤其兩隻眼睛，有角有稜的很有点兇光，他不給我說下來，頂着我說：

「你不該以為在这兒免費食宿便心滿意足的，我可以向你保證，你再在这兒呆上一年，我決不會向你祇賬，但你該依我的話向老易說。」

林先生不再跟我扯下來了，兀的由沙凳上站起來，把几张报纸隨便丟在桌子上，管自到樓上去。

在人家屋裏當食客，当然要看主人的臉色的，但我不解何故林先生对我的态度改變得这样的快，在咖

啡店裏我们是平行的，我不曾对他拘谨过，而且还对他闹过好几次的玩笑哩。初到他屋裡那天，他还好像把我当是个朋友，姦不，我也不会那么快便搬到这兒。这两天，我在他眼前，简直是他的下人了，替人做事，工钱应该是僱主和僱员协议才是道理的，林先生不免有点越权了，而且越得使我太莫明其妙了！



第二十章

隔天，林先生并沒下楼来跟我吃早点，老杜委我不必等他，只好自个儿吃完早点，整理了一下衣服，便搭车到易先生的办事处去当他的办事员了。我知道，易先生是不会那么早便到办事处办公的，在市区踌躇了一回，看时间差不多了，才到他的办事处来。

易先生却出我意料之外，听裏面的老刘說，易先生到办事处已不止半点钟了，一时心裏很不自在，覺得第一天便撞板了，自以为他决不会那么早到这兒的，他却真的这么早便来办公了。我急急忙忙的望他那边叫做办公室跑去，易先生坐在他昨天坐着的那张沙發上听电话，我不知他跟谁通电话，說的又是属于那类性质的話，在房门趑趄着不敢进去。易先生看见我了，倒沒对我摆着他的上司架子，一手执着听筒，一手招我进去，也恰好碰着他在听筒上微笑着說「好啦好啦！我知道啦！」便把听筒放下。

或许是第一天，易先生对我的迟到并沒提起，我心裏的不安倒是多餘的，但他也沒跟我說什么，看他由沙發上起来，把放在旁边茶几上的公事皮包又挟在他的腋下，委我跟着他跑。

易先生带我到昨天莊先生办公的那间房，裏面已另安上一张半新不旧的办公桌，莊先生却看不见，他的办公桌上面还是像昨天一样摆着那几样文具。

易先生委我坐到那张刚安上的办公桌边，他自己把莊先生桌边的椅子搬过来，和我隔着办公桌坐着，便把他的公事皮包打开来，在裏面摸出一捲用英文練習簿写成的东西对我說：

「你就在这兒替我用原稿纸把这些东西正楷謄抄起来。」易先生說着，便把他手裏那捲文稿遞給我「你在这兒工作一天，我给你五块钱，半个月计祿一次，只有到这兒替我工作才給錢，缺勤的日子，沒有薪給，每天的工作时间不拘，但每天最少要替我繕写四千个字或十张原稿纸。」

林先生委我向他索一个月两百块钱的薪金，他却給我日薪，每天五块钱，就是一个月的日子都到末，也只有有一百五十块钱，而且，每天須替他繕抄四千个字，这距林先生所开的最低条件是太远了。對於每天写四千个字，我自问是能做到的，八点鐘繕写四千个字，是不必委我在灯下求赶的，一个月休息三四天，也可以拿到一百三十多块钱的，这在我也不祿少了。如果单单替他抄写，这个工作对我倒很合适，四千个钢笔字楷书，委是精神集中一点求写，也许五个钟头便有这成绩，那么，每天还有许多时间可以从事我自己的工作。我这样想着，便决定不把林先生委我向他委求每月两百块钱薪金的话对他說，林先生委是心裏不高兴，我可以重搬出外面租房，易先生见我一时像在思索什么，问我說：

「我的话你满意么？」

「我可以试试看。」我笑着說。

「我的话你認為滿意，那便由今天开始罢，以后你每天早上八点鐘便可到这兒，只委你能写足四千个字，不管那个时候，你都可以提前回去。」易先生說着，在褲袋裏摸出两支抽屜的鎖匙給我「这张桌子給你用，你替我做的工作都委在这张桌子上，委到外面去，得把东西放进抽屜裏，锁住了，决不能遗失。你得时时留意，这是很紧急的文章，抽屜裏还有几本原稿纸，你写完了再来问我委。」

看易先生挟着他那个公事皮包就委跨出外面了，猛可裏像记起了什么了，又回头来指着莊先生的桌子

对我說：

「那张桌子是个生牲的，也有时也到这裏来写点什么，也是个有点神经质的人，什么话你都不委去听

得時時得意，這是很累妥的文章，扯爛裏還有尸本屬和紙，你寫完一篇，又得再寫一篇，這就叫「得時得意」了。看易先生夾着他那個公事皮包就跨出外面了，猛可裏像記起了什麼了，又回頭表指着莊先生的桌子

對我說：

「那張桌子是個姓莊的，他有时也到這裏來寫點什麼，他是个有点神經質的人，什麼話你都不丟去听他，我祇給他在這兒到這個月為止，下個月我委他搬到別的地方去。」

我把易先生遞給我的文稿稍稍過目，原來竟是武俠小說，易先生亦寫起武俠小說來，心裏覺得很奇怪，不自覺的自言自語的說着：「原來是武俠小說」。

「是的，是我自己作的武俠小說，這鬼報紙副刊上的武俠小說，都是向香港特約的，或轉載香港報紙的，我祇是這兒唯一的小說家，大家都向我拉稿，你委小心地替我抄寫，不可以抄錯我的字。」

易先生好像自以為是個武俠小說家而自豪，說話的時候免不了有那種不可一世的神氣，對我的話交代清楚了，才看他氣昂昂的大着步伐向外去了。

雖然有人寫武俠小說發了財，想來這種小說是很得到讀者的支持的，但我從未却不去看它。我不看武俠小說當然有我不看的理由，理由是，它跟我們这个时代好像全沒關係，儘管很多很多的讀者每天起來的第一件事是翻開報紙副刊的那些刀槍劍戟的故事，而我却不喜歡這種刀槍劍戟的故事，這或許是我看不懂這種小說，偶然高興了，我也寧可看那些炸彈大炮的故事。

不看武俠故事而替人家抄寫武俠小說的稿件，這實在是我從沒想過的事。更使我為難的是我这个新上司易先生竟是一個武俠小說的著作者，除非我不想賺他每天五塊錢的工錢，我沒理由能向他提出抗議說：「我不願意替人抄寫武俠小說。」回末向林先生訴說我的隱衷么，真是不必了，林先生的頭腦，未必比易先生更高明的，而且，他根本便不把我當是個朋友。

小不忍則乱大谋，这是古人的話，拿来在此地似乎还适用，我是不必挺一时的意气的，且替他抄抄再說。人是动的，不是靜物，两条腿什么地方都可以闯得的，我應該捺下性子，慢慢寻覓我自己的路的。

我是这样自我安慰的，却也很难为我的两隻手，看到这种与时代悖谬的故事，屡屡使我停着笔不願抄下来。

我不知易先生在他的办公室办什么公，自从早上他交代我替他做的事之后，一直到午后，都沒见过他。中午到外面吃点心回来，亦沒见过他，这使我替他工作时在精神上还不怎样的拘束。虽說他每天只委我替他抄写四千个字便可得他五块钱，不过既替他工作接受他的酬劳，名份上便有上下高低的分别了，誰願意在工作时由人在旁监视着呢。

易先生沒在旁看我怎样替他抄写，我是可以随意地停着笔靜思的。該是平常商行或政府机关退班的时候了，老刘看我还伏在桌子呆着，便进到裏面对我搭汕着說：

「黃先生！时间不早了，第一天来工作，也不必太过辛劳了，易先生早就回家去了。」

「易先生回家去了？」我說：「这兒晚上单你一个人在这兒住宿么？」

「还有一个姓曾的小白脸，他晚上才来这裏过夜，日裏市区有他的工作。」

我不知易先生这个办事处是办着什么性质的事，但委知道这个办事处的底裏，老刘是个最好的情报员，但仅仅認識两天，便委老刘对自己倾诚，沒先使他喜悅高兴，他的話很不会对我沒遮拦的，我这样想着，便问他說：

「老刘！你三餐都在外面吃的么？」

「这兒厨房虽然鍋炉盘碗什么都有，但自己一个人，烧起饭来实在太麻煩，反正一个人吃不了那么

，便問他說：

「老劉！你三餐都在外面吃的么？」

「這兒廚房雖然鍋爐盤碗什麼都有，但自己一個人，燒起飯來實在太麻煩，反正一個人吃不了那麼許多，在飯檔裏几角錢一頓飯，也會使你吃得打起噎來的，沒來由討那麻煩做什麼？」

「我也常常吃那飯檔的飯的，現在該有五点多鐘了，我們買點什麼這兒一起吃好么？」

老劉許是一個人在這兒太寂寞太單調了，一聽我委他買東西來跟他一起吃，顯得很高興：

「你委吃什麼，我買來請你？」

我是不会懷疑他有請我吃飯的力量，但我正想從他口中得點什麼，那能由他請我吃东西，看他興沖沖的就想往外跑，我把他拉住了，塞五塊錢在他衣袋裏，對他說：

「你看什麼可吃的，便買什麼來吃好了。」

五塊錢，委照我以前在外面吃飯檔，是可以兩天的，我也很少對誰這樣的慷慨，掏出五塊錢來請人家吃东西。但看老劉高高兴兴的拿着我的錢往外跑，自己心裏亦跟着他高興，這或者我現在已有工作了，只委我願意替易先生抄那些令人肉麻的武俠小說，一天便能得到他五塊錢了。

老劉似乎也不是個粗心憨直的人，還很有些人情味，他沒把我五塊錢都拿去，只花了两三塊錢便買到兩包很豐富的飯菜和茶水了，他把找回的錢還我，笑着說：

「这次由你請我，下次該讓我做東的。我在这兒替易先生看門兼打菜，一個月也有百多塊錢的。老婆早已過身了，兒子却去當兵，什麼可以拉得上的亲戚都沒有，只贖我一个人自己賺自己開，別說几塊錢請吃那經濟飯菜，上館子請客我都做得來。」

只委大家坦白爽快，談話是不必拘对象的。我跟老刘见面祇两次，现在是首次跟他談过話，但我承認老刘是跟我談得來的，看他对我談得那么口沫横飞，满脸笑意，我就知道他把我这个人还認為可以做朋友的。等他談夠了，我不免有点歉意的問他說：

「易先生这间办事处是做些什么生意的？」

「易先生这兒的办事处做的是什么你还不知道？」老刘睜着眼看我。

「我表这兒只是一个姓林的先生介绍的，他并没告訴我易先生做什么生意，两天表在这兒，我自己也看不出。」

「易先生在这兒只做点投机的生意，这种生意，只委一个电话就行了，他在这兒掛块办事处的招牌，只是一个幌子，这个幌子，对他很是有用的，我在这兒替他看门……」

「单单替他看门，不是太清閒了么？」我打断着他的話說。

「刚才告訴过你了，也当他的打杂，碰着他在这兒宴客，也就夠我忙了。」

「你說这个办事处的招牌对他很有用处，你的意思是——」

「你在这兒再过些日子便知道了。」老刘笑着說，好像不便向我解釋下这个问题似的。

「莊先生不是替易先生工作嗎？」

「莊先生不是替易先生工作的，他在这兒借易先生的房间，放上一张办公桌，有时也表这兒作点私事，什么私事，他从不告訴人的，我也不大清楚。上个月易先生便向他索回房子了，莊先生却賴着不肯搬出去，经过了一场争吵，莊先生才答应在这个月的月底搬出去。」

「易先生租給他多少錢一个月的房租？」

去，經過了一場爭吵，莊先生才答应在这个月的月底搬出去。」

「易先生租給他多少錢一個月的房租？」

「易先生那會拿過他的錢，他們原是老朋友哩，聽說以前兩個人曾在一間公司辦事，稱兄道弟的好不亲密，一起居住，一起吃喝，兩人又都會做詩寫文章，不時在報上發表他們的詩文，却不知因什麼緣故，現在翻起臉來了，大家相見都把臉板得緊繃繃，很少說話，近來……」

老刘正說得高興，冷不防有人進來了，是個面目姣好很有點姑娘氣的青年，我不曾見過他，他當然也不會見過我，看我坐在裡面辦公桌邊，啾着嘴問老刘說：

「他是來這兒幹什麼的？」

「易先生請他在这兒辦事的。」老刘有點老風見着貓似的，把對我說的話中斷了。

「易先生請來這兒辦事？是办夜班的么？」

他轉着眼睛看我，一種介於討厭和鄙視的神態，真叫我驀地對他生起反感來。我不知道他是這間辦事處裡面的什麼人，但時候確已近黃昏了，房裡雖然兩個窗子都敞開着，視覺已有點模糊，知道該回去了，把易先生的文稿都鎖在抽屜裏。既然他對我毫不講禮貌，我也不必對他客气了，只对老刘說聲再見，半眼也不看他的管自跑出來。

回到林先生的屋裡，恰好林先生一個人在廳上吃飯，我委婉地告訴他在路上碰着一位朋友給他拉到飯店吃飯，把肚子填滿了，林先生並不勉強我吃飯，只问我替易先生做的是什麼事，我都告訴他了，幸好他再不问我關於薪金的事，使我那吊在上面的心得安下來。

第廿一章

在易先生的办事处替他抄稿子一忽的便过了一个星期了，換句話說，我已捋到了暫時記存在易先生的賬上有三十五塊錢了。過去這個星期，却沒見莊先生來這兒办他的公，整間房子，只有我一个人，实在清静得很，靜得我的鋼筆写在紙上也可以听出声来的。老刘像是那天跟我談話不蒙被那姑娘型的青年所喜，或曾給他为难过，几天来很少进到裏面来，偶然打房門经过，也祇跟我作个善意的招呼而已。易先生更不进房裡来，有两回因稿子写得潦草，没法抄下来，倒是我持着稿子过那边他的办公室问他。易先生的文稿都是些什么五台拳和少林腿，抄得我膩死了，真的，我很想有个人来这兒跟我談一談哩。

今天却是我沒想到，当我一早进到办公室裏来，莊先生比我更早的已坐在他的办公桌边，沒看他办什么公，却是手裡持着一本小册子摇头晃脑的吟哦起来。见我进来，很高兴的把他的小册子放进抽屜裏，笑着问我說：

「哈囉！老黃！来了几天了？」

「来了一个星期了。」我也笑着說：「这个星期来老沒见你，到底那兒去了？」

「沒那兒去，还在这个地方，谁願意见那只会有錢人马屁的傢伙，我知道他今天过海去，眼不見他倒乾淨些。」

「谁今天过海去？」我莫明其妙地。

「你的贵东家，他今天伴着隻老鸭母到那边闹心了。」

倒乾淨些。」

「谁今天过海去？」我莫明其妙地。

「你的贵东家，他今天伴着隻老鸭母到那边开心了。」

我的东家，当然指的是易先生了，参以前几天老刘告诉我的话，他们两个人的敌对程度是很令人惊异的。据老刘说，他们以前倒是很妥好的朋友，朋友而至於兇终隙末，自然一定有很大的原因的。我把抽屜的锁闭了，拿出易先生那满纸烏煙瘴气的武侠小说来，莊先生见我搬出纸笔来，问我說：

「他派什么工作你做。」

「替他抄小说。」我指着桌上的文稿說。

「他也会作小说？真见鬼！」莊先生跑过来，把易先生的文稿翻了一下，搖着头「这王八臉皮夠厚了，把香港来的小说改換了一下头面，便称是他的小说了，世上那有这样便宜的事，谁委給他瞞着便是傻瓜了。」

「易先生说这兒已有两家报馆求向他拉稿了。」我說。

「除非那編輯先生瞎了眼，委是我呢，我定把这文抄公公开让人家知道。」

莊先生說着，又跑回他的桌边，在抽屜裡拿出几本平装绣像的武侠小说来給我看：

「你且把这几本书翻一翻，再对着你抄的稿，看看是不是这混账在裏面改写过来的。」

七天来我已替易先生抄了近三万字，这三万字共有五个回目，这五个回目跟莊先生拿给我看的这部小说回目所用的词语完全不同，这些回目的词句，想来是很费易先生一番心血的，它並不比原书差，有些看来比原书更好。但裏面的故事，完全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有几段文字几乎是照抄。心裏实在很是不解，易先生什么都可以出名，譬如他能够把他在报上发表过的一些替人写的文章诗词，检出来印成册子和莊先

生一樣，雖然人家也許未必拿來欣賞，到還不失是自己寫的。却想把人家那印成書的武俠小說拿來當帖式，妄人家給他瞞過，這不是掩着人家的眼睛學狗叫么？說他為利，就是編輯先生講點關係把它刊登了出來，一個月又能拿得多少錢稿費？我把易先生的稿子參照了那部小說看了一回，心裏總沉不住好笑，有些文字，原書已有些問題，輕易先生一改，越發不通了。莊先生见我默不作聲，只管露着齒笑着。问我說：

「你也覺得好笑么？」

「真的，有些文字是照搬過來的。」

莊先生把那几本小說拿回去，依旧放進抽屜裏，又坐到椅上去，老劉進來了，手裡捏着一張紙條對莊先生笑着說：

「莊先生！恭喜你！」

「恭喜我什麼？」莊先生楞着說。

「你看這張紙條便知道了，財色兼收，還不值得恭喜么？」老劉說着，把紙條遞給莊先生「我不認得字，不知紙條寫的是什麼，是昨晚舅爺交給我，說你交上桃花運了，紙條是個女人寫的，替他代交給你。」

莊先生把條子接近過來，略一過目，便把條子撕成紙碎了，衝着口罵起來：

「姓易的，我操你祖宗一百代。」

老劉见莊先生真的生起氣來，却不知道紙條寫的是什麼，知道剛才的玩笑開錯了，很沒趣的撒着腿兒到外頭去。我跟莊先生見面祇兩次，還摸不準他的性情，见他爆起火來，正不知那條子敷的是什麼火藥味

，不便去問他，管自抄我的武俠小說。莊先生见老劉到外面去了，忽的又把他那繃緊的臉弛下來，笑着對我說：

老刘见莊先生真的生气，却不知道许多事情，见他爆起火来，正不知那条子敷的是什么火药味到外头去。我跟莊先生见面祇两次，还摸不准他的性情，见他爆起火来，正不知那条子敷的是什么火药味

，不便去问他，管自抄我的武侠小说。莊先生见老刘到外面去了，忽的又把他那繃紧的臉弛下来，笑着对我说我：

「姓易的姪我在这个月底把我这张桌子搬出去，不然他姪叫老刘他们把桌子丢到外面去，老黄！你等着瞧，我会让他们搬走我的东西便不是姓莊的。」

「你在这儿办公也不碍事呀，为什么他定姪你搬出去呢？」我不知道他们的恩怨有多大，但我应该装出点同情他的。

「不碍事！」莊先生冷笑着說：「就因碍他那可告人的事，他才姪我搬走哩。姓易的我認識他到现在不止二十年，对你說，他肛门下面几根毛，我都能說得出。这个忘恩負义的傢伙，現在得志了，巴结上几个大老板，忘記以前在我屋裡白吃了三四个月的饭，这个流氓，我一定姪他显出原形来。」

易先生的原形是一种怎样的嘴臉，莊先生沒有說下来，转个方向，忽然问我說：

「老黄！他可曾对你說給你多少錢月薪？」

「易先生給我的的是月薪。」我苦笑着說：「每天替他抄写四千字，不管时间迟早，他給我五块錢。」

「那你对这五块錢月薪有什么感想？」

「实在談不到什么感想，我只是隨遇而安，一个人太多感想，反而自己活得不痛快。」我笑着說。

「你的意思是，姪活得痛快，什么都不必跟人计较？」

「可不是嗎？人生仅几十年光景呀！」我笑着說。

「不姪傻了！」莊先生不高兴地对我提高嗓子說：「这个文抄公偷竊人家作品裏面的故事，你却替他

謄錄，寄到報館，他每千字可以拿到五六塊錢，却只分到塊多錢給你，他這個標盤打得真不錯。在地位上，你是僱員，他还是你的僱主哩，你就這樣心滿意足，替他掙錢。」

「這比向人家伸長手好得多哩！」我半開玩笑地說：「不替他工作，又委我做什么？你知道，在這個地方委找樁事情來做不是像你口裏說出來那么容易的。」

「事情多得很，只问你願做不願做，不是我夸口，替我工作比替他抄寫這些人家的二手貨，在意義上，酬勞上委勝得他多多。一個人而至於替一個當拉牽的人工作，在我想來，並不比向人家伸長手更高貴的。」

「替一個當拉牽的人工作？」我光着眼看他。

「可不是嗎？你才管他叫易先生，我祇當他是个馬泊六，我 wouldn't 誣蔑着他的。」

「易先生是个馬泊六？」

「不必呼名叫姓了。」莊先生向外面看了一眼「你現在在那兒居住？」

「我那天不是告訴過你了嗎？」我說：「在林先生那兒暫時寄居。」

「林先生？有沒有名字的？」

「林又木。」我說。

「在這位林又木先生的屋裏居住？」莊先生加重語氣地問。

「不錯，就是在这位林先生的屋裏居住。」

「我現在可以預先告訴你。」莊先生很神氣地說：「你在他那兒居住一定會後悔。」

「在他那兒居住倒很舒服哩。」我笑着說。

「自然！有錢人家的屋子那會不舒服。」

「我現在可以預先告訴你。」莊先生很神氣地說：「你在他那兒居住一定會後悔。」

「在他那兒居住倒很舒服哩。」我笑着說。

「自然！有錢人家的屋子那會不舒服。」

莊先生仅仅这么一句，不把這個問題再扯下去了，另起他的話題來：

「我的屋子在西郊，离这兒有两英里，虽是木板屋，却很寬敞，除了我自己一家人，还容得多两三个人到那兒居住。果真你有一天会后悔在林先生那兒居住，可以搬到我的屋裏去，我会騰出一间房來給你。你委願意替我工作，我可以向你保证待遇比那姓易的好得多。」

「是怎么？那我得怎样来感谢你呢？」我不十分热心地应着他。

莊先生对我也许有他的善意，但我对他还不免有些怀疑。这兒是他办事的地方，我可看不出他办的是属于一种什么性质的事，他却說委我替他工作了，而且待遇方面还委比易先生給我的好得多，我能够相仗么？我觉得我还是應該赶快替易先生謄抄他的武侠小说，早点湊足四千字，好便在易先生的账裏又存多了五块钱。莊先生见我听他的话并没有什么反应，埋头管自抄我的字，他也不說下去了，又在抽屜裏拿出他的诗文集摇头摆脑地唸起来。

莊先生并不怎样認真地读他的诗文，說是一忽，似乎过火了一点，但也不会超过十分钟的，他把他的诗文集扔下抽屜裏去了，整了一整衣服，像是委到那兒去了，当他跨出房门时，回头来又对我說：

「我对你的話是真的，你可以仔细地去考慮，真的在老林那兒住不下去，随便你那个时候搬到我那兒，我都欢迎你。我的地址你可以问老刘，他是知道的。」

未听莊先生背地裏說易先生的話，我对易先生給我的工作抱着云所谓的态度来应付着他的，反正这

几天来，我也着实替自己作了许多自以为很有意义的工作，这样打杂日子，是不会嫌日子太长的。听了莊先生的話，有点怪了，我好像越来越覺得替易先生做的工作毫沒意义，易先生委是真的只是个替人拉牽的马泊六，那就不值得替他工作了。



第廿二章

替易先生做的工作又过了一个星期了，但这个星期並不比上个星期工作的顺利，虽然早上还是照着往常的时间上班的，可是当我跨出我办公的地方，却不像已往的日子，有时竟在上灯之后了。

这一天，因为早上更换衣服时忘记把开抽屈的锁匙拿出来，匆匆的便搭车到易先生的办事处来，待到委替易先生抄文稿时，才知道开抽屈的锁匙没有带来，一时很是烦恼，只得又搭车回林先生的屋子来。这么一往返，白白的耗去了一两点钟的时间，加上心裏的烦闷，整个上午，並不會替易先生抄写过什么文字。四千个字在别人半天或能抄得完，在我这个不善於书法的人却没法办到，没法办到只好赶夜车，得在灯下工作了，这是很少有过的事的。

就过去的经验，知道易先生往往在午后三点多钟便开车外出了，以后是否再回来，我不大清楚，因为我在下午四五点钟时间便回林先生的屋裏来了，虽有过两晚曾在灯下工作，可也不會碰见他来过。就在这一晚，他竟驾着车子来了，等他步近大廳过道时，免不了要停着笔看他一看。过道虽然亮着一泡十五光的照路电灯，而我的视觉已习惯了桌面上那泡四十光的火，看上去便有些模糊了。但在模糊中，我还認得出陪着易先生同来的那个姓曾的女士，穿着一件紧身的旗袍，跑路婀娜娜娜的，更显出她那动人的躯体，好不亲密地挽着易先生的臂，易先生却用左手揽着她的腰，俨然是一对很好的情侣。他们或许开心极了，談笑笑的并沒發覺我在裏面注视着他们，直奔易先生那间办公室去了。

我早便不想跟她再碰面了，却出我意外的在这兒又见到她。虽说我对她已没有什么思念了，现在看她好不亲密地跟易先生一起到来，心裏那点酸溜溜的情愫还是有的。她怎么会认识易先生？易先生又怎么会认识她？我没工夫去探索，但她既是易先生的情侣，当然不时会在这兒露脸的，我再替易先生工作，在这兒歇下末，终有一天会碰着面的，那情形便很尴尬了。

我赶忙把工作完成，把文稿塞进抽屉裏去，老刘在后面出来，手裏捧着个上面放着一些削光了皮的梨子的磁盘，好不高兴地对我说：

「那个小白脸好不讨厌，一返来便跨不出大门去，自己不說話，也委人家当哑吧，刚刚給易先生叫到那兒去了。」

「易先生他们在后面哩！」我低着声指向后面去。

「他们在房裏那会听得见。」老刘笑着说：「我们儘管放心吃梨子，早间在街边買来的。」

老刘在盘裏检了一片梨子給我，咬了一口，果真好听，听老刘的话，心裏不大好受，勉强装着笑脸问他：

「他们在后面房裏做什么？」

「这还得用问我！」老刘笑着说。

「他们常常来这兒的么？」

「我是希望他们常常来这兒的，只委他们一同来这兒，进到房裏便什么都不会来麻烦我了。他们可不一样如我的心願，一个星期大约只来一次。」

「很长远的事了？」

怎样如我的心願，一个星期大约只来一次。」

「很长远的事了？」

「不怎样长远，祇是近三四个星期的事。」

老刘說着，又检了一片梨子給我，但我已吃不下去了，便问他說：

「那个娘声娘气的青年，究竟跟易先生有什么關係？」

「跟易先生是没有關係的，却便是裏面那个女人的兄弟，是那女人委易先生叫他来这兒的。我跟那个常在外面替易先生跑腿的老周都背地裏叫他舅爺，连莊先生亦叫他舅爺哩。」

是那个女人的兄弟，我猛然记得了，那一回在她的香闺，听她告訴我她有一个兄弟在外面做事，沒跟她住在在一块兒，原来便是这个娘声娘气的。我这样想着，大廳上的玻璃门发出声来了，抬头看去，这个我刚刚想着的青年手裏持着两个沉甸甸的玻璃纸袋，好像都是些好吃的食物，也不来管老刘和我在裏面閒話，直奔后面去了。

老刘见他来了，陡的那股跟我拉扯的兴趣消失了，他把盘裏臙着的几片梨，用张白纸托着放在我的桌上，把个空盘子拿在手裏說：

「我且到后面敷衍他。」

老刘到后面去了，我也不想再呆了，熄了火，跑出外面搭车回林先生的屋子了。

这位會女士真是太本事了，她的魅力也竟如此的不可思议，连易先生这个会吟诗做对不时在报上發表些好不正气的人，也給她迷得瞞着屋裏的太太跑到这兒来跟她談情說爱了。而我竟是这样的冤家路狹，决定不跟她碰见而偏偏再在这兒碰着她，我委让她知道我是如此的沒出息，在老孙老楊他們的养鸡坊是他们

的最低薪书记，在这兒却替易先生每天抄足四千字的文稿才能得到他的五块钱，我这个在她口裏曾經一度是她認為「你是我碰过中一个最奇特的男人」，豈不当场愧死么？

我的长远計劃没法在这兒实行了，就是甘願抱着另一种新鲜来替易先生抄那非我所喜的工作，我也該放弃的，我是該另找桩事情来做的。委不想替易先生工作，连带地林先生的屋子也不能住下去的，我忽然想起那天莊先生对我的話「真的在老林那兒住不下去，随便你那个时候搬到我屋裏，我都欢迎的」。

听老刘的話，知道易先生和曾女士都是在夜裏才到这兒来的，从那一晚起，我不再做夜工了。

今天一早照常到易先生那兒，跨进廳裏，便见廳中桌子上堆放着几个不知裏面装着什么的纸盒，都有尺把寬两尺长六七寸高的大小，不免好奇地多看一眼，正想跑进房裏，那个面目姣好的曾女士的兄弟竟由后面出来对我說：

「老黃！来帮一下。」

我不知他委我帮他什么事，回头望着他。

「你把这几个纸盒搬到外面车子上。」他指着桌上那几个纸盒对我說。

我是来替易先生抄写他的武俠小說的，不是来替易先生搬东西，更跟这位舅爺扳不上閥係，我心裏有点惱了，不便骤然摆在脸上，只冷冷地回着他：

「你叫老刘替你做罢，易先生的文稿是委赶时间的。」

「这可不是我擅自作主，是易先生委我叫你做的。」舅爺理直气壮地「他委你跟我一道去，这才是他委赶时间的。」

「跟你一道到那兒去？」我捺着性子說。

「你这个个人真囉唆，跟着我去便知道了。」他瞪着眼睛看我，显得有点不高兴了。

「这可不是我擅自作主，是易先生要我叫他做的。」

「跟你一道到那兒去？」我捺着性子說。

「你这个人真囉唆，跟着我去便知道了。」他瞪着眼睛看我，显得有点不高兴了。

听他的話，我心裏一橫，便也不理他。正想跑进办公室，易先生恰好这个时候由外面进来，见我跟舅爺脸上都没有好咀脸，他是个会闹办事处的人，当然知道这两张横眉竖眼的咀脸到底是因着什么事，作好作歹的对我說：

「老黃！你帮他把盒子送到李先生那兒，这是我送他的礼物，今天不必抄写了，我一样給你一天的工錢。」

「那个李先生？」我皺着眉不甚情願地。

「不委紧不委紧！你跟他去，他自会把东西送上去。」易先生笑着了。

我是很难见易先生对我有什么笑脸的，不知怎地，我竟給他这个笑脸打动了，虽然两条腿还有些懶懶的，到底还是替他搬东西到车里去。

这是一辆出租的车子，舅爺委我坐在前座，他自己坐在后面。我自己是从不送人礼物的，現在却替人送礼物，心裏越想越不高兴。暗自决定，就是暂替他做这一次，以后再碰着同样的情形，我一定不幹，即使因此失了他这份抄写的工作都好。

车子在马路飞驰了一回，舅爺委司机停在一家大洋楼的门前，他自己手裏捧着两个盒子，还有四个一样大小的盒子他委我捧着跟他到裏面去。

这是一座很大的洋楼，一时也看不清裏面有多少廳房。舅爺引我到客廳旁边的一个等候室，裏面自然

少不了用人，见我们拿着东西来，便到裏面去报告了。一会儿，用人出来了，委我们进去，这回，舅爺自己已不拿东西了，几个盒子都委我一个人一拢統的捧进去，幸亏我是會学过送货的，知道东西是該怎样的捧法，委不然，六个尺多寬，两尺长，六七寸高，总共有十来斤重的盒子是很难一起捧着而不翻下表的。

那位舅爺叫他做李先生的是个大块头，用高头大马来形容是不会不恰切的，那个吃得红红圓圓的脸，彷彿曾在寺廟裏的罗汉堂裏见过。說起話来，能当得起几个人的音量，年纪看来該有五十岁，或許实际年纪还不止五十岁也不一定，营养良好的人，多半会掩藏着他的老态的。廳裏还坐着几个看来很是体面的青年，这位李先生只管跟那些年青的人讲话，云眼来注意我这个手裏捧着一大堆的东西是不該怪他的。舅爺把易先生的名片遞上去，接着，李先生才委他的用人把我手裏的东西接过去，便委舅爺坐在一边用茶。我呢？在他的眼裏是舅爺的跟班，自然只配退到旁边那个小室等候。

我虽坐在等候室等候着我们的舅爺，裏面大廳的谈话我是听得很清楚的，尤其是李先生那过人的声音。那几个体面的青年，看来該是李先生的晚辈，对李先生是很恭敬的样子，很少說过話，李先生跟舅爺敷衍了一下，又对着他的晚辈训話了：

「你们委到外国读书，好是好的，我只怕西方国家，文明太过了，倒反近野蛮，不看别的，这里的戏院常常映演着他们的电影，那裏是戏，几个沒廉沒恥的男女，脫得赤条条地跳来跳去，野蛮人許不会比他们表現更徹底，这也祇是戏，我才不看这样的戏……」

「不是部部戏都是这样的，有些也很有意义的。」是那个青年插着咀說。

「我不是說他们的电戏都是这样的，真的如此，那还成个世界嗎？我說他们的戏有些是太莫道理，简

直是在教人学坏，你们年青人心地浮浅，根基太嫩，最易受誘惑，只委看一两部这样的戏，便会依样学样

們表現更徹底，這也就是對，我才不承認的。

「不是部部戏都是这样的，有些也很有意义的。」是那个青年插着咀說。

「我不是說他們的电戏都是这样的，真的如此，那还成个世界嗎？我說他們的戏有些是太莫道理，簡直是在教人学坏，你们年青人心地浮浅，根基太嫩，最易受誘惑，只要看一两部这样的戏，便会依样学样。还有他们的社交，跟我们讲究廉恥的文化传统相差太远了，两个陌陌生生的男女一下子便可以同到旅馆去……」

「西方国家的男女社交不全都这样乱来呀！」

又是刚才那个顶着他的人再開口了，我在这边虽然见不到他，可不会錯辨他的声音的。

「我的話你都委来打岔，老三！」李先生好像有点不悅了，嗓子显得更响亮「不会到旅馆去，我有个朋友的女儿在那儿读书，还不够两年，便替人家生下个白皮儿子。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瞒不了我，一句話，你们要到外国求深造，我是贊成的，你们需要什么，我都供給，但你们得依我的三个条件，一：不到戏院看那脫得精光的戏，第二：不委乱交女朋友。第三……」

李先生的話沒說完，又有人来送礼了，几个胖子各捧着一些装在纸盒裏的礼物，进到大廳，把李先生的第三个条件打岔了。

几个胖子都穿得很整齐，似乎也很有点地位的，李先生见着他们，嘻嘻哈哈的显得场面很是輕鬆，不再提那西方男女不道德的話了。

舅爺的冷板臉像是坐夠了，我偷眼向裏面望了一下，看他张着口打个呵欠，便恭恭敬敬向李先生告辞，李先生祇挥一挥手，便又跟那些胖子說笑了。

回来时坐在车上，舅爺依旧坐在后面，眯着眼不知在思索着什么，我也不願去打擾他的思緒，一个人想着：这个李先生确是个很正派的人，光听他对他的晚輩一席話，便令人肅然可敬。

日子过得很快，又是过了几天了，那一天，林先生忽然心血来潮，一早便委我跟他到他的椰园巡视。林先生自己虽没车子，委到那儿去，都有人驾着车子来载他的。坐在车里，我心裏想：替易先生抄稿子也快三个星期了，还不曾歇过一天，今天应该休息一天的，易先生没拘我天天必须到他那儿去，因此，我到办事处去是不必点卯签值的，现在休息一天是玄须向他请假的，正好趁这机会跟林先生到椰园乐一乐的。

林先生的椰园离市区很远，就是车子放闲速度，也委二十分钟的。听老杜說，林先生是很少到椰园来的，如果有必要，他会叫他的亲戚跑一跑的。事实上，这祇是一块十多英畝，傍近路边的不甚出息的椰园，一个月勾下末的椰卖出去，也不过五七百块钱罢了，这在林先生的收入上来说是祇不了一回事的。今天林先生却委我伴他到这儿，我是当他心裏一定很高兴的，一个人只委心裏高兴，到什么地方去溜溜下都会写意的。奇怪的是林先生說是委我跟他到椰园玩，但看他坐在车裏却老是横着眉，样子全不像是个有心游玩的人，偶然找两句话来向他打破寂寞，但问他的话他却不耐烦回来回你，再次这样，我自然看风转舵不再拉扯了。

到椰园时，他並不下车，也沒心去看他的园地，他委那司机把车停在路边，便坐在车裏楞着。我不知道他心裏是怎样的一种状态，我的却很不好过，暗自嘀咕着，委早知道他老先生委我伴他来此玄言相对，就该找个理由摆脱他。这种场面，那个载他来这儿的司机肚裏有沒有不快，我不知道，在我却是不耐煩极了，三个人同坐在一辆停着的车子，半天沒句話說，这还不够滑稽而好笑么？

好了！林先生終於闹他的尊口了，他问我說：

「老黃！你这三个星期末在老易那儿碰见过什么人么？」

，三个人同坐在一辆停着的车子，半天没句话說，这还不够滑稽而好笑么？好了！林先生終於闹他的尊口了，他问我說：

「老黃！你这三个星期末在老易那儿碰见过什么人么？」

「碰见过什么人？你的意思……」

「碰见过什么女人么？」林先生攤牌來了。

「沒碰见过什么女人呀！」我說，心裏奇怪起來，林先生问我这话幹嗎？

「沒碰过什么女人？」林先生白我一眼，像是嫌我对他不够坦誠「你也不必替老易隱諱了。」

「我替易先生隱諱？」我皺着眉說：「我替他隱諱什么呢？」

「老黃！你在他那儿工作，應該知道是我推薦的。」林先生忽然对我翻起臉來。

听林先生的話，我爆火了，我不能不爆火的。在易先生那儿的工作，每天替他抄写四千个我极不願抄写的字，才換到他五块钱，还委替他标点更改，易先生不会有什么甜願給我的。一种委我費神忍性才能掙得到的微薄工錢，我想不出應該向人感戴的，便也不管他臉上对我有怒意，像跟他攤牌似的大声頂着他說：

「林先生！你認為現在推薦我的这份工作有什么該向你感恩報德，我可認為这是別人不想做的事，是你介绍的，我只得忍耐做下去。既不是什么輕鬆的工作，還需违拗着我的性儿，我是不必向人感恩的，即使有需委，也应该出自我甘心情願。假如你委我定非如此不可，我由今天起，不想再到易先生那儿了。」

这近个月來，在林先生那儿，屢屢受他那极不近情的冷漠，心裏已很想借个机会离闹他那儿了，現在正是可以向他搶白一顿以洩过去受他的气的时候。但林先生終归是林先生，既能替一个千万老板管理他的全部业产的人，自有他的做人經驗，他看我光起火來，刚才那繃得紧紧的臉一下子鬆下來，反倒对我笑着：

「我只是一句玩笑，你便認起真來！」

「我替易先生隱諱，我隱諱他什么事？認為我會碰見過什麼女人，到底你委我告訴你我會碰見過什麼人呢？」我一时很难平熄我肚裏的火氣，說起話來還是那麼大聲音的。

「好了好了！我們不再談這事了。」

坐在前座那個駕車的，我不知他跟林先生是什麼關係，聽我的話，回頭來看我一眼。樣子很有些佩服我的意思。

經我的大聲頂撞，林先生很覺沒趣，委駕車的把車駛回屋裏，在回來的時候，輪到我擺起架子來了，林先生曾經一兩次紆尊降貴地顛倒的來問我的話，我都不十分熱心去應他。我知道，林先生的大廈不是像我这样的人能夠居住的。

回到市區，已近午了，我也不跟林先生吃飯了，自己跑出外面來，在飯檔吃了一餐平民化的飯，便回林先生屋裏來，在房裡睡個覺。不想一覺醒來，已是午后四五點鐘了，忽然想起辦事處還有一篇未完成的稿，還有千多字哩，趁着一時的勁兒，便想趕到辦事處完成它。進到辦事處來，最先映在我眼裏的，是草地上停着一輛大型的新車子，看這輛新車子的豪華模樣，不用說，一定是個很有錢的人所擁有的。

辦公室裡莊先生的辦公桌邊坐的不是莊先生，却是我們的舅爺，不知伏在桌子寫什麼，见我進來了，他也不寫下來了，把那张剛剛在上面塗抹的紙撕得粉碎，冷冷地問我說：

「你來做什麼？」

「來做什麼？不是來辦公嗎？」

「是什麼時候了？你知道嗎？」

「我的工作是不受時間限制的，高興几時來辦公便几時來辦公。」我說着，便在抽屜裏拿出我的那篇

「來做什麼？不是來辦公嗎？」

「是什麼時候了？你知道嗎？」

「我的工作是不受時間限制的，高興幾時來辦公便幾時來辦公。」我說着，便在抽屜裏拿出我的那篇文稿來。

「我想：你不必這樣勤力的，易先生不會因此多給你兩塊錢。」

「我是非這樣做不可的，就是易先生要割減我兩塊錢，我也要這樣做。」

「是誰推薦你來的？」舅爺唯有提高嗓子才像是個男人。

「用向你報告么？先生！」我也大聲地說。

「你就不怕人家炒你的魷魚？」

「我是常常給人家炒魷魚的，也時時預備讓人家來炒我的魷魚。」

舅爺一時沒話說，便睜着眼睛望着我，要比賽睜眼睛，我是不會落在人家后面的，睜起來是比他要大得多。他知道他是睜不過我的了，看他那對斗雞眼慢慢地在我的臉上移到外面去，狠狠地又不敢正面對着我說：

「哼！你這個人……」

我這個人怎樣，下面的話給老劉岔着了，老劉在外面大聲叫着他說：

「曾先生！易先生要你到裏面去。」

舅爺一听易先生叫他，陡的壯起肚來了，站了起來，使勁地在桌上击了一拳，對我說：「等着瞧！我不會放過你的。」

「隨便你那个时候，我都在这儿等你。」

舅爺见我蓦地站了起来，当我是委对他用武了，他倒慌忙急着步儿，溜到外面去。当然！我是了解得到的，他的不会放过我，决不是委跟我比量气力的，他那种女性型的人，决不是我的敌手，他临走的话，委非是委在易先生面前告我一状，委易先生来对我罢了。

老刘见他跑到后面去，便悄悄的溜进来：

「黄先生！你跟他吵什么的？」

对老刘告诉舅爺的衝突，不但玄聊，也不甚体面，我只敷衍着没告诉他。倒是向老刘探问莊先生屋裏的地址，老刘委我写在纸上，我照做了。

两个在知识上相差太远的人，相对时谈话的范围是很狭的，又衝着我一时心裏不舒服，更懶於开口了。老刘见我冷冷的，他很知趣，搭讪了一下，便跑出外面去。在桌子上构思了一回，想把我那篇未完成的文稿继续写下去，却是心裏一浮动，执在手上的钢笔便好像沉重得我不胜负荷，还没写上两行字呢，便不再写下来了，觉得还是該到外面果腹委紧。跑出室外，折到后面厕所，在过道中经过易先生的办公室，裏面几支灯泡扭亮了，照得整间办公室亮光光，如同日裡一样。偷眼飘进裡面去，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外面草地上那两辆大型的新车子的謎揭开了，李先生很开心的坐在裏面，陪着的是易先生和曾女士。

裡面的灯光是太亮了，几支灯合起来是不止一百光的，过道照路的是支十五光的灯，强弱简直不成比例，坐在裡面的人是很难发觉过道有人的。他们的嬉笑竟是那么毫沒忌憚，最先飘进我耳裏的是曾女士的话：

「不委尽管說笑了，大块头！你忘記了我的話了嗎？」

「不吝盡管說笑了，大塊頭！你忘記了我的話了嗎？」

「忘不了忘不了！你的話我那敢忘記。」李先生笑着，指着那个坐在一边的舅爺「這位是你的……」

「是我的兄弟，你看怎樣？還祇体面吧？」

「体面得很！体面得很！」李先生看了舅爺一眼，又亮起他的嗓子來「我祇稍看他一眼，就知道他是你的兄弟了，前天到我屋裡……」

「就是他就是他！」易先生插着嘴說：「是我爹他送些東西去的。」

「沒做過什麼，也什麼都沒做過。」曾女士替他的兄弟說：「向你討個職事，也值得你這樣囑囑囑囑問這問那的么？」

「自然用不着囑囑，我的達令！」李先生涎嘴涎臉地說：「我的意思是告知他会做什麼，才好給他什麼事做。」

「不用這樣麻煩了，大塊頭！隨便給他什麼做好了，只委你每月給他三百塊錢工錢便行了。」是曾女士的話。

「一個月三百塊錢……」

「我的要求不會太高吧？」曾女士打斷着他的話說。

「那裡那裏！你的要求很克己。」李先生半開玩笑着說：「我就給他一個月三百塊錢薪金好了，叫他明天就到公司去。」

「这么快？李先生！」我們的舅爺開口了「明天我还有点事情要做哩，今天是五号，等我十号再到公司去

好么？」

「隨你的高興，你委几時到公司便几時到公司去好了。」李先生說。

「他十號到公司去，你不會扣除他的工錢吧？」曾女士說。

「唉呀！我的……你還不知我怎樣對你么？妾是別人，我是妾他做足三十天的工才給他一個月的薪金的，是你的兄弟，我怎會扣除他的工錢，你呀！真是……」

「我怎麼？」曾女士竟撒起嬌來了

「你是個狐狸精。」李先生格格的笑了起來。

「什麼？你當我是個狐狸精？」曾女士半噙了起來，跑過去在李先生的臉上擰了一把。

「老易早就對我說你是個狐狸精了。」李先生笑得幾乎喘不過氣來「你別惱，別人也許怕狐狸精，我最喜歡的是狐狸精。那天，老易說他委介紹個狐狸精給我，我說狐狸精不是容易被發現的，後來，他把你的相片給我看，高興得我整晚睡不着覺……」

曾女士又想在李先生的臉上擰了，却給李先生把她的手攔着了，看他清了一下嗓子，再說下來「不說玩了！好人！老林委知道你今天跟我在一起，會不會生你的氣？」

「我又不是他的什麼人，正如他的話，大家逢場做戲罷哩，他就是生我的氣，我才不管他。」

「老林這老傢伙，也太不自量了，六十多歲的太公，我真不知他怎樣來应付你……」

曾女士又想動着他的粉拳，却給舅爺打岔了，看他對曾女士眯着眼說：

「老黃還在他的辦公室裏哩。」

「那個老黃？」曾女士楞了一下問易先生說。

「老林介紹來这儿替我少高的。」

「老林這老傢伙，也太不自重了，才一多，就……」
曾女士又想着他的粉拳，却給舅爺打岔了，看他对曾女士眯着眼說：

「老黃还在他的办公室裏哩。」

「那个老黃？」曾女士楞了一下問易先生說。

「老林介绍来这儿替我抄稿的。」

这确是一齣很好看的戏，而我竟是这部戏的配角，就因为想不到我竟是这部戏所有演員中的一份，再好看的戏，我也得抽腿避開了。我怎能想像得到呢！一个擅文工詩又会把人家的武俠小說改头換面的人，竟也未能免俗，替有錢的大老板作拉牽，正如莊先生的話，是个马泊六，而我却是这个马泊六的一名日薪僱員！

我回到办公室，把易先生的文稿整理了一下，鎖在抽屜裏，由拍紙簿撕出一張紙来，在上面潦潦草草地寫了几个字，把抽屜的鑰匙包在紙裏，恰好老刘在廳上，便遞給他說：

「老刘！等明天易先生来上班时，你替我把这包东西交給他，我委对他說的話都写在裡面，他们在裏面談着緊要的話，你不必現在交給他。」

老刘手裡捏着我交給他的东西，眼睛却睜得圓圓的，不知我驟然囑咐他的事是什么意思，见我大踏步的望外跑，他竟跟在后面的問着我說：

「黃先生！怎么委我把鎖匙交还易先生！」

「我不想做他的事了，也不准备跟他再見面，他明天委是把我的工錢祿清楚，你暂时替我收下，等我迟多两天来这儿向你取回。」

我怕跟老刘扯下会让后面的人知道，三脚两步的管自跑到街上來。一路上我是又惱又可笑，我竟来替一个如此不知廉恥的人做事，林先生也太可惡太沒道理了，把我推薦到这儿來，一时心裏氣惱得很，我

竟連他的屋裡也不去了，又到旅店租間房子。

替易先生工作二十天，三天前跟他結过一次账，拿到他九十五塊錢，还有三天的工錢在他那儿，他爻是沒託老刘送还我，便祇報効他好了。

九十五塊錢，我祇用去十多塊，身上還有八十多塊錢哩，我已決定到莊先生那儿去，也不怕身上祇有區區八十多塊錢了。

隔天由旅店出來，我的東西都在林先生那儿，自然該到他的屋子看看再作打祇的。時間也只有早上八點多鐘，照林先生的習慣，這個時候他還未下樓來的，但我跑進大門，裏面餐廳似有人在吵架，聲音越听越熟，竟是林先生和曾女士。曾女士真是了不起呀！我感嘆地想着，她似乎什麼人都認得，大家都想認識她，只听裏面曾女士說：

「我是怎麼告訴你的？」

「你是告訴我替他找份工作。」林先生的話。

「你就只會向我誇口，說什麼人你都認識，替他找份適當的工作絕沒問題。」又是曾女士的話。

「可不是嗎？老易不祇是我認識的人嗎？抄写的工作還有不適當嗎？」林先生回着說。

「誰要你介紹他到老易那儿去？」

「介紹他到老易那儿去有什麼不好嗎？」

「哦！是了！」曾女士好像冷笑起來了「你是藉着個替他找份工作的假好意，實際是爻老黃到那儿作你的情報員。」

「犯不上呀！我爻老黃報告我什麼？」

「哦！是了！」曾女士好像冷笑起来了「你是藉着个替他找份工作的假好意，实际是妾老黃到那儿作你的情报員。」

「犯不上呀！我妾老黃报告我什么？」

「不是想刺探我的行动嗎？」曾女士惱了起来了「老实告訴你，老林！你别想我会嫁給你的，大家都是逢场作戏，我不是你的什么人，我高兴跟谁来往你都管不着，你儘管去放你的哨探罢。」

这是桩什么事，我不用再听下表了，我悄悄的溜进我的房裏，把我的行旅整顿了一下。我早就感到奇怪的，我跟这位老傢伙陌陌生生，在咖啡店裏素昧生平，便请我吃米粉，还妾我搬到他屋裏，又替我找到工作，其实呢，我这二十多天来能够有一个地方歇宿而不用我付食宿的账，都是拜在曾女士身上的，老傢伙对我是会不会有一分善意的。

这老傢伙說以前曾见过我，那就只有在曾女士屋裏了，虽然我是想不起曾在那个时候跟他碰过头，也许他是真的见过我的，才产生下这个月来我想不到的情事，演变成一齣很熱鬧的戏。

我决定到莊先生那儿去，以后在他那儿有什么不好的后果，让以后再来解决好了。我偷偷地提着我的两个皮兜到大门外来，老洪在草地上除草，我把房裏的鑰匙交給他，对他撒个谎，說是暂时妾过北海住几天，幸亏我很少跟老洪开玩笑，我的话他还相仗我。

第 廿 三 章

莊先生的屋子在西边郊外，离大路还有两三百步的路，那儿的屋子並不多，不很困难地給我找到了。失望的是莊先生沒在家裏，出来见我的是他的太太，一个很朴实的中年女人。我把来意告訴她，但莊太太却說沒听莊先生說过，沒听莊先生說过，她当然是做不得主，这个我是理解得到的，但我並不慌，因为莊太太在态度上显得很和气，不像是个气量不寬的女人，便对她說：

「莊先生既沒在屋裏，那我到外面做桩事情再来，不过两个皮噏提来提去，不但麻煩，也很吃力，暂时放在这儿好么？」

「不妥妥不妥妥！在这儿等着也好，我只是說他不曾对我提起，裏面虽有两间空房，也該先打扫打扫。」莊太太怕我誤会，忙解釋着說。

我想了一下，覺得还該等莊先生先回来的好，我把两个皮噏提进裏面廳上，回头对她說：

「我还有点事情須到街上去，等做完事情再来罢。」

「妥照往日他回来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了，既然街上还有点事做，喝杯茶再去也好。」

「不必了，我是妥赶时间哩！」我說着，便跑出外面来。

以今天来說，我的时间是可以平卖的，有人妥我出让，我是可以買一送一。跑出屋外，等莊太太把大门关了，我又慢慢的踱着閑步，眼睛溜来溜去，向这儿左右左右的四邻看了一回，覺得这儿真是很理想

的居住地方，莊先生的屋子，是一间独立的四边都有空地的房屋，后面的空地，莊先生把来编派做什么，

以天來說，我的時間是可以平賣的，有人要我出讓，我是可以賣一週的。大門關了，我又慢慢的踱着閒步，眼睛溜來溜去，向這兒左左右右的四邻看了一回，覺得這兒真是很理想的居住地方，莊先生的屋子，是一間独立的四边都有空地的房屋，后面的空地，莊先生把表編派做什么，我的眼睛看不到。左边窗外，是块十多尺寬，五六十尺長的園地，種着十几株芭蕉，三四株已纍纍結着果实。靠屋子壁边还放着几十盆各种花草，两三棵紅毛丹树，却植在铁絲網边，很高，綠蔭也很广，大毒天很可以放张布椅在下面納涼。右边的空地面积跟左边差不多，在铁絲網內的草地上，一大队雛雞追逐着啄着地上的草芽。

莊先生說他的屋子很寬敞，倒是實話，剛才進去的那个廳子，就有兩丈見方，傍着大廳右边是兩間各有丈見方的房間，姦照由外面兩边看那屋子的長度，大廳后面还有许多房間的。莊先生只告訴我他是个業餘的詩人、作家，他的本業是什麼，却沒告訴我。听老刘說，他是个很兜得轉的經紀，什麼經紀呢，老刘却說不出一個所以。总括句話來說，莊先生是个經紀商，行有餘力則做詩做文，总不会錯的。

我是趕着時間到街上來看看这个郊区的街坊有什么好吃的，打自早上由旅店出來，只在咖啡店裏喝了一杯咖啡和一小块西餅，便不再吃過什麼了。現在太陽已略略西斜了，虽然我的腕錶對我罷工，不肯「照章」工作，但我也能猜得準時間是不会少過午后兩點鐘的。我是個三頓常常吃不準時的人，慣了，有時也不会感到怎樣餓，但時間既已在午餐之後，也就不太委屈着自己的肚子了。

是一間兼賣酒菜的咖啡店，裏面很寬敞，擺着十多隻圓桌子，疏疏落落地坐着十多個茶客酒客。我正揀着一張近店門的桌子坐下，后面近櫃檯那儿有人叫我了，免不了回頭一看，正是我表這兒姦找的人。莊先生和兩個跟他一般年紀樣子很斯文的人，圍坐在一張上面放着好几盆菜和酒瓶酒杯的桌边，見着我，高興得连连的嚷着：

「老黃！過來過來！喝茶三個人便夠了，喝酒是妥四個人的。」

我跑過去，他們似乎已喝得不少了，桌上已有兩個空酒瓶，一瓶裏也吃騰半瓶酒了，我坐下去，便對莊先生說：

「剛剛到你的屋裏去哩。」

「你已到我的屋裏了？」莊先生並不顯得意外「怎樣，我的話沒錯吧？我說你在老林那儿終有一天後悔的，現在你打祢……」

「我已把東西都帶來了。」我打斷着他的話說：「兩個皮嚢都放在你屋裏，易先生的工作我已辭去了。」

「很好很好！等回去時再揀一間乾淨的房間給你住。」

莊先生說着，姦走堂的另檢個酒杯給我，替我斟了酒：

「現在我們喝酒要緊。」莊先生說着，喝了一口，指着那一高一矮的兩個斯文人對我說：「他們是一個瘦子一個矮子，都會做詩寫文章的，你以後就叫他們瘦子詩翁和矮子詩翁便行了。」

「久仰久仰！」我忽然也好像有點滑頭來了，他們的文字我還未見過哩，便對他們稱讚起來了。

莊先生迟疑了一下，指着我對他們說：

「這位是老黃，在老易那儿替他做文抄公，現在不做了，也姦學做詩，特來向我拜師學習。」

「只姦有心學，詩也不十分難學的，能夠把平仄認得清楚，把古人的詩揀好的唸几首在肚裏，懂得他們怎樣用典，便會做出詩來的。」

矮詩人一邊對我說，一邊對莊先生眯着眼，樣子很神秘，儘管他對莊先生低聲問着，我也聽得見的。

们怎样用典，便会做出诗来的。」

矮诗人一边对我說，一边对莊先生眯着眼，样子很神秘，儘管他对莊先生低声问着，我也听得见的。

他问莊先生說：

「就是这个人？」

莊先生沒回他的話，只对他扭着鬼脸，倒是那位瘦子诗翁，用肘对着我们的矮子诗翁的腋下碰触了一下，好像委他不再說下表。

老实說，他们暗中的动作都看在我眼裏，但我却不知他们这样举动对我有什么意义，还是高高兴兴的陪着他们喝酒。虽然我跟这两位一瘦一矮的诗翁喝了半天酒，却还不知他们的尊姓大名，莊先生玄意介绍，我也不问他们。

回来时，大廳右边的空房子，莊太太已打扫乾淨，莊先生委我搬进去住，裏面很简单，祇一床一桌，和两把交椅。

莊先生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只有那个四五岁还未适龄的最小女孩子在屋裏，其餘都上学去了。只委他的孩子上学去，屋裏便显得很清靜，我真想不到有这样个好地方，委早知道了，便不会在老傢伙那儿呆得那么久。

在莊先生屋裡住下来了，最使我感到兴趣的是他屋後那块空地，我以为莊先生会利用来做什么，到屋後一看，除了屋角两株十多尺高的山竹树外，便是乱草一片。

那天晚上在吃饭时，我向莊先生提议了：

「莊先生！你屋後那块空地可以利用来生产哩。」

「你想利用來做什么？」莊先生并不怎樣感到興趣地說。

「用处很多哩！譬如用來種菜栽花，不过什么事都委讲究切实，讲切实，就我的意思，莫如用來作養雞場。」

「養什么雞？」莊先生漠然淡淡地說。

「什么雞都養得呀，現在大家都爭着養雞，看來養雞的入息是不错的，你就做几个雞棚，照那块空地來看，養上五七百隻下蛋的雞是可以的。這五七百隻會下蛋的雞，碰着雞蛋好價，每天也能賣出四五十塊錢的，除了飼料什么，也可以賺上十多塊的。」

「碰着雞蛋跌價，那又怎么样？」莊先生頂着我說。

「雞蛋跌價么？那就賺得少一點，從來養雞的，很少聽見賠本的。」

「你也太沒志气了！」莊先生搖着头說：「就說雞蛋一年三百多天都天天好價，一天賺十多塊錢，一個月也只能賺几百塊錢，這几百塊錢，便使你流着口水么！我只委一个空頭，有时一天也不止賺几百塊錢的。」

一句話，莊先生對於我預期他会成一个農場的主人完全不感興趣，倒是莊太太听我的话很高兴，问我說：

「黃先生！你養過雞？」

「我自己是沒養過雞的，但我可有相当的養雞常識。」

「我在屋裏只養着十多隻雞，還有一些小雞。都是養來自己用的，我也覺得屋後空地由它荒着很是可

惜，只是我沒經驗，大量養起來该怎么个養法。」

「我在屋裏只養着十多隻雞，還有一些小雞。都是養來自己用的，我也覺得屋後空地由它荒着便是可

惜，只是我沒經驗，大量養起來该怎么个養法。」

「只委你有興趣，我會幫着你。」我說：「養几百隻下蛋的雞，是需要一笔不少的本錢，仅仅是几个禁雞的雞棚，就得委三两千塊錢。不过我们可以由小做到大，不妨先養百几十隻一两个月大的童雞试试，童雞是可以散栏的，日裏由它們在草地上啄草虫，夜裏才禁到栏裏去，这些雞栏，我们可以自己动手来做，等到差不多能下蛋了，才叫木工来做雞棚，百几十隻母雞，有两个雞棚就行了，这样，只委有几百塊錢

.....

「听你說來，你倒是个養雞專家。」莊先生插着嘴打岔了「可惜我毫沒興趣，一个農場委由几百隻雞養起，就得向閻羅王請求通融了，不然等到真的能成为一个有規模的養雞場，你已合起眼來看不见了。」

「你沒興趣，我却興趣得很，」莊太太瞟了莊先生一眼「我自己來做，月間委能多三两百塊錢的收入，胜过事事向你伸手哩。」

莊太太說着，回头对我又說下來：

「黃先生！你有这种經驗，便幫着我吧，餵雞拾蛋，我们大牛二牛也会幫着做的。」

那两个叫大牛二牛的孩子，大的該有十二三岁了，小的也近十岁，他们都坐在壁边矮凳上吃饭，听莊太太的話，也不待口裏的飯吞到肚裏去，便都糊里不塗地嚷着說：

「媽！我们就來養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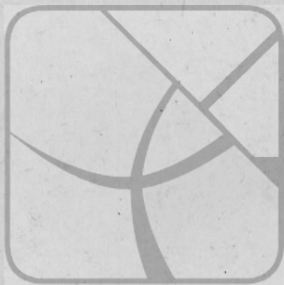
「好吧！你们就去養雞吧。」莊先生白了孩子一眼說。

「黃先生！我这两天就委到吡叻那邊去，我娘家这几天有事得委我去帮忙哩，等我回來我们再來商量

。」

莊太太說着，把桌子上的空盤碗都搬到後面洗了。

在莊先生的屋子過了第一晚，但我在床上却久久不能入睡，我想：与其等待莊先生介紹桩什么事做，不如就近幫莊太太創个小小的养雞農場。



第廿四章

莊先生雖說委替我介紹樁工作做，但我在他屋裏已居住了几天了，莊先生毫不提起他委替我介紹事情做的話，每天早餐之後，管自提着他的公事皮包到市區去幹他自己經紀的事，撇下我在屋裏，委我在他的書房裏自由看書。我是不很熱心替人做事的，薪金的有否我也看得很淡，能夠有一個地方給我自由看書，做我自己的工作，當然是再好沒有了，不過，一個人由人供養，白吃人家的飯，總會感到不甚體面的。莊先生雖並不把我當是個客人，相對時常常很不客氣，開我的玩笑，把我當是他取笑的材料，三餐却待我很優厚。听莊太太說，他自己在家裏吃飯，是很少獨自喝啤酒的，是我來了，晚飯定委一瓶黑狗啤酒，三四天來都是這樣，有時還添菜哩。對於我這個食客，我可看不出他有什么理由委他這樣款待我，而且，表現在他的臉上，是令人看出他是心甘意願的。

我是一再委他不必把我當個客人來款待，委他像他們往日吃什麼我便吃什麼好了，莊先生只是微笑着，毫不理會我的話，多次了，自己反倒覺得很沒趣，也就由着他。他委添菜喝酒，我也樂得肚子暫時有得享受，不再對他囁嚅了，不過我覺得這樣吃下去，心裏總覺得不甚舒服。而莊太太也於兩天前到此叻去，就想幫她創個養雞小農場，也得等她由此叻回來，這几天，實在玄聊得很，真是飽食終日，玄所事事。

莊太太到外地去，幫她暫時管家的是她的一個亲戚周媽，這周媽對我更是加意的殷勤。每天三餐正飯，兩次茶水，比莊太太在家時還委好一点。有時莊先生因事沒回來吃飯，是我自己一個人獨据一張食桌，

她也会张罗啤酒来敬我的，这就使我不得不诚挚地对她说：

「周媽！莊先生沒回來吃飯，不必拿出啤酒來了，我雖然會喝酒，卻沒酒癮的，三頭兩個月沒喝酒，我是不會有什麼不慣的。而且，我一个人吃了这么多的好菜，也是……」

「黃先生！別多心了，這是莊先生委我這樣款待你的，他說：偶然他沒回來吃，对你更委客氣的，你儘管吃下去好了。黃先生！只委人家是誠意的，你就不用管得太多了。」

周媽只有四十多歲，想來她年青時也有幾分姿色的，就是現在這般年紀，却也不會讓人可憎，就是太沉默了一點。有時熱心地問着她：

「莊先生是你的什麼亲戚呀？周媽！」

她却冷冷的微笑着。

「你再住下來便知道了。」

「你有幾個孩子呀？」

「我的孩子多得很，五六七八九十個。」

她竟是对着我開玩笑，却不告訴我她有幾個孩子，既然她不很熱心來跟我說話，我也就識相點不再對她多話了。奇怪的是三餐她必定委幾几樣合我胃口的菜來我吃，黑啤酒白啤酒任我選擇，還委我慢慢的吃：

「黃先生！你委慢慢吃下去，東西才會吃得更多，吃得太快了，胃裏的東西不容易消化，便不能多吃了。」

早飯剛剛吃過，她就拿咖啡出來了。吃過了午飯，剛剛才由午夢醒來，她便又催你出來吃點心了，好

吃：

「黃先生！你太慢緩吃下去，東西才會吃得更多，吃得太快了，胃裏的東西不容易消化，便不能多吃了。」

早飯剛剛吃過，她就拿咖啡出來了。吃過了午飯，剛才才由午夢醒來，她便又催你出來吃點心了，好像我末莊先生這兒沒別事，只管吃的了，你太對她說：

「周媽！委實肚裏不餓。」

「點心只是點心，不是委你吃飽的，你這麼個軀體，怕不會少過百五十磅吧，沒有多吃點東西，能維持這麼個體重嗎？午飯都吃過兩三點鐘了，還說不餓，起來起來！到外面吃東西。」

周媽委我吃東西，好像是一廂情願的，只委她委你吃，你就得聽她的話，弄得我心裏很不快。但只委你想跟她聊聊下，她却冷冷地，有時還會對你裝個鬼臉，這就使我很難堪，莫明她到底抱着什麼心思來對我。

飽吃終日，空所事事，心裏實在很難過，雖然我不是豬，不怕養肥了，由人宰割，但這樣的生活，也就和豬無異了。莊太太在吡叻有事，聽說不會很快回來，空從帮她快創個農場，找不到可以報答莊先生對我的厚待的工作，我只有荷着鋤頭到屋子后面對那片亂草鋤光。

那天，我照常在屋子后面鋤草，心裏想：這片茅草我已出來鋤了四五天了，再加兩天，就會把草鋤光的，莊太太回來，一定會很高興，立即便可以買雞來養了。我正這樣想着，莊先生那個只有七八歲的女孩子，手裏拿着塊蛋糕在咬着，一邊却對我嚷了起來。

「黃先生！我爸叫你，委你到屋裏去。」

莊先生委我到屋裏，只好停着鋤頭了，匆匆的在浴室洗了個臉，便到前面廳來。莊先生見我只着件背心和短褲，便問我說：

「是在後面學体操么？」

「學体操做什么？考軍校嗎？在鋤草哩。」我笑着說。

莊先生一听我在後面鋤草，顯出很不高興，皺着眉對我說：

「給你好好兒在這裏讀書寫字，你偏要到後面鋤草，鋤什麼草？你就让它長得跟人一樣高好了，誰要你去看？」

瘦子詩翁是跟莊先生一同來的，他在莊先生的書房裏，我可看不見，這時他在裏面听莊先生的話，便出來帮着莊先生對我說：

「一個人多發財是不必那麼辛苦的，只多有机智，能利用机智，什麼錢都會塞進你的衣袋裏來的。近几年來養雞的人可不少，有几个人能凭着這一行真的發了財，不發饞了。」

莊先生见我听他們的話，竟愣愣然的站在一邊，他隨手把桌子下面的交椅拉出來，我坐下去跟他們吃蛋糕：

「且吃些蛋糕當點心，等下子再到餐館喝酒。」

我在桌上拿了一塊蛋糕只咬了两口，外面响着汽車喇叭來了。莊先生一听到喇叭聲，也不待我口裏的蛋糕吞到肚裏，便催促着我說：

「快去換衣服，車子來了。」

「你们是到那兒去？」我莫名其妙地。

「不是告訴了你么？到餐館喝酒呀！」莊先生不耐煩地說：「老易說你是個饞子，倒有几分像哩！」

我並不介意於莊先生的諷刺，在這個社會，饞子有時倒是一種褒語，便回着他說：

「你们是交到那儿去？」我莫明其妙地。

「不是告訴了你么？到餐館喝酒呀！」莊先生不耐煩地說：「老易說你是個傻子，倒有幾分像哩！」

我並不介意於莊先生的諷刺，在這個社會，傻子有時倒是一種褒語，便回着他說：

「我是不大會喝酒的，也沒這個癮，你們管自去好了。」

「我可不完全委你去喝酒呀，還有話跟你說哩！」莊先生笑着嗓子說：「怎么？委你同去喝酒也用着拿捏嗎？像這樣婆婆媽媽的男人……」

莊先生的話給開門進來的矮子詩翁打岔着了，看他一進門便大聲的吵着說：

「你們還未打扮么？」

莊先生听那矮子詩翁的話，不容我分說了，連推帶攆的委我進房換衣服。

我實在是摸不着頭腦，在我的意思，莊先生肯給我一個地方暫時居停，能替我找桩事做，解決我个人的生活，已是我應該十分感謝他的了。沒想到在這兒住下去，頓頓好魚好肉，直供養得我像个太公，現在又开着車子委載我去喝酒了。我跟他祇在易先生那儿会见两次面，也不會深談过，我是不敢希望他把当成摯友来看待的，但他这十多天对我的表现，是大大地出我意想之外的。坐在车裏，很是偏促不安，我想着：我这两年未，进过监狱，吃过红苳飯，在楊校长的学校当他的校役似的替他看守校舍，在老楊老孙的养鸡坊充当这两个吃軟飯的人的听差，在易先生那儿替他这个马泊六做文抄公，我真是一笨所能，也一笨所长，何幸竟使到这三位詩翁另眼相待，驾着车子委我同到菜館喝酒。真是……我正这样想着，车子却停在一家洋服店外面，把我的思慮打断了。

他们都下车了，我也只有跟着他们下车，大家都进到洋服店裏去。我想：这三位詩翁大概是委做新衣裳了，他们好像是这家洋服店的熟客，一进店裏，裏面的裁縫師傅連忙放下他手裏的活计，給煙敬茶，委

不是大主顧，這一門生意凭藉的是他們的手藝，只多工夫好，生意自然有得做，不必過分巴結顧客的。常常光臨的顧客自然不同了，這叫做特別招待吧。莊先生把手上的半截香煙丟在地上，用鞋子把火頭踩熄，大模大樣的對裁縫師傅說：

「妥做一套秋羽的西裝該多少錢？」

「唉呀！莊先生！還講價錢么？」裁縫師傅裂着咀說「你們几時來這兒做衣服曾講過價錢，都是做好了……」

「不是跟你講價錢呀。」瘦子詩翁插咀說：「是問你一套用秋羽做的全套西裝該多少錢。」

「這要看布料妥看布料。」裁縫師傅說：「我拿布樣給你們。」

在一冊厚厚的布料样本中，莊先生翻來翻去的撿了好一回，才看中了一塊淺灰色的布樣，對那裁縫師傅說：

「就做得這樣一套西裝，妥多少錢？」

裁縫師傅仰着头想了一下，笑着對莊先生說：

「別人來做，我妥祇他一百五十塊錢，是你莊先生的，就打个八折罷。」

裁縫師傅說着，把那条掛在他身上的布尺拿下來，妥莊先生站了起來替他量身了。

「不是我妥做的。」莊先生說着，妥我跑近來「是這位先生妥做的。」

「什么？別開玩笑笑了。」我掙脫着莊先生來拉我的手。

「誰跟你開玩笑？」莊先生睜着眼認真地說：「不妥這樣小家子氣呀！行近來，大大方方的給他量

身。」

「什麼？別開玩笑！」我指腹着那先生氣，拉着他的手說：「誰跟你開玩笑？」莊先生睜着眼認真地說：「不委這樣小家子氣呀！行近來，大大方方的給他量

身。」

「这样扭扭捏捏做什么？」矮子詩翁幫着咀說：「沒先替你付定錢，你道人家便会动手替你做衣服的吗？」

「不委傻了！」瘦子詩翁挽着我的臂說：「你就給他量身子，不会委你自己掏腰包的。」

他们你一声他一声的定委我让裁缝师傅量身，不知他们对我玩什么把戏。他们說不必掏我自己的腰包，就是掏尽我现在身上所有，还不够作为这套西装的定錢的，心裏一橫，也罢，你们委跟我闹玩笑便尽量来闹好了，反正我不会亏本的。

量好了身，莊先生拿出錢包来，我不知他替我付多少块錢这套西装的定錢，只知他确曾替我付过定錢了。便都又挤到車裏，坐在車裏，我忽然覺得好笑了，笑着对他们說：

「你们替我做这套衣服，該是白做的了。」

「白替你做衣服？」矮子詩翁笑着說，回头給莊先生一个鬼脸「我们都是傻子哪！」

莊先生毫不理会矮子詩翁的鬼脸，却问我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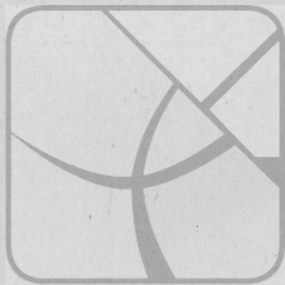
「怎么我们白替你做这套衣服？」

「我是从未结过领带的，不知道领带是怎样结法，穿着全套的西装不结领带，不是笑話嗎？」

「我当你有什么大道理呢！原来是不会结领带。」瘦子詩翁嗤着鼻子說：「傻子都会结领带哩，不比你比傻子更不济。」

在我能够記憶得到的往事，好像还不曾在一天之中有好酒菜吃，又能定做新衣服。我自己是不曾做过

生日的，很难瞭解人家过生日是怎样的一回事，想表过生日是跟有好东西吃，有新衣服穿不无关系的。看今天的情形，我彷彿像是人家替我做生日了，虽然我的生日日子早就玄声玄臭地过去了好几个月了，想不到我自己从不曾做着生日，跟莊先生他们认识还不够两个月，竟这样慷慨地表替我做生日。



第廿五章

在莊先生的屋裏又过了一个星期了，这个星期末，他依然沒有提起妾替我介绍什么工作，吃过早点，仍旧管自到市区去，三餐的飯菜，还是照常的丰富饭菜款待我，吃得我心裏妾怀疑起来了。又出錢替我做西装，別說全套的西装，我这半辈子连半套的西装我还未着过哩，很久以来，我就認為我是不适合於着西装的人的，果真着了起来，一定很难看，一定是傻里傻气的。西装是應該妾由那些有本事的人着了起来才夠派头的，妾像我，一两年前还是个着囚衣的囚徒哩，现在却着起全套西装来，人家不笑我，我也該笑我自己的。儘管莊先生好意，我決不妾它，我正想着該妾怎样来摆脫那套西装，莊先生終於把衣服帶來了，还跟着他的两个一瘦一矮的哼哈詩翁。莊先生一进门来，便拉着嗓子叫我：

「老黃！你的衣服來了。」

「快点出来试身，看看怎样。」矮詩翁加上一句。

一听我的新衣服來了，宛如有人妾把我拉出去遊街示众了，心裏难过极了，但又不能賴在房裏，只得懶懶地出来。

莊先生和瘦子詩翁，矮子詩翁，三个人六隻手，也不待我說什么，都把衣服拿过来，妾来替我穿哩。「不必劳动着你们啦！」我皺着眉說。「等我自己来穿不行么？」

在他们三个人六隻眼睛的监视下，我一件一件的把衣服穿起来，虽然还不免侷侷促促，經他们一再指

点，也就表演得很使他们满意。对着廳中那面大镜子照了一回，他们三位诗翁異口同声的连连說：「还像样还像样！」但在我却覺得很不像样，尤其是在那八十四五度的气温下，我真受不了，我委把衣服脫下未，三位诗翁连忙止住我說：

「还未结领带哩！」

穿西装就得结领带，这点道理我不甚瞭解。但穿西装必須结领带，那却是人人都是这样的。穿西装而不结领带，我彷彿只在电影裏见过，都是些街上的瘪三。我早就对他们說过了，我不会结领带，他们却把一条蓝色白点的领带未給我，我拿在手裏玩弄了一回对他们說：

「你们委我怎么结？」

「你真的还未结过领带？」莊先生还以为我在对他撒谎。

「犯不着跟你们玩笑呀！」我指着身上的那套新衣說：「这种行头还是第一次着在我身上的……」

瘦子诗翁不待我把話說完，把我手上的领带搶过去：

「不多多話了，你不结，我替你结罢。」

真的，结起领带来比沒结上领带神气得多了，但我心裏不免仍然有点别扭，觉得着在我身上的不是衣服，而是枷锁。

「現在你们已經看我表演过了，該让我把衣服脫下来吧。」我說：

「有刺么？」莊先生很不高兴地說：「我委你未这儿，是想介紹几个体面的人跟你認識，好让他们給你个较好的职事做，像你身上的衣服，那能見得人。現在替你做套西装未了，你却委說些毫不识时务的話

「有刺么？」莊先生很不高興地說：「我委你表这儿，是想介紹几个体面的人跟你認識，好让你作你那个较好的职事做，像你身上的衣服，那能见得人。現在替你做套西装来了，你却委說些毫不识时务的話。」

「我们委你穿新衣赴人家的宴会呀！」矮子诗翁接起嘴来說了。」

「赴人家的宴会？」我覺得該弄明白点的。

「对了！有好酒好菜吃，还不高兴么？」莊先生說着，把放在一边的一个鞋盒拿过来，开了蓋，裏面是一对结带的黑色皮鞋，便把皮鞋拿給我「你說你是穿四十号的鞋，这对鞋子正是四十号，你试试看。」我把鞋子接过来看，款式很好看，他們說是是什么崙勒鞋厂造的，我不懂得是不是崙勒鞋厂造出来的鞋便是好鞋，但看来很名贵，却是真的。我且不把鞋子穿到足上去，却把鞋倒转过来看，问他們說：

「这对鞋子該值多少錢？」

「不很多，先生！」莊先生很不耐煩地說：「只花二十五塊錢在鞋店買来，你还是赶快把鞋穿上的好。」

向表着在我脚上的鞋子，都不曾超过每对十塊錢的，八九塊錢的本地做的鞋子，我已認為很不錯了，莊先生却替我花了二十五塊錢買到一对皮鞋，而我跟莊先生是談不上關係的。一套西装百多塊錢，他替我做了。一对鞋子二十五塊錢，他亦替我買了。这怎能夠不使我这个两年前还在獄裏吃紅豆飯的囚徒不三思呢？

矮子诗翁說是委赴人家的宴会，我却是个极少出現在这种场面的人。不过，多少我是懂得委赴人家的宴会，事前應該委得人家的请帖的，沒得到人家的请柬，怎能赴人家的宴会呢？也許有的宴会人家是不發请帖的，但也得跟主人認識得到他的口头邀请才行的。

「什么宴会呢？我可沒接到……」

「別多話了，到那儿便知道了。」莊先生不給我問下去。

还是矮子诗翁駕着车，我穿着那百多块钱的西装和二十五块钱一对的皮鞋很神气地跟瘦子诗翁坐在后座。我觉得耽心是多餘的，由他们妾怎样玩弄我便怎样玩弄我，我不妨客串一下配角学学他们是怎样做戏的。

我们的宴会是在一家只有楼上摆着几隻圆桌子的小餐馆，宴会的主人我不知道是那一个，除了角落裏那张桌子坐着一对年轻的情侣外，其他的桌子都是空着。而我们的诗翁们，也不待主人的招待，便揀着近窗的一张桌子坐下。更荒唐的是莊先生，刚刚坐到椅上，便拉着嗓子妾走堂的上菜。这样沒有主人的宴会，情形实在很特别，但在这十多天来莊先生給我的印象都是样样费我深思的，我也沒有工夫去忖测他们这个宴会的意义。他们点什么菜，我便吃什么菜，难为我的是我身上这套着不慣的西装，虽然上面的风扇不停地在动着，我还是頻頻的摸出手巾来揩去我额上的汗，我想不通为什么在这个终年都在八十多度的气温下，人们还是妾披上这身枷锁来维持他的架子，而我却沒有什么架子的。

矮子诗翁說是赴人家的宴会，也有一半說得不誇張，那就是吃完了菜，大家都打着饱噎了，走堂的却並沒表祿账，我们的诗翁也毫不为意，一闕的都跑下楼来。吃人家的菜而不用付账，誰說不是赴人家的宴会呢？

接着下桌便是替我拍照了，我是个终年惟恐填不饱肚子的人，沒有工夫亦不会有那种心情去跟人家攬这套玩意。除非是政府說妾换居民证了，居民证得妾有相片的，那我便奉命惟謹的赶快去拍张相片，新的

居民证才能順利拿到手。妾不是换居民证，那些靠人家拍像的相馆，跟我是全沒關係的了，我自己从不會

会呢？

接着下来便是替我拍照了，我是个终年惟恐填不饱肚子的人，沒有工夫亦不会有那种心情去跟人家攪这套玩意。除非是政府說要換居民证了，居民证得要有相片的，那我便奉命惟謹的赶快去拍张相片，新的

居民证才能顺利拿到手。委不是換居民证，那些靠人家拍像的相馆，跟我是全沒關係的了，我自己从不會拍张相片贴在镜框裏供自己欣赏的。

他们委我跑进照相馆，他们自己却不拍相，单委我自己一个人照，拍了一张全身的还不够。又委我拍半身的，又七指八劃的帮着相馆的照相师改正我站着的，坐着的各种姿势，好像我拍的相好不好跟他们有很大的關係似的。儘管他们很热心，但我肚裏是不能不奇怪他们这份过度对我热心的用意。

今天真是夠我忙了！忙着在三位诗翁面前表演穿着那和我的处境毫不相称的西装，又在那八十多度的气温下穿着西装吃那热腾腾的煖炉。影相馆是有冷气的，还不至於委我拿出手巾来揩汗，但这样站着不好，委把右脚伸闲了一点，两隻手該垂直的紧贴着褲子。那样坐着也不行，委把腰挺直一点，两眼对準镜头，不許笑，尽量装得莊严点。更难过的是他们常常跑过来，把我的脑袋转来转去……幸亏已回到屋裏了，舒了一口气，把衣服脱下来，洗了个澡，也不等待周媽每晚必有的点心，假装着头痛，躺到床上去。想：他们三位诗翁委是天天委这样把我来磨折，我得委抗议了。

隔天很运气，莊先生不再委我去赴人家的宴会，只是傍晚回来，他可不會先问我一声，便替我買到一个黑色的公事皮包来。

「我向來不曾帶过这东西，現在你也知道的，只是在你屋裏当食客，沒有什麼事情做，用不着公事皮包……」

「你以为人家带这东西便都有事情做的么？」莊先生不等我說下来「还不是作为提高身份的。」

「我亦需要这东西来提高我的身份呀！」我說：「难道你以为人家会把我当作有身份的人嗎？」

「丕像你往日那一身不齐不整的衣服，豈但不会把你当作有身份的人，还丕把你当作是个不三不四的人哩。昨天可又不同了，你昨天着那套西装，多么庄严大方，茶馆裏那个走堂还私下裏问我，是不是那个衙门裏的主管长官，他說好像曾在那个衙门裏见过你。」

「有这样的事情么？仅仅穿起西装来，茶馆的走堂就把我当成是衙门裏的主管长官……」

「你当我跟你說笑的么？」莊先生作起色来不給我說下「我对那走堂的說，你看错人了，我这位朋友不曾做过官的，他是个安份的商人。那走堂的却說，丕看他的样子，西装着得那么整齐适身，大大方方，在人家的眼裏，不是个千万的富翁，百万富翁是不会没人猜說的。」

一套西装便能使我这个窮玄立锥的人在人眼裏不是个衙门裏的主管长官，便是千万富翁，百万富翁，真是怪事！我这样想着，却不便跟莊先生顶撞。这两天来，多少我有这点感觉，什么地方都可以安身，只丕能够自食其力，决不可在人家屋裏当食客。在林先生屋裏是这样，現在在莊先生这儿亦是如此，他们常常以他的意见来作你的见，你丕反对他，就得赶紧搬开，不然，在他们的眼裏，你不过是他屋裏的一个消费者，說句不好听的話，就是寄生虫。一个寄生虫是很难有自由說話的权利的，听莊先生的話，我只是笑着沒回他。

莊先生把公事皮包打开来，裏面有四五個袋，他把皮包遞給我說：

「你拿去把它装起东西来。」

「我可沒什么东西好装哩。」我笑着說。

「随你高兴，什么东西都可以装进裏面的。越多越好，丕丕让它痛起来便行了。」

我在这点小事上跟莊先生鬧别扭，只得依他把皮包拿进房裏来，想了一回，終不觉得有什么东西

「你拿去把它裝起東西來。」

「我可沒什麼東西好裝哩。」我笑着說。

「隨你高興，什麼東西都可以裝進裏面的。越多越好，不妄让它癢起來便行了。」

我不想在這點小事上跟莊先生鬧別扭，只得依他把皮包拿進房裏來，想了一回，終不覺得有什麼東西可以填飽這個公事皮包。我試把我的皮嚙打開來看，我的一些未寫成的和被報館退回來的稿件，還有几封很久以來尚為我所保存着的仗，几张已斷了期的當票，確能夠充實這個皮包的，我都一攬統兒的塞到皮包裏去。雖還填它不飽，只妄把皮包的拉鍊拉下來，也還有几分像樣，使人外面看來相攸皮包裏是有些公事文件的。雖然我還推究不出莊先生為什麼妄替我置備這個公事皮包，總祇已依他的話把皮包填得像樣。

隔天，我很早便起來了，莊先生比我起得更早，已坐在桌邊剃他的鬚鬚了，對我說：

「老黃！你的老爺錶子是帶不得了，我替你借到一個金錶來。」

「我的手錶跟着我過了七個年頭了，雖然有時懶懶的不肯跑得快一點，但我是捨不得它的。」我心裏想，莊先生又奚鬧我的玩笑了，一個毫玄職業的人怎能配帶金錶，那不成了二世祖么？

「你不捨得它，管自收藏起來好了，今天你得依我的話，我妄帶你去見個新坊面，你手裏那個手錶是和那套西裝毫不相稱的。」

「真的妄帶我到什麼地方去，認為我的錶子見不得人，这也容易呀，莊先生！我只妄把恤衣的袖子把錶掩在裏面，人家不是見不到嗎？」我說。

「不行！越是把衣服着得漂亮的越妄显露他身上的飾物，你沒把手錶露出來，人家當你空有那套新衣，連個名貴的手錶也帶不起。」

「也不見得呀！莊先生！有的人是越有錢越有地位，越不想把他身上的佩飾給人看的，比方那個……」

「別再跟我抬槓了。」莊先生忿着我的話說：「老黃！今天不彀像平日那麼傻頭傻腦了，手錶在我房裏，等我拿給你，你快点到后面把臉弄乾淨，他們的車子快妥……」

莊先生正說着話，他書房裏的電話鈴声响了，莊先生少不了妥去听電話妥緊的，听他在裏面交談了一回，跑出房來便一本正經的對我說：

「老黃！你在这儿已三个星期了，你看出我有半点亏待着你嗎？」

「沒有呀！莊先生！難道你还看不出我很感激你么？」我說。

「我倒不委你感激我。」莊先生認真地說：「朋友就是这样，有云相通，緩急相濟，你在我这儿居住，我祇当做朋友上应有的义务，可是……」

可是什麼，莊先生不像以前的直言妄諱了，看他迟疑了一下，猶沒說下末。

「可是什麼呀？莊先生！你儘管說下末好了。」我說。

「可是我現在有桩事情委你幫助我。」莊先生終於鼓足勇氣說下末「你得看在过去二十多天來我待你的情份上……」

「这个不必說了，只委我做得到，什麼都可以替你做。」我也对他一本正經起來了「不过有一个条件，那可不能有伤着我的人格，委我任由你们摆佈，可就做不到。」

「就是这样，我委你帮忙的是我们今天一同出去。不管碰着什麼生客，你只管听人家怎样說好了，不必插嘴。」

「有沒有関连着我的事？」我问着他。

「絲毫不会関连着你的事的，你放心好了。」

必插嘴。」

「有沒有閑連着我的事？」我問着他。

「絲毫不會閑連着你的事的，你放心好了。」

「豈不會閑連着我，那你們儘量去說好了，我決不插嘴，我也不是個長舌的人，豈我扮啞吧，我是办得到的。」

「那么一言為定。」

「用我發誓么？」我說。

「不必了，我相仗你就是了。」

我又全副的披掛了起來，筆挺的西裝，簇新的皮鞋，新的皮包，還有一個金壳手錶。莊先生親自替我結起領帶來，什麼都打扮好了，我在鏡子照了一回，並不覺得我就像了那家菜館走堂口裏的衙門什麼主管長官和百萬富翁，倒有几分像是個戏台的小丑，笑着問莊先生說：

「莊先生！你豈我这样打扮到底對你們有什麼好處呢？是不是我这样穿着了起來跟你們到外面去不會辱沒着你們呢？還是你們因我这副皮毛而更增加你們的……」

「你还是这么囂囂囂囂！真妄命！」莊先生皺着眉說：「我豈你这样打扮，沒什麼意义，只是幫我个忙而已。」

莊先生正對我这样說着，外面那矮子詩翁駕着車子來了，他們今天的穿着也很漂亮，祇是沒穿上外衣和結上領帶罢了。這趟出門跟前兩次不同了，莊先生說還豈在屋子等個人，豈我們駕着車子先跑，車子依然停在前次他們說是宴会的那家小餐館，樓上后面的晒台上摆着一張圓桌子和几隻交椅，桌子一边还放着一隻輪椅哩，矮子詩翁一坐到椅子上，便豈走堂的上菜了，情形宛如他們是事先預定了的。

「莊先生还未来哩！」我有点孩子气地说。

「莊先生么？不用等他了，最快也委两个钟头后，他才会到这儿来。」瘦子肯定地说。

「不是跟他约定同到这儿来？」

「别再问下来了。」矮子瞠我一眼说：傻瓜才面对着热腾腾菜不吃，等着吃冷菜。」

真的，热腾腾的菜是比冷却了的菜好吃得多了，我才不理他们等不等莊先生哩，见他们举起筷子，我也毫不延緩，尽拣着好吃的东西用筷子挟着送到口裏来。这两三个星期来，他们在我眼裏已够怪诞了，我再没心情去考究他们还委出什么花样来。我的酒量不称好，也不很差，即使是烈性的酒，我也具有三分之一瓶的量度，现在我们喝的是白兰地，大家都认为这种酒是一种比较温和的酒的，但我刚喝下小半杯便醉了，我的所谓醉，不是一躺下去便爬不起来，也不是胡說乱道准备跟谁打架，我的醉却是表示我的酒已够了，再不想喝下去了。虽然脸上有点醉薰薰，脑袋有些昏然，人们做什么，说什么，我还能看得清楚，听得清楚。我虽不知那张安在餐桌一边的躺椅是不是替我预备的，儘管那一矮一瘦的詩翁拉脚拉手的还委我陪他们喝下去，我可不卖账了，便躺到躺椅上去。

「醉了么？矮子说：「喝这么一点点酒便醉了，太不济事了。」

「醉了醉了！让我睡个觉好了。」

虽然一半是装出来的，但我确实须要有个休息，他们说是詩翁，我可跟他们谈不拢，与其說些毫不投机的話，还是一个人静静地想着更有趣。

「想不到有这样的气力！」矮子低声对瘦子说。

也门下蒙药么？我心裏有点就了已来，不过良央就想回来了，下蒙药的主意不是为了材更是为了弘九

机的話，还是一个人靜靜地想着更有趣。

「想不到有这样的气力！」矮子低声对瘦子說。

他们下蒙药么？我心裏有点慌了起来，不过很快就想回来了，下蒙药的主意不是为了财便是为了私仇，說是为了财，我身上所有的都是他们的，我自己只是个窮光蛋。說是为了私仇，我跟他们刚刚認識，不管从那方面來說，他们決不至於对我下毒手的。我心裏这样想着，本末是有几分酒意的，經这么一想，反清醒了，我警惕着看他们怎样来对我。

恰如瘦子的話，两个钟头后，莊先生終於来了。莊先生的出現，又給我个大大的意外，他一手挽着个服飾十分华丽的女人进来，这个女人的年紀並不比莊太太少，也就是說，該有四十以上的芳齡了，却还有几分姿色，在一般四五十岁的男人看来，还很醒目。奇怪的是莊先生和这两个一瘦一矮的詩翁，本末已熟得不能再熟的了，几乎是什么玩笑，他们都會互相闹着玩笑的，現在在这位服飾华丽的女人面前，忽然生疏起来了。往日，他们是互呼着各自的名姓的，莊先生有时还矮子哩瘦子哩直叫着这两个朋友，現在那瘦子不再管莊先生叫老莊或大鼻子了，对他客气的叫莊先生。莊先生亦不叫他们做瘦子矮子了，叫他们做邵先生和朱先生。

「唉唉呀！莊先生！我们在这儿等你两个钟头了。」瘦子說。

「喂！夥记，添多两个杯子来。」矮子向裏面叫着。

「不必客气了！我们刚刚在西餐馆吃过西菜了」莊先生回头看我一眼「什么？黄先生喝醉了酒么？」
「也不完全喝醉酒。」瘦子說「多半是这两天的旅途使他太劳累了，一到这儿来，又赴了人家几个宴会，弄得他没个时间休息。早上到这儿来，祇喝了半杯酒，便說身体支持不了。爰让他休息一下。」瘦子說着，又指着那个女人问莊先生說：「这位便是老板娘么？」

「就是这位。」莊先生說。

那个滿身貴气的女人看了我一眼，問莊先生說：

「就是这位黃先生么？好像比相片胖了一点。」

虽然我是装着睡的，但我还把眼睛偷偷的留了半条縫，他们的一举一动还是看在我的眼裏的。莊先生听那女人的話，便回着她說：

「就是这位黃先生，相片是他以前照的，略瘦了一点，現在又發福啦，委不是这两天劳顿，样子更好看哩。」

「那么我们进裏面去，不委吵醒他，让他休息休息。」又是那个女人的話。

「实在該让他休息。」莊先生附和着說，回头問那矮子說「朱先生！你们是搭飞机……」

「是搭火车来的。」矮子忙应着說：「黃先生因这条车路沿途都有他的产业，少不了停停歇歇亲自视察视察。」

「真也太难为他了，打曼谷到这儿好几百里路，他又罕得……」莊先生假情假意地說。

「不委吵醒他了，委說什么，我們裏面說罢。」是那个女人的話。

「也罢！」莊先生对矮子說「邵先生！我们就进裏面去，你委走堂的把酒菜搬到裏面去。」

实在表演得很不错，我心裏不能不怀疑了，幹嗎他们委对这个女人表演这一套？看他们都进到裏面去，我翻个身，改变一下躺着的姿势，那个放在我大腿上的皮包，就在我这么一翻身中掉到地上来。瘦子在裏面看見了，忙对矮子說：

「朱先生！黃先生的皮包掉下桌啦，你还是替他拿进裏面来。」

裏面看見了，忙对矮子說：

「朱先生！黃先生的皮包掉下末啦，你还是替他拿進裏面來。」

「是呀！」矮子說，裏面都是些重要的文件，還有几张銀行的支票，委是失落，那才不得了。」

矮子說着，又跑出晒台來，我自然更裝得是在夢裏，矮子見我打着鼾聲，更認為我真的是大醉了，把个掉在地上的皮包裝得非常慎重的拿進裏面去。

晒台和裏面房間隔着一道牆，却有一个窗子和一扇門相通，他們揀的餐桌和窗子相离又不很远，裏面他們談話虽不怎樣大声，還有一些送進我的耳裏來，最先飄進我耳裏的是矮子的話，听他說：

「这儿真不愧是个东方的花园，我跑遍南洋各大埠头，很少有一个地方像这儿这样好玩，我希望将来带我的太太和孩子们到这儿来玩一玩。」

「这很容易呀，朱先生！」是那个女人的話「我屋裏有些空房子，你就请你的太太到这儿来时到我屋裏居住好了。」

「玩是好玩的。」瘦子說：「菜可就不行了，在这儿吃过几家菜馆，总觉得沒那边的好吃，那儿委什么菜便有什么菜，川菜粤菜上海菜潮州菜，什么菜都有。徐太太！那个时候能过那边去，尝尝那儿的名菜也好。」

「不多这样叫她，徐老板早就过身了。」莊先生說「你们以后叫她做老板娘好了。」

「真是了不起呀，老板娘！一个人能够经营一家咖啡厂，一家皮革厂，一家酒吧……」

「还有椰园胶园哩。」莊先生接着說。

「真是了不起！我未见过一个这样了不起的女人，看来还是个三十多岁的人哩」矮子又未湊热闹

了。

「不彀說玩了！」是那女人的笑聲「我今年已四十岁了。」

「但我可看不出有四十岁哩。」是瘦子的話「我們黃先生是醉了，等下子他醒了，我敢打賭，你在他眼裏还是个不夠三十岁的女人哩。」

「怎么我在黃先生的眼裏是个不夠三十岁的女人？」还是那个女人的話。

「我們黃先生對於女人有个跟別人不同的看法，他說女人越漂亮看來越年輕，有些已近五十岁的女人了，却是太漂亮了，还是在我们黃先生羨慕之列，他說这种漂亮的女人應該要把她看轻十岁才称公平的。我猜你只有三十多岁，你老板娘自己却說是四十岁了，你等着瞧，在我們黃先生的眼裏，你最多是三十岁的，为的是你太漂亮了，你这样的女人，正是黃先生日夜所想慕的。」瘦子說。

「难道黃先生还未结婚？」那女人說。

「早就结婚了，而且不只一个，也忘记他有四五个了，却没有一个当他的意。他总嫌他的太太年轻了一点，全不懂事，只有你这样的女人，才值得他另眼相看，幸亏他現在睡着了，妾不呢，我怕莊先生会肚裏不舒服。」

「那裏那裏！」是莊先生的話「老板娘是我最好的一个異性朋友，黃先生却是我以前一个最好的东家，我正妾介绍他們認識哩。」

「好了好了！」那女人說「我们还是談正經妾紧，老莊！你說黃先生到这儿来……」

「我陪你来这兒的目的，正妾亲自跟黃先生談談哩。」莊先生說「妾跟黃先生合作生意的是你不是

我呀！你不能等他醒了再談么？」

「等我斗醒也。」妾子勾舌晃來着奇子多动的聲音。

「好了好了！」那女人說：「我們還是請正經人談談吧。」
「我陪你來這兒的目的，正委你親自跟黃先生談談哩。」莊先生說：「委跟黃先生合作生意的是你不是

我呀！你不能等他醒了再談么？」

「等我叫醒他。」矮子的話混雜着椅子移動的聲音。

「不委叫醒他，還是讓他多睡一刻，等他酒退了，自然醒來，委不，由他帶着三分酒意來談生意，那能談得好。」是瘦子的話。

接着下來，他們在裏面都放低了聲音，他們的話，已送不到我的耳裏來了，我不知他們在談什麼，可以肯定的，是那三位詩翁的一個騙局。大約再過十分鐘，便听裏面的樓梯响了，好像莊先生又陪着那個女人跑了。

我已假睡了整個鐘頭了，現在得讓我醒起噫來才行的，我假裝打了一個噴嚏，矮子瘦子在裏面知道我醒了，便都跑到晒台來，假情假意的問我說：

「老黃！酒退了么？你真不濟事，仅仅喝了一点酒便醉了，現在好了么？」

他們既然對我作偽，我也該對他們假得徹底，皺着眉用掌打着額說：

「脑袋还有些昏昏哩，現在是什麼時候了，我想該回去休息了。」

「也行！委休息我們到旅館開個房間，今晚還有酒喝哩。」矮子說。

「我們到旅館去，省得出入的麻煩。」瘦子如响斯应地，委我即刻跟他們去。

「我还是到莊先生屋裏去的好。」我說：「剛才醉成那樣子，今晚我真不想再喝酒了，你們有什麼事須到旅館去，你們管自開車去罷，我搭巴士車回去就行了。」

「你自己搭巴士車回去？」矮子有点衝動地說：「你曾見過穿全套西装帶着金錶又挾着公事皮包的人

搭巴士车的么？你交到莊先生的屋裏去，也行，我送你回去。」

听莊先生說過，这位矮子詩翁的性儿是很难招惹的，不过，他果真对我撒泼，我也不怕他，我已预备怎样跟他们鬧翻了。只是他们的戏才演了一半，还有一半該是很精彩的，我得看完他们的全套好戏才行。他說送我回去，看他脸上的表情，我知道决不是那么一回事，便也不跟他顶嘴，装癡作哑的由他护送上车。

车子停在一家很名气的旅馆外面，他们为我开了一间很豪华的房间，当然！这比我以前投宿的旅店的房间是大大不同的了，裏面的陈设，其使人感受舒适的程度是我这个窮光蛋向来所不曾想像过的。在房裏附着的的一个浴室洗了一个澡，也亏他们替我想得很週到，还备了一袭睡衣給我用哩。我穿着睡衣，便躺在一张軟綿綿的沙凳椅上，走堂早已替我泡到一杯热騰騰的茶来了，矮子瘦子对这間舒适极了的房间並不留恋，看我躺在沙凳上，郑重的吩咐着我說：

「你就在这儿看报罢，多吃什么，儘管多走堂的替你叫来，都记在账，等我们回来时理会好了。」

他们串演的是什么戏，不必我太费脑筋去想，早就瞭解了八九分了。什么詩翁？都是些玄恥的知识分子，不管是瘦子矮子还是莊先生，他们都有个过得去的环境，都可以不必当骗子而有飯吃的，却竟来当骗子，这比职业骗子更可惡，而我竟来做他们瞞骗的工具。我躺在沙凳上，越想越不对，真正做戏的是我，他们不过是幕后的牵线者，我得下个决断，不管莊先生以前是怎样款待我，应該立即离开他。我正采取行动，矮子瘦子又推开门进来了，两个人刚坐到椅子上，便装得多么热心的由矮子代表着对我說：

「老黃！你的机会来了，有一个很有錢的女人，是一家咖啡粉厂，两家酒吧和两家美容室的老板，男

人早就过身了，虽是个近四十岁的女人，却还很美很动人，今晚老莊妾帶她来这儿跟你認識，你不还是个

「老黃！你的机会来了，有一个很有钱的女人，是一家咖啡粉厂，两家酒吧和两家美容室的老板，男

人早就过身了，虽是个近四十岁的女人，却还很美很动人，今晚老莊委带她来这儿跟你认识，你不还是个老处男么？只委你殷勤一点，不难追求得到，到时财色两得，你也不用再做个光棍了，今晚你委好好的应付她。」

矮子说到这里，瘦子在衣袋裏慎重地摸出一本比支票部子还印刷得更精采还未用过的收据部子，一张他们早已拟好的字条，委我把字条裏的字都唸在肚裏，今晚好当着那女老板面前写给她。收据裏面的数碼是三万块钱，他们这个胃口可也不小，我装着傻说：

「为什么委我替你们签这张收据给她？你们不是都会吟诗作对的嗎？」

「我早就知道你定有这句话。」瘦子没矮子的敢做敢当，却比矮子更机智「坦白告诉你罢，老黃！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生意，什么不正常的生意，你在社会上流蕩也有许多年了，该知道这是一种一本双利的买卖。本钱少，利息多，但你得运用一种手段才能使你的买卖目的顺利达到。通常这种买卖的合夥者都是默契的，不会有人卖出股票的，因为这是一种干犯法纪的勾当，真的发行股票，委有什么洩漏，那你偷雞不着，撒在地上的米可就不能再回到你的手上来了，说不定还委坐牢哩。莊先生有一个很好的老朋友，也就是今晚特地委介绍你跟她认识的那个女老板，虽然她很有钱，但越有钱的人越委积聚她的财产，她知道莊先生有位朋友在这个月裏有一帮私货从曼谷运到这儿，她也願意参加一份，女人的心胸当然不会比男人的豁达，什么都委讲究穩当，她参加这一份额的股本，得委有张收据给她。但莊先生的那位朋友还在曼谷未到这儿，你就代表莊先生的朋友签张收据给她罢。」

「我能代表莊先生的朋友签张收据给她嗎？」我笑着说，我是知道怎样来解围他们这个圈套的，却还

装得很不懂事「妾是将来出什么岔子，她妾问我这个签收据给她的人，那怎么办？」

「瘦子已告诉你了。」矮子接起来说「这是一种不法的买卖，能走得过手，大家都分得厚利，谁愿意拼吞他人的钱给人告发呢？妾是走不过手，消息都刊登在报上，大家都亏本，连货都不敢承认，她还会来问人妾股本么？况且庄先生的朋友虽也姓黄，却不同名，你就照庄先生的朋友的名签在收条上，难道还会跟你有关系么？」

矮子说到这里，瘦子在身上摸出个半寸多见方的石质私章来：

「这个印章暂时由你替为保存，今晚正用得着，妾记得，老黄——庄先生的朋友虽跟你同姓不同名，你暂时顶着他的名。」

「你们签张收据给她不是一样吗？」我说。

「那裏能够呢？我们並不姓黄。」矮子说。

「你们就顶着曼谷那位黄先生，不是跟我顶着他的名还好吗？我说。」

「我们妾像曼谷那位黄先生，还用得着你吗？你妾知道，他是个很体面的人，我们一瘦一矮的，怎么能装得像。」瘦子说。

我把私章塞在衣袋裏，他们是预定今晚把戏演完，我可不能再客串下去了，我知道他们这场骗人害人的戏，关键全在我个人身上。庄先生过去三个星期末的好酒好肉款待我，只是妾我做他那骗人的工具而已，既然他对我的好意是另有作用，我也不必对他的假情假意感恩不忘。看早上他跟那个女人的情形，一定有超过朋友以上的关系，祇是还未通有云，庄先生已骗到她的色，还未取到她的钱，因比联合矮子瘦子来

骗她，妾她进圈套，就得玩点手段，我只是他这种手段中的一名傀儡罢了，这骗子何曾有所厚於我。

，既然他對我的好意是另有作用，我也不必對他的憐憫得意感恩不忘。看見他瘦子未有超過朋友以上的關係，祇是還未通有玄，莊先生已騙到她的色，還未取到她的錢，因比聯合矮子去

騙她，委她進圈套，就得玩点手段，我只是他这种手段中的一名傀儡罷了，這騙子何曾有所厚於我。

矮子見我一时管自对着上面的电灯楞着，不知在思索着什么，便问我說：

「你在默着什么呀？老黃！我們的買賣如果能順利达到目的，对你也有很大的好处。」

「我知道了，我一定照着你們的話去做就是了。」我說着，用手抚摸額角裝出很是难过的样子「早上喝了太多的酒，現在額角有些疼痛，最好你們能給我靜靜地睡个覺，好在那位老板娘委到晚上八点钟才到这儿，現在只有三点多……」

「也行！你現在就睡个覺，等五点多鐘我們到外面吃點心，把肚子略填些东西下去，有了底子，再喝起酒來便不會醉了。」

矮子說着，便和瘦子跑出外面去，我默計着他們或許已跑出旅館大門了，便跑到大廳外面的晒台上向下面看去，果真他們駕着車子跑了。我不敢延遲，把那個裏面塞着我一些沒人委的文稿的公事皮包挾在腋下，匆匆忙忙的跑出房來，雖然在过道那兒碰着旅館那個服侍過我的走堂，但他看我皮鞋踏在地板上發出那麼清脆响亮的鞋聲，跑得多么神氣地就像是有地位不容易跟人搭訕的人，他也不敢來問我是到那兒去。我心裏想：委搭升降機下去呢，許會再碰着什麼熟人，還是由樓梯下去妥當些，便循着樓梯下去，雖然有四層樓的梯子，好在我向來是跑慣路的並不覺得累。跑出大門來，為委避免給莊先生他們碰見，只得忍痛截了一輛德士，委他載我到莊先生的屋裏來，白白花了我兩三塊錢車租。

回到莊先生的屋裏，我把西裝脫下來，為怕莊先生趕回找我，我也不想沖涼了，換上我自己的衣服，把公事皮包裏面的文稿拿出來塞進我自己的皮嚮，把個空皮包放在桌子上，那套西裝我也摺疊起來用紙裹

着放在床上。莊先生不知把我的那对破皮鞋丟到那儿去，问了周媽，找了好一回才在壁边供桌下面一个盛香骨烛脚的铁桶裏找出来，用布拂拭了一回，重新穿在我的脚上。那个金手錶，是莊先生向人家借来的，当然妾原物归主，我交給周媽，妾周媽送还莊先生。

周媽见我一回末时便匆匆忙忙的把新的行头一古脑兒脫下来，又把旧的穿上去，新鞋子不穿，却花了许多时间在香骨桶裡找出那对早就該丟弃了的旧鞋子，觉得很奇怪，不时睜着诧异的眼眼看我，現在见我把手錶託她交还莊先生，便问我說：

「老黃先生！你是妾到那兒去了？」

「我今晚妾过海去，妾有两三天才能回来。」

「就妾过海去，等莊先生回来說一声也不迟呀！」

「实在很抱歉！」我显出很認真地說「我的朋友害了一个急病，我得赶快到他那兒看他，来不及等莊先生回来了。」

我不知周媽是不是和莊先生他们一路的人，但再跟她纠缠下来总不是好事，也不管礼貌不礼貌了，两只手各提着一个皮嚙，便望大门出来。正把大门推闢，莊先生的车子来了，他的两个哼哈大将却沒跟他一起来。莊先生或許还不知道我妾闹小差，见我提着两个皮嚙出来，一时有点愕然，但还和气地问我說：

「老黃！你提着两个皮嚙到那兒去，旅館裡的房間他们只租今晚一晚，明兒便妾退回的，用不着带衣服去的。」

「我並非妾到旅館裡去呀，我妾过海去的。」虽然莊先生的回来很出我意外，但我已準備跟他决裂，

不再怕他了。

服去的。」

「我並非要到旅館裡去呀，我爹過海去的。」雖然莊先生的回來很出我意外，但我已準備跟他決裂，

不再怕他了。

「你爹過海去？」莊先生一怔「過海去做什麼？」

「當然有我自己的事呀。」我說。

莊先生見我的態度有點跟以前的不同，知道我爹抽去他們的跳板了，我還未見他爹過怒的，現在竟對我大發雷霆來了，看他那兩隻本就比別人大一點的眼睛，睜得圓圓的還帶點兇光哩：

「你這是什麼鬼話？難道這半個多月來我是在餓……就是養條狗，牠也會對我搖着尾巴的。」

听莊先生的話，我也怒起來了，他竟把我比做狗了。別人也许会給他睜起來的眼睛吓退，但我實在不怕他，不怕他的理由不是他爹跟我比拳頭，他未必會勝过我，實是他是一個斯文騙子。平常的騙子，他們是不怕人家罵他騙子的，惟有斯文騙子，他還爹維持他外面的一層皮，否則，便不成其斯文騙子了。我把兩個皮嚙放在地上，眼睛也跟他睜得一樣圓，嗓子也不比他小：

「莊先生！就祇是我自己未投靠你罷，我也以為是未投靠一個好人哩，却妄意未投靠一個玩弄手段的人。」

「什麼玩弄手段？」莊先生把那睜起來的眼皮稍微垂下來。

「這個你比我更清楚，不必我解釋了。」

莊先生見我原來並不是個沒腰骨的，他的大眼睛大嗓子都唬不退了我，看他咬了一下唇，改個笑臉說：

「老黃！你就不看別的，也应该看在这个月來一同坐在一張桌子上吃飯的，這個忙你得爹幫我一下的

「對不住，莊先生！」我堅決地說「我的人格不容許我幹這種事，我並非過海去的，也許我今晚得在路邊露宿，但我寧可委屈着肚子，也不幹這種使別人苦惱的事，你的金手錶我已託周媽交還你。」

「你真的不肯幫我這個忙么？」

「我現在就妥離開你這兒。」我把兩個皮嚙再提在手裏：「請你別再提到這桩事上去，我是不会再到旅館去的。」

我剛說完我的话，矮子駕着車子追到了，莊先生見到矮子瘦子都到了，陡的又壯起胆來，大聲地對我說：

「好！我不想再麻煩你，但你的那套西裝是我替你付錢的，你得把這套衣服的钱還我。」

「我不是個穿西裝的人，是你不徵求我的同意便替我做的。」

「我可不是你的老子，我會白替你做衣服的么？」莊先生又睜起眼來了：「你妥走便走，我跟你毫無關係，但你沒把西裝的钱還我，別想你的兩個皮嚙會提出我的大們。」

「出什麼岔子哩？老莊！」矮子忙問着。

「他說他不幫我們的忙了。」莊先生氣吁吁地：「這近個月來我就是養着一隻不會下蛋只會吃米痢屎的野雞子。」

「老黃！你不幫我們的忙了嗎？」瘦子做好做歹的「不委衝着性兒了，有什麼大家好好兒的商量。」我审时度势，知道妥跟他们强下来，說不定会来个斯文大扫地，他们原就斯文扫地了，我應該还委维

持我是个读过几年書的人。真的跟他们动武，那就跟他们一样了，除非他们委用拳头来屈服我，定委我充

「老黃！你不幫我們的忙了嗎？」瘦子做好做歹的，一不委，衝着他罵了，有什麼法子？家奴奴的，我應該還委維我审时度势，知道委跟他们强下来，說不定会来个斯文大扫地，他们原就斯文扫地了，我應該還委維

持我是个读过几年書的人。真的跟他们动武，那就跟他们一样了，除非他们委用拳头来屈服我，定委我充当他们的骗人工具不可，那就騎在老虎背上，只有跟他们一拼了。我这样想着，便问莊先生說：

「莊先生！就如你的話，那套西装你替我做多少錢？」

「多少錢？」莊先生冷冷地說：「不明明白白写在单上么？你只照单上的价錢还我就行了。」

「也许是明明白白写在单上的，但单子在你身上呀！」我說。

「別廢話了！告訴你，单上写着一百五十塊錢，除非你找到这笔錢来还我，这两个皮噔，你不用想再回到你的手裡。」

莊先生斩釘截鐵地說，他是認為我决不会找到一百五十塊錢来还他的。他委我別廢話，我才沒工夫跟他閒磕牙，我指着站在一边看熱鬧的周媽說：

「你这位周媽，莊先生的話你听过了，暂替我作个见证，我到外面试试看。」

我說着，头也不回的望大门跑出来。

第廿六章

自搬來這兒，身上帶着的還有六七十塊錢，這三個星期來，雖說不用再花錢來買飯吃，但零零碎碎個人的家用，已用去我二十多塊錢，身上所有的，只有四五十塊錢，委贖出兩個皮嚔來，還差百多塊錢哩。我是凭着—時的衝動。說到外面來試試看，真的跑出馬路來，可就把我難住了。爹到那兒去找呢？一個像我這樣居無定所的人，別說一百塊錢，三千塊錢都難取得人相仗哩。想來想去，覺得惟有向小吳這個囚徒試試看，儘管還不瞭解他的錢從何而來，照他眼前的神氣，一兩百塊錢，在他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一想到那晚他跟七姑那回事，又使我冷了半截，求人而求到這個小囚徒，已是絕路了，將來人家根究起來，也不是很好聽的事，還是應該慎重考慮一下。好在身上有四五十塊錢，暫租間旅店房子來清一清頭腦也好，時間也已是黃昏了，不管怎麼說，未到身玄半文，還應到旅店去的。

這兒是市區的一角，已頗市郊了，橫直几条馬路，都是些小商店，我却還不會來過，因此，一到街上，滿眼都很陌生，旅店是有的，看來好像很不衛生，較之以前住過的那兩間旅店似還不如。但我是迟早終不免要餓着肚子了，還敢挑剔么？有個地方隨便過了今晚，明兒再打聽了。便在街角一家兼做咖啡洋茶生埋的旅店租到一間房。

說是租間房子來靜靜想一下，清一清頭腦，却是越想心裏越亂，總想不出明天的問題該怎樣解決，覺得自己也太飯桶了，除了吃飯，總做不出半點事情來，連自己個人的生活也沒法維持。那一晚躺在旅店的

房間，很是不好過，再加上來這家旅店投宿的，都屬下层階級人物，多半不怎樣讲究衛生的。而旅店因租

得自己也太飯桶了，除了吃飯，總做不出半點事情來，連自己個人的生活也沒法維持。那一晚躺在旅店的房間，很是不好過，再加上表這家旅店投宿的，都屬下层階級人物，多半不怎樣讲究衛生的。而旅店因租金微薄，也不大會替旅客設想，把房間裏面的床舖逐日晒掃，日子久了，不免就多滋生上一种不受欢迎的臭虫，我就整晚給床上的臭虫圍攻着，沒法入睡。天剛發亮，我便不愿再待在床上了，听下面的咖啡店有人走动了，知道有人來喝咖啡了。盥洗好，便下到下面來，咖啡店已有好几个人各据着桌子談天了，不想正坐到椅子上，外面匆匆的跑进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來，竟笑着對我說：

「黃先生！怎么跑到这儿來喝咖啡？」

一时使我愣住了，看他倒是很面熟，却記不起是在那儿见过他，看他對我笑着，我也只好對他笑着。那青年见我听他的話，只是對他傻笑，便又對我說：

「黃先生！这么快便把人忘記，我是小郭呀！」

经他自道他是姓郭的，我才記起他是在農場那兒做過工的：

「你便是在老楊的農場裏工作的那个小郭？」

「我正是曾在老楊的農場工作过的小郭，只有几个月罢了，黃先生！你便什么都忘記了？」小郭很有些不愜意地說。

「这几个月來，我住过好几个地方，認識了很多的人，都是使我心裏沒法寧靜的傢伙。心裏乱得很，这样下去，很快会把我變成瘋子了，实在是心裏太乱了，这样，意外地碰头，竟使我一时想不起是誰來。」我抱歉地說。

「那你怎么会到这儿來？」

「你请坐下，我的话不是三言两语便能说得完，我们喝杯茶罢。」

这个小郭在農場裏，就我所能想得到的，恐怕跟他說不上十句話。这一方面，固然由於工作的不同，晚间沒有在一起歇宿，再加吃饭时很少同在桌子上。然而我在農場四五个月，農場裏面就是老孙老楊都不缺席，也只有五个人。这么五个人同在一个農場裏，四五个月还不曾跟小郭說上十句话，这岂不是大家有什么过不去的事么？認真來說，小郭倒看不出有什么跟人合不来的个性，他没跟人在一起吃饭，一起住宿，並非是他的怪癖，多半是他的任职，因为大家都到下面的亚荳屋吃饭，上面的办事处便没人看守了。晚间都在一起住宿，後面小门那边，便很难閑防那些鼠竊小偷进到裏面来偷雞盜鴨了，因此，他的不常跟人在一起，正是他的职责。但四五个月的时间並不暫，同住在一个農場而四五个月未跟他談不夠十句的話，那便是我的不是了。在那儿总觉得像他这么个只懂餵雞檢蛋的青年，没有什么話可以跟他互通款曲的，因此，虽有时偶跟他同在一起，都不曾主动地跟他先閑口。而小郭呢，许是認為我是个会記賬的人，便是个讀書的人了，像这种略识之宏的人有的眼睛是生在上面的，他见我对他不会先閑口，在不必委的情形下，他也自不愿把他的热面孔来俾人家的冷屁股了，这便是我和他同在一个農場而极少談話的原因。其实，我固笨架子好摆，小郭也不必自卑，都是大家有点成见罢了。

「小郭！你也离閑農場嗎？」这次是我先閑口问他了。

「他們的農場早就閑門大吉了，我不离閑農場，賴在那儿做什么？」小郭笑着說「他們的農場已頂給別人去了，你还以为老孙老楊在那儿做什么董事长和總經理嗎？」

老楊他們的農場頂給別人去，我早就料定的了，只是一时找不到話來說，隨便問着他罢了。

「那你現在跟我一样了？」

「跟你一样？」小郭楞着說「黃先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老楊他們的農場頂給別人去，我早就料定了，只是一時找不到認真認賬的。

「那你現在跟我一樣了？」

「跟你一樣？」小郭楞着說「黃先生！你這話是什么意思？」

「跟我一樣失業呀！」我还是笑着說。

「那才不哩！」小郭坦率地說「我今年二十四歲，打自我十七歲出來替人做事到現在，地方是換了三個，也做了幾種不同的工作，跑出了那個地方，便到這個地方來，沒有那種工作，便尋別種工作來做，在我可還不會失過業哩。說句不大客氣的話，黃先生！凭我這身三兩百斤的膂力，是不怕沒有地方找到工作做的。」

听了小郭的話，使我內心很是慚愧，小郭的話雖不是針對我來說的，也含意諷刺我，像他這種粗人，也不會把話使人難堪，但小郭那妄心的話，由我所求，幾乎字字是在譏刺着我。因為自我混到這個社會，却常常感到失業之苦，玄時不在徬徨中，幸而在那個地方找到一桩工作，但為時却很短，沒有一種職業能使我做到兩年，都是一年半載便得另尋工作。這一方面，自是我的性子不好，涵養不夠，人家一句話，常常不能忍在肚裏，不能忍在肚裏，難免妄起衝突。像我这样的人所能做的事，社會上到處都是，可以一呼成羣，人家正不理會你的性子好不好。另一方面，正如小郭的話，只要有三兩百斤膂力，是不怕找不到事做的，而我所欠缺的，正是這種三兩百斤的膂力。

小郭见我听他的話，半晌沒話應他，便又繼續對我說：

「黃先生！我在老楊那兒的工作，你是知道的，委儉空到外面樂一樂，只能盼到星期天。但農場的星期天是沒有例假的，農坊裏面的雞，是不管你例假不例假，時候到了，你沒撒下飼料，牠們會吵着不停的。

抗議。就是星期天，還姪老楊找到一個傭工，我才能得到外面去，每月只能掙得他們百几十塊錢。現在他們閑起門來，倒給我鬧得到個更好的機會，既不用出力，也不至於姪看時擇日才能到外面來。」

「給你碰到個什麼好機會來了？」

「什麼好機會么？」小郭有點得意地「老楊的農場在你離開那兒還沒兩個月，便宣告結束了，姪頂給別人了。我跟老謝兩個人是同時離開的。他們只津貼一個月的薪金。我不知老謝離開農場之後有沒有找到事做，我却很碰巧，剛剛離開那兒，我的一個老鄰居便找到一家公館的俱樂部做，這是一家很大的社團俱樂部，裏面須要用三個人來工作，我是這位老鄰居自小看到大的，認為我還可靠，便姪我到公館去，在裏面當打菜。說是打菜，好像什麼工作都該做，其實工作却很輕鬆，只不过是替那些到裏面娛樂的會員奔走罷了。還有三樓三間客房，這三間客房是專供遠地的會員到這兒來可以借歇，他們離開時少不了姪到裏面收收拾拾，打掃一下。但這三間客房空着的時候多，住着客人的時候少，沒有人客，自然用不着到裏面收拾打掃，就比較清閒啦。每月的薪金是百多塊錢，加上小賬，便有二百多塊錢了，比在老楊的農場，恰好多一倍的入息。昨晚就因沒有客人到來，給我偷了半天工夫回家裏來，我們的屋子便在這兒附近，黃先生！你現在在那兒公幹呢？」

「姪在那兒公幹，還有工夫跑到這兒來喝咖啡的么？這兒都是些小商店和窮苦人家，我到這兒來替誰工作呢？」我說。

「那你現在……」

「剛才我不是說過嗎？我還以為你跟我一樣失業哩！」

我心裏想：姪像我近來的景況是不必告訴他的，真的告訴他，那就太難為情了！兩個人，一個是沒

「那你現在……」

「剛才我不是說過嗎？我還以為你跟我一樣失業哩！」

我心裏想：委像我近來的景況是不必告訴他的，真的告訴他，那就太难为情了！兩個人，一個是沒讀過什麼書，連報紙都看不懂。一個却自認是個知識份子，偶然也会在方格紙上癡牢騷，但這個沒讀過什麼書的粗人却自混到社會來都是自己找飯吃，從不用看誰的嘴臉，而這個自認很懂得幾個字，知書識禮的人却到處撞板。真的，就想坦白告訴他，除給他恥笑之外是沒什麼意義的。不想這個粗人却粗得很天真，一聽我現在失業，竟十分熱情地問我說：

「那麼，黃先生！你現在在那兒居住呢？」

在那兒居住？我只能據實告訴他。至於我的兩個皮嚙給那姓莊的詩人扣留在他的屋裏，不管我面皮怎麼厚，總覺得難對他启齒的。

「黃先生！委是一時找不到事做，又得住旅店的話，我可以帶你到公館去暫時住幾天。」小郭誠懇地說。

「到你們公館暫時住幾天？」我勉強笑着說，心裏却真的笑着小郭天真太過份了「你們公館可以讓外人到裏面暫住的么？」

「老实告訴你，黃先生！」小郭認真地說：「委是別人帶人到公館去，許委費些唇舌的，是我帶到公館去，我可以向你保證，決不會有誰來難為你。雖然在公館我只是一名跑腿，供人叫來叫去，到底在裏面當权的我那位老鄰居陳先生，他是相仗得過我的。我也不只一次邀人到裏面住過，陳先生知道了都不會來過問我。不過，在這兒我應該向你坦白，我委你到公館住幾天，可不是能夠在三樓上面的客房開個房間，能夠在三樓開房間的都是些住在外埠的會員，或是由裏面職員介紹的朋友，我們在裏面做工的當然沒這份

權力。却是公館二樓後面那個大房間，備有七八張帆布床，每晚都有些跟公館有點關係的人在裏面過夜，你委是肯於睡帆布床，有什麼事情，我可以頂戴起來，你不必担心的。」

自搬出老楊的農坊那幾個月，本不想告訴小郭的，沒料到這個在農坊時不大把他放在眼裏的人，現在對我竟有这样的熱情。粗人的沒有城府，敢做敢當，有時反是那些自命為知識份子的人所比不上。我心裏想了一下，覺得現在小郭的幫忙正是雪裏送炭，他既有這條熱腸，委不坦率告訴他這幾個月的境遇，便顯得自己不夠坦率了，這樣，我便笑着問他說：

「你現在不急於回你們的公館吧？」

「我自到公館工作到現在，已近三個月了，才跟陳先生請假，說我委到今晚才回去，他也答應了，我不急急回公館去的。」小郭說。

「不用急急回公館，我們就談一談罷，既承你的好意，委我到公館住幾天，我委不告訴你這幾個月的遭遇，豈不使你心裏委懷疑么？」

「不委緊的，我相攸得過你哩！」小郭認真地說：「我委懷疑你，还想帶你到公館么？」

「不委緊是你看得起我，我總該告訴你何以一早便在這兒喝咖啡的。」我說「屋裏也沒什麼事等你去做么？」

「我到家裏來是什麼事都用不着我去做的，這樣，我們談談一下好。」小郭說到這兒便站了起來「黃先生！你且坐，我到對面茶樓叫兩樣點心來。」

我袋裏還有几十塊錢哩，當然不怕小郭叫點心來，故也不阻擋他。一会儿，小郭果然叫到几碟點心來

了，把點心先墊一下空腹，更把我這几個月來白並黑窩委也告斥也，小郭缺缺也爭了，我與舌子一回

先生！你且坐，我到对面茶樓叫兩样点心來。」

我袋裏還有几十塊錢哩，當然不怕小郭叫點心來，故也不阻擋他。一会儿，小郭果然叫到几碟點心來

了，把點心先墊一下空腹，便把我這几个月來的碰遇摘要地告訴他，小郭默默地靜听了我的話好一回，好像記起什么事來了，問我說：

「黃先生！你說那個姓莊的詩人是不是唇邊有顆黑痣。」

「正是這個唇邊有顆黑痣的傢伙。」我說：「難道你也認得他？」

「我還跟他沒說過話，不過他常常來公館，是公館的會員，跟我們的鄰居陳先生有一點關係，也都隸屬同個政黨的黨員。如果真的是他，黃先生！兩個皮噏包在我身上，我會替你弄出來。」

「這又是什么道理呢？」我心裏不覺詫異起來了，這個小郭，不但熱情，還好像很有本事的。

「黃先生！你不知道，我們這位陳先生是這兒一個很重要的政黨的負責人，那個唇邊有黑痣的是這個政黨的黨員，委果真是他把你的東西扣留了起來，等我跟陳先生說一聲，只消陳先生一個電話，你的兩個皮噏可能馬上送回來。」

听小郭說得這般容易，反使我心裏有些懷疑，莊先生他們是很花了一筆錢來構成這個騙局的，現在中途變卦，已是偷雞不着蝕了一把米了，怎么肯把兩個皮噏輕易送還我。而且，委如小郭所說，莊先生和這位什麼陳先生的朋友，他們是朋友，我却跟他尚未蒙面，他是只有幫朋友的忙，那肯幫我的忙呢？委是他只听老莊的話，那我到小郭他們的公館暫住便不會那么容易了。我這樣想着，便对小郭說：

「其實，我皮噏裏也沒什麼東西，只是几套旧衣服和几本書，一些文稿罷了，小郭！不如由你帶到公館暫時住几天，等我自已另想办法把兩個皮噏提出來。」

「黃先生！你別担心，由陳先生打个電話給那姓莊的，不怕他不把皮噏送還你。這姓莊的雖然是个詩

翁，他这个詩翁在社会上可闖不出个什名堂来，这几年，幸亏陈先生凡事照顾他，才不至於给人家笑話。別人的話他許可以不卖账，我們陈先生的話他是不能不听的。現在大选就在眼前，他们这个政党正妄趁机出来跟人分个高低，委有什么可以給敌对党利用作为宣传的事，那还得了么？一切是我的事，你别多心了。」

听小郭的話，一时心裏很为快慰，不意在这儿碰见他，替我解除一个我一时不能解除的结，我正想找两句适当的話来感谢他，小郭又对我继续說下来：

「黃先生！我們把点心吃下去罢，本来我是想到午后才回公馆去的，这点刚才已跟你說过了，不过在这兒也沒有什么事情做，我們吃完点心，便回公馆。」

小郭說着，便把盤裡騰下的食物狼吞虎嚥的吃下肚裡去，委我且在座上等着他，候他打个電話，一回兒，又见他回来笑吟吟的对我說：

「黃先生！我們馬上动身。」

只委有个就待的地方，小郭公馆裡的帆布床也可以睡的穩覺的，而且，有这么一个机会，只委打一通電話去，我的两个皮嚔便能送还我，也不必再花心思办法了。心裡想：这頓茶点該由自己作东才行的，故不待杯裡的咖啡喝乾，便委走堂的来祇账，几碟点心，以我过去的經驗，是不会超过三块錢的，便在袋裡掏出三块錢来，委那走堂的代还对面的点心档。小郭见我掏出錢来，却对走堂的做了一下手势，走堂的不但不来拿我的咖啡錢，說连点心錢小郭已付清了。这时啡咖店裡有些茶客，委跟他拉拉扯扯的争还着錢，那便太沒意思了，只好暂时領他的情，以后再徐图报答他好了。

小郭他們的公馆，和他的住处各据着一个相反的角度，那公馆是在东市区郊的，由刚才在裡面喝茶的

但不來拿我的咖啡錢，說連點心錢小郭已付清了。這時咖啡店裡有些熟客，那便太沒意思了，只好暫時領他的情，以后再徐圖報答他好了。

小郭他們的公館，和他的住处各据着一个相反的角度，那公館是在东区市郊的，由剛才在裡面喝茶的那間咖啡店到他們公館去，計程車也委走上二十分鐘哩。那是一間好像新建的建築物，打外面看去很是堂皇。跨進裡面，外面大廳用三四隻楠木八仙桌拼成一系列桌子，上面放着几份報紙，疏疏落落地坐着几个人在桌边看報，大家都全神地贯注在報紙裡面的鉛字，我跟着小郭进到裡面去，他们也懶於抬起头來看一看。据小郭說，这些看報的人都是居住在公館附近的邻居，沒事時都到公館裡來看報，不是公館裡的人，也就用不着跟他们搭訕了。再经过后廳，后廳裡却摆三四隻麻雀枱，每隻桌子上都有人在打麻雀，他们也正用神於做着清一色的索子，或是小三元大四喜的什么，自然更不理會小郭帶个陌生的人進來。再到二楼上一看，前面安着一列会议桌子，当然是个会议廳了。中间那一截，右旁有两个房間，左边是过道。后截还有一个横直各有二十多尺的大房子，底壁上倚着七八隻帆布床，小郭告訴我晚間我可以在这儿安歇。日裡因有人來往经过，在帆布床上睡覺便不雅觀了，故照規矩日裡是不准人在这儿睡覺的。底面壁上的一边，还闹着一扇小門通到后面的晒台，晒台一边还建了一个衛生水廁和一个浴室。三楼是怎样的一个局面呢，小郭沒帶我到上面去，自己也不好独个儿闖到上面去，就在二楼中间那一截左边的一个房子，小郭把房門打開，裡面是个大約十尺乘十尺的小房間，只放着一張单人床和一桌一椅，角落裡还有个破旧的小箱子，便什么都沒有了。小郭說这是他的房間，裡面三个工人，只有他一个人歇宿在公館裡，其他两个工友，多半是日來夜返的，偶然必須在公館裡过夜，或自己願意在公館过夜，便在后面房間打開帆布床。进到小郭的房裡來，便听他對說：

「黃先生！日裡你委休息一下，可以在这小房子，我看你早上在咖啡店裡不时打呵欠，敢情昨晚沒睡

过好觉？」

「实在不便瞞着你。小郭！昨晚在那咖啡店楼上的旅店的房间床上，整晚真的睡不着觉。一方面是心裡太煩了，心裏有什么事掬着，总很容易失眠的，再加上床上的臭虫，这东西，是我一生最怕的，昨晚偏偏遇着了，这叫我怎能入睡呢！」我苦笑着說。

「这可沒问题，黃先生！現在你就在我的床上睡个觉好了，關於你的两个皮唸，相仗我，我自会替你弄来还你。委小便冲凉，后面晒台一边的廁所和浴室，你可隨便使用，有什么生人问着你，你只說是我的亲戚，是我带你到这儿歇歇便行了。」

半天裡听小郭对我說的話，像他这个人是可以列入热情好义的人了，不想这个热情好义的人却是个以前在老楊的農場裡幹粗活的小伙子，看他現在对我处处小心体贴，越發使我覺得在農場裡对他的太沒道理了。以貌取人固然不对，以年龄和职事来衡量一个人更加不对了。听小郭的話，心裏一时很是惭愧，覺得过去做人是太表面化了，这点毛病得改良一下才行的。

小郭到下面去了，我隨手把房门闔下，便和衣躺在小郭的床上，实在是昨晚心裡太紧张了，祇起来还睡不足两个钟头，难得碰见小郭这样热情，不但暂时不用愁煩怎样找地方歇宿，两个皮唸更不必自己花钱便可取回，心裡一輕鬆，只消躺到床上去，便很容易入梦了。

我是早上九点多钟跟小郭到他们公馆来的，躺在小郭的床上也不过是十点零钟，不想一合眼，再睜起来，看腕錶已是午后三点多钟了。一觉便是五个多钟头，这不单是日裡很少有过的事，就是夜裡，我也很少有一觉便睡了五个多钟头的，还是因小便急了把我急醒起来，委不，正不知还委睡到那个时候哩。我到

后面小解，恰好碰到一个我不認識他，他不認識我的人，他当然是公馆裡的人，我却是第一次到他们这公

后面小解，恰好碰到一个我不认识他，他不认识我的人，他当然是公馆裡的人，我却是第一次到他们这公馆来，更糟的是着在身上的衣服是三天来没有换过，刚才又和衣躺在小郭的床上睡熟，看来当然有点不齐整了。当他正跑出浴室来，而我又正跨进去，正好碰着头，难怪他委不甚善意的来注视。自想我是来这儿暂时借歇的，带我到这儿来的又是他们公馆裡的工人，是没有什么可以凭藉的，见他皱着眉一种介於讨厌和鄙视的神情，为不想跟他磨擦，只得自动低头不去看他。但你敢跟他对视倒还罢了，却一见着他便很快的避开他的視線，这越弄使他可疑了，他許是把我当作一个不速之客了，便粗着声儿问我說：

「你是来这儿做什么的？」

委不是小便太急了，回他是小郭带来这儿暂住的或許便沒事了，却是小便急得我不容稍停的来告訴他，三脚两步的跑进厕所裡面把小便解决了，他见我沒理他，使他更加怀疑和愤怒了，站在厕所外面便大声的吆喝着：

「你是什么人？怎么胆敢撞进裡面来？」

二楼前面的会议廳，正好坐着几个人在那儿說闲話，一听后面有人大声吆喝着，便都跑到后面来。这样的給人当做偷儿的大声嚷着，使我肚裡的尿水沒解决清楚的便跑出来，诚惶诚恐地正待委告訴他们我们是怎样到他们公馆来的，許是一时急了，又因为是在众眼瞻注之下，一时竟說不成話。那个吆喝着我的人，见我结着舌說不出話来，当真的認為我是个偷儿了：

「唉呀！你真是豹子胆，竟敢撞到这儿来偷东西。」

我那會給人当做窃贼的大声吆喝过，一时不由我不又羞惭又愤怒，便回着他說：

「什么？你你你竟敢当面侮辱人家，竟說我是个末这儿偷……」

「你不是末这儿偷东西，那你是末这儿做什么？」他打断着我的話骂了起来「你这混蛋！你以为我不知道，两天前便瞧见你在下面大门外鬼鬼崇崇的探头探脑了。」

这个我不认识他，他不认识我的傢伙，定睛一看，竟是个粗壮硕健的好汉，他只着一件短袖的笠衫，下面是一条牛仔褲，那短袖只有四五寸长，紧紧的箍着那满是肌肉的粗臂。不誇張，他那紫銅色的臂膀足足有半尺的直径，下一节的手股，那紧繃繃的肌肉还露着粗筋哩。看他那虎虎有生动的样子，实在是个最标准的打手，我真是不碰巧，当前面对着的竟是个大力士。但是玄缘玄故的被人侮辱，实有不堪，这裏是我初次到末的，怎么便說我两天前已在下面大门外鬼鬼崇崇的探头探脑，便亦使气的回着他說：

「老兄！飯由得你么怎样吃便怎样吃，話可不能由你想到便說的，你知道，破坏人家的名誉是犯法的……」

「你这偷儿也懂得叫做名誉不名誉嗎？」他吼叫着說。

那些由前面一窝蜂都跑到后面来看熱鬧的先生們，約摸有五六个人，内中一位先生竟接起嘴来說：

「小彭！你知道他这两天在下面大门外鬼头鬼脑的么？」

「怎么不知道？我留意他很久了，当真撞到我的手上来了。」那个叫小彭的大力士，回头对我說：「你这混蛋！你害怕挨打，便老实說来，你是到这儿来做什么的？」

玄端端的受人家这样的侮辱，就是个最有涵养的人也委憋不住了，虽然面对着的是个年富力强的拳击好手，但正如俗語所說，身可杀名不可辱，一时也沒考虑到他的两隻粗臂膀稍一挥动着时的后果，便也大

好手，但正如俗語所說，身可杀名不可辱，一时也沒考慮到他的兩隻粗臂膀稍一揮動着时的后果，便也大

声頂着他說：

「我是混蛋，恐怕混蛋的不是我，是那沒有戴眼鏡的，你在那个时候见我在下面大门外探头探腦，你应该……」

我的話還沒說完哩，眼前忽然一亮，就好像一个闪电在我眼前打下來，只觉得我的鼻子一边，眼睛下面中了一下铁鎚，疼痛是不用說的了。接下来便是左右两边的肋骨各挨上几下粗棍，仅仅这么几下，还待我回手么，早就給打倒在地上了。那几个看熱鬧的先生們，亲眼见了，我毫沒抵抗地給打倒在地，半点同情都沒有，都不挺身出來遮拦，好像我是應該被毒打的。就称我是个偷儿罢，也应该在人賊俱获的当儿才好，再用拳头惩戒我，而我还未說出我到这儿來的原因哩，便把我当大盜來打，有的还以为这样打得不夠，委把我捉去警察局裏。同情这个名词，在这裏的几位先生們是沒这回事的，就像他们生下來便沒这种感觉，幸好这时下面跑上个打工模样的老人來，看见我鼻孔一边流出血來了，搖着脑袋对那个打我的人說：

「唉呀！彭先生！怕打错了人了吧！他是早上小郭帶來這裏的，他真的是个窃賊，也应该先问小郭才行呀。」

那些先生們有人開口問着了：

「是小郭帶來这儿的？」

「是呀！早间在下面见小郭帶他到上面來的。等小郭到下面來，我问他，小郭却說是以前在農坊的一个财副，会做诗写文章的。他有两个皮嚙在老莊那儿，小郭正到陈先生的屋裏去请陈先生去老莊把两个皮嚙送來还他。」

「會做詩寫文章的？」另一位先生插起嘴來，好像只有能做詩寫文章的人才值得同情，這時似乎對我有点關心起來了「那麼，老何！你到前面藥箱拿些止血的藥水和繃布來。」

接着，就見他們七手八腳的把我扶了起來，拉拉扯扯的送我前面大廳去。幸好我挨下的拳頭只是使我的皮肉微微變了樣，還不至於把我打成內傷，他們把我脸上的傷口用藥布貼下來，我也就恢復剛才那点精神了，又有一位先生來問我了：

「小郭是你的什么人？」

「你們已知道我是小郭帶來這兒的，最好等小郭回來時你再問他。」

現在我已丟回他們的必妥了，心裏想：他們就是把我送進警局去，情形也不會比在這兒更壞的。這個打我的粗壯傢伙，說不定是個什麼柔道台拳道的高手，擁有藍帶或綠帶的資格哩，只委一出手，便使人丟回手之力。不過呢，以這種功夫來打個小偷，許已有点太過份了，只委他再加上兩拳一腿，那我這條不值錢的老命，一定嗚呼哀哉來不及立下我的遺囑了，而我到底還只是個可疑的人罷了。還不知道是否是個真賊，便以這樣的拳頭來对付我，這個粗壯的傢伙，正所謂目盲王法了。他說我是個賊，我便是個賊，不是個賊，且先揍一顿再說。我正这样想着，小郭在下面氣急的跑了起來，見我被打成那樣子，鼻孔一邊還貼着藥布，他在下面似乎先听誰說過了，故一跑近來便開口問那粗壯傢伙說：

「彭先生！到底我們公館什么东西被他偷去了？」

「什么东西被他偷去了？」那個打我的彭先生，毫不覺得他打錯了人而有所悔恨，若云其事的回着小郭說：「還未調查出來哩。」

「还不知道公館裏面是否失了東西，便用你的少林拳頭去打人？」少郭有點憤怒地說：「彭先生！你知道嗎，打賊是姦人賊俱獲的，我也聽說過少林拳頭不是練來隨便打人的，只是練來自卫呀。」

那個叫彭先生的粗壯傢伙，被小郭說得惱了起來，睜着那對光溜溜的眼睛，大聲的對小郭吼着：

「你難道要做他的后台嗎，我打他跟你有什麼關係？」

「跟我有什麼關係？」小郭好像不大怕他，見他吼着，他也提高着嗓子說：「跟他大有關係呀！彭先生！你是公會的一名執委呀，難道你連公會的章程都沒研究過嗎？我們這個公館的章程有一款是姦跟外面的人聯絡感情，和平共處呀，這位黃先生是我帶來這兒的，現在給你打成这样子，還說跟我沒關係，那姦在怎样的情形下，才跟我有關係呢？」

「你帶他到這兒來？」這位彭先生，不但膂力強，中氣也十足，一經他放開喉嚨，真的响徹行云，坐在一邊沙發上的我，听得真有點肉战心惊。他對小郭嚷着說：「你是什么人？你不過是公館裏的一名案役罷了，你有权帶人家到這兒來么？你帶他到這兒來，有經過公館裏的人允許么？未經過公館裏的人允許，便私自帶個不三不四和公館毫無關係的人進來，你知道你已做得過份了么？你姦替他出头，怕連你的職事都保不了。」

「我才不在乎这个工作，你可通过會裏的負責人把我炒鱿鱼。」小郭似乎有所恃地說：「你說我未經過公館裏的負責人的允許，彭先生！我可以告訴你，我是通過公館裏的陈先生的准許才帶他到這兒來的。」

小郭說到這兒，不跟那個姓彭的大力士說話了，回头对着剛才主張把我送進警察局去的那位先生說：

「胡先生！我知道我是在這兒打工的，在公館裏是說不得話，主不得張，只委你們那位先生叫了一聲，我馬上便該替你們跑腿。委是沒得到陳先生的准許，我那敢擅專，早上我帶這位黃先生到這兒來之前，已打了個電話給陳先生了，陳先生委我馬上帶他到公館來的，胡先生！你們委不相攸，可以通個電話問陳先生，問他是不是我在說謊。」

那個剛才委把我捉到官裏去的胡先生，一聽小郭的話，他竟驟然改了個笑臉的對小郭說：

「既然陳先生委他來公館，用不着我打電話問他了。」

這時那個打我的大力士彰先生和那些不知姓名的先生們，听完小郭的話，好像都有些歉意了，彭先生尤其显得很尷尬，很有些後悔剛才委弄他的几下拳腳，我坐在一旁聽到這兒，便對小郭指着那個打我的姓彭說：

「小郭！這位先生剛才說見我這兩天委在下面門外探头探腦，鬼鬼祟祟，你就替我證明我這兩天在什麼地方，會到你們的公館來嗎？」

「大可不必了！黃先生！反正人已給他打過了，有我證明沒我證明都是一樣，難道沒我證明，身上還得挨几下拳頭么？」小郭悻悻地說。

「他說我這兩天在你們公館大門外找機會准備委偷什麼東西……」

「用我這麼費事么？」小郭打斷着我的話說「你的兩個皮嚙，我已替你取回來了，他委知道你這兩天委不是在公館外面跑來跑去，由他去問老莊好了。」小郭賭氣地說。

那几位先生听小郭的話，原來是他們主席准許我暫時在公館居住的，大家都覺得很沒趣，一鬨的又都

跑到下面去了，連那個打我的少林高手都有點嗒喪地離開現場了。小郭把我揀進他的房裏，仔細端評了一

末是不是在公館外面跑來跑去，由他去問老莊好了。」小郭賭氣地說。

那几位先生听小郭的話，原來是他們主席准許我暫時在公館居住的，大家都覺得很沒趣，一開的又都跑到下面去了，連那個打我的少林高手都有點嗒喪地離開現場了。小郭把我換進他的房裏，仔細端評了一下，只是鼻子一邊給他打破綻罷了，貼上膏藥布也就沒事了。腦下几下拳頭，還祇他手下留情，沒使用他的真工夫，而我的身體也不祇太過豆腐，挨不起几下粗拳頭的。小郭房裏放着一瓶鐵打藥醋，正好派上用途，小郭一邊替我擦藥醋，一對對我說：

「這姓彭的混蛋是公館裏一個有名的打手，听他說他是練過少林拳頭的。」

「公館裏也用得着拳頭么？」我覺得很是奇怪。

「要說用打手來尋事生端，那倒不是事實，不過公館有時和外面發生什麼膠轕，有几个會弄拳頭的人，人家便不敢來欺侮了。」小郭說着，掉轉話題問我說「那混蛋怎麼便对你使用拳頭來？」

「我實在也不知他怎麼便对我使用拳頭？」

「有這回事么？不分皂白，見着陌生的人便打。」

「那倒不尽然。」我強着笑說，接下來，我把我怎樣在廁所碰着那姓彭的，怎樣跟他對話，怎樣意思不到的給他飽了老拳的对小郭說了。

「人給他打了，那個姓胡的還說要把人送到警察局去哩！」站在一邊的那個老工友插着嘴說。

「警察局裏的老爺是他的老子呀！他是什麼事不管有理沒理都要把人捉到警察局去的，而且動不動便以為自己是个法官，要判人家十年八年監禁的。」小郭說。

「有这样的勢頭么？這個姓胡的是个什麼人，可以隨便判人徒刑的么？」我說。

「他是个丟臉的先生，却有几个同学在衙門裏当老爺。」小郭說「這姓胡的，便什麼都以為他是个了

不起的人，只委有机会給他碰到了，他便會向人賣弄他衙門裏幾位同學的权势。」

「怎么便是个玄恥的教員？」我心裏覺得很奇怪，教員教導學生，都是委他們明恥知恥的。教員而玄恥，那怎樣來教導學生呢。

「說起這位姓胡的老兄，話就多了！」老工友又插起嘴來了「聽說這一次競選，他們這個政黨還委把他推出來做個候選人哩。」

「委如小郭的話，他是個玄恥的教員，做個教員已是玄恥了，怎么配出來跟人競選議員，委不幸給他選中了。那豈不是個玄恥的議員么？」我說。

「只委有人支持他出來競選，那有什么叫做配不配！」小郭說「黃先生！你混到這個社會已有很多年了，難道這種事情也會使你感到奇怪么？」

「社會上奇奇怪怪的事情人物我當然見過不少，但一個代議士豈可不研究他的人格，隨便挑出來跟人家競選。」我說着，心裏却想：世上的事只講目的不擇手段的比比都是，我是比小郭和那老工友知道得更多的，比如以前在一個羣眾大會上聽到一個很是體面的候選人對羣眾演說：你們委不投我們這個政黨的票，天兵神將便委闖到你們屋裏去了。天兵神將是那麼的厲害，大家還有不怕么？大家既怕天兵神將，那只好沒奈何地投他一票了。

小郭一聽我的話，忽然用手连连的打着腦袋說：

「兩個皮嚙放在樓下梯邊哩，剛才委提上來，听他們說你給那姓彭的混蛋打，一時急於上樓來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便把放在樓梯邊，三脚两步的跑上來，不知現在會不會給人挪開去，等我到下面看看

「两个皮噫放在楼下梯边哩，刚才妾提上束，听他们说给你那姓彭的混蛋打，一时急於上楼来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便把放在楼梯边，三脚两步的跑上束，不知现在会不会给人挪开去，等我到下面看看。」

小郭说着，便匆匆忙忙的跑下楼去，那个老工友似乎还有那做未完的工作，便也对我说：

「你且躺下去休息，我得到下面去。」

一回儿，小郭面红气喘的跑上束，手裏还提着我的两个皮噫，一进到房来，便笑着说：

「幸好不会给人挪开去！」

我把两个皮噫都打开，裏面的东西并不会少了点什么，我拣出一套乾淨的衣服和内衣裤束，便对小郭说：

「昨晚在那家不乾不淨的旅店冲了个凉，没有毛巾也没有内衣裤，真是狼狽极了，现在让我先到浴室

」

「黄先生！身体不会给他打出毛病来了吗？」小郭打断着我的话说。

「身体倒不觉得有什么疼痛，想束是没妨碍的。我妾不去冲个凉，换上衣服，总觉不大舒服的。」我说。

小郭听了我的话，也就不再阻挠着我了，他看了一下腕錶，便对我说：

「那么，黄先生！你到后面冲个凉，我在这裏等你，公馆裏是没闲伙食的，三顿饭大家都是到外面吃的，等你冲好了凉，我们一同到外面吃饭。」

身体是不会被打伤的，妾是被打伤，转动便会疼痛的，既不疼痛，我也就放胆剥光身体冲凉了。我一边闭着上面那莲蓬的水漏，把身体淋湿了，一边心裏想：这儿也不是个可以居住的地方，小郭人是不坏的

，也夠熱情，但以小例大，見微知著，他們公館裏的人如此魯莽跋扈，見人就打，尤其那個准候選人胡先生，凡事不分是非，便嚷着要把人送進監裏，現在還未開始競選哩，便這樣不可一世了，真的抓起政權來，還有不借着什麼緊急法令，什麼法令，還有什麼法令的把人送進牢裏，一輩子都不用審問的么？我心裏想到这儿，決意要離開他們公館，忽然記起了七姑以前對我說的話，她說老王的爹親那個怪人，是最能解決我的切身問題，說老王一定要我到那儿找他。他能否替我解決什麼問題且不去管他，既然是老王一再囑咐的，到也可以去試一試見見這個怪人到底怪到那儿去。雖然就個怪人來說，並非是我所高興碰面的，但在這一玄倚靠的處境中，已不容我有所選擇了。

我沖好了涼，換上衣服，把衣袋裏的錢又掏出理清一下，還有几十塊錢，早上在咖啡店吃點心，是小郭付錢的，既然決心離開这儿不跟他們發生關係，晚飯便不能再由小郭掏腰包了。袋裏既還有几十塊錢，請他吃一頓比較豐富的飯是沒有問題的，妾是到那經濟飯店去，十多塊錢是吃不完的。

我回到了小郭的房裏，小郭卻沒在裏面，我把皮噫打開來看，几本在这兒已買不到的書是捨不得賣出去的。几套旧衣服是進不得當店的，妾有個相熟的副刊編輯先生，也許可以把兩篇自以為經過一番心血的文章交給他發表。但真的有一個編輯肯幫忙，把我的大作刊載出來了，稿費是這個月發表的文章，下個月才能領到錢的。像我眼前的情形，依然是遠水救不得近火的，這一條路也是行不通的。但皮噫裏已沒有什麼其他值錢的東西了，妾是在这几天找不到工作來做，情形便不堪設想了，我這樣想着，越發使我決意妾去見那怪人了。

這時小郭由下面上樓來了，妾我跟他到飯店去。在往飯店的路上，我不免有點懷疑的問着他說：

「小郭！你想我的坦直，我的两个皮噏老莊是委我偿还他近两百块钱才肯让我取回来的，为什么便给你白白替我取回……」

「这应该說他是看在我们陈先生的面上的。」小郭拦着我的話說：「是我们陈先生先打了个电话給他，他才肯让我把两个皮噏替你取回来的。」

「这亦是使我感到很不解，我跟你们陈先生从未见面，他就这样关心我的事。」

「說到这儿，得先让我向你坦白了，不过，这亦不是什么大缘故，黄先生，你且听我說下来，我们陈先生近来很想跟那位曾女士见面，說有一桩很重要的事想跟她商量，却不知道她住在那儿，知道她以前曾到过農坊的，问我知道不知道她的住址，是我对他說了，这位曾女士是黄先生带来農坊的，只有黄先生才知道她住在那儿，可惜黄先生已离开農坊了，不知道到那儿去？陈先生委我若是碰到你，先带你来公馆坐一坐，他是上个星期才跟我說的，不想在早上便碰见你了。」

「你们陈先生亦跟那位曾女士認識？」我心裏不禁怪起来了，覺得这位姓曾的女人，太了不起了，几乎是什么男人她都認得的。

「这点我倒不大清楚，只知他委知那姓曾的女人是住在那儿，說有事委找她商量罢了。」小郭說。「这点倒不困难，等我抄个住址給他好了。」我說。

原来小郭委我到他们公馆来暂住是有原因的，而他们的主席陈先生很轻易便把我的两个皮噏由老莊那儿交涉出来亦是有他的目的，他的目的便是委由我口裏知道那姓曾的女人的住址，我亦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搞什么鬼，但我已决意委跳出他们这种是非之外了。我是立定主意不住他们的公馆的，这顿饭儘管小郭诚

意委请我，但我却不让他破钞，就两个人的处境来说，小郭是比我胜过太多了，虽然跟他过去没什么交情，到底也有几个月同在一个农场裏，现在我已到了像隻丧家之犬似的地步，由他请吃一两餐飯也不会有什么不好。但我怕他在我离闲他们公馆时委受到他的埋怨，这样，吃完了飯时我坚持委由我付账，我委宛地对他說：

「小郭！我们相处的时间正长哩，这餐飯且給我点面子，以后你委请我才由你请我。」

小郭听我的话，以为我会他们在他们公馆住下来的，两个人拉拉扯扯，也很沒意思，只得由我会了账。

回到小郭他们的公馆，这儿既是一个以娱乐消遣为目的的公馆，少不了有些三餘之人到这儿来打發时间，几隻麻雀吱吱剥剥的好不热闹，吵吵嚷嚷的在这样情形之下委想安心睡覺，实在很难。我是有一种在街上散步的习惯的，知道委不是在真的疲倦了，决不会在他们几隻麻雀吱吱一齐响着的当儿瞋下眼睛来的，我在他们公馆大门外躊躇了一下，便对小郭說：

「小郭！我到街上買件东西，晚上你不会离闲公馆么？」

「除非他们委我到外面买什么东西，我晚间不会离闲公馆的。」小郭說「黄先生！你委到街上買东西，放心去买就行了，你今晚就睡到我房裏的床上去，我自己放下张布床来睡好了。现在我把房裏的锁匙給你，你回来逕自上楼闲我的房门行了。」

「只委你晚上在你们的公馆，不会到别的地方去，这可不要紧，不用把锁匙交給我，就是你給他们叫到外面做什么，我会在下面大廳看报纸等着你。」我說。

「那也行！」小郭說「你儘管去买你的东西，不管迟早回来，我都会跟裏面的人交代一声的。」

就这样，小郭跨进他们的公馆去，我却转个方向闲步到市中心去，边行边想的，记得七姑給我一張老

「那也行！」小郭說「你儘管去买你的東西，不管遲早回來，我都在門口等着你。」

就这样，小郭跨进他们的公馆去，我却转个方向闲步到市中心去，边行边想的，记得七姑给我一张老王的卡片，我把来夹在簿子裏，老王的名片背面書有一行老王亲笔的那个怪人的地址，现在既然决意去访问他，应该妥确切的知道他是住在那儿的。我把小日記簿子掏出来说，却翻来翻去的找不到那张名片，一时惶恐了起来，真的想到他那儿去见他，他的地址却不知给我丢到那儿去了，懊丧得很。心裏想：人家說禍不单行，但这两天来到处碰撞，岂只祸不单行，简直是老天有意跟我作对，没有那怪人的地址，便去不到那儿了，委真的想到那儿去，只有回头再到七姑那儿去问。但七姑屋裏我早已决意不再到那儿去了，不想到那儿去而现在又非到她那儿去不可，这就使我大大的懊恼起来了。心裏甚是焦急失望，无目的的便在街上闲荡着，见对面街坊有个江湖先生在卖艺，推锁他的膏药，围着很多人，这倒是个消磨时间的最好方法，儘管早就了解到这些打铜锣的人的目的是在卖他们的药，即使有戏法，也轻易不会变出来说给人看的。但自己已没有地方去又不想过早回小郭他们的公馆，到那儿消磨一下时间也是好的。正想越过马路那边去，却是脑裏一半给那点懊丧失望的心情盘据着，不大留意两头来往的车辆，刚跑到路中央，一辆虽不是跑车却以跑车飞奔的速度直衝过来的车子迎面驶来，幸好一时煞得住车，不然的话，早就给车子衝倒了。以它的速度，不说不当面撞着是沒命的，就是给车身一边碰触着，不死也委重伤的。上帝虽妄意召我去见他，但已给吓个半死了，心头上的吊桶正起起落落的跳个不住，车裏的駕车先生已破口大骂起来了，那连珠炮似的三字经向我直轰来，把我骂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了。我也懂得的，马路是給有车的人駕驶的，自己不该沒関心来往车辆便越过马路去，但駕车的先生那种横衝直撞該也不是很好的駕车态度。听他骂得很兇，不回骂他两句是不行的，一个人到了穷途末路，我还怕什么的，他会背三字经，难道我背不來嗎，我

的三字經也是跟人家一样背得滚瓜烂熟的。正想拉闲嗓子回骂他两句，定睛一看，车裏探出个头来的，竟是个囚徒小吳。呀啦！这小吳現在神气得多了，穿了整套的西装，还結着领带哩，他旁边坐着的并不是那个小吳替她鬆骨过的标致的中年妇人，却是一个只有二十零零的年青小姐，也很漂亮，打扮得很入时。那委衝出口来回骂他的話不免赶紧遏住，但还是大声的对他说着說：

「小吳！現在做了皇帝来呢还是什么总理，就是做个皇帝罢，皇帝駕车也应该有个规矩呀，这儿不是跑道，怎么来这儿跟人家赛车呢？差点儿把人撞死，还拉下人家的祖宗来骂哩！」

小吳一看是我，又听了我的話，他倒沒回着我，管自哈哈的大笑了起来，我看他笑得多么开心，可把我弄得更火了：

「你現在交了好运了，做起阿官来了，駕着车子撞人还骂人，你当然会得意的笑起来。」

「我笑你是有个道理的，老黃！」小吳停了笑說「我正想有句話找你說呢，却不知你浮到那儿去，原来不出老王所料，还是在这儿。老黃！你且跑到路边去，我也把车子駛到路边停下，这儿不是說話的地方，你瞧！后面的车子又来啦！」

车子的四个轮子，比人的两条腿快得多了，小吳只稍微踩了一下油门，他的车子已停在路边等着我了。我跑过去，便问他說：

「小吳！你是說什么的，什么不出老王所料，还是在这儿。」

「老王說你是个傻子，跑来跑去总是在一条死巷裏。」小吳毫不客气地，回头对着那个坐在他旁边的小姐說「这个便是老黃了，老王要找的正是他。」

「老王說你是個傻子，跑來跑去总是在一條死巷裏。」小吳毫不客气地，回頭對着那個坐在他旁邊的小姐說「這個便是老黃了，老王要找的正是他。」

「老王几時對你說我是個傻子？」听小吳那麼放肆，肚裏真有几分惱意了。

「老王几時對我說你是個傻子，等我告訴你，不過，老黃！你也別太認真了，看你臉上很有点沉不住氣似的，不該這樣了，老王倒是對你有点好意的。」

「你就告訴我老王几時對你說我是個傻子便行了，扯得那麼遠做什么？」

「老王上個月到這裏來，七姑告訴他說以前委你去訪他的鄉親，你却沒去訪他，不知又跑到那兒人家的矮簷下去避雨了。老王却對七姑說，你那點笨頭笨腦，像個傻子的人生經驗是不適應這個社會的，总有一天要跑到絕路去。他也料你不会跑遠的，總是在這兒留連的，交給我一百塊錢，說妥是有一天你再來找我，委我把他的一百塊錢送給你，祇是在獄裏大家相交了一坊。」

小吳說着，便在他的衣袋裏摸出一疊紅色的鈔票來，看來該有四五百塊錢的，他把鈔票數了一下，便遞給我說：

「老黃！裏面是老王的一百塊錢，另加我給你的五十塊錢，合共一百五十塊錢，你先拿去用，妥是有什麼事委我幫忙，可到我以前邀你一同去的那間屋子問，人家便會告訴你現在我住在那兒。」

一百塊錢在我現在的景況无异雪中送炭，如果真的是老王送給我的，我也不想跟他客气了，雖然過去在獄裏時我是沒有什麼好處在他的，我把錢接過手，便問他說：

「那麼，老王現在在那兒？」

「老王是個忙人，他的生意是在暹地，他那兒有工夫在這兒逗留得太久，早就回暹地去了。」

一听老王又回暹地去，頓時又使我惆悵起來，小吳好像委赴什麼約會了，已丟心緒來跟我拉扯了，看

他跟那個坐在他一邊的小姐咬了一下耳朵，回頭對我說：

「老黃！現在我們委赴人家的宴会哩，沒時間跟你聊聊下，你以後委有什麼事找我，照我剛才告訴你的話去行好了。」

他說着，便把汽車開動了末，迫不及待的便想把車子駕走，我猛然的想起我委訪問的那個怪人的事末，不待他把車開走，急問着他說：

「小吳！你知道那怪人的地址嗎？」

「那一個怪人的地址？」

「就是你剛說過的那個老王的鄉親呀！以前七姑告訴我他是个很怪的人。」

「七姑不是已給你一張老王的名片了嗎？他的鄉親的地址也寫在名片上。」

「她給我那張老王的名片已不知給我丟到那兒去了，我知道你是知他住在那兒的，你且噙了出來，等我抄到簿裏去。」

小吳聽我的話，竟裝模作樣的對我搖着腦袋，還皺着眉哩：

「老王說你是个傻子，他下的斷語果然有他的道理，你連这点小事也弄得有头无尾。」小吳邊說邊在他衣袋裏摸出一張名片末，不甚耐煩地對着我「這張名片給你，你照這張名片去找个姓陳的人好了。」

我把名片接過來看，名片只是放着一个姓王的名字，小吳却委我去找一个姓陳的，這實在使我惶惑极了，明知道現在的小吳，已不是在獄裏監房那個我毫不把他放在眼裏的囚徒，他現在多麼的神氣，同漂亮的小姐駕着車子去赴人家的宴会，但我還是陪着笑臉央着他，不勝抱歉地請他向我解釋：

的小姐駕着車子去赴人家的宴会，但我还是陪着笑脸央求他，才胆敢去赴他的宴会。

「小吳！麻煩你給我个触释罢，我怎么能持着这张姓王的名片去找一个姓陈的人呢？」

「这么一点简单的道理都不懂，我真不知老王为什么委这样记望着你，委是我，才不理你哩，以前委你去你又不去，想是到处都碰了壁了，才記得有那个怪人了。」小吳又惱又不耐煩地「你把这张名片照裏面的地址找这个姓王的人，委他告訴你住在那儿附近的一个姓陈的人的地址，他便会叫人伴你到那个姓陈那儿去，你对那姓王的說，給你这张名片的是新山来的小吳，他便不会不理你。」

小吳說着，再不理我还有什么问题委麻煩他，管自把车驾走了，连一个再見的俗套都慳吝給我，簡直把我当成是个討厭的人了。我把小吳給我的名片放进衣袋裏，真是又慚愧又气愤，一个人到了这步田地，做人的意趣消失淨尽了。早间在公馆那儿給人玄缘玄故的殴打，差点儿还委被人送进監裏去，現在是由着一个一年前还是个囚徒的小伙子，毫不留情的教训我，什么「我不知老王为什么委那样記望着你，委是我，早就不理你了」又什么「以前委你去你却不去，想是到处碰了壁，才記起那个怪人来了」真的，像我这么个傻头傻脑的人是不值得人家同情的，为什么以前听七姑的話不去見他，却委經了这么多的周折才想起他呢？以前委去见他，不管見他之后，他能不能替我解决生活的问题，不是比受尽委屈之后再去見他更好么？

虽然如此，这个囚徒也太嚣张了，滿口的蠢才傻子，也太不把我当是个以前的同难了。只是沒想到他这个在獄裏我当他是個玄知识的人，一出了監獄，竟是这样的本事，先是跟一个有财产的中年妇人做一起，只稍几个月，現在竟居然穿起西装，結起领带，同年轻漂亮的小姐駕着车子兜风，还說是委赴人家的宴会哩。而我这个自以为有思想有学识的人，一出了監獄，却风风雨雨的受尽了磨折，替一个拉皮条的文棍

抄武侠小说，为几个玄恥的詩翁当傀儡，玄缘玄故的給一个政治骗子挥以老拳……我这样想着，越想越惭愧，越惭愧越不敢再想下来，心裏一转，管它了，反正已受尽人家的侮辱了，現在所急切的是应该怎样来結束我这种萍梗玄根的生活。小吳遞給我的鈔票，我一点，果眞是一百五十块钱，这囚徒虽可惡，到还可惡得有点人情味，他还賞賜我五十块钱哩。玄功受赏，固使人臉紅，却好过於身玄分文而又不知該怎样过日子的。

我一边把鈔票放进衣袋，一边心裏想：今晚且暫到小郭的公館裏停留一晚，明天应该找个僻靜的小旅店住两天，把鼻孔一边的伤痕养好了，再到那怪人的屋裏去見他。老王一再委我去見他，想求应有他的道理的，但帶着一个被人打伤了的鼻子去見他，实在很不好，他委知道我臉上的伤处是那粗拳头加在上面的，那可就不妙了。對於小郭呢，我应该不让他知道我的心事，我可以向他编个故事，說我在路上碰到一个亲戚了，到亲戚的屋裏暫住是比较在他们公館暫住是更合理的。但不管如何，小郭今天对我的表現是夠热情夠义气的，这点对我的热情义气，我得荅谢他替我取回那两个皮嚔才行。这时，街上的商店有的还未关门，我到一家洋菜店裏買了一些毛巾，浴巾，背心和笠衫，还有牙刷牙膏等日常用得着的东西，自己也正欠缺这些东西哩，除了自己委用的另包做一起外，我委他们把委送給小郭的紮成一大包。又在罐头店裏買到两盒英国末的梳打餅乾，祇起来，買給小郭的东西将近三十块钱哩！

手裏持着东西，又在街上蕩了一回，到一家咖啡店裏喝了杯咖啡，看时间，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便慢慢的踱回小郭他们的公馆。跨进公馆，小郭正坐在外面閱書报的桌边跟人閒聊，見我手裏持着那么多的东西，使他很是诧异。他已經知道我身上祇有几十块钱，晚飯在飯店裏还用去七八块钱哩，但因桌边围坐

着好几个人，不便问我，便陪着我到楼上去。进到他的房裏，我把那一小包是我自己委用的东西放进我的

慢悠悠的回到小郭他們的公館。路上公館，小郭正坐在外面讀書，看見這路人閃眼，見是三郭，趕緊走上前來，東西，使他很是詫異。他已經知道我身上祇有几十塊錢，晚飯在飯店裏還用去七八塊錢哩，但因桌邊圍坐

着好幾個人，不便問我，便陪着我到樓上去。進到他的房裏，我把那一小包是我自己妥用的東西放進我的皮嚮裏，把那一包大的和兩盒梳打餅乾遞給他說：

「小郭！很幸運！剛才到街上去，意外的碰見我的一個多年不見的親戚，承他贈送我很多錢，妥我即刻搬到他的寓所去，我說時間晚了，今晚且暫時由我寄居在一個旧時的同事的公館裏，等明天再到他那兒去。」

「那麼，黃先生！你不肯幫我們的忙了？」小郭有點失望地說。

「我妥是再在這個地方呆下來，一定幫你們的忙，不過這兒到底是你們的公館，我又和你們公館攀不上關係的，在你們公館住下來實在很不便，妥再碰着一個像那姓彭的魯莽，那就吃不消了。不過，小郭！我問你：我的那兩個皮嚮那姓莊的妥我賠他百多塊錢的損失才肯由我取回來，你替我取回來，他有沒有問你妥賠他的錢？」

「只我們陳先生一個電話去，他抱歉都来不及哩，還敢妥人賠他的什麼損失。況且，他私自扣留人家的東西，已是犯法了，再張揚了起來，那豈不是自取禍害么？不過，黃先生！這也是實情，這兩個皮嚮，在我當然不能替你取回來的，這可是我們陳先生的臉，應該謝的是他，不是我。」

「你改天介紹我跟他認識，等我當面向他道謝。」我說着，把手裏那一大包東西遞給他說「小郭！這是点小意思，不妥笑我寒酸，兩個皮嚮能夠物歸原主，雖然是你們陳先生的鼎力，到底沒有你也是取不回來的，你把這包東西收起來罷。」

「裏面是什麼呀？」

「你拆開包紙便知道了。」

「我可向來不曾收過人家的禮物呀！我替你取回兩個皮噐來，倒沒想送你送我東西的。」小郭皺着眉說。

「這並不是禮物呀！」我一本正經地說「剛才到街上去，想起了自己正欠缺些東西用，我自己買了些，覺得也該替你買一點罷了，裏面是些毛巾牙膏牙刷底衣褲之類的東西，值不了幾個錢的。那兩盒餅乾，委是夜半三更肚子餓時可以作點心，別跟我客氣了。」

粗人的不作偽，有時也很令人可喜，小郭聽我的話，便把東西紙包拆開，見裏面果真是些日常用得着的东西，便收下來放进他的箱子裏去了。他下面還有他的工作呢，便不再陪我聊下去，跟我搭訕一聲，逕自下樓去了。

我午間是睡了幾點鐘的午覺的，現在輪到床上去，當然不會容易入睡，在床上翻騰了一回，想了許多的往事，越想越慚愧，越慚愧越不會入睡。心裏想：既是老王一再委我去見那怪人，想來這個怪人是值得去見他的，這次去見他，該委好好的应付他，委怎樣应付他呢？該跟他說些什麼話呢？不能不先有個準備的。最委緊的是萬不可給他一眼便當我是個傻里傻氣的人，委盡量對他發揮我肚裏所蘊藏的學問，他委談佛學呢，便跟他談楞嚴經金剛經。他委談上帝的道理，那新旧約裡面的一些道理我也不太陌生，我可以向他誇說，馬太福音書的第一章全章我都会背誦出來，那就是上帝子耶穌基督的族譜開始。他委跟我談老莊的哲學，我應該老實不客氣的告訴他，那才是我的拿手好戲，道德經全篇五千字我都唸得滾瓜爛熟，什麼道不道，非常道，德不德，非常道，都不會難倒我。委是他不知高深，妄跟我談談西方的文學，那

，什麼道不道，非常道，德不德，非常德，都不會難倒我。彀是他不知高深，妄跟我談談西方的文學，那才叫他嘆為觀止了，有那幾個讀過巴爾札克、雨果、莫理哀、狄更生、司谷脫等等的全部著作，還有什麼杜斯退益夫斯基、屠格涅夫、果戈里什么的，他們的著作，我也十九看過。在這個社會上沒向人車大炮是不行的，你的大炮車得越响，人家越尊重，老实人是不適應在這個地方環境的。這次去見那怪人，定妄妄得他知道我的厉害才行，我這樣想着，想呀想的，也不知在那個時候便瞌起眼來了。

一覺醒來，已是紅日高照了，看腕錶，已是八點多鐘了。小郭想來是習慣於夜生活，現在雖不早了，看他還打着鼾哩，我是準備搬到旅店去的，便起來盥洗了。忙了一回，已是九點多鐘了，小郭還在做夢哩，看他嘴角微微地彎着，很是甜蜜的樣子，一定是在做着桃色的夢了。青年人在夢裏微笑着，還有不是好事的么？彀在他這個甜蜜的夢叫醒他，一定會使他不高興，好在下面已有人走動着的聲音，公館大門許已有人打開了，正想自個兒到外面咖啡店喝杯咖啡再返來跟他作別，却是不慎把房門撞了一下，砰的一聲，把小郭在夢裏驚醒了。他睜開眼睛，看我已穿起衣服來了，便懶懶的問着我：

「黃先生！這麼早到那兒去呀？」

「不早了，小郭！我已起來好一回了，看你睡得正甜，不好意思叫醒你，正想自己到外面咖啡店喝杯咖啡哩，不想一翻身碰着房門，把你驚醒了起來。小郭！你起來盥洗罷，我們到咖啡店喝杯茶。」

「才九點多鐘，還早哩！」小郭微微攢着眉說「黃先生！你知道，公館的工作，晚間沒有過凌晨一二點鐘是不會躺到床上去的，昨晚却是貪喝他們几杯濃茶，睡得更醒了，現在還疲倦得很。」

「那我就不打擾你了。」我撒着謊說「我的親戚約我在十點鐘前到他那兒去，他有事多跟我商量，我怕他久等，還是讓我現在走罷，過几天有空，我再來這兒找你。」

小郭懒慵慵的，看出很不願意在这个时间离闲他那张布床，听我的话，便也顺水推舟地说：

「黃先生！既然你的亲戚有事要你这个时候到他那儿去，那你便先一步也好，我不陪你了，不过这几天委是有空，一定得来这儿坐坐才行。」

小郭乾乾脆脆的不作客套，这当儿，我也高兴他不作客套的，便提着两个皮嚙下楼来。下面公馆大门已洞开，在公馆大门外雇了一辆三轮车，委那车夫踏到隔街的一家咖啡店去，因为在这个时间去闲旅店，不免惹人笑话，这当儿有的房客许还未起床哩，在咖啡店喝杯咖啡吃些点心，逗留了好一回。好在我到这地方来已将近一年了，对这儿相当熟悉，以前也曾先后在两家小旅店住过，对于那儿有最便宜而地方又最僻静的旅店，已瞭如指掌，跑出咖啡店外，委另一个三轮车夫把我送到一家离这儿较远的小旅店去，虽然车资多了一些，却可以在车上消磨些时间，投歇那偏僻的旅店较不会引人注意。

昨晚在小郭公馆那儿当然是睡不夠的，到旅店来，心裏寬了许多了，現在該放心来晝寝了。这儿已是近郊，闲在这儿的旅店早上很清静，正好利用这个时间补足昨晚睡不夠的覺。

虽然曾对小郭說这几天有空定到他们的公馆去，像他们这么一个打人不看天，抓人送进监狱不用看时的政党党员，真的抓起政权来，连鬼都害怕，我还委到他们的公馆去做什么？这两天在养着我脸上的伤痕，成天都有空的，就是不到他们的公馆去，对于小郭給我的热情，只好留待他日再表报答他。在旅店住了三天，鼻孔一边的伤痕已结起痂来了，再一两天，便可以去见见那个怪人了。

第廿七章

那天，我吃过了午飯，睡了个午覺，醒來時已兩点多鐘了，我決定要去見那個怪人了。好在路途并不远，照小吳給我那张姓王的名片的地址，搭巴士去是不用三十分钟的。不管见得到或见不到他，回旅店來時总不会太晚的。

我終於照小吳給我的名片地址搭上那条路綫的巴士車，真的二十多分钟便到了。下了巴士車，是个有二三十家商店的街坊，地方虽离市区相当远，看这儿的街坊却很熱鬧。依着小吳給我的名片去找，是一间和街坊并没連在一起的砖砌两层楼的楼房，离街坊那列排屋还有几十步远，从外面看去，可不是一间商店，是一间独立的住屋，好像是新建的，大門还置有一道铁柵，约略看来，住在裏面的人該是小康之家。铁柵是扁着的，一边可备有个电鈴的鈕子，由那铁柵的空间望进去，裏面静阒阒的沒有一個人，只好按着电鈴的鈕子。楼上好像有人应着的声音，一回儿，是个頭髮还很黑，却是满脸皺痕看去該有六十多岁的人由裏面出來，他一見着我，兀的便皺起眉头，显得很不高興的大声問着我說：

「你怕找错了地址了，不问清楚便来乱按人家的电鈴。」

「不会找错地址呀！」我把手裏持着的名片向他幌了一下「我是照着这张名片的地址找来的。」

他见我持有名片的，而且是依着名片的地址找到的，显然不是素白撞了，跑近來由我手裏的名片接过去看，刚才那张紧繃着的脸弛下來了，問我說：

「這張名片是誰給你的？」

「是那個由柔佛來的小吳給我的，委我來这儿找名片裏的人。」我說。

「由柔佛來的小吳？」他睜着怪眼望了我一下「你是說那個柔佛來的吳先生么？」

吳先生？在我認識的姓吳的人沒有一個我會對他稱呼為先生的，我不知他指的是不是小吳，果然是在我腦裏他只是個囚徒。儘管他現在的環境已大大的跟在獄裏時不同了，天差地別了，然而我还是覺得他不配我叫他先生的。听他問着我，我不便對他說這個小吳是以前曾經一度和我被拘禁在獄裏的同一間監房的囚徒，只能把他最顯著的形象告訴他：

「他是有個大鼻子，闊嘴巴，嘴巴裏面鑲有一顆金牙，年紀只有二十四五歲……」

這個一見面便沒有好顏色給人的老人，不待我說下來便搶着嘴說：

「就是這位吳先生呀！你怎么叫他做小吳呢？大家都叫他做吳先生，不管是背地裏叫着，只有你呼着他的姓，到底你跟他有什麼關係？」

我跟小吳有什麼關係？認真說來是跟他不會有什麼關係的。委說是同難，在獄裏同拘在一間囚室裏，但大家都做着囚徒的時候我是跟他談不拢的。我在獄裏過着那四十天的囚徒生活，是罕得跟他說話的，委說跟他有什麼關係，還是大家在出獄之後在戲院裏遇見他，当晚給他邀到他的住處喝了半瓶啤酒談上來的。但對着這個一見面便顯得不高兴的老傢伙我能對他說實話么？我也不知小吳現在是怎樣平步青雲的，委照實對他說，非但對自己來这儿訪人的目的不很順利，对小吳恐怕也有防碍，想了一下，只得對他說：

「這位吳先生是我的同鄉，因為過去住在一起，我是自少便叫他做小吳的，叫慣了很難改口，這張名

片便是这位吳先生。我來這裏找那名片裏的先生。」我陪個笑臉地「你老伯貴姓？」

「我姓王，就是名片裡的王先生。」

听这个老傢伙很不客氣的話，真大大的出了我意外，我當他是個听差一类的人哩，由他眼前的打扮，谁也委這樣錯認着他的，不想他竟是個名片裏的人。這張名片原是他的，像他这样的人也印着名片來亮世，看來他應當是個有點小地位的人。自己半輩子是不會印有名片的，對那些印有名片的人一向很有點敬意，因為一個人而至於印出名片來，那就表示他不是個等閒的人了。既然這張名片是他的，我不敢再小看他了，趕緊陪着個小心說：

「原來尊駕便是王先生！」

他听我叫他王先生了，兀的才顯得有絲兒笑意，雖然沒果真笑了起來，却是把鉄門打開了，招呼我到裏面坐了。大家坐在大廳裏的交椅上，還問我委喝什麼哩，既然他是個王先生，而且还印名片來給人，我那敢煩着他：

「王先生！別客氣了，我剛剛在路邊的咖啡店喝過咖啡哩。」

既然已是喝過咖啡了，不管當真不當真，也就祇了，反正他已開口問過我了，不再跟我客套了，便直截了當的問我說：

「吳先生有什麼事委你來這兒找我？」

「吳先生可沒什麼事哩，」我不勝抱歉地「是我委找一個姓陳的人，可不知他的地址，問吳先生，吳先生給我張名片，委我來這兒找名片裏的人。吳先生說，只委找到名片裏的人，他便會告訴我，却不想你

先生原来便是名片裏的王先生。」

「原来是去找那个大法师！」老傢伙恍然了起来。

「我想请教你王先生的，是那个姓陈的住在那裏，实在不是来找什么大法师的。」

「唉呀！你这个人怎么不知轻重！」老傢伙搖着脑袋說：「我们的吳先生，你却对我直呼他做小吳，他现在已是一家工厂的董事主席了，大家都对他恭恭敬敬，祇有一个人这样不懂礼貌的叫着他的姓，这怎么可以呢？他现在已有他的地位了，连衙门裏的老爺还委对他客客气气哩。又比如这位大法师虽然姓陈，但认识他的人都叫他大法师，当面叫他大法师，还委他高兴了，才会对你点个头，碰着他心裏那儿不舒服，由你叫他大法师，他还不睬你哩，你怎么好叫他姓陈的？他委知道你背地裏叫他是个姓陈的，你到那儿去，他一定闭着门，由你怎样呼唤他都不会来理你的。」

「吳先生是一家工厂的董事主席？」我觉得当前我所认识的人好像都拜过孙悟空做老师的，个个会变了，只有我一个人死板板地一絲儿变不出花样来。

「连吳先生做起一家工厂的董事主席你都不知道，怎能說是他的老同乡呢？」老傢伙又不高兴起来了。

「我是由外地初到这儿的。」沒别的办法，我只好对他撒谎：「我跟他最近一次的别离他是不曾做过董事主席的，前天在路上碰着他，他因匆匆委赴人家的宴会，也沒告訴我，只給我一张名片，委我表这儿找你王先生。王先生！实在抱歉得很，我委知道他做起董事主席来，一定不敢再叫他做小吳了。至於这位什么大法师，也是他对我这样說的，他只委我表请教你那个姓陈的住在那儿，倒不會吩咐我該叫他做法

师的。」

「吳先生已發起大財來了，有錢的人豈但是做得起一家工廠的董事主席，什么都當得起的，也沒工夫對你閒話了，你現在就委去見那位大法師么？」

「你說的是不是那位姓陳的先生？」

「什麼姓陳的先生？」老傢伙惱了起來了，毫不客氣地對我說：「我已告訴你他是个大法師了，還委你叫他做先生，你这个人蠢得很，人家举一反三，你却是一反三，你却是朽木不可雕。你委謹記着，当面委恭恭敬敬的叫他大法師才行，萬不可叫他做陳先生的。」老傢伙說到這兒，停了一下，便又問着我說：「你準備現在委去見他？」

「是的，王先生！我現在就委去見他。」我誠惶誠恐地說。

「也行，我叫個帶着你去。」老傢伙說着向樓上揚起嗓子嚷起來「彌勒佛！快點下樓來。」

老傢伙的聲音還未蕩着迴音哩，便听上面樓板在响着，忽的又像皮球似的什麼東西滾到下面來了。我向裡面一看。原來是个十一二歲的兒童，長得胖胖圓圓的，很逗人喜愛，等他到外面來，便看他張着大眼睛的問那老傢伙說：

「師公！有什麼吩咐嗎？」

老傢伙指着我向他說：

「你帶這位朋友到三空堂大法師那兒去。」

「你不是委我到市區買東西嗎？師公！」彌勒佛楞着眼。

「你只帶他到三空堂外面，由他自己进去便行了，你马上回来好了。」

老傢伙說着，便由椅子上起来，又把铁柵打开了。

我和弥勒佛到外面来，回头想向那老傢伙致两声谢意，他却隨手把铁门闩下，半声不响掉转头便望裡面跑。乾脆倒是很乾脆，却不免有点不近情理，也就由着他了，省得我多费唇舌。

弥勒佛帶着我循着条黄泥路上跑，虽是黄泥路，却很坚实平坦，偶然有个騎士骑着摩托单车飞过，也不会扬起塵土来。为想知道这个印着名片給人的老傢伙是做什么营生的，只好把話套着弥勒佛說：

「小朋友！你的姓名叫什么？」

「你没听我们师公叫我弥勒佛嗎？」弥勒佛朝着望我一眼。

「是问你的原来姓名呀！」

「我的原来姓名便叫弥勒佛。」

一连问了他几次，他也一连回我他的姓名便是弥勒佛，看来他不是迟钝的孩子，便是自少由那个老傢伙教就的了，要他对人說他的姓名便是弥勒佛。既然他自居是个弥勒佛，我也就不用向他问导他的原来姓名并不是弥勒佛了：

「你是在你们师公那儿做什么的？怎么管那位王先生叫师公？」

「我们在我们师公那儿做乩童哩，我自少便管我们师公叫师公了。」弥勒佛天真地說。

「你们师公原来是替人下童乩的？」

「替人下童乩的是我，我们师公只是管理堂裡的錢銀。」

「你们堂裡的錢銀？」我說：「什么是你们堂裡的錢銀？」

「你沒看我們屋子大門掛着一塊橫匾嗎？不是写着泰來堂三个字嗎？」

「原來你们住的那座房子叫泰來堂。」我有意逗着他說：「泰來堂只有你和你们师公两个人？」

「誰說我們泰來堂只有我们师公和我两个人？」弥勒佛也會不高興哩，他大聲的駁斥着我說：「我們堂裡的人正多哩，有大师奶，二师奶，还有二师叔三师叔好几个人哩。」

「还有大师奶二师奶嗎？剛才我可沒見着？」我說。

「她們有的在樓上，有的到外面串門子去了。」

「你们大师奶二师奶是在堂裡做什麼的？」

「我們大师奶二师奶沒做什麼的，多半是吃好了飯便搓麻雀，打紙牌，爻不就大家聊天。」弥勒佛說。

「每天都是這樣舒服地過着日子的嗎？」

「大家都說，這樣过日子是很舒服的，可是我們大师奶二师奶仍然覺得不大舒服，常常爻到外面去，我們师公却不喜她們到外面去，有時就因這樣的事吵鬧了起來。」

「你们大师奶二师奶跟你们师公有什麼關係呢？為什麼她們爻到外面去，你们师公却不許她們到外面去？」我真越听越感到奇怪。

「有什麼關係？」弥勒佛白了我一眼：「她們不是我們师公的老婆嗎？」

「原來你们大师奶二师奶是你们师公的老婆，那你怎么管你们的师公叫师公，却管他的老婆叫大师奶

「二師奶呢？」

這不是我有意難為弥勒佛，委實是有点叫人摸不着头脑。弥勒佛听我的話，一时沒話來應我，好像也覺得我的話問得不妥道理，看他楞了一下，便回着我說：

「我也不知為什麼他委我叫我做師公，管他的老婆叫大師奶二師奶，我到他們堂裡來已有好多年了，一到堂裡，他就委我这样叫着的，我們二師叔三師叔，也是这样叫着他們。」

「你們的師叔也管他叫師公？」我越听越好笑的真的笑了起来。

「你笑什麼？難道是我撒謊？」小孩子家也有他的脾气哩，看他竟對我惱了起來：「當我是撒謊，不要再對我問下來了。」

「我不是說你撒謊呀，弥勒佛！」我忍住笑說：「你該知道，你管你們師公叫師公是可以的，你們師叔也叫他師公，便不合情理了。」

「那我怎麼知道這是合情理不合情理呢？」弥勒佛还有点悻悻地「自我到他們堂裡去，便听我們師叔这样叫着他了。」

「你們二師叔三師叔有多少年紀了？」

「我們師叔都把我當成孩子，什麼話都不會告訴我的。」弥勒佛頓了一下，記起什麼來了，便接着說「你有沒有看過那一部叫做四千金電影，上个星期我們師叔帶我到街上看過，影片裡的大千金比我們二師叔好像要大一點，三千金可就比我們三師叔年輕啦。」

「什麼！你把電影裡的大千金三千金來比你們師叔，電影裡的大千金三千金都是女人呀！」

「什麼！你把電影裡的大千金三千金弄比你們師叔，電影裡的大千金三千金都是女人呀！」

「難道我們的二師叔三師叔不是女人嗎？」彌勒佛反問着我說。

「她們既是女人，女人怎麼能夠叫她們做師叔呢？」

這個彌勒佛的話，就像是一部海外軒渠錄，但我所認為荒誕不稽的，彌勒佛却毫不含糊地，看他憨態可掬地說：

「女人該不該叫師叔，我可不知道，我到他們那儿去，我們師公定要我這樣叫着她們的。」

跟一個孩子來講輩序倫理，似可以不必太為認真，既然他認為這樣叫着沒錯，就由他去叫好了，我停了一下，轉個題問着他：

「你們師叔在堂裡是做著什麼的？」

「你已知道我是個乩童了，乩童替人下乩是委唸經的呀，我們師叔便是在下乩時在神壇前唸經的，沒唸經可請不到神，請不到神怎麼能夠回答人家的話呢。」

「你們大師奶二師奶都一樣替人唸經？」

「堂裡還有好多幫忙的人哩，那用我們大師奶二師奶唸經，她們是什麼事都不用做的，只替我們師公數鈔票，紅包。」彌勒佛一本正經地說「我們也不是天天替人下乩的，只在月裡的一四七那几天，每次下乩都有好幾十人成百人的老遠到我們堂裡來，單單是收他們的紅包就有成百封，有的包着兩塊錢，有的包着四塊錢，那有錢的大老板老板娘可就闊氣得多了，一個紅包就是二三十塊錢，每次替人下乩都收到好幾百塊錢的紅包，一個月便有幾千塊錢了，豈沒有我們大師奶二師奶替我們師公管鈔票，我們師公的鈔票不是管不了嗎？」

「你们师公已是个老阿公了，你们二师奶大师奶岂不是老太婆了嗎？」

「誰說我們大師奶二师奶是老太婆？」弥勒佛又不高兴起来「我們大師奶只跟我四姨媽那样年纪的人，我媽說我們四姨媽还不夠三十岁哩，我們二师奶許比我們大師奶大一点，听堂裡的厨子老黃說，我們二师奶还没四十岁哩。」

听弥勒佛的話，對於剛才会见的那个姓王的老傢伙，我已有个粗略的概念了，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人了，便对弥勒佛打起笑来说：

「我知道，你们大师奶二师奶一定很是漂亮的女人。」

「你见过嗎？」弥勒佛睜着眼睛看我「人家都說我們大師奶二师奶很漂亮，尤其是我們的二师奶，老黃說：虽然二师奶比大师奶多了十来岁，可比大师奶漂亮得多哩。不瞞着你說，我也是看得出来的，那老黃只有对着我們二师奶奉承着，她妾吃什么菜，老黃这厨子一定想办法弄来給她吃。老黃今年已近五十岁了，还没老婆哩，他說：他妾能娶得像我們二师奶这样的女人做老婆，相命的虽說他能吃到八十岁，他願意吃到七十便可以了。」

「她们有儿子嗎？」

「我不知大师奶有沒有儿子，我們二师奶却有四个儿子了，大的已有十五六岁了，小的也有八九岁哩，可都不是我們师公生的，他们也不肯叫我們师公做爸爸，背地裏叫他做老鬼。」

「这可是怎么的一回事？」

「我也不知是怎么的一回事，只听老黃說，二师奶原不是我們师公的老婆，却是到堂裏来下灶，給我

们师公看上了，赔上了万多块钱，改嫁给我们师公了。」弥勒佛说到这里，远远的指着一间座落在山边的歪苍屋说「那一间歪苍屋就是三空堂了，你只消打这条小路跑上去，不彀转弯，这条小路便通到那间歪苍屋去。」

「你跟我一同去不是更好么？省得我再问人。」我说着，便在裤袋裏掏出几个角子来，约摸有块多钱的，都遞给他，说「来！弥勒佛！这些角子给你，你陪我一同到那儿去吧。」

弥勒佛却不贪图我的角子，想来他是不会没有角子用的，他半眼都不看它的認真说：

「我们师公只叫我送你到这儿。」

弥勒佛说着，转着身子，头也不回的跑回去了。我向四週一看，这儿是靠山脚的一块小平地，约摸有半英里横直，疏疏落落地散佈着十几家歪苍屋，好像都是种菜的菜农。各间歪苍屋都是独立的，不相倚靠，各家门外，多半围着篱巴。偶然也有一两隻狗在篱巴裏面见我经过，发出狗声来吠。我依着弥勒佛的指示，打那条小路一直的跑去，跑到路尽头，果然有一间大门外没围着篱巴的三间间歪苍屋，外面看来和他的歪苍屋没有什么不同，我定睛一看，大门上面果然有一块没过漆的木板，约摸有两尺来长，四尺来宽，用红纸贴在上面，写着三空堂三个尺来见方的大字。木板既是那么的简陋，三空堂三个字写得尤其不堪，好像是个自少没临过帖的人的手泽，说真的，随便叫个只读过三几年书的人来写，怕还不会比他逊色。向大廳裏面看去，裏面半个人儿也没有，我跨进门去，两边两个偏房的房门也开着，我跑向左边那房子的房门探个头，裏面壁边除了安着一付茶几外，别无所所有，也见不到有人在裏面。再跑过右边的房间去，裏面放着一些诸如锄头铁铤畚箕这类的东西外，还有几个封了口的大甕，除此之外，再没什么了。最妙的

是中间那个廳子三面的板壁，各挂着一幅全不相称的神像，下面各安着一隻白坯沒加过颜色的小供桌，中间壁上挂着的是个拄着拐杖满脸鬍鬚的痴（从肉）子，好像曾在那儿见过的，我不知該不該叫他做李铁拐。左边壁上挂着的是一个穿着中东那儿一带人们穿的传统衣服，手裏持着一把点燃着的臘烛，於我也不陌生，好像在圣经一类的書籍裏面常有的插图，看来不是上帝的儿子，定是耶苏的高足。右边壁上是个袒着个大肚皮张着个哈哈的笑口，还用手抚摸着他的肚脐哩，这可使我想起刚才带我来这儿的那个孩子了，这幅画像正跟他很相似，只是年龄相差得太远了。刚才那个孩子，委是来叫画像裏的人做师公，那才合适哩。单单看壁上挂着的那三幅画像，已使人对这间屋子裏的主人感到很奇怪了，你委再看下去，可就使你不得不笑了。李铁拐下面那张小供桌上放着个汽水瓶，裏面注滿清水，插上一支人造胶塑成的一蕊红花。左边壁上那幅上帝的儿子或是耶苏的高足下面的供桌上却放着个磁製的香炉，上面还插着香哩。右边那幅大肚皮的佛像的供桌上，却放着个臘製的红猪头，如此不倫不类，乾坤顛倒，我想：該是屋裏的人有意安排成这样的。

屋裏既沒个人，我故意咳了一声，也沒听有人来理我，一时不知那裏来的胆子，想跟屋裏的人闹个玩笑，正要把那幅大肚皮佛像下面供着的那个臘猪头偷走，左边房裏的房门終於跑出个老人来，委不是一时有偷走那个臘猪头的胆子，想来該会給他唬了一跳的。这个老人除了下巴留有六七寸长的鬍子外，两颊和唇上，都像海獺的刺似的一大撮，顶上的头髮散漫地垂到肩来，也不把它束一束，身上穿着一领既不是和尚襖，也不是道士袍，一句話，是一领少见的袍子，穿在这个怪人身上，越發使你覺得面对着的不是一个人，是别个星球的怪物，幸好他說的話我还听得懂：

「你來找誰？」他光着怪眼看我。

「來找這屋裏的主人。」我說。

「你沒見過外面門上的牌匾嗎？」

「有的有的！」我覺得說漏了一句話了「來找三空堂的大法師。」

「三空堂的大法師？應該有個法號是不是？」他沉着臉說。

他的口齒相當鋒利，態度可并不怎樣怕人，這個老人滿臉給鬚鬚遮掩着了，很難估出他的實際年紀，但不管怎麼樣，就他這樣的形態來看，該有六十多步的了。我心裏想：眼前所面對着的恐怕不是老王的鄉親本人，委不是老王那鄉親的長輩，便是老王那鄉親的用人，兩者必居其一。但不論他是老王鄉親的長輩也好，是他的用人也好，看他魯魯莽莽，似不必對他客氣的，便也不很客氣的回着他說：

「我是來這兒找個姓陳的法師。」

「看你的樣子，該不只四十多步了吧，難道這般年紀的人還不懂出家人沒有俗姓嗎？」

我雖估不出他的實際年紀，他却一眼便看出我是個四十出頭的人了，可見他的老眼實在不花，他訕嘲着我的話是不错的，出家便是离俗，委再認姓，便不像個出家人了。可這也不是我的糊塗，老王委我來訪問他的鄉親，并沒委我來見個出家人，七姑告訴我的，也只說他是個怪人，沒告訴我是個法師。剛才在泰來堂那兒，才听那老傢伙說是個法師，可也沒告訴我的法號，這委我怎么回着他，心裏一時很遲疑，他见我沒話回他，反問着我說：

「你姓什麼的？」

「敝姓黃。」

「我们这三空堂可沒有跟那个姓黃的有什么来往，你找错了地方了。」他說着，指着东边那几间垂荅屋說「那边有两三家姓陈的，你到那儿问一问。」

看他說着，掉转头就委跑进后面去了，急忙拦着他說：

「你们这裏有个叫七姑的女施主么？」

「施主是沒有，亲戚倒有个叫七姑的。」

「是了！就是这位七姑委我到这裏来的。」

「到这裏来幹嗎？」他皺着眉說。

「到这儿来请教他。」

「他可認不得你哩！」

听他的話，就是一个有涵养的人也委生起气来的，我也动起惱来了：

「他还未出来见我的脸，你怎么敢說他認不得我？」

「那你認得他嗎？」他扭着个鬼脸說。

这委我怎么說呢，說認得他，等下子那怪物出来岂不就露了马脚了。說不認得他，那我是来这儿找他幹什么呢？老王只委我到这裏找他，可沒什么事委我向他交代，躊躇了一回，只得低声下气的央着他：

「请麻烦你叫那位法师出来一下好嗎？」

「我是唯一能摸準他性子的人，我知道他不浪费时间跟一个陌生的人见面。」

听了他的话，我知道没法能打动这个怪模怪样的老东西替我通报的，本来到这儿来，也不是有什么紧要的事，只是一个人在这路可跑的时候，不免存在着个碰碰运气的心理，以为到这儿来，在眼前这么崎岖难行的路途中，或许七姑口裏的所谓怪人能替我找出一条路来，不想他却有意用上这么个怪模样的用人来阻挡人家，失望之余，不免悻悻地：

「你这个老傢伙，也夠大胆了，敢於替你的法師强作主意，你道我是来这儿跟你闲聊的么？不是他的乡亲老王一再委我来这儿……」

「他的乡亲老王？王什么呀？」他忽然不再那么冷淡了。

「王什么？」我心裏想：既然他的名片給我遺失了，只好向这老东西卖弄我的笔墨了，我在衣袋裏摸出纸笔来，便持在手上写下我的龙飞凤舞的三个字来「王什么，是不是这个人？」

自他从裏面出来，对我一直是冷冷的，一看我写下老王的姓名来，竟改个脸来对我了：

「你也認得他？」

「岂但認識，还同居过一个时候哩。」

「在新山？」

「正是正是！在新山的獄裡。」

真是奇怪极了，一听我是跟老王在新山的獄裡同居过的，他竟笑了起来，随手把一张放在壁边的蹺脚藤椅拉出来，委我坐下去：

「请坐请坐！有什么事我们慢慢商量。」

这回轮到我装模做样了，我且不上到椅上去，扳着脸说：

「你既惮於替我通报，我还坐下未幹嗎？」

「我就是老王的乡亲老陈，也有人叫我做大法师的，我就是那位既是老陈，又是大法师的本人。」

「你就是老王的乡亲？」

这个当前老王的乡亲，和我脑海里的老王的乡亲是极端的不同，既很有学门，应该便是书生型一类的人，原来却是个怪得令人没法忍受的傢伙。他见我对他皺着眉在忖量着，忽又把他的笑臉收敛起来了：

「怎么！我看未不像是老王的乡亲？」

我心裏是有很多的感想的，但我的感想不好坦白对他說，只得强装着笑臉說：

「既是老王的乡亲，我却是未訪老王的乡亲的，刚才为什么委对我闹那样的玩笑？」

「我可不是对你闹玩笑。」他一本正经地說「我不願意陌生的人闖到我这儿来的。」

「难怪你一见面便想攆我跑。」

「你委喝茶么？」

「既然承你的好意，祇好领你的情。」我笑着說。

「别这样文绉绉了，我的茶是給那委喝的人喝的，这可不是俗套，我不是好意，你也不必领情，你应该告訴我委喝不委喝。」他認真地說。

对着这么个怪诞不经的人認真，似乎大可不必了，喉咙裡着实也有些渴，便对他說：

「你就替我拿一杯来罢，刚才跑了很多的路，口裡倒有些渴哩。」

他跑到后面去，我心裡思索着：說他矯揉造作，他似乎不必僻处在这裡装扮那没人欣赏的怪模样。說他怪誕，一个真正怪誕的人是不分彼此的，他却是在未提起老王之前是那么的冷冷拒人千里之外，提起老王来，陡的便見他的笑臉，看來決不是生来如此怪誕的。我正这样想着，他已在左边房门捧出两碗茶来，是两个沒釉的粗碗，我呷了一口，却是好茶，这样的好茶盛在如此粗糙的碗裡，显得多么的不调和。他既装成这样的疯疯顛顛，我也不问他了，他坐到籐椅上，随手把一张在他一边的橈子拉近来，把茶碗放到橈子上去，问我說：

「你同我的乡亲吃过獄裡的紅荳飯？」

「在獄裡自然是爰吃紅荳飯的。」

「那么你是姓黃的了？」

「我不是告訴过你了嗎？」

「你應該一见面便告訴我你是一个坐过監的囚徒才是，你爰早点告訴我，便不会差点儿給我轰到外面去。」他認真地說。

「原来你只欢迎囚徒到你這裡来？」我笑着說。

「如果是那些偷雞盜狗的囚徒呢，难道我爰他们来偷我屋裡的东西？」他一边說着，一边指着那大肚佛下面的腊猪头說「別瞧这个紅猪头是吃不得的，是我費了許多口舌央着人家替我做的，单是做这个猪头的工錢便爰几十块錢哩。你以为是腊做的嗎，才不！是一种化学品做成的，不管天气怎么热，都不会融化的。」

听他的話，我忍不住的笑了起來，他以為我笑的是不相仗他的話，陡的又現出他的怪相來：

「你當它是孩子玩的玩具么？」

「別誤會，我勉強忍着笑」你的話我完全相仗，是一種化學做的稀奇東西，我笑的是你不歡迎那些像雞盜狗的囚徒到你這兒來，可是剛才你倒是未遲了一步，將會發覺你的紅豬頭不再放在那大肚佛下面的供桌上了。」

接下來，我告訴了剛才進裡面因見不到人未時心裡的意圖。他听了我的話，並不覺有什么可笑，冷冷地說：

「我當你是笑什么的，原來是妄學做個小儂，這有什么可笑，難怪老王說你是個儂里儂氣的人。」昨晚听小吳的話，还以为是小吳故意編出來讥讽我的，現在再听怪人也是這句話，剛剛有点欣悅的心情又隱下去了，老王也太豈有此理了，逢人便把我拿來揶揄。那怪人见我听他的話驟然变了臉色，心裡好像很不高兴，他倒認真地說：

「你別認真，儂里儂氣也沒什么就去臉，未！我們到後面去。」

所謂後面，是由左边那間房子进去另穿过底壁的一个角门，跑出门一看，又是另一个天地了，那是由一道走廊相连着的另一座房子，但这座房子可精致得多了，虽然也是木板屋，可气派得很，外面的板壁不但刨光了，而且髹上颜色，蓝白相间着的十分醒目。进到裡面去，是一间八九尺见方的等候室，只有右边壁上放着一张长沙凳，其他三面都放着好多盆栽。左边中间是个小玻璃门，他把玻璃门打開，又是个大廳子，四壁各放上一些很名貴的傢俬，我以為他是妄我到這大廳坐談了，正想揀張沙發坐下去，却听他說：

「不忙！我們到樓上去。」

他說着，便引我到底面的一間空房子，由那空房子一边的扶梯登到樓上去，到樓上一看，是前後兩間寬敞的大房子，前面那一間，三面壁上放着六個大書櫥，書櫥裡滿放着圖書。我也不知道他是個和尚呢。道士呢。神父呢？還是個宣傳回教教義的人，總而言之，他看來都不像是個宗教家。這不但穿着在他身上的衣服可以看得出來，他的書櫥裡文哲一類的書籍幾乎佔了六個大書櫥中的其中四個，另兩個安放些史地和各种參考的圖書。如果這些書籍不是買來裝飾他的書房，那麼七姑說他是個很有學問的怪人，倒也不怎樣誇張，因為裡面的幾部文哲巨著，委沒有相當的學識基礎，是讀不下去的。

在他書房流覽了一回，他好像很得意的問着我：

「老兄！」他稱呼我一声，接着便對我装着怪眼「我這樣叫着你不会太屈着你吧？」

「那裡那裡！委照你的年紀，叫我一声老弟已是太抬舉我了，委恰當一點，叫我一声老黃便可以了。」我笑着。

「那我就叫你老黃好了。」他毫不客氣地說「由你看來，我這個書房還像個書房么？」

「很像很像！」我說「這些圖書，該值好幾千塊錢的，委是我，一輩子也買不起。」

「幾千塊錢？」他噘了我一下鼻子說「我看你敢情眼睛花了，末末末！你是戴上幾多度的花鏡，等我拿個給你戴上。」

他說着，打開一個在壁角的櫥門，在裡面的抽屜裡拿出幾個眼鏡來。

「不彀開玩笑。」我說：「幾千塊錢只是我約略的估計。」

「那你为什么不估计该值几万块钱呢？几千块钱便想买到我书橱裡的书，难道我买来的都是清盘大减价，就是清盘大减价罢，这些图书也不是几千块钱便能买得到。老王说你是个看过很多书的人，我想他是言过於实了。」

他說着，不再跟我爭辯他书橱裡的书的价值了，引我到后面的房子去。那是一间大约二十尺乘三十尺的大房间，比前面的书房要寬敞得多了，住慣小房子的人，会觉得这房间可做个小型电影院，单看那三面板壁便开着八面窗子，左右两边各开着三个大窗，底面壁上两端各开着个较小的窗子，在这两个窗子中间，还开着一扇小门，通过小门便是浴室厕所了。裡面房间两边，各安着三隻单人床，每张单人床边各放着一个陈放杂物的橱子，情形很像医院裡的二等病房，但裡面陈放着的傢俱，就是一等病房也不外如此。

由於这是一间很寬敞的房间，上面天花板离下面的楼板也有十三四尺的距离，便显得更加空旷了，裡面虽没电扇的设备，也会使人感到涼快的，他委我同坐到一张床上，问我說：

「你現在是住在那儿？」

「我現在住在一间小旅店裡面一间最便宜的小房间。」我說。

「旅店裡没有你的东西？」

「有两个皮嚢放在那儿。」

他听我的话，一时沒話說，只把眼睛望到窗外去，不知在楞着什么，一忽儿又回头对我說：

「住旅馆是委房錢的，我知道你現在很困难。老王早就对我說过了，委我留你在这儿居住，你就在这儿住下罢，我不会委你的租錢。」

「既然这样，等我回旅店取东西……」

「不用了不用了，东西我会替你取回来，你只要告诉我住在那家旅店便行了。」他說着，指着右旁那张靠近底面壁边的床說：「你今晚可到那张床上睡覺，你委冲涼么？」

「我沒帶衣服來……」

「沒問題。」他不待我說下來：「我这儿有的是內衣短褲，很多是未用过的，或許不大适身，但着在裏面也不碍事。」

他說着，便在那个放在通往后面浴室小门一边的这个大衣橱裏搜索了一回，便面巾毛巾笠衫短褲什么都有的拿在他手裏了，他委我接过去到后面的浴室冲涼更換。

进到浴室，使我心裏很是纳罕，这么个怪模怪样自以为他是个时代的落伍者，却最懂得物质的享受，虽然是个七八尺见方的板壁浴室，裏面裝着的都是最現代化的器皿，面盆是磁的不用說，还装着冷热水的喉。浴缸也是磁的，却特別寬大，四面板壁还嵌着四五尺高的花砖，除浴缸外，顶上还有漏水莲蓬，楼板上还铺着一层磨石，气派真是非凡。仅仅这么个浴室，就很使我想不通，有钱人家有这么个浴室，原不祇回事，但他这个骯髒龌龊的疯子，也懂得享受这种有钱人家的現代化生活，到底他的錢是从何而来呢？

冲好了涼，回到裏面来，他好像有意在裏面等着我，见我到裏面来，他指着放在外边壁上的一张陈放古玩什么的橱子上面的一个电话对我說：

「你先打个电话到旅店去，告訴他你今晚不回去，租金可照認他的，委他们替你保管那两个皮噐便行了。」

既然他有心留我在这儿住下来，只好好听他的话打个电话到旅店去，打好电话，他自己也拿起听筒来，不知打个电话到那儿去，只听他在话裏告诉谁现在就可以开饭了，他把听筒放下，便又指着那张今晚给我休息的单人床床边一个櫃子說：

「老黃！这个櫃子裏面放有几套睡衣，我想你是可以穿得的，櫃裏格子还放着一些餅乾美罗炼乳等东西，櫃子上面那个热水瓶，等下子拿到下面装开水，这样，晚间要是覺得餓，可以拿出来自己冲着吃。」他的话我一一应着他。还教我怎样开电灯，叮嘱了一回，才送我跟他一同到楼下去。就在那楼梯下面的空房子一边的小门进去，又是一间很寬敞的餐廳，裏面放着两张圓桌，都披上桌布，就在那一张上面已放着碗箸湯匙的桌子坐下，听他问着我：

「老黃！你吃荤呢，还是素吃素？」

「你们这裏不都是吃素的嗎？」

「谁告诉你我们这裏是吃素的？」他有点不高兴地说。

「那你不是给人家叫大法师的嗎？」

「人家自然該叫我大法师的，难道我不像大法师嗎？」

「那裏話，你看起来是很像个大法师的。」我陪着笑脸說：「只是我听说出家人是素吃素的。」

「这个我管不着，他们吃什么由着他们去吃什么，我这个大法师却什么都要吃。人家說狗肉最滋阴的，我都爱弄来吃，我不吃的，只有那些小狗、童雞、乳猪之类，我覺得一切家畜，都是养来供人口腹的，但虽然供人食用，也应该委尽其天年，等这些家畜牲口老了，委去转世了，我们弄来吃是不会有什过份

的。只有把那些活活泼泼，在草地上蹦蹦跳跳，好不快活的童雞小狗，以及那些傻头傻脑，在泥地打滾嬉戏的乳猪弄来吃，那才是天地间最野蛮的人。他们今世吃这些东西，下世一定转世做童雞小狗乳猪给别人吃。」

这个怪人話裏虽激烈了一点，却是有他的道理的，便笑着对他說：

「这样好么？大法师！你吃什么，我跟你吃什么罢。」

「你还是这句话，我委你在这儿是不用对我客气的，委吃什么，儘可开口，我这儿是荤菜也有素菜也有的。也罢！今晚且让我替你主意，委几盘素菜来送飯，好让你平一平肝火，以后委喝酒吃肉，这儿有的是。」

他說到这儿，也不待我回他，便提着嗓子向餐廳一边那扇玻璃门嚷着說：

「第一第二的，到那儿去了？」

他的話刚說完，玻璃门那边急促的跑进两个該有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来，身上穿得很是整齐清洁，对着他必恭必敬地：

「来了来了！」

「到那边端几样素菜来。」

「是了！」

那两个中年人应了一声儿，又隐沒在玻璃门那边了。也还没有五分钟哩，便又各托着一个大木盤来了，他们把木盤上的飯菜都放到桌子上，便想抽腿又委过玻璃门那边去了，却給怪人喝住了，他指着那个年

纪看来大一点的对我说：

「这个叫第一。」又指着那个年纪轻一点的說：「这个叫第二，都是在屋裏居住的，你以后有什么事，儘可以叫他们替你做，楼上书房那张大办公桌一边，装有电鈴的钮子，你只消按上钮子，他们便会到楼上听你使唤。」

接着，他像是正经又似玩笑的对那第一第二两个人說：

「这位是黄先生，諾貝爾文学奖金的候选人，你们以后要另眼看着他，一朝他的奖金拿到手，少不了有你们的份。」

也許这两个叫做第一和第二的用人不懂得什么叫做諾貝爾文学奖金，而且現坊只有四个人，除了这两个听差，就只有一个调侃人的他和一个被調侃的我，但听他的話还是使我很为惭愧，心裏想：他这么隨便把人来玩笑，显得他太过自高自大目中无人了！

說实话，这笔奖金是很令人憧憬的，但我还未跟他吐露过我的怀抱哩。他当然云从知道我对文艺的爱好，是在獄裏跟老王一句玩笑罢了，不想他竟也把我的話告訴了他这个乡亲，一时苦笑着說：

「别玩笑了！就我所知，这项奖金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以华文写作的人染过手，我是个傻里傻气的大傻瓜，这项奖金要是給我得了，那諾貝爾文学奖金的选拔诸公，一定比我更傻的大大傻瓜了？」

「什么！你竟敢对我說这話，我是把你当做这项奖金的候选人来招待你的。」

「这这这……」我正要向他分辯哩，他却不給我說下来。

「別廢話了，有話以后再說，吃饭要紧。」他接着又对那两个站在一边傻笑的傭人说：「沒有你们的

份了，快点跑开。」

就这样，他再不跟我说什么了，各自划着箸子，把飯扒向口裏去。

吃过晚飯，他委我自己到楼上去，久沒过着安靜的看书环境了，也很少曾在一個地方见过有这么多的书，我是没有什么长处的，倒是自少便养成一种看书的习惯，只委那些能夠增加我知识的书，我是不会嚷着什么春天不是读书天的，什么天时气候，只委我能适应，我都能一卷在手的。他委我自己到楼上来，这正投我所好，面对着他六个书橱的书，真如俗話所說，我是瘦牛见着肥草了，还有不把素大齧特齧的么，那一晚过了凌晨才肯上床睡覺，也就不用細說了。

第廿八章

「觉醒来，正是红日高照，我的老手腕錶久已失职了，但看那轮红日由东面窗子射进来的光线角度，我知道时间已不早了。我慌忙由床上爬了起来，一睁眼便使我愕然了，我的两个皮唿不知在那个时候是谁云声云息地送到我的床边，我也不暇先到浴室盥洗，便跑到前面书房按下电铃，第一没上表，却是第二一见着我便问我說：

「黄先生有什么吩咐嗎？」

「是谁把我的皮唿送到我的床边来了？」

「师公一早便打电话要他们旅店的人把你的皮唿送到这儿来，是我提上表的，见你还躺在床上打鼾哩，不便叫你，便放在你床边。」第二說到这儿，也许看出我是刚由床上起来的，便又对我說：「黄先生！你盥洗好便到下面吃早粥。」

到下面去，已是早上十点钟了，这个怪人也太厚待我了，我刚坐到飯桌边，第一第二便把稀粥以及送粥的桑菜端上桌来了，问他们的师公到那儿去了，說是到外埠替人做法事了，委我儘管用膳，別鬧客气了。

一连有好几天，都不见我们的怪人回来，晚上是我一个人享用楼上那两个大房子，三顿饭是我一个人独据那张饭桌，那送饭的菜对我这个连獄裏的紅荳饭还吃得津津有味的人是太丰富了，我也不知道这儿是

个佛寺呢是个神庙呢还是仙宫，說是出家人居住的地方是不会差到那儿去的。出家人都是以俭樸为主，但这几天来我所享受的一切，无一都不跟俭樸背道而馳，有时心裏过意不去，也曾对第一第二說三顿饭简单一点便可以了，他们回着我的是知道了知道了，但每次端来的还是多么的使我感到太浪费了。

我跟第一第二碰着，只有在吃飯的时候，不是第一，便是第二，都亲自到楼上请我下楼吃飯，其他的时间，很难見到他们。有时見着了，他们却像对着个大官員似的，除了对我恭恭敬谨唯唯唯外很难想跟他们聊一下，这样，對於这间三空堂的种种，我还不大瞭解。虽然有得吃有得住，只是自己一个人没人陪伴，有时也很闷的，幸亏楼上書房有那么多的書，使我坐擁書城，忘记其他的思慮。但几天过去，終不見怪人回来，却又不能不使我心裏迟疑着，有时看書看得倦了，便跑下楼来溜躑下，三空堂前一眼都是人家的菜圃，見得多了。也就不覺有什么好看。跑到后面去，餐廳左边那扇玻璃门好像常常下了栓，推不进去，偶然推开了，玻璃门那边只是一道有蓋的走廊，下面用泥土墊高，約有三四尺高，推开那扇玻璃门，便是几級石級通到走廊上，走廊那端，是一道六七尺高的铁絲網成的篱巴，用籐牽着，整排篱巴都爬着一道密密的牽牛花籐，看不見篱巴那边是个怎样的世界。那扇篱巴门虽然半开着，裏面门边却繫着一隻大狼狗，看来很是兇惡哩，只委你跑近那边，牠在篱巴门裏便虎虎的对你注视着，使你知难而退，不敢跑近篱巴看看那边到底住上什么人家。但那边的吵叫声，这边却很清晰的听得到，好像很熱鬧的样子。第一第二的飯菜，便是在那边端来的，篱巴那边既进不去，我只好又跑上楼看書了。

起初几天，我实在摸不透怪人对我意思，他自己跑到外埠替人做法事，却撇下我在他的堂裏，心裏甚是纳闷。再过些日子，我好像逐渐能适应这样的过着日子了，覺得一个人能这样过着日子，已很不錯了。

再跟着来的，我忽然又稀奇想了，我是不知道怪人留我在这儿居住有何企图的，但总知道他不能由我在这儿长久住下去，只委他回来，我或许又委奔我的前程了。但这两三个星期来已使我覺得能够在这裏久住下去，也是一种福气的，但这儿是人家的地方，豈容得我久住，於是乎我又希望这个怪人不委太快回来，他委能够等明年才回来，那我就能夠在这儿住到明年了。正在我希望他不委太快回来，我们的怪人終於回来了，那是在昨晚午夜，是在我看倦了書上床睡覺之后了。隔天起来，当我盥洗好正在換我的衣服的时候，第二跑上楼来对我說：

「黃先生！我们师公在下面等你下去喝茶哩。」

听我这位怪居停回来了，忽的心裏便乱跳起来，往时早上是吃粥的，第二偏对我說他的师公在下面等我喝茶，說不定这餐茶是替我戔別的了，一时心裏乱得很。儘管心裏很不安，我还是匆忙地把衣服換上了便跑到下面来，还是一如我初见着他时的模样，他已坐在桌边等着我了，桌上已放着一付精致的茶具。我虽不大喝茶，茶具我是認得出的，那是个宜兴的砂罐，只有小儿拳头那么大，一个白地蓝花巴掌大的茶盘，上面放着两个和茶盘一同颜色的薄坯小茶杯，那是喝工夫茶才用得着的茶具。还有一大盤热腾腾似在蒸籠才拿出来的肉包。他一見着我，便委我在圆桌那边坐下，正好跟他打个对面，我不免恭恭敬敬地看準马屁拍他一下：

「法师！是刚刚回来的嗎？」

虽然我有意逢迎着他，他却若玄其事的对我摆一摆手，意思是委我不再对他肉麻了，反倒談談地問着我：

「怎么？这儿的环境如何？」

「好得不得了！没有一个地方比这儿更适宜於我居住……」

「那就好了。」他打断着我的話說「我只怕你住不慣，既然适合你居住，我们就委来談談第二个问题了。」

他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他却保留着不肯继续下来，只委我跟他喝茶吃肉包。在喝茶吃肉包的时候，儘管我想出了許多的話来问他，他只是冷冷地应着，有的話他连应着我都慳吝了，只把眼睛望到远处去，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心裏暗暗地骂他怪物。

大約都各喝有十多小茶杯的茶，肉包也各吃下三四个了，以我早上吃东西的份量，已有八九分饱了，看来也許不会比我更老饕的，他把茶具移在桌子一边，这自然是示意我茶已喝夠了，該委談談他的第二个问题了。

「老黄！你坐得端正些，我委替你看相。」

我是不相攸这种江湖玩艺，而且是自少深惡痛絕。我以为这个怪人是很开通的，因为他书橱裏便没有一本相書，却想不到他也未能免俗，一时心裏虽然很不愿意，但看在这三个星期的免费食宿上，祇好迁就着他，把身体坐得笔直些。他在我臉上看了一眼，却扭着个鬼臉說：

「我是看不出你会得着諾貝爾文学獎金的。」

我初到这裏时，他对他的用人闹起我这个玩笑，当时心裏已很不高兴了，現在还是用这句话来戏謔我，这便不由得我不埋怨他了：

「我可不曾对你吐露过我有这个非份的念头呀，怎么你一再的把来挖苦我。」

「你虽不曾对我提起这话，老王却对我說听你说过，而且堅攸这份奖金迟早会塞进你的衣袋裏去。」

「这是我在獄裏跟老王闹的玩笑呀。」我分辯着說「你知道，在獄裏有时是很闷的，不說些笑話，怎么能打發那一天約有十七八点钟被拘在那十来尺見方的斗室裏过那囚徒的生活呢？不想老王竟对你胡說起来。」

「老王对你倒是好意哩。」他一本正經地說「他倒嘉奖你有这份念头，其实呢，有这个念头也是一桩小事，那用你这样严重的来否認呢！」

「想得諾貝爾文学奖金是桩小事？」

「难道值得你大惊小怪的么？三四十年前的蕭伯纳已把这份獎金视同等閒，近来还有个沙特，他却连睬都不睬它一睬哩，不攸你比他们还洩气。」

「他们是大文豪呀！怎好拿我比他们。」

「你当然比不上他们，你拿什么来比他们呢，我指的是这份獎金，你对老王說，只委能够給你表达你对于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看法，把你的看法笔之於書，那你就不至於資志以殁了，这是桩很好的念头，比諾貝爾那份獎金不知高貴了多少倍，現在的諾貝爾獎金，不管是和平獎金还是文学獎金，已为世人所诟病，难道你没有看报纸，一种獎金多是拿来作为政治上贿赂，那还有什么价值呢，得之固不足喜，不能获得那就更好了。你却对老王說，你定委获得这项獎金，我真不知你的头脑怎么攪的！」他說到这儿，停了一下，見我没話应他，他又继续說下来「現在我们不談什么文学獎金了，我且问你，你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

嗎？」

「我不知道這兒是什麼地方，那我……」

「你誤會我的意思了。」他岔着我的說話「老实告訴你，這兒是個可以產生億萬富翁，却難以培養一個三等文藝寫作者，一個以鈔票掛帥的地方，你不想用種種手段去發財，却田螺學人跳蚤，這你已太不識時務了。在別的文化發達的國家，比如日本歐洲，他們那兒的一個三等的文藝寫作者還能夠凭着他們的版稅來贍養妻兒，在這兒呢，別說向來還未產生過一個三等的文藝寫作者，幸而能產生出一個來，能否养活他自己呢，還在未知之數哩，我倒要問你，什麼緣故要你產生出這個怪念头？」

「法師！這我可就說不來了。」我說「我那敢想到這方面去，不過對於文學作品，倒是自少便養成一個喜去亲近的習慣，其實，這兒在文科學院出身的人多的是，怎麼說也輪不到我來執筆的。」

「這你又說得不对了，一個成功的寫作者是不問出身的，只靠自己有那份的寫作修養和熱情，有沒有受過學院教育都是一樣，不過，有那修養和熱情是一回事，有沒有那種氣氛又是一回事。」

「有了那種寫作的修養和熱情，還要有那種氣氛嗎？」我說。

「沒有那種氣氛，你便能凭着你的那份寫作修養去完成你的熱情嗎？」

「那麼，法師！什麼便是那種氣氛呢？」

「什麼氣氛？噢呀！老黃！我看你滿腦空想，絲毫不切實際，你以為你凭着熱情寫出來的東西，便有人替你出版嗎？便有讀者來支持你嗎？沒有版家來替你出版，你的東西等於白寫。沒有讀者來支持，你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在這個鈔票第一的社會，出版家多是沒利可圖，你的東西沒條件給他們出版，他們還不

妾，在这个李三脚支配了大半读者的地方，读者寧可妾那拳打脚踢的什么武侠小说，他们是不爱文艺的。更重妾的是，文学作品是不免妾帶有点推动社会向前进的潜在素质，没有这种力量，便不成其为文学作品了，但这种力量，有的大老爺並不欣赏的，妾是单单不欣赏还罢了，如果加以摧残，那你的热情便妾玄疾而终了，老黃！不妾傻了，这儿的文艺气氛既是如此，你自己又不能善自製造机会，老王早就看出来了，你妾再这样抱着个空想，总有一天妾善堂来替你善后的。由於这个缘故，老王才那么的记望着你，妾你来我这儿，让我不客气地說一句，只有我才能引导你一条可跑的路。」怪人說到这儿，忽然由椅上站了起来「你别走，等我到裏面一下，我还有話对你說哩！」

看他到玻璃门那边去了，自己一个人暗自吟味了他刚才的話，覺得他虽放肆玄礼，但他的話却很有道理的。他不批评我，我自己也該自省的，他說妾引导我一条可行的路，就看他怎样引导我步上一条可行的路。我正这样想着，那边玻璃门被推開，跑出个气昂昂，貌堂堂的一个三四十岁的壮年妾，直覺上当他是三空堂裡面的一員，我既是这裏的客人，免不了妾对他礼貌的，便由椅上站了起来，陪着个笑脸对着他。我的笑脸只是装出来的，不是真心的，他见我这样的举动，却真的哈哈的大笑起来，做着个手势，妾我坐下去。他那笑声，却是很熟悉，像刚刚听过的，正在纳罕，他也坐到椅上来了，笑着对我說：

「怎么？便不認得我了吗？」

听他的話，竟是那个怪人，一个满脸鬍鬚，好不怕人的人，忽然一变，变成个面目清秀，很使人一眼便生好感的中年人来了。

「你是大法师？」我诧异地說，

「难道你看不出我是老陈？」

「唉哟！法师！你是怎么攪的，只稍五分钟，你变得年轻了二三十岁了，你比那老猴子还本事哩！」

「那你看我有多少岁？」他停了笑說。

「看你刚才那部五六寸长的鬍子，脸上又多么的乾皺，我以为你最少該有六十多岁的，說你是个年近古稀之人也不会不恰当，爰是这儿的新闻记者来访问你，說不定爰把你当成是个老太公来报导哩。现在看起来，怕比我的年纪还轻哩，」

「那你今年是……，」

「我已四十出头了。」我搶先着說。

「爰是这样，你的年纪确比我大了一点。」他說「儘管如此，你还該把我当做老师的，我准备以老师的身份来传受你一点东西。」

「不管你爰我叫你法师也好，老师也好，我一定遵命。不过呢，老师！以我看来，你的相貌真說得上一句一表堂堂，假如作兴到好萊坞去，那些过气的小生们一定相形失色，老师！你为什么爰扮成那么醜怪的模样呢？」

「既然你願意把我当作老师，对我提出这个问题，便显得太玄礼了，但这是初犯，我可以原谅你，以后对我說話，該先斟酌一下才行。」他認真地說「現在你已高兴在这几住下来，就得向我学艺。」

「我是个傻头傻脑的人，老师！我怕学不好爰辜负着你的好意。」

「廢話！」他斥着我說「老黃！你得记住，你爰在这几住下来，以后廢話爰少說一点才行。我对你也

並非有什麼好感，說句真話，你肚裡有什麼，我看不見，不知道，妾就你的相貌，你是不会使人一见便有好感的，我一切都看在老王的脸上的。就因老王知道你脑裡所想着的太不适合这个社会了，才妾你求我這裡，我是不高兴人家對我說廢話的。」他說到这儿，清了一下嗓子，便又問着我「好了！現在我妾你拜我做老師，你心裡怎麼樣？」

「我高興极了！」我說「有你這位老師，是我的光榮……」

「放屁！」他不讓我說下末「我妾你不說廢話，你还是妾說廢話，我只問你心裡怎麼樣。你回我心裡怎麼樣便行了。」

「我心裡很願意呀！」

我皺着眉，苦着臉，覺得妾做他的弟子也不是那么容易呀！看他動不動便對我大聲申斥着，不是廢話，便是放屁，難道我對他光會說廢話和放屁的嗎？

「你心裡很願意便行了。」他看我實在也有点可怜相了，語氣比較溫和一點說「向我學藝，我妾教你的所謂藝，也不是一種什麼難學的藝，几乎是孩子都能學得來的，說是藝，其實不是藝，只是教你怎樣讨生活，适应这个社会罢了，現在，你該妾明白，生活第一，理想第二，生活應該在先，理想不妨押后。一个人妾先能在社会上立得穩他的脚跟，才談得上他的理想的。老黃！怎么了？老是皺着眉，難道你不以為我的話是有道理的嗎？」

一听他的話，我赶快展起眉來，怕他又妾大聲罵着我了，強扮个笑臉說：

「老師！你的話很有道理，生活第一，理想第二，生活在先，理想不妨押后，這是誰都沒法否認的

只是我过去做人太过認真了，不能隨俗，妾能对人隨和一点，便不至於东奔西跑，光徒蹉跎岁月。因此，听你的話，不免妾使我埋怨我自己太不会做人了，便皺起眉来啦！」

「那用輕易便皺起眉来，又不是妇人孩子。」他說「过去便让它过去好了，現在我妾教你的是一种叮嚀嚀的玩意。」

「什么是一种叮叮嚀嚀的玩意呀？」我实在覺得十分的新鮮。

「你曾看过人唸經做法事沒有！」

「替人唸經做法事的那种事情我是看过的，就是三天三晚的梁皇懺我也见过的。」

「就是这种叮叮嚀嚀的事了，只是我說得好听一点，把它当做艺。不过呢，在我不光会替人叮叮嚀嚀，还会替人画符勅鬼哩，老黃！我对你說实话，我不管替人叮叮嚀嚀，画符勅鬼能有什么效果，但只要有人重金妾我替他做，我便替他做，而且我的經资是不二价的，沒有商量的。我自少便看透这个社会了，認為妾別人求求已是容易，妾求別人是非常困难的，也就这样，我自少便学得叮叮嚀嚀这一套別人求求我的本事了。这种替人叮叮嚀嚀，我也不用派名片，我的名片是不用来做宣传的，你再住下便知道了。我的替人消災祈福是远近闻名的，我的生意从不断过，天天都有人请我去做法事的。这样我的三空堂不欢迎人求这儿添香火錢，你也可以理解了，我的錢已夠我用不完，我还妾人家的錢做什么？人家住持当家的妾结交那些大施主的，我可不必。这儿是我独资兴建的，我不曾到外面捐題过半文錢，我是不管他们地位财产那么多高，只有我認為谈得拢的人我才欢迎到我这儿来，也许你妾暗自怀疑我，說你在这裡已逗留了这么些日子了，就祇见第一和第二两个用人。其实呢，替我挣錢的帮手多得很，他们都給我派到外埠去

了，现在我再问你，你听我现在对你说的话是怎样的一种感想？」

「如果叮叮噹噹这套本事能使我不至在陈绝粮……」

「我这儿天上的神仙佛全部拿来供养，就是不把孔夫子拿来湊数。」他大声地打断着我的话说「他老人家的学說是不适用在这种事情上的，人家正委替鬼消灭灾难，他偏說不知人焉知鬼，所以你最好不委引他的故事来說。到我这儿来，只怕你吃不下，是决不会绝粮的。」

「是了，老师！委是叮叮噹噹这一套能有这么的好处，我实在应该赶紧拜你为师的，」

「我已经告诉你了，不是老王委我收留你，別說拜我为师，就越級拜我做师公师祖，我都不委。我这儿有的是替我到外面挣钱的徒弟徒孙，那裡便少了你一个。其实，我得承认这是一种特别的生意，人家的生意是委本钱的，我的生意是不用本钱的，所以特别。告诉你，老黄！社会上祇委涉及金钱的事，根本便妄师徒可言，师徒只能在学问上技艺上结合，决不能以金钱来作媒介的。你也不委落俗套，以为到寺廟菴堂来必定委拜师的，他们那些叫我师公师祖来向我磕头的，目的在賺錢混世，他们那曾有心出家，一朝衣袋饱满，便到外面另谋发展了。他们叫我师公师祖，还祇是給他们臉子的，真的委他们叫我做老老的老师公，他们也都敬谨遵命的。在你当然不同了，一个不曾读过中学和任何补习学校的人，便会以英文原文来阅读狄更生的小說，足證你虽傻裏傻气，也傻得使人衷心舒服，委不然，老黄！你想想，老王給你的面子有多大，既是老王所看得起的人，我会委屈你来拜我做师公的吗？人家委拜我做师公，是委择日隆重其事的，还委对我行三跪九叩头的大礼哩，在你当然可以蠲免这一套。不过唔，老黄！既然是我教你怎样叮叮噹噹的，名份上就少不了。我们暂时以师生的關係来结合罢，你叫我做老师，我叫你做老黄好了。怎么？」

老黃！你把眼睛望到那兒去了，我的話你都听進耳裡去了嗎？」

「你的話都裝進我的耳朵裡了，老師！你對我太好了」我戰戰兢兢地說。

儘管他看得起我，妾不用像別人一樣拜他為師，但恐怕他大聲申斥着我。其實，對於這個怪人，我也並非真的怕他，我怕他幹嗎？他會大聲，我的嗓子也不會比他弱，在做學生時代，還當過唱詩班的男高音哩，妾吵妾嚷，正是我的出色當行，我對誰都不願示弱的。但我總覺這兒太適合我居住了，他既有意留我在这兒，就該不妾惹惱了他。

「我對你太好，我那會對你太好呢？老黃！不妾肉麻了。那些叫我師公的對我肉麻，我是能忍受得起，我也妾他們對我肉麻的。他們越是把我的馬屁拍得响，我越是高興，他們是不敢不把我的大腳捧得高高的，這叫做公平交易，他們藉着我才能掙得一疊疊的鈔票的，沒有我，在這個讲究科技的社会，他們能幹什麼呢？去當阿信么？人家是妾嫌老嫌醜的。他們對我阿諛奉承，這是他們的本份，該妾他們這樣做的。難道你老黃也跟他们一樣見識？我已對你說過了，妾你不必對我假惺惺，什麼對你太好，我們以往既不是朋友，也不是亲戚，幹嗎我必須對你太好呢？我坦白告訴你，我妾你在这兒，一半因老王的推介，一半也當你確曾讀過几本書的人。什麼？老黃！你又搖起頭來了，我的話不對嗎？」

「老師！恰相反，你既然妾我對你不肉麻，只好對你說真話了」我笑着說「我對你搖頭的，是我實在大出我意想之外，不瞞你說，以前我是把你當作一個神棍而已，現在听你的話，你是跟神棍大大的不同了，我妾亲近的正是像你這樣头脑的人，我已很久……」

「好了！这点我们留待以后再談。」他又一次的打斷着我的話「現在我妾對你說點实际的話，你願意

在这儿居住，在我固然要你帮点忙，在你当然不高兴我供养。既然不愿意由我供养，就去找点事来做，我教你那种叮叮噹噹的本事，正是要你凭着这点本事进点钞票，一个人那裡可以穷困过一生。老黄！你委知道，这个社会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钞票还有点用处，生在这个什么都讲究钱的地方，自己没点钱怎行？叮叮噹噹，敲敲打打替人做法事，在这个原子时代是不免有点滑稽的，我也何尝不知道这是对自己的学问玩笑，但处在这个矛盾的社会，我们自己便矛盾一下也自炫妨，反正是这个社会有所需，社会既有所求，我们正好来供应。老黄！你知道么？社会上有的人对于公益的事是一毛不拔的，却对他们的先人，也就是泉下的死鬼做什么经懺的事，一场功德动辄三两万块钱，在他们是毫没吝色的。这些富翁，既然只有在这方面才掏出钱来，我们委对他客气，那才是傻瓜笨蛋，什么经懺？他们这些会挣钱在社会佔有个地位的人不会认为只是一种笑话，那才是笑话哩！他们委这么做，一方面是习非成是，认为一种该做的老套。一方面也不外做给人家看看，好使人当他们是些什么孝子贤孙罢了。我们正好紧抓着他们的心理，可以在这方面向他们挣些钞票。」

他说到这里，打个呵欠了，一定是昨晚没有睡过好觉，便由椅上站了起来，做了一些健身运动，便又对我说：

「好了！我的话对你说得太多了，想不到你这么个傻里傻气的人，竟使我对你说了这么多的话。你现在可以到楼上去，仔细地想一下，觉得我的话怎么样，然后归纳做一个概念，把它写成文章。」

「老师！你这不是太难为了我吗？我又不想得个什么学位，那会写成这种论文式的文章呢？口头上回覆了你不已就很好了吗？其实，也不用我去仔细想了，我现在就对你说的话我无条件地遵服，这不就行了

嗎？」

「不行，你得依我的話去做。」

他說着，再不跟我廢話了，轉身逕自跑進那扇玻璃門那邊去了。



第二十九章

這 兩三天來，我总祇覺得这个怪人是怪得太豈有此理了，我那曾写过什么论文呢！一篇论文，要那些希望得着碩士博士学位的人去写，当然是一种轻而易举的事，反正他们学校裏有的是成堆成叠的参考書，这儿找些来抄，那儿找些来录，再加上一点在讲堂裏听到的心得，一篇十万言的论文是唾手可得。而我呢，读完了新学制高小二年级，得着一张丙等的小学毕业文凭，便不再过着那课堂的生活了，現在我怎么样把他的話归納成一篇文章呢？不过既有意在这几住下来，就得听他的話，勉为其难的来写我的流浪大学的怪论了。在他既是个怪人，对着怪人是不必过份認真的，反正我过去所碰过的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只妥把这些感想写了出来，应该是我比較对他說的話更真切生动的。更兼他書櫥裏都是些值得一读的书，我把那些可以帮助我文思的書都检了出来，仔细地看了一回，然后以三天三晚的时间写成一篇洋洋灑灑大約有万多字的怪论文，名之曰：「强顏所以养身论」。分为三章，各具纲目。第一章是「钞票是主，学问为奴」，下面少不了有些ABC的子目，好像「笑骂由他笑骂，钞票我自挣之」等等，等等。第二章是「人必分彼此，财妥问多寡」，下面还有些甲乙丙的子目，好像「妥人拍马屁，先善於向人打马屁」等等。第三章是「叮叮噹噹，正是活学活用」，下面还分为一二三等子目哩。裏面引證不少經典，像大藏裏面所沒有的牛山十八屁，我都引用一些，又如基督教的聖經，上自旧約的創世紀，下至新約的启示录，凡有可以給我引用的，我都不憚拿来抄抄摘摘，像旧約的什么雅歌第几章几节，诗篇第几章几节。还有新約的什

么马可福音書，約翰福音書，裏面的第几章几节我都写得明明白白。最不好忽略的是李宗吾的厚黑学，拉伯雷的巨人传，更非把他们的名言名句照抄一番不可。写成后，虽觉狗屁不通，胡說八道，但管它呢，反正已尽我所能了。

我的论文写好，却老不见怪人出来，三顿还是我一个人据着一张餐桌，第一第二还是出来为我张罗，问第一第二，說是他们的师公陪着师公的孩子在裏面玩耍。

「你们的师公有孩子？」我說。

「那一个师公没孩子？」

第一第二同时对我扭着的鬼脸，我不知他们对我扭着的鬼脸有何用意，既然他们的师公在裏面逗弄孩子，我只好託第一他们把我的论文呈給他们师公过目。

第三十章

隔天一早，我照平時一樣一早便起身，在浴室裏盥洗好。這兒是沒有洗衣店的，自然沒人來替我洗衣服，我的衣服都是自己洗的，晒乾了，沒熨斗燙，只好把它整齊的摺起來，放在枕头下面，經了几天头的揉压，拿出未穿时虽不像熨斗燙过的那么平贴，穿在身上倒也不至滿身皺布，还可将就。更兼这儿人们罕至，自己又不到市区去，穿在身上的衣服是没人来看的。为着怕麻煩，我委五六天才換一次。已是五六天沒換过衣服了，今天非換不可，我正在換衣服哩，第一第二手裏各捧着一大堆衣服什么的闖進來，一見着我便大聲嚷着說：

「師叔公？恭喜恭喜！」

「見鬼么？这儿那有你们的師叔公。」我埋怨着說。

「你便是我們的師叔公呀！」第一第二同声的应着，脸上显得很羡慕的样子，把他们手裏的东西放在我的床上。

「怎么？黃先生變成師叔公了！」我瞪着眼真是不知所云。

「黃先生變成師叔公，这叫做連陞三級，还不够你高兴么？」第一說「師叔公！不怕你見笑，我們未这儿三年了，屢次委我們的師公收我們作徒孫，我們師公却說，早哩早哩！等过些日子再說。師叔公！你到这儿未怕还不够一个月哩，便能到外面見大世面，掙大鈔票了。我們在這裏三年，什么都學在肚裏，就

是我们师公不让我们换上家人的衣服。现在，师叔公！我想拜託拜託你老人家向我们师公說一声，也让我们出家了，这样，外面有什么人家委做法事，我们三个人便能湊足一幫了，幹他十年八年，还怕沒有自己的住处，那个时候，委怎样便怎样，委有什么有什么……」

「师叔公！你給我們师公看的是写着什么？」第二岔着第一的話說「我們师公看了竟哈哈大笑，高兴极了，连连的对着我們师太說，这个傻瓜！肚饞話，太好了太好了！我決定教他叮叮嚕嚕了。我們的师太听他的話，便問着他說，你又收了徒弟了。我們的师公却說，不！这个饞里饞气的人是饞得很有意思，我只委他叫我师兄便行了，祇是我的师弟，不打祇收他做徒弟的。」

「师太？誰是你们的师太？」我說。

「我們的师太就是你的师嫂。」第二說。

「你们的师太就是我的师嫂，這說就教我摸不着头脑了。」

「這有什么摸不着头脑的地方，我們的师太就是我們师公的妻子，你却是我们师公的师弟，我們师公的老婆不就是你的师嫂么？」第二說。

「世上只有师母，沒有师嫂这个名堂哩，但我也不管世上有沒有师嫂这个称呼，为什么你叫你们的师公做师公，却叫他的老婆做师太？」

「原該叫她做师婆的，她說这样叫着她便显得太老了，委我们叫他师太就行了。这也难怪她，三十多岁的女人，虽高兴給人叫得太老呢！师叔公！我們的师太才漂亮呢……」

第二說到这儿，第一似嫌他說得太多了，指着床上的衣服道具对我說：

「師叔公！我們師公委你試試看這些袍襖褂那件適身，你現在就試試看罷。」

我把几件袍褂翻開來看，有僧襖，也有道袍，甚至於替人下乩的乩童穿的衣服也有，我逐件看了一遍，笑着問第二第二他們說：

「你們師公委我做個和尚呢？道士呢？還是個乩童？他把這些道具都搬出來了。」

「我們師公正委你什麼都做哩！」第一說「師叔公！你不省得，我們師叔公对你太好了，他是委每一行都教你的，這樣，你什麼都學會了，還怕天塌下來嗎？人家學一行，只能賺一行的錢，你什麼都學會了，那才大吉利市哩。師叔公！你沒聽我們師公說過嗎？他的法事是做不完做不了的，每天都有人表請他去叮叮嚕嚕，儘管他手下有几个徒孫替他到外面應酬應酬，他还是忙不了，現在聽說他的法事委起价了，而且一起便多加倍，他說，委這樣才沒太多的麻煩他。」

「有人說你們師公是個很有學問的人，想來這便是他的學問哩。」我打岔說。

「天地間只委能掙得到錢的，便是學問了，學問委掙不到錢，那還祇是學問嗎？人家說我們師公很有學問，那是他們衷心的話，難道師叔公不以為我們師公很有學問……」

我知道說錯了話了，怕第二第二他們把我的話传到怪人耳裏去，那可就真真的傻里傻气了，忙打断他的話說：

「誰說這不是學問，不是學問我會找到这儿來嗎？我欠缺的正是你們師公這種學問，特老远的末这几向你們師公學習哩。」

「師叔公！你是該管我們師公叫師兄的，怎么老对我们管他叫你們的師公呢？」第二打岔我的話說。

这两个傢伙都不是好东西，我心里想：他们表面对我装得多么的客气，左是师叔公，右也是师叔公，他们心裏有的却是嫉忌哩，姦不好好应付他们，只姦他们在那怪物跟前搬弄我一下唇舌，那我就功亏一簣。现在我已决心姦来学叮叮噹噹了，叮叮噹噹而可以挣钱，还管它是学问不是学问吗？便也回着第二说：

「你的話說得很有道理，我是該管你们的师公叫师兄的，现在且让我试试看穿起这些袍褂来怎么样。」我説着，便把那些道具逐一都穿了起来，扮演了好一回。我的身体說不上高大，也祇不得矮小，这些道具，都不是对誰量身做的，都是按着个中等身材的人做起来的，穿上了虽不怎样适身，也不会太离谱，只姦把头髮剃光，穿起僧襖来便很像个和尚了。姦戴起假髮来穿上道袍，也很像个道士的。至於做个乩童，那更不成问题，乩童只姦穿上一套像日本那种柔道台拳道什么道練艺时所穿的白衣白褲便行了，寬些窄些都沒關係。还有假髮哩假鬚鬚哩，第一第二都姦我扮演，而我也扮得很行，末了，是第一説：

「师叔公！这些袍襖你穿起来都很好很适身，就都放在这儿，师公姦你吃了早飯便到街上把头髮剪短了，不必剃成光头，剪成平头便可以了。我们师公已择定明天姦你正式穿起这些袍襖来，教你学艺了。」吃好了早飯，我真的到街上把头髮剪成个陆军头了，在回来的路上想：这些年来，一向自以为我是个很有头脑很有思想的人，肚裏什么也着实装了一些，但这些，却不能替我挣到碗飯来吃，一个有头脑有思想，肚裏什么都装了一点的人，到头来还须把头髮剪平，穿起袍襖，拿起法器，学些叮叮噹噹敲敲打打的玩艺，也实在是大大的出我意想之外。

後記

有次序復有后記，真是「漪歟盛哉」！正合了一句古老的話，叫做「像煞有介事」。作者是沒有什麼有頭有臉的朋友的，能文善墨之士的交好，更是絕無少有，自詡從煩請人家來代拙作寫評介。真的有一位大雅君子肯於給點面子，但我委說的話人家怕亦未必能代為表達，與其隔靴搔痒，反不若由我自己來抓，這便是我有一「傻瓜的話」的次序。現在復有不能已於言者，在我同時出版的幾部創作，由構想至交由印刷館排印成書，甚至連封面設計，全未參酌他人高見。說句值得自豪的話，便是「孤軍作戰」。閑句玩笑，是我自拉自唱做我的獨腳戲。

一部文藝創作，在寫作過程中到底是一種什麼滋味，只有此道中操過筆的人才知道。至於自籌印費災之梨棗，其中奔走督促修訂校正種種煩瑣的工作，尤非局外人所能了解。人家孕婦是孕婦，產婆是產婆，而我却是孕婦兼產婆。拙著既如此難以產生，其敝帚自珍的心情自難怪我不能妄，此次同時出版之四部拙作，每部僅印五百冊，說我太沒仗心固可以，說這只祇是拙作的一種「品樣」亦未嘗不可。總而言之，我亦不知拙作是否能傳諸久遠，但既已有「品樣」，是否值得翻印，已瞭如指掌。我是欢迎大家翻印的，但請勿未經同意而私自翻印則幸甚！

穀雨記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發行：湯申書局
THOMSON BOOK CO.,
224, Upper Thomson Road,
Singapore, 20. Tel : 514740.

定價：S \$3.60

KONG HUA PRINTERS (PTE) LTD.